

续红楼梦未竟稿二十回 张曜孙

点校说明

《续红楼梦》二十回，系未完稿本，原本系周绍良先生珍藏，海内未见第二本，周先生《红楼梦书录》中此书提要云：张曜孙撰。二十回。稿本，共九册，第一册末题：“徐韵廷抄”。书前有签云：“此书系张仲远观察所撰，惜未卒业，止此九册，外间无有流传。阅后即送还，勿借他人，致散失为要。阅后即送北直街信诚当铺隔壁余宅，交赵姑奶奶(即万保夫人)。”正文每面八行，行二十五字。

张曜孙，字仲远，号升甫，晚号复生，武进人，张惠言之侄，嘉庆十二年(1807)生，道光举人，湖北候补道，著有“谨言慎好之居诗集”。书接第一百二十回。无回目，未完。第、回记丙辰秋至丁巳冬事。第二回有眉批：“口声不是黛玉，何妨另做一部书。”

现据原稿本复制件排印。点校时，对原书文字错讹，一依《红楼梦资料丛书续书》中前书各种之处理方法，酌情办理。即，明显错别字径予校改；俗语词中借字、谐音字等按通行字酌改；个别文字不通处径行校正；衍文径删，脱漏酌补，补字加[]，缺字用口代之。这些都不出校记。需要说明的是，书中青棠、惜春等人在谈话时引经据典，多是凭书中主人公的记忆随口说出，我们一仍其旧，以存其真，不再引原书校正。此书稿本原无书名，周绍良先生题作《续红楼梦》。因本社所出《红楼梦资料丛书续书》中已出过秦子忱所撰《续红楼梦》，为与该书区别，故我们另拟书名为《续红楼梦稿》。

第一回

单说宝玉自失通灵之后，神智迷惘，为贾母、王夫人、凤姐等愚弄娶宝钗后，知黛玉已死，悲痛欲绝，愈觉神魂丧失，如醉、如痴。自从和尚送了玉来，又或梦中情事，遂觉心神清朗，似乎有所觉悟。那日和和尚又略说前因后果，虽不甚解，认定这和尚必是括佛真仙。因与和尚密约，欲弃家出世，和尚嘱咐道：“汝但一心觉悟，我自来接引。”宝玉原打算三场毕后，趁人不防，飘然自去；那知第三场交卷后，与贾兰一同出至龙门外，见人多拥挤，不敢向前；忽于人丛中见那和尚招手，不觉大喜，遂跟了和尚出来，将考具弃于僻处。

和尚携了宝玉，走了一回，似乎出了城。一片荒郊，人迹俱绝。宝玉问道：“师父：我们往那里去？”那和尚道：“父子天性，不可不亲往拜别。你跟了吾来。”正走间，忽见一跛足道人从前面走来，向和尚道：“那蠢物来了么？”和尚道：“来了。”宝玉知非凡人，连忙跪下叩头。那道人将宝玉细细打谅了一回，叹口气道：“此物灵根未断，尘缘终未尽了，恐从前三劫之约竟不能欲速哩。”和尚道：“且带到山中再看。”两个一同行走。

一回儿，望见人烟隐约，渐见一道长河，许多船只泊在那里。那和尚、道人挽了宝玉，上了一只大船，站在船头，命宝玉向舱中行礼。宝玉跪下、一叩了三个头起来，打了一问讯。抬头看见父亲从舱中走出来，意欲拉他。和尚、道人已将他拉了上岸。后面听得叫喊声，一会儿便听不见了。

转眼到了一座高山中。四围苍翠，奇峰插天。行至山巅，但见一带长松，中藏洞府。进入洞中，石室丹房，天然精洁。和尚、道人相对坐下，宝玉侍立于傍。和尚道：“你果然省悟了么？”宝玉道：“弟子省悟了。”道人道：“你知道你从何处来？”宝玉道：“师父曾经指示，从大荒山无稽崖来。”道人道：“你可知你本来面目？”宝玉不能答。道人笑向和尚道：“如何？我说此事不能速了。”和尚点头，向宝玉道：“你既然自言省悟，又昧却本来，如何能形质归一？你且向此间潜心打坐。此中米粮食物器具一一俱有，你若饥渴，自己料理。你一无道术，山中不可乱走，恐为邪魔所侵。我们去去再来看你。”说罢，立起身来，出洞而走。

宝玉送出洞外。见二人飘然乘云，倏忽不知所往，遂在洞外徘徊一回。见山高水洁，寂如太古，绝无一点尘气，心下怡然。入洞来，到处一看。见洞中石室三层，雕栏曲榭，回环深邃。石床石案，炉灶、米粮、柴草俱全。遂向石床趺坐。心中想道：“匆促间不曾叩得打坐之法；不知应何用功？”忽又想起从前看过《参同契》《悟真篇》等书，所说虽不甚明了，大旨总是摄心定性，且冥心静坐，等师父来时再行叩问。此时腹中亦不觉饥饿，遂不去做饭。垂帘调息，坐了一回，约莫过了一夜，亦不觉甚困倦。往后渐觉饥渴。走到丹房，将石鼎安于炉土，放些米，又将石瓢放了水，思量：“没有火怎么煮饭？”细细看时，炉傍有火镰火绒，遂取别将松枝烧着。烧了一回，看时，饭已熟了。取碗盛起。吃时觉芳甘可口。比御田米还好。虽无肴菜，竟比在家时吃饭更香。约莫吃了一碗有余，腹中饱了，又烧些开水吃了，遂走出洞外闲步。见风日清和，天空地旷，惟寂无声响，连鸟语泉声一时俱绝。记得师父嘱咐，不敢下山，只在洞府前后左右赏玩了一回。

见峭壁下一块大石，晶莹洁净。有大松一株，倚于石傍，垂荫如盖。宝玉正要歇歇，遂攀着松枝坐于石上。一回，忽听得似有人说话。四面看时，并无一人。细细察听，其声似乎在峭壁中。宝玉心中诧异，遂侧耳细听。一人道：“此事果然不得快了，累坠得很。”又一人道：“我从前在太虚幻境挂号，本约三劫后销号。仙姑说：‘且过一劫再看。’我就说：‘恐怕不能了结。’要知此物历劫已久，他经娲皇锻炼，情根极深；又经数多劫，潜修灵明通达，惟有这一点自怨自愧之心，万劫不能消灭。虽居以赤霞之宫，授以神瑛之职，一饫以美酒佳肴，名香珍茗，奇花异艳，妙舞清歌，终难融化。是以命他转

人情天劫案内，到那繁华靡丽之乡，脂粉绮罗之地，阅历一番。那知情芽滋长，情根纠结，不但此心仍未融化，且劫外生劫，情外生情；即情天这千千风流冤孽，亦多未了。大抵人情如水火，水必畅其流而始平，火必空其附而始灭。如拂之逆之，其势更烈。此物虽人世一番，并未享着人间真福。算是苦多乐少，故终不能解脱消融。依我看来，若要了当，须极天下古今人世之乐境，令其饱享而餍饫，使心满意足，更无他念，自然了悟。不知仙姑之意如何？”

又听得一人似乎女子声音，说道：“真人所见极是。我久已算到。且绛珠还泪，本一念痴情。那知前债未还，后债又积；两情固积，益复缠绵。不知再历几世几时，方能解释。其余一干冤孽，非立有善功，积有恶孽，更须转人轮回，以行赏罚。我想绛珠夙根深重。其高洁怨慕之心，历劫难消，亦与神瑛相仿。与其又入轮回，益迷本性，不如就此了之。故于其解脱之时，以小术送至其家。来访二位，共商此事。适奉上帝旨，言下界有几件大事，须令仙真数辈降生办之。除上界已遴选敕降外，通行色界欲界诸天及各岛洞，查取夙根深厚应下凡历劫之人。我已举报一、二人，不如即将此二物一并举报，俾得尽历人世艰难恐怖、功业声名一切事端，享用富贵欢娱一切乐境。穷其之变，而后复其性之初，庶几一了百了耳。”又一人道：“如此甚好。我既带了他来，少不得将他心地中所染尘浊磨洗一番。请道人将应世之道亦令其讲究一番，仍令入世便了。”那女人道：“如此我即刻奏闻，行文各处知照。二位仍烦随时扶持，以了此缘。”二人答应，遂寂然无声。

宝玉细想：“这两人声音像同来的师父，这女人声音亦熟。”一时想不起来。’忽然想道：“既称仙姑，想来就是警幻仙姑了。所说的话，都是说我的。所说绛珠，不知何人，想来就是林妹妹。他说送他回家，林妹妹那里有家？想来就是原来的仙境，但不知在那里。我不知可能见他一见。”想到此处，心中便不自在起来。立起身来，走向洞中，依然打坐。

坐了一回，恍惚如梦：到了家中，见王夫人泪流满面，拉着他哭了一回；又见父亲，问了一回话；又见探春，说了一回离别之情。走到宝钗房中，见宝钗对烛独坐，愁容满面，一时相见，抱头大哭。又见麝月、秋纹、莺儿、五儿等垂泪叩见。忽然想到紫鹃，走到惜春那里，不见惜春。有人说道：“住在栊翠庵中。”见了惜春，说了几句别后的话。到紫鹃房中，紫鹃说道：“你怎么回来了？”宝玉道：“我有一句要紧话问你。林妹妹临死的时候，你可在跟前？”紫鹃道：“我怎么不在跟前！大奶奶和三姑娘都在跟前。曾经说过，你又忘了。”宝玉道：“我原记得，但是我打听了一个信儿，说是林妹妹没有死，教一位仙姑送到家里去了。我想林妹妹并没有家，到那里去了呢？所以回来问你。那入殓时候，到底你见棺木中有什么没有？”紫鹃道：“入殓时大家看

着，岂有没有的理。但你说仙姑救了去，那岂是凡人得知的呢。你那里晓得，还到那里去打听呢。”又道：“你为什么忽而去了，忽而又回来了呢？”宝玉道：“吾是晓得林妹妹已经成了仙，故跳出红尘找他去；又听说不曾死，回家去了，故而回来打听打听就去的。”紫鹃道：“你既回来了，他们未必放你去了哩。”宝玉道：“我要回来就回来，要去就去，他们怎能管我！”紫鹃道：“我这出家，原为林姑娘。若姑娘仍在世间，我还是要跟着他的。你得了准信，务必告诉我。”宝玉点头。忽然想起怎么不见袭人，因问紫鹃道：“汝晓得袭人那里去了？”紫鹃道：“我许久不过那边去，恍惚听见姑娘说，回家去了。”宝玉叹口气，道：“家去了倒也罢了”因起身出来。

到了园中，见风景萧条。正在慨叹，忽见前面走来了一人，似乎黛玉。急上前看时，却是五儿。宝玉道：“你来接我了么？”那人正要开言，宝玉细细一看，失惊道：“你不是晴雯姊姊么？”那人道：“二爷还认得我？”宝玉不禁一把拉住，伤心痛哭。拭泪问道：“你不是做了芙蓉神么？你这回子从那里来？你晓得你去之后我万苦干辛，你这回子晓得林姑娘到底在那里？我生生死死总要找到了方罢。”晴雯道：“我从太虚幻境来，正来告诉你：林姑娘叫警幻仙姑救了，送到扬州家里住着。棺木收殓的乃是仙家幻形。如今仙姑已将你同姑娘前因后果奏闻上帝，还要在世办什么事。我们这班人里头，也有了结了的，也有没了结的，还要转轮。仙姑叫我来告诉你。”宝玉道：“这自然是真的了，但不知林姑娘如何忽然有家，如何又在扬州呢？”晴雯道：“我也问过仙姑的。仙姑说，林姑老爷有几房姨娘。姑老爷病中，自己知道不得好，恐怕林姑娘一时不得到，致为家人们诱拐，故而各给银两，一一打发了。苏州的回苏州；杭州的回杭州；常州的回常州。及至林姑娘到时，姑老爷已经不在，只剩得几个家人。林姑娘但知姨娘们俱已各散，心上恶他们无情义，也就不去追究。其中有位姨娘是扬州人，姑老爷最爱他，独他最后打发。当时怀了三月身子，姑老爷吩咐他：‘回家暂住。俟孩子生下来，是男是女，将他养大了，送给我女黛玉，你再去嫁人。’那姨娘回去，同他母亲一块过活，竟不嫁人。林姑娘到扬州时，他还来见过，送姑娘起身回苏州的。后来生下一个哥儿，如今已有十岁了。现在林姑娘就在他家住。”宝玉道：“在什么地方呢？”晴雯道：“这倒没有问。横竖总在扬州地方罢了’不难访问的。”

宝玉听了，喜不自胜。晴雯道：“前儿我就说的，你得了这个信，一辈子离不了尘世。你这会子不僧不俗，算个什么呢！急不快回去。”宝玉道：“好姊姊！我们一同回去！”晴雯拭泪道：“我么，还有回子哩。”宝玉道：“我舍不得林姑娘，你是晓得的。我舍不得你，你难道不晓得？”晴雯道：“可不是！仙姑昨儿还打趣我呢。你放心，我少不得也是要来的。还有几个要来的呢

。”宝玉问：“是那个？”晴雯道：“我也不很清楚，横竖日后总明罢了。你快回去罢！”说着，忽然不见。

宝玉要出园，忽觉眼前一阵阴冷，天日昏惨。一阵风过，闻得啼哭之声。见一群恶鬼押着几个披枷带锁的人，一步一打的走来。内中一个披锁散发的妇人，认得是凤姐，不禁“呵呀”一声，心中害怕。只见凤姐赶上一把拉住。哭叫道：“好兄弟！，快救救我！”宝玉又是伤心，又是害怕，一面哭着道：“姊姊怎么了？”听些恶鬼赶来吆喝。宝玉正在着急，忽听得霹雳一声，悚然警醒。眼中黑暗，定了一回神，渐渐光明。看时，依然坐在洞中。

只听得洞门外声声大笑，一僧一道飘然而人，两边坐下。宝玉忙下榻来，叩首侍立。和尚道：“你如今该明白了？”宝玉道：“弟子尘浊已甚，又未蒙指示用功之法，是以神魂恍惚，梦境离奇，毫无了悟。”道人呵呵笑道：“你所见所闻，这倒是真境，并非是梦。”宝玉不敢回答。和尚道：“你如今还要人世，大加历练。这番不比前番。前番系游戏人间，此番乃奉有敕旨。你须努力用功。我今授你明心见性之法，你须用百日之功，将后天尘浊渣滓陶洗尽净，然后再请真人带你到榔环福地领略一番。庶几体用皆有把握，方可勉承帝眷。”宝玉道：“顿首受教。”道士遂将口诀密授，要言不烦，：宝玉意：下了悟。二人即起身去了；宝玉遂依法静坐，觉得心地光明，气息宁静，脉络通畅。渐渐不饥不渴，绝无困倦。

不觉百日功毕。见道人飘然而来。携着宝玉出了洞府。半云半雾，倏忽到了一个所在。但见琪花馥郁，瑶草缤纷，楼阁连云，烟雾回绕。面前一座大石坊，上刻“榔环福地”四大字。进了石坊，见许多童子，三五成群，耍彼玩耍。见他来了，各自交头接耳，指点说笑。宝玉低头，跟宁道人进了两重殿宇，到了一处。即见牙签万轴，芸笈千箱，插架连甍，堆床接栋。道人进入中间。对面有一小道士迎出，叩首问讯。道人笑道：“有一顽石奉敕下凡，要来领略领略书卷灵光，庶不致顽仙之诮。”那小道士便让坐奉茶，说道：“既是奉敕的，小仙自当伺候。”道人叫过宝玉道：“此中乃天上人间古今经史典册。奇书秘笈，无所不有。虽岛洞列仙，多未窥见。你到此间，可谓侥幸。”宝玉心中想道：“这些书不知拣哪部读。”正要开言动问，道人笑道：“这些书，你便读十年百年，亦读不完。我授你含英咀华、聚精会神之法。你且持行百日，再来看你。”遂对小道士拱手道：“请烦照应一、二。”遂起身去了。宝玉送至门外，道人倏已不见。小道士道：“侍者请自行功，小仙失陪。”拱一拱手去了。宝玉只得依着道人所授之法，席地打坐。暂且不题。

且说林黛玉自病重之后；但求速死，心中反觉空旷。这日自己觉得神魂将离，所有旧事一件一件都上心来，十分难过。拉着紫鹃嘱咐了几句话。忽然想

起宝玉，不禁恨道：“宝玉，宝玉！你好无情！”尚未说完，忽见床前立着一人，仿佛妙玉。将他一把拉住，下了床。回头将一把拂尘往榻上一撂。挽了黛玉，走出院门来。

黛玉心上恍惚。又听得潇湘馆中哭声大作。想着大约自己已经死了，但不知妙师父何以忽来引我。正要动问，即见那人向黛玉笑道：“妹妹认得我么？”黛玉仔细一看，见其装饰与妙玉相仿，一而尤为飘逸；丰姿略似秦可卿，而艳冶过之。觉得似乎见过，一时竟说不出来。那人道：“妹妹！人世一十八年，前因已昧，自然不认得我了。我都为你而来。我们且到前面少坐二谈。”说着，挽了黛玉走至一处，似乎省亲别墅正殿。进入中间坐下。黛玉道：“敢问仙子缘何降临？”那人道：“我即所谓太虚幻境警幻仙姑是也。我与你相好多年，你因一念之痴，遂人情天劫案。我见你缠绵束缚，不能解脱，故而亲来一看。”黛玉听了心中晓然，若有所悟，便起身敛袖道：“多谢仙姑指示，弟子如梦方醒；”警幻笑道：“你的梦还不能醒呢。你可知泪债未偿，情根益固，虽历劫不能解脱。我不忍你再入轮回，致失本性，故不惮远来，了此因缘。”黛玉道：“弟子记得病已垂危，此时侍坐，究竟是真是梦？”警幻道：“我若不来，你便死了，死后仍须下世。倘情缘纠结，益转益歧，必致返还无路；不若暂留尘世，将情根销尽，然后归入太虚，永无尘劫苦趣，岂不妥当？故略施小术，以麝尾幻你形骸，将你送至故乡，自有神瑛前来寻访。”黛玉道：“弟子已无心尘世，求仙姑即为解脱，同返太虚。”警幻道：“你方才说的什么话！如何能解脱呢！况神瑛之缠绵固结，与你相同；你便解脱，他亦不能解脱，仍是不了。你是拂郁已甚，似乎厌世，殊不知此情一刻不断，万劫不能超尘。此番住世，不比从前，可以畅遂心胸，一舒郁结。但你后天气稟甚薄，疾病甚多，以致性情似乎偏戾，我当先为汝除之。”遂命侍女看酒。

一霎时，见绿衣宫妆侍女十数人，铺开桌椅，摆列杯盘。警幻上坐，黛玉侧坐相陪。警幻袖中取出丹药三丸，一红，一黄，一碧，皆如鸡头子大小。先将碧色的人茶杯内，令黛玉服之。警幻道：“此茶名千红一窟，饮之能除烦恼毒怒、一切疾病，从此你宿疾全除，终身壮健矣。”黛玉起身拜谢，即时服下。警幻又指案上道：“此皆仙家果品，你随意吃些，可以延年却老。”黛玉答应，姑取少许食之，甘美异常。觉腑脏宽舒，精神清爽。警幻又将红色者入酒杯内，进入黛玉，道：“此酒名为万艳同杯。此丹能养性情，炼魂魄，助艳福，驻丹颜。服之终身不老。”黛玉又复拜谢服之。警幻道：“你家有一庶母舒氏，你还记得否？”黛玉道：“从前弟子进京时才七岁，记得舒姨娘才来了一年。第二年，父亲病中有信到京。弟子急赶回，父亲已经身故。那些姨娘们各自分散，只剩得几个家人。记得这舒姨娘是扬州人，其时亦已回家；弟子到扬

州时，曾会过一两面。弟子那时想着，这些姨娘没有一个有情义的，故亦不甚理他。不知仙姑所说可是这位？”警幻道：“正是。此人乃汝父亲所最钟爱者。汝父遣他们，具有深意。他们并不个个薄情。这舒氏甚有节操，人亦贤明才干。现有遗腹一子，年已十岁。此子亦有来历，你到彼自然详知。我当送汝前往，汝暂依之，不久仍须到京也。”

说着将一丸黄色丹药付与黛玉，道：“此丹能收摄真元，明心益慧，虽极人世[悲]欢哀乐之境，怡情快意之场，永无坠落之患。汝可噙于口中，徐徐含化。”说毕，立起身来。唤侍女青棠、绿绮，吩咐道：“汝二人随我前去。”遂携了黛玉，走出殿门。见殿前驾着一辆鸾车，与警幻同坐在内，侍女坐在车外。一时青鸾振翼而起，御风而行。但觉习习轻风，森森空响。黛玉将丹丸入口，觉味淡而弥永，气清而且芳，渐渐消化；

倏忽间，到了一个地方。城郭人烟，宛然在目。黛玉心中思想：“必是扬州城了。”只见侍女下车，警幻携了黛玉，同下车来，转眼车已不见。有两乘大轿，两乘小轿，歇在河干。侍女招呼，将轿抬至跟前。上轿走了一回，见街衢热闹，仿佛前番光景。到了一座大门楼，侍女下轿走入门去。见门内走出两个家人，年纪具有四五十岁，来至黛玉轿前，请安道：“不知姑娘到这里，姑娘可是从京里来否？”黛玉见那二人，似乎认得，却记不出名字。只得说道：“你们可是先老爷旧人？”二人道：“正是。小的叫程忠，他叫向贵。前年都见过姑娘的。”正说时，门内又走出来两人。说：“快请轿子。”即见正门大开，轿子人至大厅。警幻下轿，早有老妈妈、丫头前来搀扶。警幻挥手道：“你扶你们姑娘去。”说着飘然入内。黛玉随着进来。走至院中，见一人年约三十上下，不施脂粉，缟衣素服，丰姿秀雅，迎了出来。黛玉仿佛认得，却记不真，来敢厮认。警幻走入中堂，向着那人道：“舒夫人！贫道稽首。”那人还礼。警幻指着黛玉道：“这是你家小姐，今日将他送来。”黛玉过来行礼。舒姨娘连忙还礼。着手，说道：“小姐一别十年，且今日归来，真是梦想不到。”警幻道：“且坐下再谈。”于是各自坐下。警幻道：“你家小姐患了不治之症，已将咽气。贫道与有夙缘，故而救他。那贾府中不便再留，将他送来与夫人相依。夫人这里一起情事，吾已略与小姐说过。你们再行细谈，吾先别过了。”一面叫青棠：“你且在这里伺候小姐些时。”向黛玉道：“此婢尚灵慧，不在紫鹃之下。你且使唤着。我再来看你。”说着起身。黛玉觉得依依难舍，泪下不止。警幻笑道：“何必悲伤呢。”舒姨娘正要挽留，已飘然走出。连忙送至大厅，见头也不回，出门去了。

这里黛玉随着舒姨娘复至上房，舒姨娘挽了黛玉的手，走到房中。一面吩咐丫头青鸾、翠篴；…快收拾对面卧房，与小姐居住。”一面问黛玉道：“小

姐！你的行李呢？想在船上。不知还有何人护送前来？方才这道姑是那里来的？听他说话不甚明白。”黛玉正欲开言，忽见外面一人慌慌张张的跑进来，说道：“奇怪！了不得！”大家都吓一怔。不知因着何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

卑说黛玉正要开言告诉，忽见程忠跑进来，向舒姨娘道：“奇怪得很。方才这道姑同着侍女出去，我们连忙上前招呼，说去雇轿子来。那道姑不会应，走出大门，一转眼就不见了。这不是奇事广那舒姨娘道：“吾正在这里问小姐哩。”黛玉道：“这并不为奇。这道姑原是仙子，我病中见他来拉着我，便送我这里。坐着一辆鸾车，在半空中走的，约莫不过一个时辰便到了。我却并无行李，亦并无别人护送。”因将病中一起情形大概说了一遍，舒姨娘啧啧称奇，因道：“想来小姐亦是个仙子临凡，敖尔仙人如此关切。将来小姐必有大福气的。”黛玉道：“我的兄弟呢？怎么不见？”舒姨娘道：“小姐你怎么晓得的？”黛玉道：“是仙姑说的。”舒姨娘向程忠道：“你派人到学里去，请少爷告个假回来：就说京里的大小姐回来了，不要说别的。你亦嘱咐家人们不要乱说，惹人诧异。”程忠答应出去了。舒姨娘道：“小姐不知，我们从前姊妹四人。老爷太太恩典，都是极好的。惟独待我更好。”说着一面将帕子拭泪，一面说道：“那年小姐进京去了，老爷的意兴便是一年差一年，常常说着小姐年幼，身子又单薄，虽然外祖母爱惜，究竟不比家中，不知住得惯住不惯？我说：‘老爷既然忆着，何必大远的送去？’老爷说：‘其外祖母来接，我又不好不叫去。又闻得他家有个衔玉儿生的孙子，比小姐年纪大一岁。这人是个人大有来历的人，将来必有好处。若得亲上做亲，也了却吾一番心事。然这话要等他们说，我自己不能先说，不知究竟是怎样？’后来老爷身上不舒服，自己起了课，向我说：“我是不久了。你们眼前四个人都无子女，我家中又无嫡亲子侄，将来作何依靠！不如趁此各自散了罢。”我当时不肯，就说：“我现在怀着孕。况且小姐现在京中，将来总有依靠的。”老爷说：“小姐现在依靠外家，岂能顾你？你虽怀孕，是男是女，能否长大，都不可知。我死之后，你如何过日子呢？不如你也回娘家去，还有母亲可依。你若念我恩情，等生下或男或女，养活起来，能得长成更好，不能，你再赶你的事。你年纪才十六岁，便再耽阁十年还不老。据吾数中看来，你怀的竟是儿子。此子将来必贵，你还能享他的福。但究系渺茫的话，不可不依事势而行。”老爷说了几回，吾总不肯。就将那三个姨娘，每人随身衣饰，又给五百两银子，各自打发去了。后来老爷总记挂小姐，是我再三劝着：“何不打发人把小姐接来，等老爷病懊后再去呢。”到了冬间，老爷觉得病重，随自己写了信，使人去接小姐的。去了几天，老爷把所有东西一一拣点，将书籍、古玩等物留与小姐。一

分与我，检出老爷自己写的字幅扇子册籍几件，包了一包，说：“这个你收着，你要不忘记吾，见我写的字，就见了我了。将来生下的男女，亦教他认得父亲的手泽。”那时便立逼着叫吾回去，我死活不肯。老爷生气道：“你不回去，我死了，你一个年轻女人，并无一人照应。尽是一些家人，这算什么。将来叫人造些丑话，连这个身孕也说不明白哩。”那时吾听了这话，明白老爷意思，即便答应，将行李什物带回娘家，自己仍旧进来伺候。有一日老爷向我说道：“我大约等不及小姐到的，你很有情义，你还随着我，我得你送终也罢了。吾死后，若小姐到来，你来见见他，把留下的东西交付明白，其余的话，且不必向小姐说，反叫他为难牵挂。将来若生下男女，长成了，再通知小姐；若不长成，就算罢了。”我说道：“此时既不告诉小姐，后来如何相信呢？”老爷道：“那不消虑，吾留下一张字就是了。”我说道：“为什么不要告诉小姐呢？”老爷道：“小姐依居外家，你若告诉了他，叫怎样处置呢！若要同你回家同住，贾府必不肯；单送你回家，家牛又无依靠之人。况且既知你怀着身孕，断不肯教你住在娘家的，这不是大家为难！万一生下男女，不能长大，那时候又怎么样呢？你守又守不住，回又回不来，不更苦了你了！”我听了这话，晓得老爷一番苦心，思算周到，故而小姐到后，我见了两回，总不敢提及。那时候小姐见我，亦落落寞寞，我体谅小姐怪我不该回去，故而厌恶我；欲待与小姐说明，又恐怕违了老爷的遗命，只得忍着。今年正在这里说，再过几年，琼儿巴得进京，要到贾府去找姊姊，说明前后情由，不想小姐从天上掉下来，真是意外奇事，大约亦是老爷的灵感。”黛玉一面听着，一面落泪。听到此际，已是呜呜咽咽的哭。

舒姨娘起身自去開箱子，取出一大包东西来。丫头们说：“请姨娘陪小姐吃饭。”舒姨娘出至中间，让黛玉上坐，黛玉让了一回，只得坐了。吃完饭，茶毕，复到房中。舒姨娘指着桌上道：“这都是老爷手泽，小姐请看。”黛玉一边检阅，见是些纸扇册页字幅诗笺各种，也有人家书画，下了双款的，也有父亲自己写的，中间有一封书，上写着“黛玉大女手览”。黛玉展开，认得是父亲笔迹，那眼泪滔滔滚滚的下来。看那书道：

吾病已入膏肓，自知禄数已尽，思汝一见。日前有书专人前去，不卜能否南来，吾恐不能待矣，伤哉！吾四妾俱已遣，惟第四妾舒氏媚香恋恋不忍去，自云矢志守节。然无可依赖，势不能留，亦强之使去。舒氏已回母家，而仍旧人署侍吾，观其意似不忘恩义也。渠现怀孕三月，计明年五月可生。无论男女，命名琼玉。吾与之约：俟男女长成，令以此书告汝。计其时，汝亦长成

有家矣，当能善视之。舒氏听其自便，若能矢志则亦可嘉耳。此时不即告汝者，恐汝措置为难，且未知男女，能否长成，徒生支节而萦怀抱，无益也。嗟呼！，人生百年，无不死者。后嗣无替，亦关命数。听之而已。乙巳十一月廿一日。父挥泪书。

黛玉读毕，痛哭不止。舒姨娘及丫头们再三劝解，方才止住。只听中间屋里说：“少爷回来了。”丫头打起帘子，琮玉走入房中，向舒姨娘道：“这就是大姊姊么？”黛玉起身看时，相貌神情与父亲仿佛，不觉心酸泪下，一手挽着，说不出话来。琮玉已经跪下，黛玉连忙拉起琮玉，含泪道：“兄弟长的这么大，今儿才晓得。不想我也有了亲兄弟了。”说着挽了琮玉，挨着自己坐下。

琮玉看着桌上道：“姊姊看见父亲的遗书了？”黛玉道：“方才看完。”琮玉流泪道：“可怜兄弟生不识父。跟着姨娘，又不得回家，又不得出头。我几次要到京中找姊姊去，姨娘又不许。这回子姊姊来了，好得很。姊姊是从京里来的？”舒姨娘忙将黛玉所说的话述了一遍。琮玉道：“这真是奇事，不知贾府中知道不知道？”黛玉道：“仙姑用幻术，将拂尘变了吾的形骸，那边此时正在那里忙乱着装殓呢。”琮玉道：“大概姊姊也是仙子，故有仙缘。”舒姨娘道：“吾原如此说呢。”黛玉因问：“兄弟今年几岁了？”舒姨娘道：“今年十岁了。”又道：“老爷是十一月二十七日归天的，老爷临了时，还睁了眼，向我说：“吾今儿是要去了，你要哭回家去哭，不要恋在这里。”吾当时天靠晚就回家来了，就在家里成服，第二天进去看着成殓了，再回来。”那时候，吾依着母亲过活。及至送了小姐起身后，到五月里，便生下他来。那时候吾母亲说：“你既然不嫁人，生了少爷，这就要算计正经过日子，抚养少爷长大，攻书上学。有许多事情，不是吾母女二人能够支得下来的。这个地方沿街浅巷的小房子，亦不是个局面。”正在踌躇，这程忠、李义、向贵、孙财他四人送了小姐北行后，来到扬州。知道生了少爷，前来探望。我母亲与他们商量。这程忠很有才干忠心，其说“我们四人都受老爷恩典，跟了多年的旧人，都得过老爷赏赐的遗命。我们家里都有饭吃，这回子姨娘守志，抚养幼主，我们四人若不出力帮扶，还成个人！’大家都说极是。因把四人一块邀着，说道：“你们那位不愿意的，倒不可一时高兴，勉强将就。要身投别路发财，或要回家安享，这都是应该的。若说念旧主恩义，要做一番忠义的事，那是眼前只有吃苦，并无一点好处。须要把起精神，忠心赤胆，一心一意，不可一些苟且，熬下十载廿年，方才能够全始全终，不然反惹人议论。”众人都道：“你这话更是。我们如今各自对天立誓，如有心志不坚，有始无终，怀着二

心的，天诛地灭，合门死尽。”当时果然个个都罚了咒。我母亲便将一切事情交于程总理。他年纪又大些，才干又好些，因作主寻了这里的房子，搬了过来，贴上老爷的封条。有同年故旧过往的官员，知道的来问，总是程忠拿了少爷的名帖答应，有相好念旧的，亦陆续送些银子来。又把老爷给的东西，除用过的，一概通变卖了。共有三万多银子。他们四人分头营运过日子。这几年积蓄将有十倍。现在有两个当铺，有二三处买卖，有几处田地市房，还时时走水路贩卖，诸是程忠一人调度。家中男女上下有四十多人，每年除用度之外，总要剩下几万银子。从前里头一切事，诸是吾母亲经管，吾不过帮着料理。今年正月吾母亡过了，吾正愁掌不住这家，要想到京里去找小姐去。又想琼玉儿年纪到底还小，不放心叫他去。不想天爷怜我们孤儿寡妇，小姐忽然来了。吾如今不愁了，一切都靠小姐作主了。”

黛玉道：“姨娘抚孤守节，不但可敬，且又基业日长。吾父亲后继有人，将来兄弟显亲扬名，这都是姨娘的大功劳。我父亲母亲在天亦必感激赞叹的。我做女儿，病也不晓得，终也没有送。姨娘这么节义，兄弟长到这么大，吾也不晓得。我是个大罪人，终天抱恨的了。”说着又不禁痛哭。舒姨娘再三劝道：“小姐快不要过伤，如今一家全仗小姐哩。小姐虽说服了仙丹，究竟病绑，请歇歇，我们明儿再慢慢的谈。”随教翠簪：“你们收拾的房子怎么样了？”翠簪、青鸾道：“久已收拾妥当了，请小姐过去看看，有不妥当的，请说过再收拾。”舒姨娘起身，同着黛玉，走过对面房子。原是一带五间，上手二间姨娘同琼玉居住，下手二间收拾与黛玉住。黛玉走进看时，床帐箱笼镜台妆奁都已摆设停当，大致精雅，遂让舒姨娘亡首坐下，舒姨娘道：“呵呀，还有一位神仙姊姊在这里，住在那里呢？”青棠走过来道：“姨娘不要费事，我不论那里好住的。”舒姨娘一想，仙姑留与黛玉，自然要与黛玉相近。便道：“小姐里间，吾本要多派两个丫头过来伏伺，既这么着，就委曲姊姊住在这里间罢。”我叫翠簪在小姐这间，晚上陪伴，白天把铺盖撤到里间就是了。青棠道：“不对，里间再有一二人同住亦好。”舒姨娘道：“吾怕他们不干净；污触了你。”青棠道：“不怕的。”舒姨娘道：“既这么着，吾再派两个丫头来伺候。厢房里派两个妈子，预备粗生活就是了。”又笑道：“神仙姊姊，你是不吃荤腥的，想来你到底要吃什么，则是要请姊姊告诉。我们凡人，实在不晓得的。从没有伺候过神仙呢。”青棠道：“姨娘说笑话了，我是不吃烟火的，姨娘不要费心。”琼玉道：“这位姐姐是姊姊带来的？”舒姨娘道：“是那个仙姑留下给姊姊的。”琼玉站起来道：“吾还没有见。”走过来作了一揖。青棠检袖回礼，道：“少爷，不敢当。”舒姨娘道：“小姐，你且略歇一歇，你要什么告诉他们。”舒姨娘、琼玉出来。”

黛玉坐了一回，同翠簪、青鸾、青棠说了些话。送进晚饭，黛玉叫翠簪；青鸾二人陪吃，二人让青棠，黛玉道：“你烟火不吃，酒荤可以吃的。你一点不吃，大家看着不安。”于是青棠坐卜，青鸾、翠簪终不肯坐，黛玉告诉他：“我在贾府中，老太太派来伺候我的叫紫鹃”。我常叫他妹妹，常陪我吃饭，你两个是伺候先老爷的，年纪还比吾大些，该叫你姊姊哩。现在舒姨娘派在我，这里，你不必这么拘的。”二人方才请安，告了坐。吃毕饭，黛玉就歇下了。

舒姨娘出来，叫了程忠等四人进来；告诉他：“如今我们大小姐回来了，一切都要听他作主。你明儿把家人媳妇们传齐进见，并把历年账目，开出一本简明的，送进来，也见得你们勤劳营运的好处。再者姑娘此来，未免人家听着诧异，你们传知合家人不可向外人乱说。”程忠应道：“小的已经吩咐过，’只说贾府中派人、护送前来的。”舒姨娘道：“很是。”程忠等已出，舒姨娘来至黛玉处，见黛玉已歇下了，便走至里间看时，只见青棠坐在榻上，见了徐徐立起，舒姨娘道：“姐姐还不睡？”青棠道：“我方才替翠簪姐姐说，吾是不睡觉的。晚上不如我在外间，伴着小姐，小姐要叫人，亦便当些。翠簪姐仍睡在里间，翠簪说，是姨娘派的，姨娘你向他说一声。”舒姨娘道：“恐怕小姐不肯烦劳你。”青棠道：“这有什么烦劳呢。白天的事，我倒有些做不来的，晚上不过添衣倒茶罢了，还有什么？况且这位小姐，我是伺候过的，他如今是不记得了。”舒姨娘向翠簪道：“既这么说，你们就依着神仙姐姐罢。几时闲着，我要细细同你谈谈，你们仙姑说的话，我究竟不大懂，又不敢问他。”青棠道：“回来我同姨娘细细的谈，只怕你未必就相信呢。”说了一回，进房睡了。

次日黛玉醒来，觉得心神舒泰，支体安和，细想那些旧病，影儿都没有了。对镜梳洗，见面庞丰满，颜色娇丽，绝无病容；再看手臂肌肉，亦比从前肥泽。想道：“这仙丹果是非凡，大约我的病表从此去了。但是在此虽可安身，究竟如何了局？”心上未免愁闷。忽又想道：“我是垂死的人，若非仙姑，此时不知何往，安能复住人间。仙姑既如此作为，必有一番调度。吾且安心净守，又何必胡思乱想，再蹈从前烦恼境呢。”想到此间，心下豁然开朗。

青棠在傍微微含笑道：“小姐可觉得大好了？”黛玉回头见是青棠，便道：“真是丹药神奇，我此时不但无病，更比从前未病时还好：’青棠道：“从此再无可议的了。”黛玉知他话中有话，不敢回答。一时梳洗已毕，至舒姨娘房中来。舒姨娘道：“我正要来看小姐，昨夜睡得安稳么？不觉得乏么？”黛玉道：“安稳得很。姨娘只怕劳乏了。”舒姨娘道：“我是惯了的，并不觉乏

。”

说着琼玉从里间出来问好，黛玉道：“兄弟在外读书么？”琼玉道：“那几年本在家读书，因这先生叫鲍盐商家硬请了去，先生带兄弟到那里读书，同先生一处起居饮食。昨日知道姐姐回家，故告了二天假，要同姊姊谈谈。听说姐学问大得很，要教导教导兄弟。”黛玉道：“你如何晓得我有什么学问呢？”琼玉道：“是神仙姐姐说的，想来不错。”黛玉道：“我从前从了贾雨村先生读了两年书，就进京去了。不过闲着无事看看书，姐妹们高兴做几句诗罢了。兄弟读了多少书？”琼玉道：“书呢，《四书》《五经》《尔雅》《周礼》《仪礼》《孝经》《国语》《国策》都读了，也读了些古文、时文，也学着做文章，总做不好。也学着做两句诗，要求姐姐细细教我。”黛玉道：“你才十岁，不过五年功夫，就读了这些书，’实才难为你了。你这么读，就读了万卷也不难。但不知读了得？”琼玉道：“读了却都记得，就是做文章难，做了自己觉得好，先生总教不好。上年学院考时，兄弟去交卷，学院正坐在主上，看见了，叫着问：‘你几岁了？’兄弟卷上是填的七岁，就说七岁。学院道：‘七岁是不止，大约有十二岁了。，’”黛玉道：“可不是，你真像十二三岁，长得这么高。”舒姨娘道：“这孩子读书倒还不怕，现在这古先生很欢喜他，说：‘我教了一辈子学生，没有这个能读书的。我舍不得这学生。’所以把他带了去。”

黛玉道：“吾替你算着，一天不要读了一二百行么，则真是少见的。”琼玉道：“一二百行都能读的，就是做文章难，那时学院问道：‘这文章是你做的？’我应道：‘是我做的；’学院摇着头道：‘这文章不像十二岁人做的，只怕是枪手。’我就答应道：‘求大宗师面试。’学院道：‘你既说你做的，你背来。错了一个字，就不是你做的，吾还要问枪手呢。’兄弟就将两文一诗背了一遍。学院笑道：‘我出个题，你做四句诗来’，就说是‘幼童’两字，我便念道：

童子年虽幼，文章却是真。

鲍门桃李盛，小草一枝新。

学院赞道：“很好，这诗比文章更好。”当时又有别个童生上来交卷，看见学院问了许多话，大家都站在堂上。学院叫：“都上来。”问道：“这林琼玉你们认得么？”有些人说：“认得。”学院说：“我方才疑心他，故盘问他，你们多听见了么？”众人说：“多听见了，这林童生本聪明能读书的。”学院道：“你们晓得他，实年几岁了？”那认得的齐声应道：“实年七岁。”七岁的幼童能这么着，不可不鼓励他。”当时就说：“我从宽你，把你进了学，你往后认真读书J好做吾的桃李。”我就打一躬，谢了下来。多少人拉着说

：“你倒好，案都没有发，倒先进了。”我下来了倒害起怕来，假使叫我站着再做篇文章我竟做不出来，幸喜只要做四句诗，骗着一个秀才，后来把文章送先生看，说不好，还亏这四句诗，才进了。”

黛玉道：“哦！你竟是个小秀才了。我还没有晓得。”一面拉着他手，笑道：“我今儿也得了这么个亲兄弟了。姨娘不晓得，我在京里，举目无亲，见人家兄弟姐妹，不知怎么的羡慕，眼泪也不知淌了多少。这么个好兄弟，怎么总不给个信我呢！”又叹口气道：“若是父母亲尚在，不知怎么样欢喜呢。”说着又落下泪来。舒姨娘道：“原想今年等他去下场，或者再能侥幸中了，明年中已送他进京去接姐姐。古先生又说，中是还难望，还当用几年功。我想巴到十六岁，无论中不中，总要叫他、进京去见姐姐。他也说起来就想姐姐哩。”黛玉道：“我早不知道，倒也罢了；若是早知道，不得见面，也是伤心。这回子又是伤心，又是欢喜。”舒姨娘道：“可不是，老爷原恐怕姐姐为难，所以不教告诉的。小姐如今既见着欢喜，就可以不必伤心了。”说着一面吃了点心。

黛玉问琼玉道：“这学院还在这里？”琼玉道：“还未任满。姐姐你道是那个，就是父亲的同榜同年。父亲是探花，他就是状元，叫石其仁，号叫纯金。复试交卷时，学院细问家世，自己说的。后来又进去见他，问了多少话，还问到姊姊的。”两人正谈得热闹，外面众家人媳妇丫头齐集叩见。

黛玉携了琼玉出至中间，程忠带领家人、小子十余人，进至檐下叩头。黛玉起身，叫程忠、李义等四人进至堂屋内，衿袖说道：“你们四人，都是先老爷教训的。辛苦勤劳，扶着少爷，这是我极感激的，我谢谢你们。”说著福了两福。程忠等连忙跪下说：“小的们再当不起。”黛玉忙叫起来，叫媳妇们赏坐。媳妇们随槛边安了四把小杌子，四人请安坐下。黛玉归坐，说道：“少爷才学俱好，这是先老爷遗泽深长，不枉姨娘一番苦节，不日就要发达。望你们始终扶助，将来姨娘、少爷总要一一谢报，同享荣华的。”四人站起来回道：“小的们蒙先老爷恩典，家中本有饭吃，又蒙姨娘恩待，小的们惟有竭力伺候少爷。今年姨娘正愁着家事重大；内外无人，小姐回来，正好主持一切，小的们不胜欢喜。这也是先老爷在天之灵……”

说着呈上一本账，媳妇接过，送至黛玉跟前。黛玉置于桌上，道：“一切事还是姨娘主持。我年轻没有经过，有懂得的，自然帮着料理。外头诸事，全仗你们同心协力。”众人都答应着，退了下去。媳妇们粗细老幼八人，见过了黛玉，一一问过了姓名乡贯。丫头自青鸾、翠簪以下，大小辈八个，一一都叩见，问了名字。黛玉人房中，琼玉又与黛玉谈起诗文来，姐弟二人说得十分高兴。一面送进饭来，，姐弟二人对坐，青鸾、翠簪下陪，吃毕又说。当黛奉传

见家人时，舒姨娘将青棠招至里间，同他细细谈及仙姑的情形。青棠将警幻仙姑“位分极尊，管理人天一切因果”大略说了一篇。说到黛玉：“这是一位仙子临凡，为些因果，先历魔劫，后享富贵？我们仙姑与这位仙子有姐妹之好，故而暗中护持。此时魔劫已尽，因将他送到这里。其中详细，我亦不能尽知，将来总要一一明白的。”舒姨娘道：“从前我家老爷说，贾府中有位衔玉儿少爷，有大来历的，我家老爷将小姐亲事，属意于他。不知后来怎么样的？我又不好问小姐，姊姊你该晓得。”青棠道：“吾方才说的因果，就是这个因果了。因魔劫未消，所以良缘未就。不然小姐也不死：也不到这里了。”舒姨娘道：“这么说，小姐是为此而病的了？”青棠点头。舒姨娘道：“将来如何？”青棠道：“自然成就的，还有大事业哩。”舒姨娘道：“大约是一品夫人？”青棠道：“只怕还不止些。”舒姨娘道：“吾将来结果如何？”青棠道：“夫人的福泽，是现世修的，不必问前因后果。”舒姨娘道：“怎么叫起我夫人来了？”青棠道：“难道我们仙姑没有叫过？将来还要添几个字儿呢。”舒姨娘道：“我这孩子将来如何？”青棠道：“这亦何必问。姨娘的福不从少爷身上来，从那里来呢？你这少爷，就是我太虚幻境的来头，大有根器的哩。”自此比舒姨娘更加爱敬黛玉。

全家大小都晓得青棠是个神仙，无不兢兢业业。黛玉帮着舒姨娘总持家政，愈加井井有条。琼玉学里回来，与黛玉讲究诗、文，读书歌咏，十分友爱。闲时又有青棠微言指点，翠簪、青鸾相伴劝慰，是以甚为安适。暂且不表，下回另有奇文。

第三回

卑说柳湘莲因误听宝玉之言，索取聘物，致尤三姐当时自尽，惊病壁恨，神魂丧失。看着尤三姐殁后，痛哭一场，辞了出来。心中想道：“我柳湘莲虽然落魄，却也自命不凡。原想做一番事业，图一场盛贵。那料年逾弱冠，，一无所成。想得个绝色佳人，作吾配偶，不意中途遇见贾琏，草草定姻。那知竟是个绝色佳人，也算一时奇遇。偏偏又生起疑心来，去问宝玉，觉得宝玉说话含糊，竟冒冒失失，索取聘物，以致如花贞烈之女，一霎时血溅香消，成了千秋恨事。仔细想来，宝玉之言并不欺我。我想一个绝色佳人，原不定要德才兼备。果然绝色佳人，即稍有微瑕，难道便配不过我！偏偏求全责备，便不深思熟审，二味鲁莽径行，刚刚一位德容兼备的佳人，被我一时断送。想我柳湘莲福薄如此，一个妻子尚且得而复失，还有什么功名富贵可想。便功名富贵有分，如此莽撞行为，亦断难处世。”又想：“尤三姐贞魂，必含恨九泉，也断不能叫我享功名富贵之福。一身飘泊，四海无家，将来决无好处。”想到此处，不觉心死气绝，神销魄散。也不回家，迷迷糊糊不知走了多少路

，忽觉尤三姐在面前，与他说了些话，正要细问，又忽然不见。

举目一看，见荒郊衰草，杳无人迹。到一破庙前，见坐着个跛足道人，与其问答数语，觉心中万念俱空，若有所悟。随向那道人叩头求度，那道人说道：“出家最是难事。你是一时悲痛愤激，并未真能了悟。你还是回去，干你红尘中的事业好。”湘莲道：“弟子已断尘缘，真心出世，并非愤激。”道人道：“出家人餐风饮露，触暑惊寒，先从涉险履危，历人世难堪之境，以磨炼筋骨，陶洗心神，方能入手行功。恐你吃不来这些苦况，且亦无此耐心。”一湘莲道：“弟子至心归命，此身已置度外，即万苦有所不辞。”道人道：“你既然决意，姑随我云游再说。”于是携了湘莲，到处游览。

先从西山一带游起，登高越涧，人雾穿云，皆是些人迹不到，鸟飞不能度，猿猴不敢攀的所在。饥时便是些山果草根、柏实松枝充饥，渴时掬饮涧水。湘莲起初立志不回，且素喜游览，见这些奇峰异障，绝壑深岩，探万古未辟之洞天，历梦游不到之灵境，觉得兴高意逸，旷然忘倦。想道：“神仙乐趣，即此已迥出尘凡，何况更有世外仙境。”遂自沈阳诸山穷医无闾之胜，道人以拄杖化作浮槎，踏波渡海，至登州登蓬莱阁，遍游登莱各山，遂至岱顶，穷极观览；于是遍游五岳。每至一处，必缝险探幽，皆见所未见，闻所未闻。遇路穷力尽之时，道人辄手援引。或以拂尘作梯，或以拄杖作桥；或凭片叶而浮江河，或拾寸草而探绝壑；或明明坦途，回望则绝壑万仞，无容足之处；或鸟道横绝，低头徐步，不觉高踞峰颠。每于流连赏玩时，必将山川名目、流传古迹及古今来战守攻取形势利弊，详细讲明，湘莲听之更加高兴。约莫走了好几年，渐渐寒暑都忘，不知岁月。。但见一时山容青翠，一时林木丹黄，一时绿树阴浓，一时云霞青寂。

一日，下了一座大山，又至海滨，浮杖踏波，遍游海外各国。直至西北穷海，仰视不见北斗；日月星辰，与中国不同，忽觉耳目一新。千奇万怪，言之不尽。又复历九边，出关城，走西域，度昆仑，过星宿海以穷河源，直至冰海而止。

那时湘莲觉天色昏暗，寒冷异常，因问道人道：“我们严寒酷暑不知经了多少，何以此地竟不可耐？”道人道：“此乃北极之下，俗说所谓天尽头，日月之所不照，冰不解而火不然。汝虽稍经历炼，究系凡躯，此地不可久停。”即携了湘莲的手，驾起云头，向着明处而行。

倏忽之间，天色晴朗，严寒已退。按下云头，已到一座高山，认得是北岳恒山。随了道人来至洞中。道人命至山中采些山花山果，汲取芭泉，两人对饮。湘莲道：“请问师父：闻得蓬莱三山神仙所居，我，们遍游海外，何以并未游到？究竟方壶、员峤在于何处？”道人笑道：“我们所游皆是世界，神仙乃

在世外，岂在海中。神仙自有所居。至于方壶、员峤、蓬莱三山，乃方士造言，并非实有其境。”湘莲道：“请问师父何以尚居人间？”道人道：“吾自无始以来，便证仙果。今之游戏人间者，了缘度世耳。”湘莲道：“请问神仙出世之道何如？”道人笑道：“神仙之道，说难实易，说易实难。悟得时片语可了，未悟时万言莫解。你随我数年，勤苦不倦，自是人道之器。但不知静中光景如何？我今教汝养心炼气之法，你随我打坐。”湘莲见师父传道，满心欢喜，即忙跪倒，息心静听。道人附耳授了口诀，湘莲拜谢，与师相对坐下，依诀细细行持。

约莫过了些时，初觉心不能静，浮杂之念时时起灭。后来渐觉宁静，竟至寂然不动，不渴不饥。不倦不醒，竟忘却身在何处，身是何人。忽听洞外有人唤他，起身看时，寂无一人。遂不知不觉，信步走下山来。对面来了一人，叫道：“柳二哥，久违了，不意在此间相遇。”赶至跟前，拉着手问好。湘莲抬起头看时，那知是宅五，不觉惊讶道：“你如何跑到这里来？”宝玉道：“我与二哥一别七年。今日闻你回来，特来寻访，竟得相遇，可为万幸。二哥你如何飘然远出，竟不通个信儿，叫兄弟眼穿盼断。”湘莲道：“不要说起，我自聘妻尤三姐身故之后，万念俱灰，因此遁迹元门，也不知过了几多岁月。不意今日复与良朋相晤，反触我胸中隐痛。”宝玉道：“尤三姐美而且贤，你那时不加审察，自误良缘。幸喜尤三姐并不曾死，此时现在兄弟家中，即当为二哥择吉合卺。”湘莲道：“你又胡说，我亲自看着装殓的，怎说并不曾死？”宝玉道：“我说你性急自误。你但知其死，不知其死而复生。你如不信，同我回去，即刻先见一见如何？”一面说，一面拉着湘莲就走。

湘莲不觉随了宝玉走至一处，似乎荣府，又似乎从前与贾琏索聘之地。只见宝玉进去不多一会，同了一人出来。湘莲看时，粉光转媚，春色含嫣，不是别人，正是尤三姐。只得上前作了一揖道：“小生抱恨千秋，不意小姐尚在人世，无端又延误几年，我更加一层过失了。总望小姐鉴谅。”只见尤三姐敛衽还礼，颦眉不语。宝玉道：“相姐，从前是我说话未明，致姐姐受一番磨折。今日我把二哥找回，聊以赎罪。请姐姐入内，我与二哥还有事哩。”说着，尤三姐飘然入内。宝玉道：“二哥，你信了，不是我胡说。但此事不知费了我多少精神，你还须大大的谢我呢。你且干你的公事去。”说着携手送出门来。

只见门外明盔亮甲的兵将，皆执着刀枪，拿着弓箭，摆列两傍。两人牵着一匹骏马，锦鞍金镫，一人执着玉鞭。湘莲说声：“请了。”跨上马。见宝玉一拱手，那时马已如飞跑开。又见前面旌旗耀日，队伍森严，约略一望，马步兵丁数万人。看自己身上金甲辉煌，不觉心中得意。倏忽已至教场。上了将台

，升座点兵。正点之间，探子报道：“贼兵讨战，已压前营。”遂令本部人马速出迎敌。自跨马持枪当先出阵。只见那敌将甚是猛恶，战了数十合抵敌不住，意要败将下来。忽阵中一员女将，飞马出来，叫道：“元帅不要惊慌，我来助你。”湘莲心中知是尤三姐，想道：“他并不会武艺，如何也到战场？”急急退下，将要阻止，那女将已至面前。看时，不是尤三姐，正拟问之，敌将赶到，与那女将杀将起来。不多时，一刀将女将杀了。湘莲不觉痛哭，正在悲切，听得那敌将大喝一声：“看刀！”急举枪抵格，刀光已至面门，措手不及，不觉大叫一声，将身一跳，颠下马来。睁眼时，原来在石榻之上，跌在地下。连忙爬起，心中犹是跳跃。

那道人开目微微的笑道：“一丝未断，万缘皆起。你有人道之器，尚非出世之时，未可勉强也。”湘莲嗒然丧失，深为悔恨，不敢开言。道人道：“世缘难断，如兰茧抽丝，不如速速了之。但能不昧本真，富贵场中，原可积功累行。此山有吾所度之弟子真元子，艺术精通，你可随之学习。艺成后仍行人世，了却尘缘，吾当援汝大道也。”湘莲道：“弟子跟随师父有年，师父何忍一旦弃之，弟子何忍背师而去！”道人道：“吾非弃汝，正成全汝之大事。我们艺术无以为之，故令汝往从真元。汝若不忘吾，仍与随吾无异。”说毕，起身转过数重山峰，到一洞府，见一人羽衣道服，跪在洞外迎接。道人进入洞中坐下，向那道者道：“此子名柳湘莲，乃吾新度之弟子。因彼尘缘未尽，尚须人世，故令从汝学艺。汝可将所能者书授之。学成之后，吾另有法旨。”随向湘莲道：“此即真元子，汝拜之为师。”湘莲倒身下拜，真元子连忙扶住道：“我们同在师父座下，岂可如此！”道人道：“业当授受，安得不为师！他日艺成而进于道，仍是吾之弟子也。”湘莲遂称真元子曰“师父”，称道人曰“祖师父”。道人出洞，飘然自去。

真元子问湘莲道：“你随了师父有几时？”湘莲道：“约莫有三四年。”真元子道：“你曾习过武艺的？”湘莲道：“小时习过，未有明师传授，亦无功夫。”真元子道：“汝随了师父这几年，筋骨业已坚强。又经静坐，行摄心炼气之法，学习艺术却亦不甚难。但汝既须人世建功，则为将之道不可不知。”遂与讲论钩铃韬略、御将练兵、出奇制胜的道理，说道：“此黄石公授与子房之秘略也。你须潜心点识，细细探讨。”原来湘莲虽读书未成，心地本属聪慧，又随了道人几年，胸中尘浊洗净，故益觉颖悟。

饼了些时，真元子见湘莲质性灵通，颇加称赞，遂将太乙奇门、六壬、占星、望气诸术一一授之。湘莲俱牢牢紧记。过了些时，又将呼神召将、捉怪除妖、驾云唤雨、缩地隐形、出入水当相授，便可因之人道也。”湘莲拜求一并传授，真元子道：“此非暂时能成，汝即须人世，。如何能学！且汝有这鸳鸯

剑，在世间亦可充剑仙，何必定须学此。”湘莲遂不敢再求，复将所授之诸术，从头温习一番，俱已精熟。

一日，真元子道：“吾昨袖占一课，你即应人世，早晚定有法旨前来。你此去建立功名，享受荣华富贵，但须切记祖师之训，莫忘本来。吾有数言嘱咐，你须牢记。”湘莲忙跪下低首听受。真元子道：“世间之子，易于造福，亦易于造孽。其实，凡造孽之事，皆可造福。最易于造孽，莫如兵刑两事；而最易于造福，亦莫如兵刑两事。为刑官不但民命宜惜，即盗贼奸宄之命亦宜惜。宁使罪浮于法，无使法浮于罪。以生道杀人，以生人之心杀人，则杀人便是造福也。用兵不特将士之命宜惜，即敌人之命亦宜惜。不杀为上，少杀次之。至于处事接物，断不可存一害人之心；居高履盈，断不可存一利己之念。你所学之术，杀人之具俱多，一非至万不得已，不可轻用；非端人正士有根器的人，亦不可轻授，不可轻谈。你须牢牢紧记。倘有缓急，吾当前来相助。若背吾言，必飞剑斩你也。”湘莲顿首受教。

正说间，忽见一童子自空飞下，捧着一个简帖，说道：“真人有法旨。”真元子连忙跪下，接过简帖看时，上写着：“柳生学业已成，即令下山。自有好友提携，努力积功，毋得违误。”送童子出洞门，踏云而去。真元子向湘莲道：“你可即行下山。”湘莲恋恋不忍去，眼中垂泪。真元子道：“你但努力前程，恪守祖师之训，相晤非难。毋须惜别也。”说罢，走入洞中去了。湘莲只得慢慢下山来，心中想道：“向何处走好？师父说我要建立功名，古云‘争名者惟朝’，自然应往京师。且京师究系艺游之地。但此处去京师甚远，从前跟着师父遨游，所走皆深山穷谷，以花果草木为食。今既人世，便须从大路而行，身无盘费，又无行李，虽不畏寒暑，不甚饥渴，究不像个行路之人，未免惹人盘诘。”一面想，一面走，且走出山中再作计较。暂行按下。

且说宝玉在榔杯环地用功，不知过了几时。一日见道人站在’面前道：“你的工夫该驯熟了。”宝玉即站起身来，垂手答道：“弟子谨遵师训，未敢懈怠。”道人点头道：“你随我来。”宝玉随着离了那地方，走了一回，到一山中，仿佛先前打坐之地。道人向一大石上坐下，宝玉侍立于侧。道人道：“你如今觉得心地上如何光景？”宝玉道：“觉得心中始则空洞无物，后来渐渐添许多道理又觉得道理都满满的了，又渐渐融化，仍空空的一般。”道人点头道：“足以出而应世矣。但你情缘甚重，此番人世，须将已种者一一了之，不可更种情缘，又生缠绕。：三教宗旨你如今都已明白，一切，作为皆本此而行，自可积功累行，为飞升根本。你可即刻下山，前途有你好友作伴。”宝玉听了，连忙跪下道：“弟子蒙师父度晓，那忍轻离！望师父始终教诲。”道人笑道：“你不忍轻离，原是你的一性真。“但有敕旨，岂可违误！”宝玉道

：“师父如此吩咐，弟子亦不敢迟延，’但此去前路茫茫，还祈师父指示。”道人道：“你静中见闻。皆系真实，你细细参详，自能明白。”宝玉道：“仙姑所说绛珠，；果在扬州么？”道人点点头。宝玉道：“师父所言“但可了已种之缘，不可再种情缘’，不知如何分别？”道人道：“凡事之机会遇合，推之不去，略无营谋计较者，皆是前缘。就是了缘，不为迎亦不为推，若以人谋撮弄，百计矫强以成之，便种下因缘，纠缠往复不能了结。凡分内应用之情，虽稍过不为害；若用之分外，’便又种下因缘。”道人尚未说毕，宝玉已恍然了悟，顿首道：“弟子准遵师训。”道人道：“去罢！”宝玉起来重复叩谢，泪下不止。

一转眼道人不见，只得一步步走下山来。四面一望，鸟道蛆岩，更无人迹，不知此系何山何地。看那树木青葱茂盛，似乎四五月天气。只得顺那条山路走了一回，也不知过了几处山头，走了几里，只觉步履轻健，绝不疲乏，遂只管行走。心中想道：“那里寻个人问问路才好，偏偏总不见个人。究竟此地还是人间，还是世外？古人遇仙的，一局未终，斧柯已烂，又云“洞中方七日，世上几千年。”我跟了仙人这些时，不知世上是多少年，林妹妹若在世间，岂不老死了！”不觉心中忙乱起来。又想道：“若果如此，师父又何必叫我下山呢！想来此处还是世间。”又想：“记得出门时，系八月中。此时光景又像夏初，不知究竟过了几年？”一路想着，天色渐渐晚下来。又想道：“天色晚了，又无洞府可以栖身，若走出一个虎豹来，如何是好？”深悔跟了仙人这些时，不曾学得一点法术。正惶惑间，不觉已到山根。

转出山口，见有一条大路，路上有一人在前行走。正要上前问路，见那人回头一望，宝玉紧行几步，相距不过丈余。那人立定，复回头看，四目相亲，彼此俱叫声“呵呀！”那人抢步向前，一把拉住说道：“宝兄弟！你如何在这里？”宝玉道：“原来是柳二哥，幸会，好极！”湘莲道：“你怎么在这里？荒山中一个人也没有跟着你？”宝玉道：“二哥！你一去几年，想来是成了道了？”湘莲道：“我上年打坐时梦中遇你，不意今儿果然遇着。我们且找一地方歇了，慢慢细谈。”二人携着手走了一回，见一山村，有几家人家。

湘莲走到一家，向一老者拱手道：“过路的人暂借一宿，望老者行个方便。”那老者将二人端详一会，见湘莲是道装，便道：“二位从那里来？向那里去？”湘莲道：“我们就是这山中来的，要向城里去。”那老者道：“二位在山中，想是修炼的了？”湘莲道：“正是。”那老者欣然延入草堂奉茶，说道：“用饭不用？”湘莲道：“我们不用。你有空房，借一间我们安歇。有茶取些来，别的都不要费事。”老者遂引入傍边一间小屋内，似乎客座光景。二人坐下，老者下陪。湘莲道：“老丈有事请便。”老者道：“二位必是得道的法

师。老汉冒昧，有一事奉求，不知二位肯垂援否？”湘莲道：“老丈有何事见教？”老者道：“老汉姓秦名绪，家有薄田，两个儿子耕种，尚可过活。不幸晚年生了一女，今年十一岁。他母亲前年亡故。小女子得了个病，好若疯颠，又似邪祟。治了二年，总不能、好。今幸二位仙风道骨，必是异人，望二位慈悲救治。”湘莲心中想道：“治病一道，我却不曾学。如是邪祟，倒还容易。”遂向宝玉道：“我们积个功德，替他治一治罢。”宝玉道：“老丈！你将女儿唤出来，我们看过，明白究竟是病是邪，方可救治。”老丈欣然人，内，携了一个女子，后面跟着两个女人、两个男子进来。那老者向那女子道：“双儿！快向二位法师叩头，好请法师救你。”那女子跪下磕了一个头，二人连忙立起逊谢。

宝玉看那女子好生面善，仔细一想，宛然秦可卿一般，心中诧异。那女子见了宝玉，绝不疯颠，一傍站着，将宝玉看了又看。湘莲看那女子面上略有妖气，便问道：“你夜里见什么形像么？”女子道：“白日黑夜往往见个人来抱着我，我便迷糊了。及至清楚，又不见有人。”湘莲道：“不妨。”遂举手在女子胸画了一回，口中默默念诵，说道：“好了，你今夜只管安睡，那人不敢再来的了。”宝玉问那女子道：“你今年几岁了？”女子道：“十一岁。”又问：“几时生日？”女子道：“正月十五，日。”又问：“叫何名字？”女子道：“就叫双儿。”老者在傍道：“到底二位道行高，能镇压邪祟。我家女儿两年来，总是颠倒糊涂，此时竟已清楚，想来是就能全好的了。”老汉先行叩谢，说着跪下，二人连忙扶住，道：“老丈你带了令媛进去歇歇罢，我们还要说话哩。”老者带了女儿、众人都出去了。

二人对坐，挑灯细谈，湘莲道：“你且把如何到这里的话告诉我。”宝玉道：“二哥你先说了别后情形，再说我的。”湘莲遂将尤三姐自刎起，一直说到师父叫他下山。宝玉道：“哦！你所遇的道人是那个？怎么个形像？”湘莲道：“我问过真元子，叫做渺渺真人。那是无始以来第一位神仙。”宝玉道：“这么着，你的师父就是我的师父了。怪不得我下山时，师父说前途有好友作伴。我正想不出是谁，原来是你。”又道：“二哥！你如今本事了不得了。”湘莲道：“这几年苦也吃够了！苞了师父遍游天下，千奇万怪都见过了，心里长了好些见识。后来跟了真元子，才学了些本事。”又将所学本事，大概说了一遍。宝玉叹羡不已。湘莲道：“我的说完，要说你的了。”

宝玉叹口气道：“我的本事与你相仿佛，不过苦却没有你吃的这么多。你为着尤家三姐，我也为着一人，故而弃家学道。记得八月十五出了三场，就随了师父走了。如何在大荒山打坐，如何又至螂螺福地用功，也不知有多少时候，也不知此时是何年月。今儿师父叫我下山，我正怅怅然不知向那里去好，恰

懊遇着了。如今你要送我到扬州呢。”湘莲道：“你不回京城，到扬州去做什么？你到底为着何事出家？”宝玉心想：“湘莲亦是已得道的人，两人心事相同，不必瞒他。”遂将黛玉之事，大略告诉一番。湘莲叹道：“你的福分大，有仙姑搭救，死者可以复生，离者可以复合；我是命薄无福，抱恨终身。”宝玉道：“我这事，不知究竟如何下落。此番前去，亦不过了我寻访的心愿。据你方才所说梦兆，看来亦有重圆之分，你且不要伤心。”湘莲道：“你这事仙姑、师父均已说明，还有什么疑虑！我细细参详，只怕将来我二人须一同做些事业，我的功名出在你手里呢。”宝玉道：“二哥本事博大，全仗扶助。”

正说着，忽听得一阵疾风，飞沙走石，湘莲所佩之剑跃跃振动。湘莲道：“不好！有妖邪来了！”随口中默诵真言，只见那一股雄锋刷的一声，拔鞘飞出。顷刻间，风盛猛烈，空中有金戈铁马之声。湘莲携灯走出房来，宝[玉]正襟危坐。听得霹雳一声，振天动地。不知是何妖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

单说宝玉在房内，见湘莲走出房外，忽听得霹雳一声，心中惊讶。正要出去，听得湘莲叫道：“宝兄弟！快来看这妖怪！”宝玉走出房来，风声已息。湘莲一手仗剑，一手提灯，向院子里一照，见一物似龙而无角，似蛇而有爪，遍身鳞甲，身首已分，而尾犹摆动，满满蟠了一院子。头上为雷火所烧，看不清楚。宝玉道：“这是什么东西？想来是蛟龙之类。”湘莲道：“这妖物利害哩！我出来时，见我的剑与他争斗，不能伤他，故发当心雷击，然后斩下头来。此物大底有好几百年，也不知害于多少人了。”说时，秦家父子三人及媳妇、双儿都出来看着，称奇道怪。

秦绪向二人重复道谢，说道：“幸遇二位神仙，除此妖邪，救了我的女儿性命。吾儿快过来磕头！”双儿走来，正要跪下，宝玉扶住道：“你看见这妖怪如何来的？”双儿道：“我在房中，尚未睡觉，只见向来来惯的那个人走进房来，正要向前，忽然退后，道：‘不好！’遂走了出去。便听见大风，便听见打雷。我正害怕，后来听见嫂嫂叫我，说‘妖怪雷打死了，我们快去看’，方才同了嫂嫂出来。”宝玉道：“你向来看见这妖怪，共有几个？”双儿道：“我总是看见这一个，并无别个。”湘莲道：“明日将这妖怪拖到山中去，烧了他。”秦绪应了，湘、宝二人仍回房来，道：“我们正谈得高兴，这妖邪偏来打岔。”湘莲道：“宝兄弟！你如今胆气竟大好了，足见功夫精粹。”宝玉道：“若是从前，这会子，我早唬死了，我还敢去看他么！”湘莲道：“我们如今扬州去，约莫有几千里路。”

我是遍游天下过的，这点子路是不要紧，你如何能走呢？况且，我们在山

中，还可将就；若到大道城市中，既无行李，又无车马，不像个客人，必随人盘诘，必须要弄些盘川，方可走哩。”宝玉道：“要盘川行李也不难，只怕顷刻就有。”湘莲道：“那里来呢？”宝玉道：“你瞧着罢了。”湘莲向袖中占了一课，笑道：“果然不错，你的心境竟比我灵得多呢！”宝玉道：“我们且静坐一回儿。”于是二人闭目对坐。

不多一回，天已大明。秦绪出来，令两个儿子到外边叫些邻居人来，将死妖扛出，到山中架起树枝柴草去烧。有一人道：“这东西恐怕肚里有珠子，我们何不看一看。”遂各取刀斧，将肚腹破开，又将脊骨敲开。那知每节脊骨之中，有一粒大珠，共取有二十四粒；如核桃大小，众人争着抢夺。秦家儿子赶回与老者说了，老者出去向众人道：“这妖邪是我家两位法师打死的，这珠子是他要的，你们不可抢夺。快取在一处，我与钱列位买酒吃。”众人有的肯，有的不肯。老者道：“你们若抢了去，回来法师动怒，自来问你们要。你们吃了亏，休要问我。”于是众人都将珠交与老者，老者将衣服兜了回来。叫儿子取几串钱与众人分了，又备酒饭与众人吃。遂走到房中，道：“二位法师起来没有？”湘莲、宝玉道：“起来了。”秦绪道：“我正愁无物孝敬二位，忽然得到几颗珠子，奉送二位，看看好不好？”湘莲道：“那里来的？”秦绪道：“就是那妖怪脊骨中的。”湘莲与宝玉接过看玩，果然好珠。湘莲道：“你令媛吃了此妖的亏，这珠应该给你令媛，怎么送我们！”秦绪道：“我蒙二位大恩，救了小女，想尽一点心。山乡僻地，无可致送。方才与女儿商量，正要动问，二位可否攀留几日？老汉有话请教。”湘莲道：“老丈有何话说？就请说来。”秦绪道：“二位尊姓贵乡；到底要往那里去？”湘莲道：“不瞒老丈说，我姓柳，他姓贾，都是京里人。只因跟了仙师学道多年，略有些小术。昨日仙师命我等下山，说世间还有未了的事，叫我们了了再来，因此来到这

秦绪欢喜，又叫女儿出来陪着。不一回拿出素饭来。湘莲、宝玉久断烟火，忽觉饭香，腹中似乎饥饿，二人遂吃了些饭。双儿与宝玉问话，颇有依依之意。过了二三日，山中男男女女都来看他二人，也有说是好体面的神仙，也有说这么年轻，怎么有本事拿妖？也有说神仙是不老的，你说他年轻，你知道他几百年了？只怕比你祖宗年纪还大些哩。纷纷不一。

秦绪与二人做了一副细布铺盖，又凑了二十千钱，又取一个小拜匣，叫双儿缝廿四块袱子，将珠子包好，放入匣中。叫两个儿子挑着，送二位起身。二人别了秦绪出门，秦绪送二位至门口，说道：“二位中途保重，贵府在京城那里？二位说下了，将来遇便，亦可寄个信儿问候。”湘莲道：“我的住处没有一定。这位贾二爷，住在荣国府，乃荣国公的公孙，京城里个个知道的。”秦绪道：“原来是个贵人，老汉失敬了。”说毕，拱手而别。

二人出了山，到一镇市，知是曲阳县所属，遂命秦家儿子寻个客店歇下。秦家儿子道：“此地没有车雇，只有牲口。”湘莲道：“就烦你雇两个牲口来。”秦家儿子去雇两个骡子，两个骡夫赶来，说明送到府交卸。次日起身，秦家儿子送上大路，告辞回去了。二人一路行来，到了真定府。心想盘川不够，湘莲遂取了一粒珠子，走到一家当铺，递与柜上人。柜上人接来一看，道：“这珠是那里来的？从没有看见这大珠。”湘莲道：“是家藏的，因短了盘川，当几两银子，就来赎的。”柜上人道：“要当多少？”湘莲道：“五百两。”柜上人将湘莲看了一回，见其衣服虽不华丽，亦不褴褛，人物轩昂体面，便道：“五百两太多，三百两罢。”湘莲道：“若说卖，壹千两还不卖，这原不过暂押，何必争多嫌少。”那柜上人又传观了一回，说道：“就当五百两罢。”当时兑了银子，写了票，湘莲走回客寓，又去雇了车。将银子分放行李之内，又置些应用的皮囊帽盒食物等类；次日坐车长行。

一日，行到仙桃镇地方，打了中伙，听得街上热闹，问那店小二道：“你们此地，今日有什么胜会么？”小二道：“我们镇上有个富户陶家，专好武艺，摆下一个擂台，要结识天下英雄。已经摆了整年，打坏了多少人，如今正在打哩，客官吃过饭，何不去看过热闹？”湘莲道：“这姓陶的有何本事，如此夸张？”店小二道：“这陶官人名叫陶长春，一身好武艺。他的妹子不过二十来岁，武艺更强，生得体面。这回擂台，只怕是为他妹子，想拣个有本事的配他。这左右的少年人，个个想这个好处。无奈打不倒他，反吃了苦。”湘莲听得，不觉高兴。吃了饭，向宝玉道：“我们去看看如何？”宝玉正想着：“女子能武，必是个蠢人。且去看看，到底是何等样人？”遂一同出了店门，往人丛中走去。

湘莲前行，宝玉随后，来至台前。只见台中坐着一个人，台前站着一人，身长膀阔，大目浓眉。有十几个少年武生上台，与台前那人打了一回，都输了。那人得意扬扬，说道：“四方朋友，还有那个纳命的上来！”湘莲便应声道：“俺来也！”将身一纵，跳上台来。那人吃了一惊，下面看的人早喝了一声采，惊动左右两台人。原来台上那人是个教师，那陶长春在左台上，他妹子在右台上，一见这人美貌英雄，心中想道：“不知那里来这两人，若是武艺高强，竟是个全才了。即便差些，这两人物亦不可多得。”

只见湘莲跳上台，向那教师一拱手道：“请教尊姓大名？”教师道：“我山西莫望”，指坐着这一人道：“这是家师聂成，在此摆擂年余，未逢敌手。尊客请留下名来。”湘莲道：“我京都柳湘莲。”说罢，拱手道请。二人踢了一回行鸡步，立定门户，渐渐折到台心，打将起来；往来进退，上下左右，揽作一团。湘莲见其本事甚低，故意撮弄他，玩了一回，忽的一拳打倒。一手抓

住绑领，一手揪住绑腰，往台下一掠，说声：“去罢！”聂成连忙跳起，湘莲见来势甚猛，留心招架，二人又打起来。聂成膂力甚大，湘莲放出本事，聂成不能取胜。只得使尽平生伎俩，抖擞精神，恨不得将湘莲一下打翻。格架遮拦，腾挪偏闪，看看要输了，聂成得空，当心一掌打来。掌下藏着一腿，名鬼袖腿，诱湘莲的手来格。指望一腿蹬去，想湘莲必伤。那知湘莲乖觉，知道这腿之法，假意用手去挡，把身子往边一扭，右手往上一托，正托住聂成腿股，左手用了三四分劲，说时迟那时快，照后股上一拳，跌得二丈远。聂成挣了一会，才爬起又斗。湘莲又合他走了几转，聂成力尽筋疲，汗流浹背。湘莲心想：“不如早开发了他，免得延缠。”手上解数紧逼起来，聂成心慌，招架不住，又被湘莲打倒。这拳重些，挣扎不起来。湘莲将他一把提起道：“我今发手容情，下去罢！”也轻轻放下台来。看的众人一片喝采之声，轰闹不已。

湘莲正要下台，只见那右边台上，坐着一个美女，忽然立起身，脱去长衣，里面结束齐整，将小脚在朱栏一亡一点，纵至台心。湘莲一见十分纳罕。那女子道：“柳先生慢行，奴要请教。”湘莲道：“小姐高姓芳名？怎敢与小姐抗衡！”女子道：“姓陶，小字绛英。”湘莲道：“失敬了。”绛英道：“我们只比擒拿，不必挥拳发腿。我若擒住你算输，你若擒住我算赢。”湘莲道：“遵命。”二人缓缓的蹀势走盘。那些看的挤得推来耸去，如潮涌一般。远望的只见那美人英雄打做一团。忽见旁首一个大蝴蝶，往台心一扑，原来就是绛英，穿得花红柳绿，那彩裙呼着风纵来，如蝴蝶展翅一般。台上一双美男女相扑，人人看得眼花心乱，口呆目瞪，也有发呆的，垂涎的，痴笑的，失惊打怪的。

宝玉见湘莲打倒二人，正在赞叹，忽见一女人上台，心想道：“这必定是陶家妹子了。”看那女子不过二十上下，生得娇嫩俊美，品格在纹、绮之间，不信此等佳人，都有武艺，为生平所未经见，不觉心中快乐。又恐湘莲卤莽，一时损伤了他，心上替他担忧。正踌躇间，见二人斗了多时，绛英急欲拿住湘莲，忽地将身一纵，右手在湘莲肩上按了一下。谁知湘莲身法极捷，左手抓住绛英右臂，绛英的腿刚从湘莲腰间擦过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却被湘莲顺手拿住腿腕，身已擒空。宝玉在台下，急急的叫道：“柳二哥不要认真，快快放手！”湘莲将绛英朝上一举，口内低低的说道：“我手上留情，小姐要知道。”绛英亦低声道：“承先生指教。”湘莲将绛英轻轻放下，绛英将身一纵，仍上右台，回去了。

那时，陶长春在左台上，见湘莲擒起绛英，轻轻放下，知其留意，十分感激。忙邀齐门客十数人，齐奔上台，一轰而至。湘莲不知来意，高声道：“要打一个个的来，若诸位齐上，我发手就不容情了。”长春忙道：“言重，言重

！小弟欲请先生到舍一叙。”湘莲道：“素昧平生，怎好轻造？”长春道：“小弟摆此擂台，原是招接四方豪俊。先生天下英雄，小弟仰攀一叙，薄酒一觥，为先生贺。还有微礼奉敬。”湘莲再三谦让，长春固邀不已。只得下台，同了宝玉来至陶家。湘莲道：“小弟先人世袭武职，父母早亡，依姑母度日。因贫游学到此，不久就要回去。这位好友贾二爷，那荣国公的公孙，因游览山水，从北岳到此。”长春听了是荣公之孙，十分起敬。当时备酒款待，又与湘莲讲武艺。长春道：“先生拳法海内无双，未识从谁学的？”湘莲道：“数年前人山学道，得异人传授。师父姓名也不知。”长春更加罕异，留住家中歇宿。一连数日，意气甚属相投，遂成莫逆。每日教些拳棒武艺，拜门生的甚多。

陶长春与绛英商议道：“贤妹！你看这两人品貌俱是世间有一无双的，一文一武，那姓贾的文才，吾虽不知他深浅，但他是公孙，门第显赫，将来也必定个贵官；姓柳的武艺，妹子是见过的了。究竟两人那个强些，吾竟委决不下。我们既上无父母，妹子终身大事，你自己须拿个主意。”绛英道：“妹子生性好武，且这人已与妹子交手，。又输于他，岂有别的念头！扮哥不必推疑。”长春知妹的主意，就出来找宝玉闲谈，说了一回话，因道：“小子先人曾做个总戎，故小子幼而习武，舍妹尤好武艺。不幸父母早亡，兄妹二人僻处乡间，见闻孤陋，是以借此擂台，一则结识豪杰，二则为舍妹择婿。今遇柳兄如此英雄，意欲仰托丝萝，。不知柳兄已否完娶，可否求二爷一为执柯？”宝玉道：“这是极好的事。令妹女中豪杰，非柳兄才貌不足以相配，弟当竭力执柯。”

少时湘莲回来，宝玉即将陶长春之语一一说了。湘莲道：“好是好，只是我不忍有负前妻。”宝玉道：“据你静中所见，尤三姐与你有重圆之日，安知不就应在此处！你说我引尤三姐与你相见，今日恰是我为媒，可见事皆前定。你既要人世做一番事业，岂可中馈无人呢。”湘莲道：“你说的何尝不是！但我静中明明说尤三姐不曾死，我心上也要寻访他哩。”宝玉道：“三姐亡故，事隔有年。这“死不曾死”的话，或者别有机缘，非我的事可比。茫茫天下，从何处寻访？依我说，三姐原是你正配，。不妨与他说明，作为续弦。将来诰封一切，都要先尽三姐。万一三姐复生，便要奉屈为次妻，看他如何说，”我们再商议。”湘莲点头叹道：“也只好如此罢了。”

宝玉即请陶长春，将湘莲如何聘了尤三姐，如何误听人言，索取聘物，尤三姐如何殉烈身亡，湘莲如何弃家学道，因仙人说他尚要做番事业，令其下山。又说故妻有重圆之日，故一心守着故妻，不肯再娶。“…“是我再三劝说，方才肯了。但须言明，令妹只能作继室。万一尤氏重圆，令妹屈居其次。其

实，尤氏亡已多年，不过是柳兄痴想，未必便有其事。兄可与令妹斟酌之。

”陶长春进内，与绛英说了一回，绛英低头不语。长春知妹子愿意，即出来与宝玉说道：“既承不弃，一切遵命。”宝玉便与湘莲商议，择吉行聘。湘莲道：“客中如何措办？”宝玉道：“一切繁文可以说明删了，聘物是要的。有现成的珠子在此，何不用他呢！”湘莲道：“这珠子我打算送你的。”宝玉道：“这又何必拘呢！就算你要送我，将来嫂子过门，你再送我亦不迟。况且这么些在这里，取一二颗亦可以算个礼。”湘莲点头，宝玉遂与长春商酌，定了吉日，写了礼帖，将明珠一双，做一锦匣装好，作为聘礼。

是日陶家设酒宴客，有许多本家亲戚邻居等，热闹一天。

次日，湘莲便要起身，，长春又固留，复住了几日。湘莲因功长春求取宝名，长春亦欣然高兴。长春极赞那珠子，湘莲说明来由，又将珠子取出与长春观看，长春惊奇，更加敬重湘莲本事。宝玉又说起途中缺了盘费，当了一颗。长春道：“此乃希世之宝，当了可惜。二哥！你将当票交与我，我去取了来，明年进京带还你。”湘莲道：“甚好。”就将当票交出，说道：“我们已打搅多时，明日一定要告别了。”长春道：“既如此，我叫人去雇车。”原来，陶长春邀二人回家时，已将车子打发了。又与二人重新置行李什物等件，又选了两个小童，年俱十五六岁，跟随伏伺。即将秦家所置的行李与了二童。跟宝玉的取名灵儿，跟湘莲的名鹤儿。长春道：“这两个手脚俱还活动，人亦不蠢。二哥闲时指拨，还可以用的。”湘、宝二人一一道谢。次日起身，取路向江南来。暂且不题。

却说黛玉自到家之后，每日帮舒姨娘料理家务，闲时便与翠簪、青鸾等闲话，或教他们读书写字，借作消遣。琮玉学中回来，又与黛玉谈诗论文，时而唱和，姐弟友爱异常。偶有烦闷，又有青棠从傍宽解，是以黛玉甚为安逸，体气日渐丰健，丰神愈加艳丽。一家上下，待其主婢二人竟如活神仙一般。不觉过了数月。

一日，程忠进来回道：“小的大家筹议，如今家事日盛，所有典铺、收字号铺之外；还闲着十几万银子。向来都分派人各路走水，并随时塌置货物。小的们想本钱不多，可以如此做；如今本钱多了，分派的也多了，零星散漫，难於照应。小的想就近并做一个买卖，较为正齐。刚有一家商人乏了，卤台出示招商。因此来回禀小姐、姨娘，不如我们去顶了他。行运起来，利息比别的买卖大些，将来若做得好，再行扩充；做得不好，仍旧告了乏亦容易的。请小姐、姨娘定夺。”黛玉道：“不知要多少本钱？”程忠道：“不过十几万现银子，便可下手。不够时，我们还可会兑。、指着这些铺子，怕会不出银子来？”黛玉道：“姨娘意下如何？”舒姨娘道：“我是不懂得的，小姐裁夺。

”黛玉道：“你们再细细筹画，议出章程来。果然有利无弊，便顶了就是了。但不知我们现在可靠的人够分派不够？”程忠道：“我们不过派两个管事拿总的人，至於一切办事，须要请些熟手的伙计的。”黛玉道：“你们且去议定了再商量。”程忠退出，遂将如何顶承，如何行运，派何人总理，何人分头督办，先须支现银若干，约计有若干利息，开了一个清折呈进，舒姨娘送与黛玉。

黛玉正看着思索，见青棠立在傍边，便问道：“你看此事如何？”青棠道：“小姐的意怎么样？”黛玉道：“我看此事做得，惟恐长远难於照应。及官吏需索，难於应酬。”青棠道：“斯是后来情形，此时不必虑。凡事总以气运为主。此时小姐气运正旺，你要做得的，总无不妥，不必畏缩。”黛玉听了，不觉晓然。即吩咐程忠，一一照行。就派程忠总理鹵务。将典铺事务派李义管了。田租及各铺事务，派孙财管了。家中一切及银库事，逐日出进账目银钱，派向贵管了。鹵务中应用之人，令程忠自行拣选，开单呈核。程忠应了出去，传知分头各办各事。不多时，程忠将事办妥，领了银子，将派的分管家人四名，及伙计八人，开单请定。黛玉看家人是张信、赵成、柏顺、金旺，便叫进四人，一一吩咐“小心随同办理”的话，众人答应自去行。行了一年，甚是兴旺。

舒姨[娘]见家道日隆，心中欢喜。因琮玉上年乡试未中，还不十分满意。忽忽到了秋初，琮玉又要往南京乡试。舒姨娘替他料理行装考具等物，派老家人向贵，带了家人小子雇船起身。去后，舒姨娘、黛玉未免记挂。

一夜，黛玉睡不着，听窗外微风飘飘，虫声凄咽，不觉心绪纷然。青棠坐在傍边榻上道：“小姐为何今夜睡不着？”黛玉即坐起倚在枕上道：“不知怎么不想睡，妹妹你倒口茶我吃。”青棠取了茶送与黛玉，喝了几口，放于几上。拉着青棠道：“妹妹！你教我一个法儿，叫我心上空空的，一些念头没有才好。”青棠道：“这如何能够呢！要是一念不生，小姐早在太虚宫了。古人说的好：“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。”小姐你觉得念多，便可随时止灭，往后便渐渐少了。”黛玉道：“吾自从得仙姑指示，又服了丹药，比从前已经好许多了。但总觉心上不空，觉之不破，止之不灭。”青棠道：“譬如治病一般，必对症的药，方能将病立时消灭。止念亦须真觉，方能即灭。不然反致两念相争，如何得灭呢。”黛玉听了，默默半晌。青棠道：“此时心中记着少爷，但想少爷即可中举，不日回来，念便灭了。至於贾府中，此时正否极生泰之时，. 又何必去想他！”黛玉见他说出自己心中念头，一一如绘，知不能瞒他，便道：“我也这么想，但心上总不清净。不知不觉，一念一念的上心来。”青棠道：“凡念头都有根柢，小姐你这根柢本深了，难怪止之不灭。我说与你罢，那人此时正心死气绝、万念皆空之际，一灵不昧，只记着小姐，已经离

却红尘了，你何苦再去萦绕！搬竖不多时便可相见的。”黛玉道：“如此说，莫非他也死了？”青棠道：“你尚且不死，他如何能死呢！小姐难道忘了从前说的誓了么？”黛玉顿然记起，沉吟了一回。青棠道：“小姐你安心睡罢。天已不早，不要又生出病来。”黛玉听了，知有元机，不便细问，想来不是假话，便渐渐睡了。

倏忽八月下旬，琮玉回来，一家欢喜。问了些尸场中平安，文章得意”的话。琮玉取出头场、二场的文字，与黛玉看。黛玉看了，道：“我虽不懂，但这文章生气勃发，机势浩荡，必该中的。”琮玉道：“那里就想中！觉得比从前的略为说得出来么？”黛玉道：“好多了。”琮玉又取出些在南京及途中做的诗来，黛玉看时，是些记程游览及咏古迹的”诗，各体俱备，有七八十首。黛玉笑道：“这几天便做了这些诗，诗亦大长了。不久就要成名家了哩。”琮玉道：“姐姐太奖属过分子，姐姐闲时请批改批改。”黛玉看到后面，有怀黛玉的诗，不禁赞道：“此诗更好。”遂又细细吟咏。

正说着，外间传进：“有客来拜！”琮玉正衣冠出去了，不免有一番应酬。又将文章送与古先生看，也说有望。黛玉向舒姨娘夸琮玉不绝口，舒姨娘道：“都亏小姐早晚教导，不然那里能长进得这么快！这孩子能读成了书，才配做小姐的兄弟哩。若读不成书，岂不翻惹小姐看了生气！”黛玉道：“这是父亲怀才未能施展，姨娘苦节动天，故而天生这个兄弟，为先人吐气，报答姨娘。”舒姨娘含泪道：“但愿应了小姐的话。”青棠在傍忽然笑道：“我们少爷原算天下第二个人。”舒姨[娘]道：“天下人才多得很，他那里就算天下第二呢。”黛玉知青棠的话意有所指，心中一动，便不开言。。看看到了重阳；“这日，黛玉与舒姨娘正持螯共酌，忽然外面锣声大振，小丫头回来道：“外间传进来说，报子到了，吵着要喜钱哩。”只见向贵等四个老家人进来，向舒姨娘、黛玉道喜，说：“大喜了！少爷高中了！”黛玉道：“中在那里？”向贵道：“还不知道，报子要讲明白喜钱，才肯拿出录条来。小的们赶着与他讲去。”于是媳妇丫头一一叩喜。舒姨娘自是欢喜。青棠道：“小姐的眼力果然高，看少爷的文章，说必要中的，果然中了。小姐再决一决，到底中在那里？”黛玉道：“这个我就知道了，你自然晓得。”青鸾道：“他从前说的，少爷是第二人，大约是第二名了。”青棠道：“我说的是天下第二人，这才是两省哩。”黛玉忽然省悟，道：“如此说来，竟是第一了。”青棠微笑。正说着，外面传进来说道：“少爷回来了，在厅上谢恩阅录。”。

一语未毕，听见外边鼓乐大作，飞传进来道：“少爷中了解元。”大家拜服“青棠真是神仙”。一回儿，琮玉进来与舒姨娘磕头，又与黛玉磕头。黛玉手拜道喜，众人又与琮玉道喜。于是收拾行李，往南京谒见座师、房师，赴鹿

鸣宴，会同年。送座师起程后，才回来祭祖谢客，请喜酒。又忙了些时，要往苏州祭奠。舒姨娘、黛玉俱要同往，内里只留青棠、青鸾看家，外边家人照应。

正在择日起程，却好看坟人陈孝闻知少爷中了，前来叩喜，并回明贾府爷们送到灵柩，说是小姐的，葬于老爷墓侧，葬毕已回去了。一个家人喝道：“休胡说，我们小姐好好在家，那里有个小姐的灵柩？”程忠忙拦道：“你不知道其中原故。”便叫人拿饭与他吃，说：“我替你回明。”遂进内一一回明。舒姨娘道：“叫他先快回去，打扫坟屋，料理一切，我们明日便起身。”程忠答应着、舒姨娘道：“听他说来，小姐的幻形已经安葬了。小姐回来已一年多，贾府中尚未通个信，将来如何来往呢。不如专人写个书信去，将原故说明方好。”黛玉正默然有所思，未及答应，青棠道：“不必忙，少爷不日进京，自然要到贾府去的，何必专人写信呢。此时那边正在忙乱，亦顾不到这事。”舒姨娘道：“姐姐说不要紧，就是了。”

次日下船赴苏州来。不知祭奠有何事情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回

卑说黛玉同了琼玉、舒姨娘到苏州祭奠，不已到了苏州，上岸至坟堂屋内。家人们将祭品端正，将鹿鸣宴上根盘等物摆设停当。琼玉穿了与宴吉服，簪花披红，随着舒姨娘、黛玉来至坟前。黛玉一见墓道，那眼泪已不住的下来，只得忍着。待琼玉行过礼，又让舒姨娘。舒姨娘让黛玉，黛玉上前跪下，不禁痛哭。舒姨娘在傍，亦大放悲声。琼玉亦伤心，陪着哭了一回。媳妇丫头们再三劝止。舒姨娘磕了头，家人媳妇丫头们亦分班磕了头。黛玉想起回南安葬时，不觉已是十年。自己死而复生，兄弟幼年发达，使父母尚在，必当开颜一笑。今日墓木森然，音容愈渺，能不伤心！又呜呜咽咽哭起来。—复走到左侧，见一新冢，陈孝的女人在傍道：“这就是京里送下来新葬的。”黛玉见坟土乍干，草芽未发，想：“我若非仙姑援救，此时已入冢中。”今日自临己墓，恍如化鹤归来，令人伤感；对着墓前连连挥泪。舒姨娘、琼玉都来劝道：“小姐不必过伤了，且到坟屋内歇一回，再下船去。”琼玉道：“此墓乃古今少有，他日必成胜迹。古来列仙尸解，多有幻化之冢，然自己都不在世间。古人有衣冠之墓，亦因体魄无踪，招魂作墓。未有身在世间，幻留身幻者。他日兄弟拟树一碑，书某人衣钗之墓，定足流传千古。”黛玉拭泪不语，同回坟屋，歇了一回。又嘱咐陈孝小心看守，遂下船回来。

到了扬州大码头泊住。黛玉在舱中，看见前面一只大船，上悬蓝色布旗，写着：“工部都小司副郎”。又看那门灯上也是黑字，仿佛有“荣国府”三字，看不十分明白。想道：“二舅舅正是工部，难道是他的船？为何旗灯俱是

素的？”又想到：“或者他本家的人用他旗号，亦未可知。”一时轿子到来，上轿回家，各自息息。

晚间黛玉与青棠闲话，想起日间所见，便告诉青棠。青棠道：“这就是送小姐幻形来的。”黛玉道：“不知何人送来，却打了二舅舅的旗号，却又是素的，令人不解。”青棠道：“小姐你还不晓得，那人恰恰今日到此，就到那船上拜别了才走盼。”黛玉不觉诧异道：“他跑到这里来做什么？拜别那个？走那里去？”青棠道：“一个人要出世了，自然要拜别父母，这是天性。他到那里去，小姐应该知道。”黛玉呆了，细细想了一回，自忖：“莫非真个出了家了？”青棠笑道：“这有什么假的！他此时还不知小姐在世间哩，向海角天涯找寻去了。”黛玉不禁凄然泪下。青棠道：“小姐不必感伤，从此放了心罢。”自此，黛玉刻刻萦怀，虽有青棠随时点醒，终难放下。

看看残冬一过，又是新年。到灯节后，打点琼玉进京，一面择了吉日，收拾行李土仪礼物等件。琼玉向舒姨娘、黛玉商量道：“到京后，贾府中要去不要去？有那些长辈？姐姐的事如何说法？望姐姐教给我。”黛玉道：“外祖母尚在，你自然要去拜见。况且两位舅舅、舅母俱是长辈，但那里一向从未晓得有你，须得我写书一一说明。我的事，你照着吾书上说便了。我还要另打点些礼物，去送各长辈及姐妹们，停当了一同交给你罢。”琼玉道：“如此甚好。”琼玉自去拜客辞行。

黛玉晚间密与青棠商酌。青棠道：“少爷的事，非小姐亲笔作书不能明白。至小姐的事，惟有据实直书，无可缘饰。倒是带了的礼物，要逐一斟酌，各人得宜方好。”黛玉道：“你替我想来。”随取纸提笔道：“想着的说来！”青棠道：“先从老太太的说起。”遂提笔道：“沉香释迦文佛一座，白玉观音一座，古鼎一座，紫檀香几一座，饼盒全付，香饼十匣，拣金寿鹤仙桃蜡签一付，寿字香十匣，古尊彝陈设二件。”黛玉道：“服用之物都没有么？”青棠道：“贾府中那样少了？”遂又道：“大红缎十匹，湖绉十匹，纺绸四匹，各色线绉袍套十付，锦绣艳色花袖十双，绵绣香色手帕十件，这是二位老爷、夫人的。”黛玉点头。青棠又说道：“湖绉四匹，大缎四匹，香泥漱杯一对，沉香拐杖一枝，这是薛姨太太的。”黛玉道：“觉得轻些。”青棠道：“再加纺绸二匹便了。”又说道：“大缎四匹，湖绉四匹，花袖十双，手帕十件，这是大奶奶的。”又道：“江绸袍套二付，湖绉二匹，大缎二匹，花袖四双，这是东府大爷、大奶[奶]的。再加纺绸四匹，手帕四方，是琏二爷、二奶奶的。”又道：“减却大缎花袖，是环三爷的。大缎四匹，花袖四双，手帕四件，这是三姑娘的。”黛玉道：“三姑娘该送些文雅的东西，这些他不爱。”青棠道：“加诗笺、湖笔、徽墨、端砚便了。薛大、二奶奶、喜鸾姑娘、薛

二姑娘、李家两位姑娘都是一样。”又道：“古鼎一座，管夫人水墨观音一副，石刻金刚经一部，连香四匣，沉香四匣，这是四姑娘的。”黛玉心中似有会意，便不斟酌；依着写了。青棠又道：“羊脂玉锁金项圈一件，珊瑚钱串一件，点翠金丝细络香串一匣，金冠金钗镯等十[件]，红绿湖绉各二匹，这是宝二奶奶的。”又道：“江绸袍料一付，大缎一匹，湖绉二匹，花袖二双，这是小蓉大爷奶奶的。再加紫颖二匣，徽墨二匣，兰哥儿的。”又道：“湖绉一匹，院绸一匹，花袖二双，手帕二件，这是送周姨娘及大老爷跟前姨娘，东府各位姨娘都是一样。再用香串一匣，香囊一匣，香粉十匣，时花十对，是与紫鹃、莺儿、琥珀、秋纹、麝月、玉钏、碧痕、五儿、四儿的。此外，丫头每人四匣花，二匣粉，一匣香串，一匣香囊，带些去见人分派便了。媳妇们多，不如带些番钱去，“林家、赖家这些有体面的，给他四枚，以下的，每人二枚，他们看着好玩儿。还有史大姑娘，应送素湖绉二匹，纺绸二匹，笺十匣，笔四匣。还有巧姐儿，应送妆缎衣裙一袭，被褥全副，花袖四双，安息香十匣，这就全齐了。”

黛玉道：“还有那个？再记记，不要漏了一分，倒不好。”青棠道：“都有了。”黛玉道：“似乎还有两个人，我一时想不起。”青棠道：“没有了。”黛玉又看了一遍，道：“你这单子很有意思，吾约略有些明白。”青棠道：“自然总要明白的。这会子不错就是了，又何必预先费心去盘算他。”黛玉便不言语。一会儿将信写起稿子，与青棠看，青棠道：“这信要给老爷、太太的，不必写给老太太。”黛玉一想，不觉伤心道：“我知道了，必是老太太有些缘故了。”青棠道：“原为省小姐费心，我故多说几句话。小姐若是如此。反是多费了小姐的心。即算有缘故，几时知道，几时再伤心不迟哩。”黛玉就将信改好，亲自誊写，封口不粘，以便琬玉阅看。

饼了几日，将礼物收拾停当，开一总单点与琬玉，又将一手卷付与琬玉道：“这是父亲遗书，我将他装成手卷。我已将舒姨娘抚孤守节创业的事实，做了一跋写在后面。你到京可呈二位舅舅阅看，并请题志诗文，并叮请父亲同年相好中之关切者，及你座师、房师、同年交好一一题之。他日传之子孙，亦可表彰姨娘一番苦节。”又有与李纨、探春的书，谢其病中亲看照应的情，并托其将礼物一一分送，又托看顾紫鹃。琬玉一一答应。转瞬行期，不免洒泪分别，下船北上。

却说荣国府中，自宝玉走失之后，王夫人、宝钗等悲伤凄楚，内外上下人等无不垂头丧气，意兴全无。后来探春到京，一番劝慰，略觉好些。又贾赦、贾政赦罪归来。贾政到家，又细说在船中亲见宝玉被一僧一道引去，上岸追赶，、倏已不见。劝王夫人等不必想他。宝钗、薛姨妈见王夫人悲伤过甚，只得

返加劝慰。是年腊月，宝钗生下一子，贾政题名芝哥儿。王夫人稍为慰藉，然终不能忘怀，不免触物伤情。

宝钗虽外面端庄，强为旷达，百般宽慰王夫人，自己不露一毫悲戚之态，而心中亦复凄楚难堪，每深宵不寐，吊影伤怀。及生下芝儿，虽亦自慰，然不觉见子思父，更难排遣。倚枕独坐，事事上心。想起：“从前初进京时，有金玉因缘之说。偏偏又有一黛玉从中打岔，与他情意缠绵，用尽心计，方能不为所挤。人心归附，声誉籍然，众口一词，都说在黛玉之上。及至因缘成就，方谓人定可以胜天，那知始而病，继而疯。又费尽心机，病也痊了，疯也好了，也肯用功上进了，也不与女孩子们缠绕了，真是十分妥当，从此可冀美满前程，尽吾受用。那知中了举人，为和尚道士所迷，飘然弃家而去。记得临出门时些话，句句都是有意；即未出门之先所说之话，亦句句都有机关。我当时原料着几分，随时破解，那知竟如此决绝。细想卞余年情分，于我情分似乎不薄。新婚后，那缠绵缱绻，亦极意温存。想其与黛玉之情，必更胜于我，不知黛玉如何方法，至于着他死生眷恋，固结不移如此。悔我从前但知以端重宽厚胜黛玉，不曾将些小意思笼络他，亦是一时疏虞。”又想：“那年要取我红麝串时，神魂失据的光景，宛然在目。可见未尝不爱我，大约与黛玉早为生死之约，故难负前盟。早知如此，我便让了他倒也罢了，即不然，便与黛玉同归，终胜此时俩惶苦况。记得从前妈妈与他戏语，他面有喜色，拜妈为母，与我结为姐妹。及我因缘成就，便抱恨而亡。其情亦可怜可悯。今时其在九泉，安知不笑我恨我，我竟做了一个损人利己的人，损了人于己仍无所利，岂不可悔！他是想来不得回来的了。便算我这芝儿也与兰哥儿一样能读书，我也同大嫂子一样，眼见芝儿发达，也不知要受了多少苦楚，耐了多少凄凉。珠大爷亡过的人，死生有命，大嫂子守节抚孤，原是分内之事。我是好好的人，忽然抛家离室的走了，岂不可恨！”如此反覆思想，真如万箭攒心。又值产母月之内，易于受病，不到一月，不觉恹恹病起来。；王夫人、薛姨妈加意调治，又不知因何致病，总说是身子单弱，新产尚未复原，请大夫上紧医治。大夫那里晓得病源，一味笼统调理，如何中用。故满月后虽勉强出房，而精神意兴竟大差了。

一日，王夫人早起，流泪不止。李纨、平儿、宝钗、探春、惜春俱来请安。王夫人道：“我昨儿梦见宝玉回来了，仍是出门时的样子，并没有出家，抱着我大哭，又说了些话，到媳妇房里去，我便醒了。醒来还笑着，把老爷惊醒了，也说梦中见他，说了好些话，醒来通不记得了。二人同梦，却也奇怪。莫非宝玉还念回来？”李纨道：“这是老爷、太太想着宝兄弟，故而人梦。或者宝兄弟已得了道，回来安慰老爷、太太，亦未可知。”探春道：“这得道的话

，有些意思。我昨儿也梦见的，不知宝姊姊也梦见没有？”宝钗道：“我梦见却也不止一回，昨儿觉得更清楚些。梦中我正坐着，还没睡，见他进来说道：“宝姊姊！我回来了，你不要生气。”我梦中一见，就忍不住哭起来，便哭醒了。”惜春道：“这是真的，我也梦见来。再查查，只怕还有梦见的哩。”王夫人便道：“真个的，我们四姑娘是参悟的，很有功夫的了。你比我们自然明白，你何妨说说，这宝玉到底是什么来头？与我们什么冤孽？生生死死的磨人。自小就古怪精灵的，同人不一样。”惜春道：“太太但想二哥这块玉，是天下古今那一个有过的呢！这就是天下古今有一无二的人，便是大来头了。至于各种变幻，俱是因缘。因缘原是人心造的，还是人心去灭。”王夫人道：“你这话我虽不能很明白，大概宝玉不是寻常孩子。只可怜我辛苦生长他一场，就这么撒手去了，这是什么因缘呢？老太太这么爱惜他，也不能受他一日孝养，我自然更不必说了。”惜春道：“老爷、太太的深思，二哥哥如何能忘呢！总是要报答的。太太这梦不是寻常的梦，请太太从此宽心，不久就有消息的。”王夫人道：“真个的，还能回来？”惜春道：“只怕回来的还不止一个呢。”王夫人道：“这话我就不懂了。”

正说着，贾政进来。众人俱站起问安，贾政叫道：“都坐下。”王夫人又说起梦来，并将惜春、探春、宝钗同梦及惜春所说述了一遍，贾政道：“宝玉有来历是不错的，我也深知。大约是晓得你想他，故托个梦宽慰的意思，岂知更惹出一番想念来！若果思念父母，能自己回来也是好事，只怕未必呢。”只见莺儿在宝钗耳边说了几句话，宝钗回王夫人道：“真是奇怪，竟还有人同梦的，四姑娘的话一些不错。”王夫人道：“还有那个？”宝钗道：“是麝月、秋纹、莺儿、五儿、紫鹃。”王夫人道：“真是少有的事，十来个人都是一样的梦。”贾政也不觉称奇。又问惜春：“你如何知道？”惜春道：“不过以理揣度，老爷、太太是天性之情，我与三姐姐是同气之情，宝姐姐是伉俪之情。既都有梦，以下凡二哥所爱之人，自然也该有梦了。”贾政点头道：“你这话另是一个理，都很有意致。”向王夫人道：“到底宝玉是为什么忽然出家，你们究竟晓得不晓得？”王夫人沉吟了一回，道：“从前回病了，一回疯了，一回儿好了。后来，自己用功，好好同着侄儿下场，出场就走了。究竟是因为什么，那个晓得！”

贾政未及开言，惜春道：“太太倒不必隐瞒，向老爷说明了倒好。”探春道：“此时死的死了，走的走了，说也无益。”惜春道：“惟其如此，一无避忌，可以说明。”那时李纨碍着宝钗，平儿碍着凤姐，宝钗见贾政在座，俱不好开言。贾政道：“据四姑娘说来，其中大有情节了，何必瞒着我呢！”王夫人见惜春说出，只得说道：“这也不过是大家猜度之词，原没有什么实据，故

一向不曾与老爷说知。就是已过的林姑娘，从前来到这里，老太太钟爱，同宝玉一块儿长大的。后来又奉娘娘的命，同住园中。宝玉与林姑娘，似比别的姐妹更见好些。林姑娘又一时病，一时好。宝玉病的时候，林姑娘也病了，一病就死了。宝玉后来晓得，哭了几场，也就罢了。大家因此疑心，说为着这节事，究竟也不知他二人心上是怎么样的。”

贾政道：“这些情节，老太太在时，知道不知道？”王夫人道：“也知道些。”贾政道：“说起林姑娘来，他母亲是老太太最钟爱遍。贾政道：“这真是意想不到之奇事，我竟糊涂住了。”贾赦道：“大喜，大喜！我们妹丈忠厚清介，应有这个好儿子。甥女有仙子救援，这都是世上罕有的，不必迟疑。这书是妹丈亲笔，我认得的。这外甥品貌神情，与妹丈很相像。只甥女书是否亲笔，我认不得。”贾政道：“我亦认不清。”叫：“兰儿！你先将书拿到上头回明太太，给姑娘们瞧瞧！”一面叫贾琏吩咐备饭。

琬玉道要叩见舅母，听说外祖母已经西归，还要到神主前磕头。贾政道：“你且坐下，我们谈谈。吃了饭再上去。”琬玉只得坐下。贾政、贾赦又细细盘问了一回。贾赦道：“那仙子毕竟是如何样子？”琬玉道：“外甥那日在学中，不曾得见。听得姨娘家人们说，竟是个少年美貌的仙女。说与姐姐有缘，究竟是什么仙子，连姐姐也不晓得。他还留下一个侍女服伺姐姐，如今还在外甥家里。这侍女亦长得很俊，但不吃烟火，此外亦与人无异。”贾政道：“甥女到扬州那一日？”琬玉道：“是二月十三日。”贾政问贾琏道：“林妹妹是那一天不在的？”贾琏道：“就是宝兄弟结亲那一天晚上。老爷是明日起身的。”贾政道：“我起身正是十三日，半日功夫，怎能到得扬州呢？”贾赦道：“你不见甥女信中说，是坐着鸾车，驭风而行的。仙人原可顷刻千里。”贾政道：“甥女灵柩是我送回南，遣蓉儿到苏州安葬的。据这么说，灵柩是空的了。可曾打开看看？”琬玉道：“外甥正想打开来看，因匆匆乡会试，尚未得暇。将来总要开出来看一看，方可解后人之疑。”贾赦道：“贤甥几时到京的？”琬玉道：“前日。”贾赦道：“何不来舍间住？”琬玉道：“因场头已近，就住在小寓中，俟场绑再来打搅舅舅。”说着，跟琬玉的两个家人，门上带来叩见。贾琏认得向贵。门上回道：“这向管家，从前来接过林姑娘的。”贾赦、贾政又问了一回，二人略述大概。贾赦命贾琏陪着吃饭，二人一同到上房来。

却说贾兰拿了书信，来到王夫人正房。见王夫人歪在榻上，他母亲在傍站着。贾兰回道：“又一件奇事来了。”王夫人听了，连忙坐起来，道：“什么奇事？”贾兰道：“上年江南的解元，叫林琬玉，今日来拜。说是林姑太爷的儿子，拿着林姑娘的书子，说林姑娘现在他家中，并不曾死，这奇不奇！惫有

林姑太爷的亲笔遗书。爷爷看了这林姑娘的书，叫送给太太，叫姑娘们大家瞧瞧，是林姑娘亲笔不是？”说着，李纨接过，递与王夫人。王夫人道：“你念我听。”李纨念那书道：

甥女黛玉，肃拜谨启，舅舅、舅母大人尊前：
甥女自韶龄失恃，依居膝前，蒙外祖母暨诸长者垂怜，衣食教诲者十余载，不幸福薄灾生，沉痾不起。自知短折，有负深恩。乃弥留之际，忽有仙子飞来，将拂尘幻作形骸，携之迳出。谓甥女尘缘未了，禄命未终，饮以琼浆，饵以丹药。偕乘鸾车，驭风而行，顷刻至一大宅。甥女细加问询，始知先君有遗妾舒氏，遗腹生子，苦节抚孤，已读书成立，现居扬州城内。舒氏姨娘，甥女幼本识之。又出先君遗书，及他遗物手迹相证。琼玉弟神情品榜酷似先君，旧仆四人，一一俱能言其始末。事虽意外，略无可疑。窃念先君有后，天佑善人，甥女忽获天亲，真梦想所不到。宿痾尽脱，顽健有加。只因道远事奇，非楮墨所能尽达，是以未即奉陈；兹琼玉弟仰邀荫庇，得冠乡闾，公车北上，特属晋谒崇阶，面陈一切。用肃寸启，恭叩外祖母大人暨诸尊长金安。外先君遗书一卷，琼玉面呈，伏乞赐览。并求题志数语，以示后世。附上土仪数种，另单分呈，伏希赏纳。敬请福安，不备，甥女黛玉肃拜谨启，正月十六日。

李纨念毕，一面称奇，一面说道：“这字迹我是认得的，真林姑娘亲笔。再请他们大家来看看。”丫头们分头去请，惜春、平儿、宝钗、巧姐都来了。王夫人又叫：“快打发个媳妇去，接三姑娘回来！”大家看了，都说是黛玉亲笔，又道：“林姑娘想是有大福，故有仙子来救，令他姐弟相逢。”李纨道：“林姑娘是我送他入殓的，不信竟是假的。这实在奇了！”王夫人道：“不管他福大福小，真的假的，林姑娘既不死，我们这个怎么又走了呢！这不是我们这个倒叫那仙人弄去了？若就在此救活了林姑娘，或者不去也未可知。”惜春笑道：“太太既想到这里，就不必烦闷了。林姐还在世，岂有二哥哥反出世的理。”王夫人道：“你二哥哥呢？”惜春道：“少不得回来。”王夫人道：“何时回来呢？”惜春道：“这那里晓得！我不过以理而论罢了。”

正说着，人回：“大老爷、老爷进来了。”王夫人忙下炕，出至堂屋，说道：“方才这书子，大家看了，都说正是林姑娘的亲笔。”贾赦道：“我们的奇事，接连连的来。我想宝玉的来历，本来就奇怪，想来不是寻常人。这位林

姑娘亦是个出奇的，他同宝玉必定有夙世的因缘。我想林姑娘如今既在世间，不如赶紧把他接了来家，少不得宝玉也就肯回来。二太太的意思怎么样？”贾政道：“这事我终究不大明白，如今这些且慢说。林家外甥是确确凿凿的，他又与宝玉同年，要上来拜见你，你且见他，我们且商量怎么款待，再说别的。”王夫人道：“这么就请进来罢。”于是就传话出去，叫兰哥儿陪着林少爷进来。贾赦道：“外甥既已盘了小寓，我们此时不必强他。明日且摆酒请他，到场绑再邀他来家住。我方才的话是我一人之见，你们再大家商量。”说着，同贾政出去了。

贾兰同了琮玉进来拜见。王夫人让琮玉上炕，看那琮玉秀骨珊珊，甚是可爱。笑着说道：“外甥这么大了，我们竟一向不知道，疏阔得很。今日不是外甥自己来，我们还不晓得哩。外甥今年十几岁了？”琮玉道：“十二岁了。外甥跟着姨娘长大的，到七八岁，才晓得舅家，便要来京看姐姐。姨娘因外甥年幼，不许，要到十六岁才许来京。不料前年有个仙子，把姐姐送到家中，所以今年姐姐叫外甥来拜见舅舅、舅母的。”王夫人道：“这真是奇事，我们正伤心你姐姐，且喜有仙人搭救。你姐姐病已好了，我们听见了，喜欢得了不得。外甥你这点年纪，已经中了解元，即刻就要中状元的。”琮玉于是站起道：“托舅母的福庇。”又道：“外祖母的神主在那里？外甥要去磕头。”王夫人道：“老太太神主已经送人宗祠了。”叫：“兰哥儿，你陪着到老太太中间形像前，行个礼罢。”贾兰答应，陪着去了。

一回过来，要请见二位嫂子，并琮二嫂子、四姊妹，王夫人叫都请来。李纨、惜春、宝钗、平儿都在王夫人屋里，一同出来见了，都问黛玉好。琮玉替黛玉致词问候，又取出致李纨的书子来，说道：“还有些土仪，姐姐托大嫂子分送，回来就送进来。”又道：“这一封书，是与三姐姐的。不知三姐姐可在家？”李纨道：“三姐姐就回来的，这书交给我罢。”王夫人道：“你们看这外甥，比我们宝玉强着多哩。宝玉要是这么着，也不叫老爷生气了。”琮玉道：“正是方才琮二哥哥说起，二哥哥上年场绑就不见了，到底到那里去了呢？”王夫人道：“这孽障，忽然抛父母舍妻子的，不知上那里去了，真令人可恨！”说着，不觉垂泪。琮玉道：“舅母放心，少不得要回来，不过耽搁在那里罢了，岂有不回来的道理。”说着站起来，道：“还要到东府去拜见，再来请安。”王夫人命贾兰：“好生陪着表叔出去。”听得二门传语进来道：“三姑娘回来了。”探春进来见王夫人，王夫人指着琮玉道：“这是姑妈家的兄弟，是件大奇事，我所以接你回来。你且见了。”琮玉上前施礼毕，只说道：“姐姐问三姐姐好，有封书已给大嫂子了。”探春未及叙话，琮玉同贾兰出去了。

探春坐下，李纨等将黛玉书信一切情形告诉他。探春连连摇头道：“二哥哥这人真是愈出愈奇了！”李纨道：“这与二哥哥什么相干呢？你岔到那里去了。”惜春笑道：“三姐姐这话是并不岔，不过肚子里有些话还没有说出来，故而觉得岔了似的。”探春道：“我有一句话，不知老爷、太太意思如何？”不晓探春说出什么话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回

且说探春向王夫人道：“我说一个人不可有奇处，古今奇事也多，从没有胎里带块玉来的。我们二哥哥，从前为这玉，忽然失了，忽然又得了，已经奇了。初次下场，便中了高魁，忽然又不见了。至于与林姐姐的情分，“见面就砸这玉，后来一时好了，一时恼了，为这玉亦闹了好几场。记那年紫鹃说了几句玩话，即刻就病了，前年正提着亲事，那玉就不见了，二哥哥就疯了。我出门的时候，二哥哥还是呆呆的，听说后来和尚送了玉来，二哥哥才依旧好了。如今算来，这玉忽然遗失，一定是和尚取去了；既取了去，又何必送来！若说要银子，又并没有拿过银子去。玉来了，人又走了，安知不是这和尚先首知道林姐姐要死，故将玉取“了去；后来知道林姐姐不曾死，故又送这玉来。二哥哥或者一心想着林姐姐，晓得他不曾死，要去寻访，不知走迷了路，耽搁在那里，也不可。林姐姐临危偏有仙子来救他，将他送到几千里外向来不晓得的娘家，这都不是人能想算得到的。林姐姐大概也不是个凡人，就是他向来那个性灵脾气，亦与世上人不同。我初回来，听说二哥哥走了，我估量多半为着这事。但人死不可复生，走的既然如此决绝，想来无可挽回。那些事情说也无益，故劝太太不必想他。如今林姐姐既然尚在，我料二哥哥断不出家。前儿四妹妹所说的，竟有些意思。我想林姐姐此时虽在母家，都是一向无人知道的，恐怕二哥哥未必寻访得着。我的意思，不如打发人去，把林姐姐仍旧接了来。此事大家传开，少不得二哥哥就会知道，必要赶紧回来。不知太太意思如何？大家商量商量！”

平儿道：“林姑娘一向住在我们家，因为不在了，才送柩回去。今有这大喜事，自然该仍旧接来。若不去接，显得老太太去世，便无人思念林姑娘了。”探春道：“二嫂子这话更是。”宝钗道：“只怕就去接，林姑娘未必肯来。”李纨道：“我估量也未必肯来。只怕宝玉弟回来自己去请他，他还未必就答应哩。”独有惜春默坐不语，王夫人道：“四姑娘怎么不开口？”惜春道：“我的话通说了。三姐姐说的同大老爷的主意相合，只要请老爷、太太斟酌定见就是了。”说着，贾兰进来，交琼玉带来黛玉所送各礼物道：“表叔说，林姑娘有信给母亲，托母亲分送的。这是单子。这些都是礼物。”

李纨接过单子，向平儿、探春道：“大家来帮着清点，替他分送。”平儿

、探春即同李纨将礼物一分一分拣齐，遣人分送。又将丫头们的一分分散了。又传林之孝家的进来，将单子交给他，分散众媳妇们，令其具禀叩谢。分送已毕，探春将单子又看一遍，向王夫人道：“林姐姐送的礼也就奇怪，怎么老太太的东西尽是陈设？且中间带着香烛。四妹妹的就一点香奁物事没有，宝二嫂子的就有小阿子的东西，史大姐姐的就是素的。周姨娘等都有，独没有我们姨娘同凤嫂子及袭人的。这是为什么呢？”王夫人道：“难道林姑娘亦是个仙人？我们这里近年的事情莫非他都知道？为什么老太太去世他又不知道，还替老太太请安呢？”探春摇头道：“真是有些古怪。据我看来，这林姐姐的奇处，竟同我们二哥哥是一对儿。”惜春微微一笑，李纨等也都说：“奇怪。”

晚间王夫人与贾政商量，又将探春等方才的话述了一遍。贾政道：“我生平不信这些神仙怪异的事，偏偏一件件到我身上。从前僧道几回来，都是我亲眼见的。如今我也不能说一定不信。四丫头好佛，我本不以为然。如今看来，四丫头的话说得很有理致，竟有些见识。探丫头本来聪俊，他的话又与大老爷主意相同。也只好依着大老爷，写封书子，预备盘川礼物，专差两房家人媳妇去接。媳妇说未必肯来，也有道理。且看来与不来再说罢。若竟不去接，似乎外面亦下不去。琏二奶奶说的话倒是的。”王夫人见贾政定见，便告诉李纨、平儿，一面端正礼物，一面派人。外面又摆酒请琮玉。

贾珍、贾环、贾琏、贾蓉、贾兰陪着又进来见了王夫人，说了好一回。王夫人向琮玉说专人去接黛玉的话，琮玉道：“外甥家里现在一切事都仗姐姐料理。姐姐若来了，恐怕姨娘支持不住。外甥先赶信回去，舅母再打发人。”王夫人道：“你姨娘持了这些年家，你姐姐才到家，怎么就走不开呢？你姐姐总是要出阁的，左不过这一两年罢了。”琮玉道：“从前外甥家里都是姨娘的老娘经管。前年老娘故了，姨娘正着急，刚刚姐姐回来，故而全交了姐姐。”王夫人道：“你姐姐的身子很单薄，不怕劳碌么？”琮玉道：“姐姐身子并不单薄，管了一家的事，还读书写字做诗哩。外甥的诗文，都是姐姐教的。”又将家务大略说了一回，出去了。

却说宝钗自从产后，身子总是恹恹，意兴精神日渐减损。前因十人同梦，又听惜春说话有因，心中一喜：“或者宝玉竟能回来。”又见王夫人有懊悔之意，心中不乐。今又得黛玉未死之信，王夫人又听了贾赦、探春等说话，专人去接，心中又辗转为难，身子益加委顿，不多几日便病倒了，不能起来。王夫人、薛姨妈以下，时来看视，请医调治，但说产后体虚，未能复原，又或外邪，天天服药。其时，探春住了几日，已早回去了。

这黛玉的信息，一经传开，人人诧异。东府里如尤氏婆媳、邢岫烟、史湘云、喜鸾、四姐儿等都来探望问询。知道即要差人去接，各人都预备回敬的礼

物，送别的书，种种不一。独有紫鹃自从梦见宝玉之后，又复万绪萦怀，想着：“宝玉走失，定是为着姑娘出家。”想着梦中光景：“姑娘未死，宝玉还要回来，岂不是大怪事！但姑娘是我送他的终的，如何说不曾死，或者转死重生。宝玉于姑娘灵柩回南时，见我痛哭，他反向着我笑，迥非从前光景，我恨他得新忘旧，反面无情。如今想来，难道他早已得了姑娘未死的信息？既然有了信息，为什么又不告诉我呢？”又想到：“或者这梦是我平日思想姑娘，故有此幻，究竟渺茫，作不得准。”每日反覆思量，不觉神情失据，茶饭无心。

惜春见他如此，叹道：“痴丫头不要妄想！你不多时就要出门了。”紫鹃听了，呆着不懂。及至琬玉到后，知黛玉果然未死，这一喜非比寻常。又得了黛玉寄与的东西，不觉喜极而悲，泪流满面。因将从前梦境，细细说与惜春知道。惜春道：“我老实告诉你，这是真的。你从此大喜，不必悲伤了。”紫鹃道：“宝二爷既然出了家，人是现在的，怎么会托梦呢？”惜春道：“是静里神游。这仙家的道理，你如何知道呢？我这话不告别人，就告诉你。你姑娘同宝玉，不久就多要回到这里的。你目下主有远行，你将应用物件收拾收拾。”紫鹃道：“那里去？”惜春道：“你不看看姑娘去？”紫鹃道：“看看姑娘是好，只是我一个人，如何能够去呢？”惜春道：“少不得有人送你回去哩。”

过了几日，果然王夫人打发人来叫紫鹃，紫鹃即刻过来。王夫人道：“你们姑娘被仙子送到家中，你晓得的了。这非常喜事，我欢喜得什么多忘了。这会子，遣周瑞家的、来兴家的两口子去接你们姑娘。你是姑娘旧人，你自然也要紧看看姑娘。这里一切事情，你也晓得，信上说不到的，你也好说给姑娘听。你要劝姑娘就起身来。姑娘是老太太最钟爱的，这会子老太太归西了，若姑娘不来，我如何对得住老太太呢！这是我特地托你的，你务必要劝姑娘早早来京，断不可推却。”紫鹃一面答应，一面回道：“太太吩咐的话，一一记着回姑娘，但不知几时起身？”王夫人道：“现在端正礼物停当，就起身，大约不过这月半间。”

紫鹃出来，想到：“四姑娘果然能够先知，但不知太太去接姑娘是个什么意思？姑娘肯来不肯来？”竟拿不定。回到庵中，见了惜春道：“姑娘竟是神仙，果然太太叫我回去接姑娘。”将王夫人的话一一告知。惜春道：“这话我早晓得的了。我并不是神仙。原是我们那天，大老爷、老爷、大奶奶、二奶奶、三姑娘一块儿商量的。你不在眼前，故而不知道。”紫鹃道：“太太要紧去接我们姑娘来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”惜春道：“自然有个意思。你依着太太的，劝姑娘早来就是了，又何必急急尽问呢？”紫鹃道：“我摸不着头脑，怎么劝姑娘？姑娘问我‘为什么要紧接我？’我说什么呢？好姑娘！版诉我罢！拔

苦叫我去瞎顶顶了呢。”惜春道：“你这痴丫头，我早就告诉你了。你自己糊涂，这会子倒来缠我！”

紫鹃呆了半日，忽然笑道：“姑娘，你道我家姑娘肯来不肯来？”惜春道：“你好巧呀！肯来不肯来，问你姑娘，怎么问我呢？”紫鹃道：“姑娘识见高，能够前知，故而请问姑娘。”惜春道：“那个向你说我能前知？天下事不过是个理，心上不静，便看不出这个理；心上静些，便看得清楚些罢了。你真当我是神仙，我若是个神仙，我还住在这里！版诉你罢，你姑娘送各人的礼，独没有风二奶奶、赵姨娘、袭人、秋桐；老太太的，尽是香烛陈设；宝二奶奶的，有小阿子的银镯；史大姑娘是素的；我的东西你见了，有一件奶奶姑娘们的东西么？这两年的事，你姑娘怕不多晓得！你姑娘才成了神仙哩。”紫鹃道：“果然诧异，难道有人在这里打听的？”惜春道：“袭人出去，同生芝哥儿、秋桐不在，都是年底的事。林姑娘的信是正月的，打听也没有这么快呀！”紫鹃无言可答，满腹疑团，自去收拾行李，等候起身。

王夫人一日说起琼玉来道：“这个外甥，我竟爱他到了不得。若老太太在时，不知怎么喜欢哩。”李纨道：“看他神气言谈，竟有几分像林姐姐，大约是像姑老爷的原故。”王夫人道：“老爷原说他很像姑老爷。他才十二岁，倒进了学，中了解元。看着倒像十五六岁的，不比宝玉强多。光景情形胆气也好。我可惜没有一个小女儿，要有，我就肯给他。”李纨道：“太太这么爱他，何不替他做个媒？”王夫人道：“替他做那个？”李纨道：“不是前儿听说本家喜鸾姑娘许的姑爷没了。喜姑娘向来是老太太最爱的，模样儿性格儿都好，岂怕配不过！只是年纪大几岁儿。”王夫人道：“好倒好，但他无父母，靠着个嫂子过活，家道贫寒，年纪又大。外甥家未必愿意呢。”李纨道：“太太刚说少个女儿，何不把喜姑娘接来，认做女儿，再托人说媒。如果得这好女婿，也是老太太、太太之疼他一场。再者，亲外甥做了女婿，更亲热些。至于年纪，不妨事。况且林妹妹亦认得他，必要赞成他的。”王夫人笑道：“这倒妥当，不晓得老爷意思怎么样？且向老爷商量。”

平儿听见此语，告诉贾琏。贾琏正想琼玉少年英发，又听家道甚好，巴不得与他亲近，遂向贾政竭力撺掇。贾政亦以为然，即将喜鸾接至家中，王夫人认为己女。大家道喜，摆了一天酒。家中人都叫五姑娘，跟着李纨一处住，派两个丫头、两个媳妇伺候。

蚌忽过了三月十五，琼玉、贾兰都出了场，各送文章与贾赦、贾政看。贾政极赞琼玉文章，即命人收拾书房，将琼玉行李搬来。又摆酒与琼玉接场，又请甄宝玉。甄宝玉一见琼玉，十分投洽。席中又说起宝玉来，贾琏指着甄宝玉道：“我们宝兄弟同甄家世兄相貌一模一样，非至亲看不出来。若非口音两样

，连我们都辨不清楚。”甄宝玉道：“我们这位老同年，真是非凡的人。我与他顷刻之谈，就知道他迥出流俗，果然竟高蹈世外了。到底不知上那里去的？”贾琏道：“听说什么大荒山，又查不出这个地方，亦无从寻找。”

席散后至上房见王夫人。王夫人说道：“我打发接你姊姊的人，已经候了数日，等外甥出场写封信，叫他们带去。我这里另有信与你姐姐。你信上务必将我的意思恳切写上，催姐姐快起身，不要耽搁。”琮玉道：“外甥已有信回去了，此时大约可到。不过月底月初，总有回信来，何不等回信来再起身？”王夫人道：“不必等，总要去接的。外甥，你快把信写起来。”琮玉只得答应着，出来写了封信，送进去。王夫人将贾赦、贾政等与黛玉的信，及各人礼物书信，一一交付周瑞家的，同了紫鹃起身南去。

紫鹃叩辞，王夫人又叮嘱一番。紫鹃又去辞了众人，到庵中向惜春叩辞道：“姑娘没有信与我姑娘么？”惜春道：“众人都有回敬的礼物，我无物可送。且相见不远，亦不写信了。你替我问候姑娘罢。”紫鹃道：“我的意思，倒要请姑娘写个信与我们姑娘，只怕我们姑娘倒能相信的。我虽伺候多年，我们姑娘待我好，我晓得我们姑娘脾气，不敢乱说话。太太又吩咐我，劝姑娘务必来。这里太太、奶奶、姑娘们，虽都有信给姑娘，想来总是劝姑娘来京的话，恐怕我们姑娘未必能听，所以要姑娘写封书，比别人强些。”惜春沉吟了一回，道：“我就写两句便了。但这信你另外收着，不要同别人的信一块拿出来。到用着他的时候，你再拿出来；用不着，便不要拿出来。其实，这信有若无的。”随取笔来写了几句，封了交与紫鹃。贾政即邀甄宝玉为媒说喜鸾。紫鹃又道：“我方才看，宝二奶奶的病竟很利害，好像从前我们姑娘的光景。姑娘瞧着妨碍不妨碍？”惜春笑道：“你既然说同你姑娘一样，还有什么妨碍呢！”紫鹃不敢再问，叩头辞去。

且说黛玉自琮玉起身后，未免心有所忆，每日与青棠、翠篴等做诗、写字、下棋消遣。一日，在舒姨娘房内，婆子们说：“程忠上来回话。”舒姨娘、黛玉出至堂前，程忠回道：“前年办的盐，去年结算，共用现银十八万七千有零，连会的银子，总共做了三十五万九千余两的买卖。计得利银，除还会银子外，余十三万二千有零，利息甚好。现共存银三十万有零，又两年各铺余利银十四万有零，共计有现银四十万五千有零。今年还是照旧做，还是扩充做？若照旧做，用不了这些银子，还剩下十余万，又得另寻事做。请姨娘、小姐示下。”黛玉道：“你看这盐务靠得住靠不住？”程忠道：“依小的看来，此时正好做的时候。”黛玉道：“凡事总贵乎乘势。我们初做便顺当，不如趁此扩充。你把四十余万现银通做了，省得又去另寻买卖。做一两年看光景再说。”程忠道：“小的亦这么想。少爷年轻况且发作，做官便更顾不到家事。小的趁此

时还未很老，再过数年恐筋力衰颓，不能报效了。”

黛玉道：“你精神还好，但累你一人，亦觉太劳。你须强为物色些可靠的，作你的帮手，你亦可有些精神。将来有人接手，你亦可以安享安享。”程忠道：“小的已留心试过几个人，尚属可靠，正要回小姐添派帮办，将来便可接手。回来开出名单，再送上来。”又道：“若尽此现银子办，乐得再会些银子，便可做到百十万的事。”黛玉道：“很好，你就照着去办罢。”程忠道：“各处的账，请小姐核算了发出来。”黛玉点头。

舒姨娘道：“到底小姐的福大。小姐来家两年功夫，便长了数十万。”黛玉道：“这是姨娘创起的基业，是姨娘的福。”舒姨娘道：“要是小姐不来，我竟没法撑起这个家来了。”一回儿程忠送进单子。黛玉看时，上面写着一个家人，十二个伙计，黛玉即照单派令分管盐务事件，皆归程忠节制。又将各账核算明白，都发出去了。

一日，青鸾来请黛玉，说少爷有回信来。黛玉至舒姨娘房中，将琬玉的书念给舒姨娘听了。书中说“某日到京，到贾府已见过各尊长，相待甚厚，场绑邀至府中居住。又言老太太已于上年三月去世；宝玉表兄于上年中举，三场出场时走失，至今不知去向；并贾府即要专人接姐姐来京，姐姐能否即来，乞即商定后寄知”等语，“余候场绑续寄。”舒姨娘道：“路上倒没有耽搁，到得也算快。贾老太太归西，不知有多少寿数？”黛玉道：“八十外了。”舒姨娘道：“这也算有福有寿的了。”黛玉道：“老太太向来精神甚好，不知如何忽然不在了。老太太是最爱我的，可怜不得再见了！”说着，不禁呜咽的哭起来了。舒姨娘劝道：“小姐不必过伤，这么大年纪也就罢了，那里都能活百岁呢；只是说的宝玉，不知可是衔玉而生的这位？既中了举，如何忽然不见了？这倒是奇事。”黛玉呜咽不止。舒姨娘又劝了一回。

黛玉回房，向青棠道：“妹妹你前儿开送礼单子时，我就觉得有些原故。果然老太太不在了，宝玉忽然走了，你自然早已知道的，但不知走向那里去了？”说着，一面拭泪。青棠道：“这又何须问呢？小姐你向那里去的，他自然也向那里去。”黛玉默然。停了一回，道：“前儿单子上，我说总还少了两个人，如今想起来了。平儿同袭人、鸳鸯，单上没有，难道三人都没有了？”青棠道：“平儿已有的了。袭人也没有死，可以不必送礼，故没有开上。”黛玉道：“何曾有平儿？”青棠道：“琏二奶奶就是了。”黛玉道：“哦！凤姐姐想是没有了。鸳鸯呢？”青棠道：“鸳鸯跟老太太去了。”黛玉道：“这倒难为他，可叹可敬！妹妹你一切都晓得，何不多告诉我！我又不告诉别人，亦不怕泄漏了什么。”青棠道：“大凡要紧的话，我都说过了；没要紧的，横竖不多时总要晓得，又何必耳报神似的尽着说呢！我劝小姐：往后一切事，但管眼

前，就事就理，未来不必逆计“，已往不必追思，省了多少心机。于将来飞升大事有益哩。”

黛玉道：“妹妹教我的话，我当书绅紧记，以后我竟要奉你为师了。”青棠道：“仙姑还不敢做小姐的师父，我是何人！小姐过谦了。”黛玉道：“我久已约你为姐妹，你怎么还是叫小姐？”青棠道：“我是伺候仙姑的侍女，怎么敢呢！小姐虽格外谦光，我不能不恪守本分。”黛玉道：“仙姑叫我妹妹，是仙姑的忘分，我已执弟子之礼，与你正是姐妹。况且在世间与在天上不同，何必过于拘泥！”青棠道：“原是在世间要依世间法度，我现在伺候小姐，便是个丫头。姨娘同少爷、小姐都抬举我，不当我个丫头，这是格外的好处，亦是看仙姑的分上。我若不安着本分，算个什么呢！安能长久在此！世人看了亦要骇异的。”黛玉听到长久在此一话，知道话中有话。便道：“我也不敢十分强你，我总把你当做亲妹妹就是了。”青棠笑道：“真个小姐把我当做亲姐妹，我倒不能随着小姐在一处了。”

黛玉听了，心中了然。连连点首，说道：“到底我的心粗。”青棠道：“小姐不是心粗，倒是心太细了。”黛玉道：“你知道贾府中遣人接我么？”青棠道：“接的人目前就到。”黛玉道：“这是什么意思？怎么样呢！”青棠道：“横竖总要到京的，落得答应着。”黛玉道：“这话我又不不懂。”青棠道：“这回不懂，过些时少不得明白了。小姐却断不可说不去的话，将来反有痕迹。这是要紧的，小姐须记着。”黛玉道：“我此时实在不了了，横竖总依着你行就是了。”青棠道：“看这个主意，贾府中亦有一两位灵机的人哩。”黛玉道：“宝姐姐、三姑娘都是极聪明的，可见我竟不如他们。”青棠道：“小姐的灵机如何不及他！不过太着意了，反多窒碍。俗说“当局者乱，傍观者清”。当局的智慧，并不是不及傍观；傍观的智慧，并不是胜于当局。惟不甚着意，心反灵空耳。”黛玉点头，若有所悟。

看看过了残春，正盼琼玉场绑的信。一日午后，媳妇来说：“门上传进来说，京里贾府有家人、媳妇来了，带有少爷的书信。”舒姨娘连忙叫媳妇们去引进来，一面到黛玉房中告知。媳妇们引了两个人来，至黛玉房中。黛玉认得是周瑞家的、来兴家的。站起身来，先请两位太太安，问各位姑娘、奶奶们好。二人方替黛玉请安，黛玉连忙拉住。二人道：“那位是姨奶奶？”舒姨娘见黛玉站起，知道是贾府中有体面的人，也站起说道：“二位过来，且请坐了！”二人向舒姨娘请安，舒姨娘还礼。黛玉让他二人坐，二人不敢。让了一回，只得向底下机子上坐下。

周瑞家的道：“我们太太、奶奶、姑娘们听见姑娘遇了仙子送回，喜欢得了不得，恨不得立刻见面。所以太太打发我们来接姑娘的，请姑娘就起身，太

太们盼望的很。姑娘的丰采比前丰腴多了，身上想来久已大好了？”黛玉道：“承太太们记念，又劳两位姐姐远来接我。我听见老太太归天的信息，正在这里伤心。要想去给老爷、太太请安。因这里少爷进了京，我再去了，剩下姨娘一个人了，想等少爷回来。：二位姊姊！你们大远的辛苦很了，在我们这里且歇息几天。先写禀帖，慰太太们的盼望，再定行期。”舒姨娘道：“我们家的一切事，全仗着小姐料理。小姐要进京去了，叫我怎么能料理哩！且再商量。”周瑞家的取出各人书信呈上，说道：“紫鹃姊姊同来的，还在船上。”黛玉叫个媳妇传话出去，打轿接紫鹃上来。舒姨娘吩咐料理住处，并备酒款待。

一时门上传进来说：“贾府管家请姨娘、小姐安。”递上手禀。黛玉说：“辛苦了！懊生款待。”周瑞家的出去，将礼物等一一交上来，舒姨娘收了。紫鹃到来，先见了舒姨娘，来至黛玉房中，叫了一声：“姑娘！”磕下头去，那眼泪止不住扑簌簌的下来，扶着黛玉膝盖大哭。黛玉拉他起来，不禁伤感，携着手也呜呜咽咽的哭起来。翠筓等无从解劝。哭了一回，黛玉拭泪道：“紫鹃妹妹！我们死别重逢，人生难得。你为我的一番苦况，我却晓得。你也不必伤心，且把别后的事情细细说与我听。”青棠在旁，也劝道：“紫鹃姊姊！小姐非常大喜，你该欢喜，怎么倒惹小姐伤心呢！”紫鹃抬头，见这人秀若飞云，娟如新月，正不知是何等人。只得停悲掩泪，道：“我见姑娘原是喜欢，不知怎么，见了面由不得伤心。”说着犹哽咽不止。

黛玉指着青棠道：“你认得他么？”紫鹃又细细看了一回，道：“面熟得很，想不出是那位来。”青棠道：“能面熟就好。”黛玉道：“这是救我的仙姑留下的青棠姐姐。”紫鹃道：“我在园中听见说，姑娘这里现住着一位神仙，我还不信：那里神仙肯住着的？果然真的。”忙与青棠相见，说道：“我该磕个头。”青棠道：“这如何敢当！”拉着紫鹃手道：“姐姐来了，好得很，小姐正想你哩。你快把贾府中事细细告诉小姐。小姐尽着问我，我虽晓得的大概，那些细情，实在有不晓得的。”紫鹃道：“我此时不知道打从哪里说起，怕一时说不尽。且先把太太们吩咐的话先回了姑娘。”遂将“王夫人如何当面再三吩咐，如何急急的打发人，大奶奶姑娘们如何致意，都盼姑娘早些进京”的话说了一遍，黛玉点头。一面听紫鹃说话，一面将各人书信拆阅。看那琼玉书中知己搬到贾府，遂将信送与舒姨娘。

舒姨娘道：“这两个管家奶奶，身分光景，想是极有体面的，我们自然不可怠慢他。外头我已吩咐程忠等款待，里头该叫那个陪他呢？”黛玉道：“贾府的规矩，有体面的丫头倒有坐位，可以同席。有体面媳妇，虽也赏坐，不能上席。我们系亲戚人家，自然要当他个客。况且又是长辈差来的，该叫程忠、

向贵的女人陪他，就在这堂屋里，抬举他些。”舒姨娘道：“不如我自己陪他。”黛玉道：“这是格外抬举他了。”舒姨娘又至他们住处，料理一回。即命摆席，请他两人。舒姨娘亲自相陪。周瑞家的再三推让，方才坐了。舒姨娘又拉紫鹃，紫鹃不肯。黛玉道：“紫鹃在我这里吃罢，我还同他说话哩。”

说着，出至中间，向周瑞家的道：“二位姐姐！不嫌简慢，多喝一杯！我不陪了。”两人连忙说道：“姨奶奶这么抬举，真当不起。自己的人，姑娘怎么也这么说！”黛玉自向房中与青棠、紫鹃、翠簪吃饭。紫鹃细细将贾府中三年的事一一告诉。饭毕又说，足足说到三更方睡。不知黛玉何时人都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回

卑说周瑞家的同了紫鹃来接黛玉。周瑞家的次日即告诉周瑞等，先将到后情形，及林姑娘答应进京，并无推托。先写禀帖寄京，俟定了行期，再行具禀等语。紫鹃即在黛玉房中住了。因房子太挤，将小丫头搬住厢房。紫鹃亦带些礼物送青鸾、翠簪等及媳妇们。

那日；黛玉在舒姨娘房中说话，青棠拉了紫鹃到里间说话。青棠道：“你同姑娘说了一大些没有要紧的话，要紧的一句都没有说，这是为什么？”紫鹃道：“什么要紧的？”青棠笑道：“你这么个人，怎么忽然向我装起糊涂来！”紫鹃呆了，道：“我竟糊涂了！并不是装糊涂。好神仙！请你指教我罢。”青棠道：“宝玉的活，你怎么一句不提？”紫鹃道：“这个话么，我本要说的。因为说话的时候总有人在跟前。再者，从前在园里时，我提这一两句话，碰了姑娘的钉子，以后我们再不敢在姑娘跟前提一个字。姑娘的脾气，我还摸不着么！原想这几天得个机会，或者姑娘问及，我再说的。”青棠笑道：“你真傻了！这么着，怪不得把你们姑娘气得九死一生了。要是我在跟前，你姑娘病都不得病哩。我告诉你，不必等什么机会，今儿晚上，你就将你所见闻的详详细细的尽情告诉。你爱怎么说怎么说，包管你不碰钉子。你不信，我本向来晚上陪惯小姐的，我同你一块儿，你当着我，说，若小姐给你钉子碰，你就推我。”紫鹃道：“没人在跟前还恐怕碰哩，再有人在旁边听着，怎么说得呢。”青棠道：“别人自然不便，我不比别人，你姑娘不向你说的话，独肯向我说的。你不晓得，这一晌你姑娘记挂这事的很，所以我告诉你，你再也不提，你姑娘就要怪你了。”紫鹃答应着。

到晚，青棠与紫鹃同陪黛玉。黛玉道：“妹妹！你这两天说话亦乏了。”紫鹃道：“并不乏，我还有些话，要告诉姑娘哩。”青棠道：“我也要听听。”黛玉道：“你还有什么不知道的！急要听！”青棠道：“我不知道的多着哩。”紫鹃遂从黛玉病中说起，凤姐如何设计，如何一概瞒着，宝玉如何糊涂

，姑娘如何忽然得病，老太太如何冷淡。后来宝玉听见人嫌他，说娶得是林姑娘，他登时就清楚了。及至拜堂的时候，如何叫雪雁去搀扶，如何宝玉知道了吵着不依，口口声声嚷着“要还我个林妹妹”，又道：“林妹妹也病着，想来也要死的，不如把两个病人放在一处，死了也好一处停放。”“吵了些时，闹得人事都不知了。那时姑娘已经……”说着，便顿住口。

黛玉已听得盈盈欲泪，忽然紫鹃住口，便道：“为什么不说了？”青棠推他道：“没有忌讳，只管说。”紫鹃道：“那时姑娘已经不在了。宝姑娘便告诉了宝玉，宝玉一哭，便死过去了，好半天才回过来。到潇湘馆来祭奠，哭得又死过去。”又叫我去，问姑娘病中情形，“说什么话没有？”那时我恨他无情，我总不肯同他说话。后来渐渐身子好了，如何圆房，如何又回老太太，要了我过去。如何梦中常叫林妹妹，如何整夜的不睡，要想姑娘来看他。如何一个人睡在外间，要想姑娘入梦。如何晚上跑到我房外，我关了门不理他。如何站在窗外说了许多话。”又将“宝玉如何说，我如何答应”，一一说了，“我整整的哭了一夜。到了上年，如何来一个甄宝玉，忽然又病了，大夫都回报了。如何有和尚送玉来，立刻清楚了。如何麝月说“亏得当初没有砸破”一句话，又立刻死过去了。大家都哭了，整天才回过来，又哈哈的笑了。从此就改了脾气，一个人都不理了。如何我送姑娘灵柩回来，他并不哭，反看着我笑。五儿如何抱怨，如何和尚又来要银子，如何要把这玉还他。袭人等如何夺玉”，直说到“如何用功读书，如何去下场，临去时如何说了多少话，如何出三场不见了，如何老爷信回，见他到船上叩辞。”一一告诉，不曾漏了一句。又说“自己如何跟了四姑娘住在栊翠庵，如何做梦，如何十人同做这梦。”并将四姑娘前后的话一一说了。黛玉初听时还忍着，及听至大半，已不能忍，一面拭泪，到说完时，已哭得哽噎难言。

青棠道：“这里头我还有些不懂。”紫鹃道：“你不过要我说着，你听着玩罢了。你又会不懂哩！我可依着你的，一句也没有敢隐藏。这回子姑娘伤心，你也不劝劝！”青棠道：“真个的，小姐前儿说我说的话不错，怎么这回子又忘了呢！这是过去的烟云，听着消遣罢了，怎么又沾滞起来！”黛玉即住了哭，道：“不由得人便伤心起来。”青棠道：“我真个有些不懂得，你才说麝月说了一句“幸亏当初不曾砸破”这句话，怎么该死过去了？”紫鹃道：“这可连神仙都瞒住了。从前宝玉一见姑娘，便问姑娘有玉没有，姑娘说没有，他就不要这玉了，要把玉砸破。他后来为着宝姑娘有了金锁，人家说什么金玉姻缘，他知道了又要砸这玉，闹了好几回。”青棠道：“哦！原来还有这些枝节，真是人心变幻，神仙也难测的。他们但晓得金玉姻缘，怎知道珠玉姻缘哩。”紫鹃点头省悟。

黛玉遂将“仙姑如何救援，如何送回”一切情事，亦细细告诉紫鹃。紫鹃听了，不胜欢喜。紫鹃道：“我不敢怨老太太，我只恨着琏二奶奶，为什么这样刻毒！急有袭人，亦可恶！”青棠道：“紫鹃妹妹，你的心性比小姐更缠绵，你以后也得改改才好。你晓得琏二奶奶这会子在那里？你去恨他。至于袭人，已明明白白的报应，还有什么可恶呢！”紫鹃道：“琏二奶奶在那里？”青棠道：“琏二奶奶这会子受的苦，你是不知道的。将来的苦，你还要亲眼见哩。”黛玉道：“你方才说见了甄宝玉病了，这是为什么？”紫鹃道：“甄宝玉是甄老爷的哥儿，同宝玉一模一样。那天来见，老爷叫宝玉出去陪他，进来便叹气说道：“有这人，我这相貌也不要了。”便就病了。甄宝玉如今也中了，娶了李绮姑娘了。”

又说起宝钗来：“如何生了芝哥儿，身子便不健旺，后来总不好。我来的时候，正起不来。看那光景病的很重哩，只怕难得好。”黛玉道：“为什么忽然病了？”紫鹃道：“大夫说是产后失调，想来总是心绪不好的原故。”青棠道：“宝二爷和宝姑娘到底好不好？”紫鹃道：“瞧着似乎没有什么，很好。”青棠道：“比你如何？”紫鹃红着脸道：“这是什么话？”青棠道：“这有什么！宝二爷难道待你不好？”紫鹃道：“待我原好，你这么拉扯着说，叫人怎么受呢！”青棠道：“你们心上有事，所以觉得难受。我心上空空的，觉得没有什么。你我都是一块地方的人，你人世十几年，竟全是个世人了。”紫鹃茫茫，不能答应。青棠道：“这回子我不和你细说，过些时少不得就想着我的话。那时，包管你不但不难受，而且好受了呢。”说着一笑。黛玉不禁也笑了，说道：“夜深了，我们睡罢！明日再谈。”紫鹃伺候黛玉睡下，又与青棠悄悄的谈了一回，方才睡了。

一日，又接得琼玉的信，说：“甄同年做媒，说的是二舅舅的侄女儿，如今抚为己女。闺名喜鸾，德容俱备，不知果是如何？说是姊姊认得的。应如何回覆，请姊姊与姨娘商定寄知。”黛玉道：“太太认了喜姑娘做女儿，怎么紫鹃没有说？”紫鹃道：“我并不晓得，想是我走之后哩。”黛玉道：“喜姑娘人是好的。据紫鹃这么说起来，是专为要给兄弟，才认了女儿的了。既然舅舅、舅母这番美意，这亲似乎也做得。”舒姨娘道：“既然小姐认得这小姐，又是亲上做亲，小姐就写信叫琼儿定了就是了。”黛玉道：“只是年纪大几岁。”舒姨娘道：“这倒不妨，我正要个人帮着料理家务。年纪大些，到底老练些。”黛玉道：“姨娘不嫌这个，更好了。人才配得过，我可以保得的。”青棠道：“我又要多一句话。”舒姨娘道：“正是忘了请教神仙哩。”青棠道：“小姐就要进京去，不如寄信少爷说，等小姐到京后，见面商定也不迟。这会子少爷一人在京，也难料理行聘的事。”黛玉道：“我进京还不定的。”青

棠道：“已经答应了，怎么又能不定哩。”

正说着，周瑞家的上来道：“我们住了半个月了，请请姨娘、小姐的示，这行期定了几时，我们好先写禀帖给老爷太太。”舒姨娘道：“我们正商量这事哩。”青棠道：“这个月是不必说了，五月中俗语不利出行，六月天气太热了，大约总要过了夏天，到秋凉再择日。两位大娘就先写禀帖回去，省得那边盼望。”黛玉道：“周姐姐！我正要问你，你家喜姑娘几时认做太太的女儿？”周瑞家的道：“喜姑娘，老太太向来最爱他，常接来跟着老太太。姑娘那时也常见的，并没有认做太太的女儿。”黛玉向紫鹃道：“怪不得，他也不知道。”

正说着，听见外面锣声人声嘈杂。门上飞传进来说：“姨娘、小姐大喜！少爷中了！”一面儿送进报条，写着：“第十三名进士林琼玉”。一时欢声动地，大家道喜。黛玉即写信与琼玉贺喜，又照青棠所说的写了，又嘱咐了“饮食寒暖一切留神”的些话，又叫程忠会银子进京应用。程忠回道：“少爷进京时，带得盘川不多，小的恐怕恭喜了一时要用，已经会了五千银子到银号里，想来也够了。”黛玉道：“很好。”舒姨娘的喜欢自不必说，黛玉心中也十分畅快。青鸾等这些丫头，一个个笑逐颜开。紫鹃也觉快乐，因想姑娘一向孤凄，如今有这个兄弟，真是可喜。因向黛玉道喜道：“姑娘的福气，这位少爷这么年轻就这么高发，将来还不知怎样的贵显哩。从前姑娘羡慕宝姑娘有哥哥，这回子比他强十倍还不止，我们看着也替姑娘乐。姑娘京里是必要去的，也叫他们看看，姑娘不是无依无靠，专仗舅家的。”黛玉道：“我这兄弟，真是天下少有的。我的喜欢不等这会子。这会子大家喜欢，我自然也更喜欢了。”青棠道：“这还算不了喜，还有更可喜的哩。”

饼了些时，报子又到。琼玉点了一甲二名榜眼，授职宏文院编修。大家又复道喜。外间自地方官各绅士，无论来往的不来往的，都来道喜。又有各铺及盐务中伙计人等，纷纷道喜。只得摆酒请客。并无亲戚本家可以代主作陪，只得请了古先生及学中几个同窗、本地方几个秀才，向与琼玉来往的，前来陪客。忙了好些时。

渐渐天气炎热。黛玉本来畏暑，又值南边那年非常炎热，真是溽暑困人。夜不能卧，往往与紫鹃、青棠在院中乘凉，闲谈竟夜。紫鹃道：“我们在京里这些年，从没有经过这么热。不但太阳是热的，连这月亮照着也是热的。”拉着青棠道：“只有这个神仙是不怕热的。姑娘！瞧他身上冰凉，一点汗也没有，难道竟不觉热的么？”黛玉道：“这才是‘冰肌玉骨，自清凉无汗’。”青棠道：“姑娘又何尝有汗呢！”黛玉道：“我虽没有许多汗，然却热得很。”紫鹃道：“到底要做神仙，先这不怕冷热，没有饥饱，这就舒服了。”青棠

道：“到了京中以后，就没有这么热的了。”

黛玉道：“正是。少爷又该有信回来了。”青棠道：“只怕还有几天。点了词林，正有一番的忙碌。”黛玉道：“少爷该回来一趟，祭祭祖，料理料理，方好进去做官。这一个官，不知多少时候才回家乡。”青棠道：“我看少爷未必回来。家中的事，少爷亦不会料理，原是要小姐料理的。不如先把应料理的料理起来，到秋天大家一同进京，姨娘也好做老太太，去替少爷招呼内里的事，好等少爷做官。不然，少爷一个人，怎么做得官呢。况且还有娶少奶奶这些事。”黛玉道：“你前儿教我写的信，我依你写了去。中间的所以然，我还不明白。”青棠道：“看少爷信里的意思，恐怕不大愿意，故而请小姐同少爷当面商量。这事要各人自己愿意，长辈亦不好硬做主的。”黛玉点头。

次日，黛玉与舒姨娘谈起，将青棠的意思说了。舒姨娘本最信服青棠，自己一想，果然如此妥当，便道：“既然神仙说了，小姐本要进京，我一个人在家做什么！自然跟着小姐去。就请小姐料理起来。”黛玉道：“不过留些人在家经管着买卖田产。带些人去，一面会起银子去，先买一所住宅，置些家伙。等我们到京，横竖总齐全了。”

过了几日，琮玉信回，给姨娘、姊姊道喜。说：“本要请假扫墓，因两位舅舅及举师、房师、年伯、同年们都再三劝说，明年是放差年分，若告了假就不能得差，不如将家眷通接来京，不知姨娘、姊姊意见如何？是否一同出来？抑或仍行告假回南？望即商定示知，至要，至要！”黛玉向舒姨娘道：“青棠所说的意思竟不错，我们就定见秋间进京罢。”舒姨娘道：“小姐就请写几句信给琮儿，叫他不必要告假，好生做官。我们一准来京就是了。”黛玉即刻写书，叫程忠专差进京。又叫再会两万银子去。写信给向贵，叫他买住宅，置家伙。于是过了六月，天气渐凉，赶忙料理起身。

黛玉先与舒姨娘商量：“叫程忠、李义、孙财都把家眷都接来，就住着这房子，总理盐务各铺及田庄诸务。程忠的两个儿子程倍、程厚，程倍已有儿女，叫他在家帮着程忠，程厚两口子同李义的儿子李和夫妇、孙财的儿子孙茂夫妇、向贵的儿子向荣夫妇跟随进京。”又于家人中拣了赵成、王发、高升、陈显四个，都是扬州人，在宅服役多年的；又拣了四个小子：福儿、禄儿、安儿、庆儿，媳妇：冯妈、任妈、蒋妈、储妈四个；丫头们只有青鸾，翠簪、花佩、晚云四个，还有四个小丫头萼儿、芭儿、蒂儿、鱿儿。黛玉道：“家人媳妇们不够，到京后可以随时添些粗使的。这丫头不够，还是南边买几个去好，到底人才好些，口音也对。”舒姨娘道：“叫他们领些来我们自己拣，比将来叫他们买更好些，恐怕此地一时亦买不出，我们到苏州上坟时，还可再买几个。”黛玉道：“姨娘说的是，且叫他们拣好的领些来看看。”于是陆续看了好些

，才拣了六个。舒姨娘道：“小姐挑两个伺候。”黛玉向青棠道：“你替我挑。”青棠指着一个小的道：“这个就好。”黛玉看他翩如飞鸟，婀娜依人，便取名叫飞霞。青棠又指一个略大的道：

“这个小姐留着也好。”黛玉遂取名艳雪。余者取名碧涧、芳岑、翠羽、红罗、云溪、锦蔚，皆伺候舒姨娘。择了九月十二日起身。

过了中秋，便向苏州辞墓。青棠向黛玉道：“小姐把贾府来的来人都带了去。家中只留程家的这三个大娘看家，余者都带了去。”黛玉道：“这做什么？”青棠道：“还有一件事要做的。”黛玉呆了半晌，说道：“我竟糊涂了，你说了我还想不起。”青棠道：“小姐回家的事，保不定将来有人疑心，生出些话来。不如趁此时将墓打开，叫他们众人共睹，以杜其疑。然后立一碑碣，小姐写几行字，留作后来遗迹。况且仙姑的拂子，亦要取出，不可久埋。

”黛玉恍然道：“我真糊涂到什么分儿了！亏你指点，不然我竟忘了。去年少爷还说过要立块碑，可见年纪虽小，竟比我强哩。”即向舒姨娘道：“叫周瑞家的来，与他说，邀他们同到苏州游游。”连周瑞，等一并跟去。坐了四只大船，到了苏州。

黛玉先发出两张字来，叫家人即日令石匠赶刻，送往坟上。又叫雇人夫伺候，预备开冢。这日祭坟哭了一回。媳妇们回：“人夫都齐集了。”黛玉就叫开冢。一回儿将冢打开，将棺取起，便叫开棺。只闻得一阵异香如浓檀烈麝，家人媳妇们争向前观看，喝教夫们退下。那夫们起棺时觉得甚轻，及至打开，只有衣服，并无尸骨，大家诧异，摸不着头脑。周瑞家的是眼看着入殓的，急忙上前看时，但见衣饰鲜明，并无他物。香气拂拂，如开了衣箱一般。

青棠忙走来招呼媳妇们道：“衣服中有一柄拂尘，快取了出来！”周瑞家的先将首饰一件件理出，再将衣服一件件解开，中间果然有一把拂尘。正要去拿，只见那拂尘忽然一跳，飞出棺来。尘尾扫着脸，吓了一跳，叫声：“呵呀！”脚下一绊，不觉跌倒，旁边媳妇连忙扶起。青棠把手一招，拂子早落在手中。黛玉命众媳妇们将棺中衣饰仍旧理好，一一安放在内。叫家人们招呼夫们上来掩埋，有要看的只管看，只不许乱动。众人一哄上前，争着看了一回。黛玉同舒姨娘自到坟屋中歇息，吃了点心，又把青棠手中拂子细玩了一回，亦与寻常拂子无异。

少停，媳妇们来回：“冢已筑好，碑已树好。请姨娘、小姐下船。”到了船中，周瑞家的过来道：“真是生平未见的，今儿都见了。这个拂子，几乎把人吓坏了。”青鸾道：“周大娘不是叫拂子打了一下？”周瑞家的道：“可不是么，我冷不防的一吓，就站不住了。”黛玉、青棠只是笑。次日又带了些丫头来看，一连泊了五日，买定了四个。黛玉拣了两个十二岁的，取名秀筠、文

口。舒姨娘两个，取名金盘、紫绶。又买了两个粗使小丫头，名叫蓁儿、说儿。

必到扬州耽搁两日，行期已近，一切都已停当。黛玉与舒姨娘商量，叫程忠等三人进来，吩咐道：“此番少爷在京做官，我同姨娘出去，家中的事全仗你们三个人。你们全家都在这里，各有儿子、媳妇、孙子、孙女儿团聚着。这房子要住不开，你们不拘那所市房，再添一所分着住。你们有年纪的，亦可偷空歇息些。你们的儿子、媳妇跟我出去的，有好材料，我们自然要格外提拔他。”程忠等道：“姨娘、小姐放心，这里的事，小的们无不竭力，随时具禀帖禀知。底下要有可以接手的人，小的们再到京请姨娘、小姐的安。京中一切事，向贵很靠得住，可以托付得的。”黛玉道：“我想少爷做官，正有时候，隔着二千几百里，究竟往来不大便。将来不如在这南北经行的地方，安几处买卖，或典铺或字号，会银子及人来往，都便当些。京里亦安几处铺子更好。”程忠道：“小的也这么想。因今年盐务还没有大结总，不知见多少息，故而未回小姐。”黛玉道：“我这是预先说在你心里，你相时度势的做。”程忠等答应了。

周瑞家的道：“我本应伺候姑娘去，因为太太在家里盼望，我们打算先从陆路去，快得一个月，先到京销差，也好预备再到通州迎接姑娘。叫来家的两口子在这里伺候。”黛玉道：“很好，周姐，姐你先去，替我老爷、太太跟前请安叩谢。我一到京，就进府去的。同在京城，来往便当，住在家里同住在府里一样，不必预备什么，也不必收拾屋子。我也不写禀帖了。奶奶、姑娘们，都替我先问好道谢罢。听说宝二奶奶身上不好，不知好了没有？我记挂得很，替我多多致意。”周瑞家的一一答应了。黛玉道：“你几时走？”周瑞家的道：“送了姑娘起身再走，横竖姑娘没有走到半路，我已到京了。”

那日择了吉时，全家下船。舒姨娘带几个丫头、媳妇坐了两只船，黛玉、青棠、紫鹃、青鸾、翠篴等坐一船，其余家人、媳妇坐了两船，厨子伙夫等类另外一船，由淮安清江运河北上。不提。

周瑞夫妇送了黛玉等起身，收拾行李雇船，正打算起身。一日，见程忠的儿子进来找程忠。程忠不在家，李义出去。过一回，进来对周瑞家的道：“方才来一人，西北口音，问：‘林府上可是这里？’”我道：“那个林府？”他说：“从前做过运司，同京里贾府上是亲戚的。”我说：“这里便是从前做过运司林老爷的宅子，同贾府有亲。”那人便说：“现在府上那位在家？”我说：“尊驾是那府上来的？”他说：“跟着贾府上的少爷来的，先打发他打听明白，少爷自己过来。”我说：“少爷现在那里？”他说：“在船上。”我说：“你且请坐。既跟贾府少爷来宅子里，现有贾府爷们在这里，请出来会会。”

”他说：“贾府爷们，我是不认得的，我去请我们少爷来。”说着，飞跑去了，不知是个什么人，难道你们宝二爷来了？不然你们太太又打发人来了也不可知。你们周大爷那里去了？”周瑞家的道：“他早上出去的，说自己去看船，带了两个小子去的。”李义道：“他说在船上，忘记问他靠在那里，我且去看看，左不过在这，大码头一带。”说毕走出门来。

走不上十来步，迎面看见周瑞回来了，李义拉着又说了一遍。周瑞道：“恐怕是宝二爷，我们且到河下找找去。”两人走到河下，李义见方才来的那个小厮跟着一乘轿子上来。李义忙招呼着周瑞赶至轿前，一看正是宝二爷。忙说：“好了！二爷回来了！奴才请二爷的安。”宝玉见是周瑞，忙道：“你怎么在这里？叫轿子仍旧回到船上，我们先说话。”于是宝玉上了船，周瑞、李义跟了上船，进舱叩见。不知说些什么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八回

卑说宝玉上岸见周瑞，心中诧异，因复又下船。周瑞、李义进舱来叩头，宝玉连忙拉起。先问李义道：“这个是谁？”周瑞道：“这是林府管家，还是林姑老爷旧人。”宝玉道：“管家你请前舱坐。”叫灵儿陪着，李义退了出来，上岸回家告诉去了。宝玉向周瑞道：“你从京里来的？”周瑞道：“是。”宝玉先请了老爷、太太安，道：“周哥你坐下，我要细细问你。”周瑞答应着，在舱门口一个小杌子上坐下。宝玉道：“你几时到这里来？”周瑞道：“四月里到的。二月，这里林少爷到京里说知，才晓得林姑娘并不曾不在，叫个什么仙女救了，送到扬州。老爷、太太喜欢的了不得，就打发奴才同来升夫妇来接林姑娘的。林姑娘同林姨娘十二日起身，来升夫妇伺候去了。奴才夫妇打算明日起身，走旱路先到京销差。刚刚雇了船，二爷到了。若早走一天，便遇不着二爷。二爷到那里去了这些时？老爷、太太想念得了不得，各处都找遍了，还有旨意各处找的。”宝玉道：“我如今回来了，也不必说他了，你快叫你女人下来，我有话问他。”

原来宝玉听见黛玉已起身，心中怅然若失。又知王夫人接取黛玉，黛玉欣然进京，心中又觉可喜乙故急欲问黛玉情形。周瑞道：“二爷一个人走路的？”宝玉道：“我同着柳二爷，他上岸逛去了。”周瑞道：“这么着，请二爷到林府去罢。既有同伴的客，奴才的女人下来说话也不便。”宝玉点头称是。周瑞便上岸招呼轿子。

一回儿，只见周瑞家的同程忠、李义、孙财及两三个家人都来了。到了船上，周瑞家的先进舱来，见了宝玉请安，宝玉拉着。周瑞家的道：“我的二爷！你跑到那里去了？一家子从老爷太太起都哭得死去活来，你怎么去了这些时？今儿好了！必来了！真是大喜。”宝玉听了，不觉凄然道：“周姐姐！你且

坐下。”周瑞家的道：“林府几位爷们都来替二爷请安。”说着，程忠等进来叩见，宝玉连忙拉起。认得程忠，拉着手问好，说道：“这位我认得。”程忠道：“小的从前接小姐，同向贵到京，见过二爷的。二爷倒还记得。小的主人在京，姨娘、小姐前日都起身进京了，房子空着，请二爷上去歇息几天，比船上略方便些。”宝玉道：“我正要上去，但是我还有个同伴柳二爷。”程忠道：“一发请上去，提另收拾一间书房住就是。”说着退出，招呼打轿。

宝玉即便上岸，向周瑞道：“你在这里等柳二爷下船，你招呼到林府来罢。你也该认得柳二爷的。”周瑞答应着。宝玉上轿入城，到了林府，程忠早已命人收拾。周瑞家的带了宝玉来至上房下首一间，说道：“这就是林姑娘住的屋子，二爷就在这里歇罢。”宝玉见碧纱尚艳，钿榻犹存，湘帘几间，仿佛余香袅袅。便道：“甚好，就在此处罢。”周瑞家的遂将行李安置。

不多时，湘莲来了，住在书房里。宝玉出来道：“二哥，你上那里去了？”湘莲道：“到平山堂逛了一回。”因道：“听说林府全家都已进京了，我们快些走罢，不必在此耽搁了。”宝玉道：“我既到此地，姑丈、姑母的坟上要去磕个头。二哥！你也到苏州逛逛。”湘莲道：“那不十来天耽搁！既这么着，我明日先走，到王家巷子先把车辆趟整了，在那里等你罢。你这里既有你自己的管家护送，我也放心，我不上苏州去了。”宝玉道：“也使得。”

次日，湘莲带了鹤儿，先起身去了。宝玉向周瑞家的细问府中及黛玉一切情形，周瑞一一告诉。宝玉听了，一回喜，一回悲。又说到上坟开冢，棺中只有衣服拂尘的事。又说这位仙子还留了一个侍女伺候林姑娘，长得怪俊的，名叫青棠。宝玉心中诧异，便道：“周姊姊！太太接林姑娘是为什么？”周瑞家的道：“这个我也摸不准，听说还是大老爷合老爷、太太商量的。”宝玉道：“林姑娘见你们来接他，他说什么呢？”周瑞家的又将黛玉所说的话述了，又说道：“我们是四月到的，因天气热，要到秋凉起身，叫住下等着。后来少爷中了，做了官，一家子通进京去了。”宝玉听了，心中正在踌躇，周瑞家的又道：“林姑娘如今相貌也丰腴了，身子壮健得很。脾气儿也通不是从前的样子了。”宝玉听了，又喜欢起来，因说道：“咱们既遇着，就同我一块儿走，路上热闹些。”周瑞家的道：“自然伺候二爷进京了。”宝玉道：“我还要到林姑老爷坟上去祭奠，告诉你们男人，叫他预备，我们就去。”周瑞家的答应出来，程忠等自去料理酒席供应，不必细述。

住了几日，周瑞夫妇同了林府的两个家人，送宝玉到苏州上坟。将到苏州，因风大，靠了船。宝玉在舱中看那岸上的景致。忽见岸边一个女孩子在那里说什么，低着头看不明白。等了一回，说完了站起身来，正对着船窗，四目相视，不觉呆了。宝玉见那孩子面如圆月，眉目如画，绝似从前的金钏儿，不觉

心中伤感，掉下泪来。那女子亦呆呆的望着舱中看。宝玉连忙招呼周瑞家的过来，道：“你瞧瞧这孩子。”周瑞家向窗中一看，道：“呵呀！这不是金钏儿么？天下竟有这样相像的人！”那孩子见又有人来，他上岸走了。宝玉[道]：“你告诉周哥，快上岸打听打听，是个什么人家的女儿？”周瑞家[的]出来找着周瑞，告诉他原故。

周瑞笑道：“我们二爷的事，总是出奇的。”只得上岸来，找着这女儿子看了，也觉得诧异。又在左右细细打听了。下船来回道：“这家人家姓金，是个庄家人。他有三个女儿，这是第二个，小名叫双钏，今年八岁了。家穷得很，上年把大女儿给了人家，这个孩子还没有给人家。奴才向他邻居打听打听，要买他也可以得的，则是要慢慢的说，若骤然去说，恐怕倒要居奇。”宝玉道：“周哥，你就去与他说说，多给几两银子买了他。”周瑞道：“未必一时就能成。不如先托他邻居去说，我们上了坟回来，再到这里耽搁两天就是了。”宝玉点头。

次日，到了苏州。祭奠已毕，见左侧一个新冢立着一碑，上刻着：“林女黛玉衣钗之墓”。碑阴刻着一首诗道：

十七年华暗自惊，平原蔓草傍先荣；
已醒旧梦翻新梦，幻作他生即此生。
身外形骸犹故我，空中笙鹤忆前盟；
绣襦留得思亲泪，黄土难销万古情！

后面写着：“丁巳八月潇湘子自题。时距葬时二年矣。”宝玉反覆吟讽，挥泪不止。心想：“林妹妹这诗，感慨缠绵，又复超脱。果然诗也高了，诗境也略变了。我此番万里相寻，偏又不遇，然得见此诗，亦足慰意。”周瑞家的劝道：“林姑娘大喜，二爷何必伤心呢！天不早了，请二爷下船去罢。”宝玉又将诗读了几遍。叫周瑞派一个人在这里，叫人把这碑拓几十张：“我们路上还要泊几天，叫他赶到船上来就是了。”周瑞答应。宝玉下船开行。

次日原泊在那原处。周瑞上岸找人说了一天，那边知道是京里下来的一位公子，看中了这个女孩子，要买他，大家都想发财，起先一口回绝不肯卖，后来又要几万几千的胡说。闹了五六天，苏州拓碑人回船，交进碑刻。周瑞家的进来回道：“这里人刁滑的很，这事竟难成。不如我们开船去，他看见不要了，少不得又拢来。”宝玉道：“他不过多要几个钱罢了。”周瑞家的道：“要钱亦有个分寸，这么乱要如何使得！”宝玉道：“且等他们再说几天看。”又住了几天，宝玉亦闷了，叫开船。开了二十余里，有几个人赶上来留住。又说了一天，方才讲妥了二百四十两银子，一切在内。

次日，周瑞上去写了绝卖的文契，言明明日送人到船上兑银子，次日领了

这孩子来。宝玉叫周瑞家的向箱内取了银子，交周瑞兑给他。周瑞家的一面取，一面说道：“二爷那里还带着这些银子？”宝玉道：“这是一个朋友送的盘川用剩的。”周瑞家的取银白去兑与，又叫人去置了些衣服、铺盖、钗环、妆盒等物，又耽搁两，天。周瑞家的替这孩子收拾好了，送至舱内伺候宝玉。宝玉细细问他家里的事情，双钏一一告诉，甚是伶俐。见了宝玉，竟如熟人一般，一步都不肯离，就在舱里陪着宝玉歇了。

匆匆到了扬州，换了大船起身。宝玉同双钏住了官舱，周瑞家的住了房舱。白天进舱照应，晚上叫双钏伺候。宝玉途中甚不寂寞。一夜，双钏陪着宝玉说了一回话，宝玉道：“你认得我么？”双钏道：“我这几年，晚上常梦见一个人拉着我，叫我姐姐，又拉着我笑，又拉着我哭，不知梦见了多少回。这个人的相貌都熟了，细想又没有见过这么个人。前儿在河边洗衣服，忽然见了二爷，就是向来梦见的，我就呆了。后来看见二爷向我垂泪，宛然梦中光景。过一天，就有人来说二爷要买我。我父母倒肯的，有几个混账人在里头挑唆，我父母多少的作难。我恨不得要跑到二爷船上来。幸喜二爷不惜银子，不然岂不恨死人！其实我们父母只想几十两银子。去年我姊姊卖出去，才廿两银，年纪比我还大四五岁哩。二爷今儿问我，想来必有个缘故，二爷可告诉我。”宝玉道：“说起来真是伤心，我府中太太身边有个丫头，名叫金钏姊姊，合我最好。有一天我同[他]玩笑，叫太太听见了，打了他一下，撵了出去。他恼了气，就投井死了。我听见了，正痛得发昏，偏偏又有人告诉了老爷，老爷生气，把我打了一顿，几乎打死。后来我常常想念，也常梦见他。前儿看见了你，就同他一样儿，所以伤心落泪。”

双钏听着，怔怔半日不言语，忽然笑道：“是了，是了！我明白了！我是这位姊姊投生的。我听得我母亲说，生我的时候，我母梦见得了一对金钏，生下来就叫镯儿。隔壁一个先生说道，镯儿两字不好听，替我改了这个名。我问二爷，这位姊姊是那年不在的？”宝玉道：“就是你生的这年。你生日是那一天？”双钏道：“是九月初二。”宝玉拍手道：“可不是！金钏姊姊就是这日生日。我每逢这日，必找一个清静的地方祭他。”双钏道：“我自小就最怕见井，见了井总要哭的。至今还不敢走到井边，望着心上就凛凛的难[受]自今也不知道是为什么，如今才明白了。二爷！这么说，我们是两世情分，望二爷疼顾我这个丫头。”说着垂下泪来。一宝玉拉着他道：“咱们再世重逢，万千微幸。好妹妹！不要伤心。”一面与他拭泪道：“我府中还有你亲妹妹玉钏姊姊在那的，你见了多管也认得他。”双钏道：“这我就不晓得了。二爷这回子买一厂我回去，老爷、太太又生气便怎么哩？”宝玉道：“如今我大了，老爷、太太也不管这些了。太太也后悔，伤心了好些时。太太本来爱他的，一时动怒

，原打算过几天仍旧叫进来的。你此番见了太太，太太一定喜欢你。”双钏道：“天不早了，二爷睡了罢。”宝玉道：“你也来这炕上睡罢，我们说话便当些。”双钏答应着，一面服侍宝玉宽衣睡下，自己把铺打开，换了鞋，把衣服脱在铺上，到宝玉炕上来。宝玉见他粉装玉琢的身子，连忙启衾拥人，说道：“不要冻了。”相偎相倚，见肌肤细腻有过生前，想道：“从前与金钏姐姐倒没有如此亲热过。”不觉喜心洋溢，两人又低低说了些话，睡了。次日起来，仍至铺中穿衣。看看到了清江驿，先打发人过河去访着柳湘莲住处，然后过河，到了王[家]客店。湘莲道：“好人！你一去就不来了，哄我等这些时。你再不来，我就走了。”宝玉将途，中耽搁的原故说了一遍，湘莲道：“大喜。你做这些好事，我这里等得心焦，快请来我见见就罢。”宝玉叫双钏见了湘莲，问：“车子可停当了？”湘莲道：“早停当了，明日就起身。”

宝玉坐着一辆太平车，双钏交与周瑞家的，同坐大车。一路行来，走到山东地界，下起雨来，又耽搁了几日。一那日，因站大路长，四更便起身，趁着残月微明，霜天宁况，走了几十里，走进一个山口。两边皆是山，中间一条路，高高低低，车子甚是颠簸。这路约有十来里，走到中间，忽见一簇人围着两辆车，有哭喊之声，车子便停住不走。湘莲问道：“什么事？为什么不走？”车夫悄悄的道：“前面有人做事，；不要高声。我们等他走了再走。”湘莲道：“强盗打劫人么？”车夫道：“爷不要管他，、妨碍不着我们。”湘莲听了，即带了剑跳下车来。周瑞在后面车上连忙跳下，拉着柳湘莲道：“柳二爷！不要向前去！”湘莲道：“你招呼你们车辆同你二爷，我不怕的。”说着飞步向前，鹤儿亦带了家伙跟去。走到跟前一看，只见两辆大车，有三十余人围着，也有站在车前的，站在车两旁的，也有上车搬东西的，也有坐在地下的，也有躺着的，还有个女人在地下哭喊。

湘莲大喝一声，舞动双剑，一连砍倒四五个，鹤儿又掀翻两三个。这班人冷不防，大吃一惊，车上的亦都跳了下来，各取家伙，一齐向前。细看只有两个人，便都胆大出力死拚。湘莲奋起神威，不到半个时辰，将三十余人个个砍翻在地。连忙叫鹤儿招呼后面车子上人取绳索前来。鹤儿赶回招呼，周瑞等将车子赶向前来，一齐跳下，车夫帮着取绳子，将未死的一一捆了十六人，其余都死了。湘莲将车上的灯笼在地下细细的照看，果然都死了。又将那个哭的妇人叫过来问他。那妇人道：“我们是从兖州来的，”要到保定去做买卖。我丈夫同两个侄儿都叫强盗杀了。我家中并无一人，所以丈夫把我带出来同到保定去的。”

其时，宝五见强盗已捆住，便也下车来走到那里。湘莲正在伺那妇人。宝玉看那妇人乡村打扮，虽乱头粗服而甚有姿色，好生面善。听他说了好些话

，带着南边口音，猛然想起：“莫非是妙玉？”即问道：“你本乡那里？你不像个北边人。”那妇人抬起头来看了宝玉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宝玉细细认明，便道：“你是妙师父呀！怎样不认得我了？”妙玉道：“原来是宝二爷！”便哭道：“可怜我今儿见了亲人了！二爷好歹救我！”宝玉亦挥泪不止。

正要问他别的话，看看天色微明，周瑞家的与湘莲商量道：“柳二爷！我们这事不得了！杀了这些人，要报官才好。这活的也要有个交代：。我们须留一辆车、两个人在这里，一面找地方保甲、去报官。、等官来相验过，把这些物勘验明白了，叫事主领了，这事才完结；有些时耽搁哩。方才听这妇人说，丈夫侄儿都杀死了，他一个女人，能在这里伺候见官么！我们既做了这事，不如我们就做个事主，说是我们亲戚，一路同行到了这里，被盗打劫，杀死了两人就是了。省得这女人又拖在这里出官。”宝玉道：“很是，你就在这里料理这事，我们在打尖的地方等你。”周瑞道：“柳二爷也要在这里，官问强盗是谁杀的，要人家承认的。”湘莲道：“我就同你在这里。”于是周瑞、湘莲两辆车留下。

周瑞道：“还得问这女人，他的丈夫叫什么？侄儿叫什么？多大年纪？住的什么村庄？”妙玉一一告诉了，又说：“车上的货物，有个折儿在拜匣里，取出来点一点就知道了。”周瑞对他女人道：“你们伺候二爷先走罢！天不早了。”宝玉叫双钏到自己车上，叫妙玉到周瑞家的车上去。周瑞家的又同妙玉到他车边，取下他的铺盖行李来，搁在后面车上，然后开车而行。这里周瑞、湘莲等人自分头去找地方保甲，雇人将人犯扛抬入城报官。不提。

原来妙玉自从那夜被劫，中了闷香，口不能言，看着强盗将他背负出园，放人车，走到天明下了船，又走了些路，方才渐渐醒来。见身在舱中被内，衣服等物一概去净。见背负他的人守在“旁边，中舱尚有几人。心中想着满拚一死，但一时没有死法，必须哄骗着他，方可得空寻死，因号啕大哭，那人百般劝慰。妙玉乘机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你将我抢来做什么？我一个清修多年的被玷污了，你把我弄到那里去？”那人道：“我是有名的好汉，因为爱你，所以不顾性命的把你弄来。你嫁了我，包你一辈子快活。你快不要啼哭。”妙玉道：“那些都是什么人？”那人道：“都是我的朋友。”妙玉叹口气道：“这是我前世的孽障，我如今也没有法了，只得依了你。”便止了哭，道：“你把衣服我起来。青天白日的，我也饿了，你弄点东西我吃。”

那人见他不哭了，甚是喜欢。忙把衣服与他穿了，又拿脸水洗了脸，拿些点心吃了。妙玉此时不管什么，拿来就吃。那人一面看着他愁容泪眼愈加可爱，满面的笑。只听得外面说：“好了！如今新人又笑了，请出来我们见见

！”那人同了妙玉出舱来坐下，四五个人上来，一面作揖，一面说笑，妙玉都不理他。众人道：“好人儿！礼也不还一个！”内中有一个道：“你不要装嫂子样儿，我们大家得的，大家有分的。”便上前拉妙玉的手。妙玉一摔手，一便进舱来，又呜呜咽咽的哭。那人跟了进来，外面的人还在那里肆行说笑。妙玉一面哭道：“你还说是个好汉，叫人家这么欺负你，你看他哼也不哼一声。要这么着，我便死了也不能依你！”那人连忙安慰道：“这些都是我好朋友，大家玩笑惯的，你不要多心。你在贾府住久了，自然看不惯，我告诉他们，以后不同你玩笑就是了。”

说着出舱去了一回儿，进来叫妙玉出去饮酒。妙玉道：“我是不出去，有饭就给点子我吃。”那人道：“他们预备了喜酒，怎好不吃一杯儿！”妙玉只得同了出来，到中舱挨着那人坐下。众人便来；敬酒，胡言乱语说了一回。那人道：“承众兄弟的美意，我先谢谢。但你们这嫂子脸嫩得很，兄弟们不要尽着取笑。”一人道：“大哥！你这嫂子才来了一天，你已经怕了。”一人道：“便是大哥；咱嫂子，我们却不怕。”一人道：“少不得过几天你也要怕起来。”又一人道：“正经话一处有一处的规矩，到了我们这里，自然要依我们的规矩。”兄弟从前得了的人，大哥要怎么样，兄弟们没有说半个字，大哥这回子怎么连玩笑话都不许讲？老实说，太哥这位嫂子天仙似的，我们都没有见过，大家要尝一尝，死了也得好处。今儿自然也要让大哥的，明儿就要大家均匀均匀。”一人道：“我们今儿便定了次序，”省得明日再争，我们叙齿均轮。。一人道：“这不是叙齿的事，我们豁拳”，那个赢得拳多，那个在前。”那大哥只是笑。忽然挨近妙玉坐的这个人一只手伸到妙玉手袖中来，妙玉将身一闪，那手还未抽出，底下又一只手伸入裤中。妙玉急得索性扑人那大哥怀内，哭道：“这是怎么样！你快把我杀了罢！”说着，将头在怀中乱磕。

只见那大哥一把将妙玉抱起，跨进房舱，将妙玉放下；拿了两把刀跑出舱来，先将挨近妙玉坐的这人一刀砍了，接连三四刀砍倒三四个人。众人猝不及防，又无兵器，舱中又窄，一时尽行砍翻。只有靠着外舱门坐的一人，看见持刀出来，知道不好，疾忙跑出头舱，想招呼水手泊船，舱中人早已赶到，手起刀落，砍入水中。水手听见响声，从后一望，知是火并，连忙将船拢岸，弃了船只各自上岸逃命去了。

那人走进舱中，对妙玉道：“娘子！这些东西都被我杀了。”妙玉道：“到底你是个好汉，杀得好！”那人道：“我们如今要商量：这船上住不得了，水手们都逃走了，我又不会弄船，我们赶紧收拾上岸去再讲。”那人遂将船中所有物件，拣金银细软包了一包，余者通不要了。将船靠定，自己先上岸，四面望一望，约莫认得这地方，便下船说道：“此间上去不过三四十里路

，便有一个相好的人家可以借住。你自不能走，我仍旧背了你走罢。”妙玉只得依他背上，急急走了些路，都是旷野无人。

看看天晚，又走了些时，见树林中似有人家。走到林中，见一所庙宇，用手敲门，里面走出个尼姑来，年纪三十上下，开了门，道：“原来李施主来了。”引入房中。又出来一个小尼姑，年纪十八九岁。那人将妙玉放下，妙玉已神魂失据。定了半晌，问那尼姑，方才知是师徒二人，与这李强盗向来交好，遂留妙玉在房中歇下。那强盗又将行李放在炕上，尼姑做起饭来大家吃了。与强盗说了一回话。尼姑道：“今儿怎么个住法？通共两个房，你到我徒弟那里歇了罢。”强盗道：“我就在这里，你把徒弟也叫了来，我们一块儿玩玩。”妙玉那时已躺在床上，便说道：“好人！，我今儿实在乏得了不得了，你让我歇一夜。”强盗道：“也罢，你让他在这里歇，我们两个到你徒弟房中歇去。”就拉着那尼姑出去了。

妙玉就在这尼姑床上和衣睡了一觉。醒来天还未亮，想道：“这时不寻个死路，还等什么！”坐起想道：“怎么：死呢？还是上吊便当。”左右一看，并无绳子；只得便将裤带解下来，将裤子两三折扣住。站起来，想找个地方系那带子。看时，并无可系之处，站在炕上够不着上边。想道：“须踮个杌子才够得上。”便下炕来；忽听得板壁上边透出灯光，即向那壁缝中一看，只见强盗光着身子仰卧在炕上，闭着眼，动也不动。小尼姑侧卧着，似乎睡着。大尼斜靠在炕旁，呆呆的看。妙玉心中想道：“这是什么？”又[见大尼姑]将手浑身摸了一回，又把手到鼻子边试了试，两人相颊甚是慌张。妙玉道：“好好的难道死了？”忽然大尼姑出来，到妙玉这房中，拉着妙玉道：“你去看看你的人！”一同过来，见强盗已直挺挺的死在炕上。妙玉道：“这是为什么忽然死了？”大尼姑道：“你嫁这李大哥几时了？”妙玉道：“我那里是嫁他的！我在京里住，”他把我抢来的，今儿才第三天。”尼姑道：“你同他有个事儿没有？”妙玉道：“还没有。”大尼姑道：“他昨儿同我做了事，又同我这徒弟闹。我一觉醒来，他们还未完毕。一回儿，我见他不动弹，才叫徒弟看看，他便是这个样子了。娘子！如今怎样呢？”妙玉道：“师父与他相好，处几年了？”尼姑道：“我们亦不是愿意的，不依他便要杀我们，只得依他。来往也有三四年了。”妙玉道：“知他有几多党友？”尼姑道：“这倒不知，他来总一个人来的。”妙玉道：“他的党友六七人，他在船中多杀尽了。这回子师父拣个地方把他埋了就是了。”尼姑遂叫起小尼，将强盗扛至后边院中，取了锄头，两人轮替着挖了一个大坑埋了，然后开门打水做饭。

妙玉乘他们扛埋时候，将强盗包袱取出。打开看时，尽是金珠银子。便将珠子取出，撕开小棉袄，尽行装入。又将金箔怀丁些，余者仍旧包好。在房中

寻着针线，将棉袄缝了。吃饭后，与二尼商量道：“我在此不是个道理，你们能送我回京去，我将这包内里东西谢你。”尼姑道：“这里离京却不远，然我们两个女人，怎能送你去！我有个亲戚，约定明日来的，等他来时再商量。我们既遭此事，这庵中也站不住了，也要另寻头去。”妙玉道：“这却为何？”尼姑道：“他的党羽若寻了来，如何打发他！不如早自避开为妙。”

次日果然有一个四十上下的人来，与大尼姑兄妹称呼，坐下说了一回话，小尼姑便向妙玉道：“你今儿在我那里住。”妙玉会意，即携了包一裹到小尼姑房里来。问小尼道：“这人是师父什么亲戚？”小尼道：“什么亲戚！是师父的老相好，说了几年要嫁他，就怕这强盗。这回子好嫁他了。”又道：“停回我们瞧，这个主儿也同强盗差不多。”妙玉道：“你自然也要去陪陪他？”小尼摇头道：“我们师父不肯的。我也不愿意，我今儿不舒服得很哩。”妙玉问道：“两位师父那里人？”小尼道：“师父是保定府人，我是京里人。”妙玉与小尼说了一回，天已晚了。吃了饭，与小尼关门睡了。

次日，大尼姑找妙玉道：“我已同我表兄商量，他肯送你回去，你把什么谢我们？”妙玉道：“我已说了，包里的东西你们拿去就是了。”大尼姑道：“我们今日就走，我也要到京里去。”于是两尼忙着收拾，装上车，三人同坐了。那人跨在[车]上吆喝着离了庵门。

走了几日，到了一个村。住了车，三人下来，进了一所屋。有几间砖房，有几间草房。大尼姑让妙玉炕上坐，说道：“这是我亲戚家里，且歇歇再走。”住了一夜，小尼姑不知那里去了。妙玉问大尼姑道：“我们几时走？”尼姑道：“车子坏了，在收拾哩。”一连等了三日。只见尼姑道：“车子好了，今日送你进城。你说的那东西可要留下了。”妙玉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即同尼姑将包裹取出，打开看时，尽是金银。尼姑吓了一跳，忙把那人招了进来。那人见了，妙玉，作了个揖，便也看呆了。妙玉说道：“这是强盗不晓得那里打劫来的赃。我是不要的，你们只管拿去。但要留神，不要叫人认了去，就了不得了！”那人同尼姑估叨了一会，说道：“我们把银子领了情；这金子我们难使，轻易不见面，不要闹出乱子来，还请收了。娘子到了城里，再多赏我几两罢。”妙玉道：“也罢，既不要，我且收拾来，你到城里看光景，有好用的地方，你只管来取。”那人问道：“娘子到京里落那里？”妙玉想道：“若说出荣国府来，他们必要害怕，不敢送去。”只得说道：“你送我进了南门，我便认得回去。”那人出去套起车，尼姑送出门，彼此道了谢。

妙玉坐上车，那人赶着走了好半日，望见城门，进了城。妙玉看时，城中甚是热闹，又像京城，又不像京城。走了一回，总看不见南门。到了一家门口，似乎客店光景。那人说道：“请娘子下车歇一歇，这牲口要喂喂。”妙玉道

：“这是那里？”那人道：“这是我亲戚开的客寓，里面有干净房子。”妙玉想道：“既到了京城，不怕他了，且进去问个信儿。”便下车走人。那人引到一处，掀开帘子让他进去。看时，里面小小一间房，甚是干净，便坐下了。那人出去半日不见来。看看天色晚了，想道：“难道他把我搁在这里走了？”想等个人来问问，总不见个人。”正着急间，忽见一人卅上下年纪，像个买卖人，白白净净老成的样子，手里拿着一个包裹，说道：“娘子，这包裹是你的？”妙玉道：“是车上拿来的？”那人道：“是的。”妙玉道：“是我的。”那人道：“方才这赶车来的是令兄？”妙玉道：“不是。”那人道：“不是呀？”说着回头便走。妙玉道：“请回来！”那人转来道：“这事不好！我要去追回这人来！”妙玉道：“什么事？”那人道：“我是山东兖州府人，在这里作贩，客货已毕，正要回去。前日有两个人来说，有头亲事，说明人材十分，还带有资财，嫡亲哥哥出笔卖他。因本地人看不中‘要个外方人。说明了：写了契，一面交人，一面兑银。若人材不是十分，便不要银。今日送了来。我看着娘子进来，才兑与银子去了。娘子说不是亲兄，一定是拐带了。”；

妙玉恍然大悟，”道：“原来把我卖了。”便说道：“身价多少？”那人道：“五百两。”妙玉道：“你也不必去赶，你把我送回，我还你五百两银子就是了。”那人道：“请教娘子尊姓？府上何处？”妙玉道：“我是京城里大家，叫强盗抢出来的，又从强盗那里逃走到这人家。这人说是送我到京，我还[给]了他好几百银子，他竟把我卖了。”那人道：“呵呀！既这么说，我断不能送娘子回京。到了京里，在我身上要起强盗来还了得！我算上了他的当！娘子，我也不敢勉强，请自尊便，我丢了这五百银子罢！”妙玉道：“我孤身一人怎么能回京里去！”那人道：“我明日便回山东的，我认了晦气就是了。我实在不能再管闲事。”说着，立起身来往外走。妙玉道：“客人！你且坐下。”

说着，一个小僮计点进灯来。妙玉心中想道：“我此时便到京城，亦无颜进荣国府。此外又别无去处，不如跟这客人，隐姓埋名，了此残生罢。”便道：“客人上姓？”那人道：“我姓周，叫元旋。”妙玉道：“我看客人是忠厚诚实的人，不知家中还有何人？”周客道：“我无父母兄弟，亦并未娶妻，家中颇有田产，可以过活。因年纪已将三十，想成个家。原不过随便娶过作家人，不料遇着这班人，将娘子的美貌夸张，一时高兴，使了五百，原是我自己的错失。”妙玉道：“既如此，你想来也不是假话。我已遭盗劫，羞见家人，我便随你回去就是了。”那人喜出望外，说道：“承娘子不弃，是小可平生之幸了。”连忙作了两揖。妙玉道：“这店中草草，既然你明日起身，且到了家，再结百年大事，也要像个局面。”周客道：“这个自然。娘子今夜就在这屋

里歇，小可去料理铺陈、衣服、晚饭等事，失陪了。”说着出去。

少停，小憋计搬了铺盖来，，都是新的。又有两箱衣服，都搬过来。一时送进晚饭，妙玉吃了睡下。次日天明，周客进来将箱子捆好，铺盖打好，装车起身，一路到了兖州乡里家中。妙玉见瓦屋两重，也还干净，又有些草屋，妙玉住下。周客便择日请了些乡邻亲戚吃喜酒，与妙玉结亲。乡中人见了妙玉，无不啧啧夸奖。周客十分欢喜。妙玉见周客诚实，也甚相得。

饼了一年余，周客因得了妙玉的金珠，便至省城兑换了，置了货。回来与妙玉商量道：“我要到保定做买卖，你一人在家无人照应。我想这个地方原不是我的祖墓本家，只有两个侄儿，此外无人，往往受他们欺侮。不如把这田产房子通变了，我同你一块到保定开个大铺子，做几年买卖，再回老祖家去。那里本家人多，就不怕人家欺侮了。”妙玉道：“也好，不然我一个人在家亦难过活，倘有人来欺侮我，我怎么样呢！我是怕受惊吓的，自然同你出去的好。”周客遂将田产变卖。带了侄儿，同了妻子，满满装了两大车货物，望[保]定而来。走上大路，便遇了这班强盗暗暗跟下来。到那日，便在山僻路中动手。周客同侄儿当时砍死，见妙玉姿色颇佳，故没有杀他。刚遇宝玉、湘莲救了。

妙玉见了宝玉，心中好生伤感，一路行走。到了店，宝玉把妙玉邀到房中，细问一切。不知妙玉如何向宝玉说？再俟下回。

第九回

卑说宝玉同妙玉先行到了店中，邀妙玉过来细问一切。妙玉将被劫之后，如何火并，如何逃到尼庵，强盗忽然死了，尼姑将他拐卖与周家，大概说了。一面说，一面哭。宝玉叹息道：“妙师不幸遭此大劫。我那时正在病中，后来才知道的。且喜得脱火坑，这也是仙佛护佑。”妙玉亦问宝玉因何来此，宝玉亦将出家情事略述一回。妙玉叹息道：“潇湘子本是神仙中人，应有这等奇遇。你们性情固结，我早已知道。不料有这许多磨折。如今两心相印，尘死不移，月缺重圆，天从人愿，真是人生佳话。只我这薄命人不知造何恶孽，挫折至此厂说罢，泪如雨一下。

宝玉劝道：“妙师不必过伤，仙佛未成时多遭魔劫，劫尽自能证果。门下妙师还是仍回栊翠庵清修，还是欲归兖州？”妙玉道：“我遭此恶劫，陷于泥污，何颜重返初服！兖州之事，原是流落风尘。不得已暂留喘息，较胜青楼乐籍而已。况周家都已被杀，回产俱已变卖，并无一人，我去做什么！我今日得遇二爷，是我刁；幸中之大幸。若遇别人，又不知飘落何地厂掩泪道：“二爷！带我回去，我情愿做个侍女，伏伺潇湘子，了此残生罢了。”宝玉道：“你所见亦是。盗劫的事，无人不知。这回子仍回栊翠庵，未免惹这些蠢人妄生疵议。本来你这个人老于蒲团，原是恨事。如今周氏既无可依，亦无可守。且同

我回去，与宝姐姐、林妹妹、诸姐妹相叙，再作商量。只是如今我倒不好称你妙师，我与你约为姊妹罢，从此我便叫你姊了。”妙玉道：“这是断当不起！这回子我还算个什么人呢，容我做个丫头，便是大恩了。”宝玉道：“姊姊言重。姊姊！我想你既入尘世，从前的事过眼烟云，譬如前生一般，不必再提。姊姊的芳名，竟须稍为改换才好。”妙玉道：“请二爷替我换换罢。”宝玉道：“我替姊姊换一个字，将玉字改换了莲字如何？”妙玉道：“就是这么着。”于是，妙玉改名妙莲，号青泥子。

住了十几天，尚未见湘莲、周瑞前来。宝玉又打发人前去打听。终日与妙莲闲谈。又将双钏派令伺候妙莲，又叫周瑞家的与妙莲置些衣服换了。一日，向妙莲道：“你回去竟不必提前事，只说‘是周氏之妇，被盗劫了，无家可归’，更觉干净些。”妙莲道：“也好，但是已有人晓得的了。”宝玉道：“我自然嘱咐他们。”

又住了几日，已是望后，打发去的家人回来了，说：“地官已经相验了，柳二爷、周瑞都到县里去，同那强盗对了两堂供。具了领状，领了赃物出来，照单点了，并没有遗失。现在把两辆车子打发了。所有货物，周瑞打算通把他变卖了。除去衙门用度，余者带回来。三个尸首，官已验埋了，棺木等都是周瑞料理的。因货还未变完，还有几天耽搁。柳二爷也帮着料理，叫奴才先回来告诉二爷。”宝玉点点头。

又住了几日，湘莲、周瑞方到。周瑞将周家的原货单及变卖动用的单子呈上，说道：“还有些衣服行李等物，想来妙师父带去也无用，也都变了。”宝玉道：“周哥很辛苦了！你们五百年前共一家，你也积了些功德。”周瑞道：“这是二爷做的好事，奴才怎敢不出力哩。”宝玉道：“你且歇息一天，我们明日走罢。”又把“到家不必说是妙师父”这话告诉他，叫他传知众人。周瑞答应退出。宝玉看那单子上，除用尚存银二万三千八百五十四两，即到妙莲房中交付了。妙莲道：“周大爷他们辛苦了这些时，把这三千银子送他们罢。其余的八百多两，交给周大爷。请他派个人把他叔侄三人买块地葬了，立个碑，种些树木。剩了的做几天斋，也算尽了我的心。”宝玉即吩咐了，周瑞自去派人办理。次日大家起身，取路进京。

却说贾府自从琬玉报捷之后，又得了周瑞夫妇禀帖，知黛玉已允来京。后来又知琬玉接眷，又得周瑞禀帖：“已于九月起身。”遂命将潇湘馆收拾，预备黛玉来住。其间，因贾兰定亲，又忙了一回。原来傅试家久慕贾府，因妹子秋芳颇有才貌，想与贾府结亲，注意在宝玉。屡遣老妈们到贾府往来探信。后来知宝玉亲事已有成说，遂许了梅翰林之侄。秋芳之妹名叫素芳，也有才貌。见贾兰已中，遂又注意贾兰，央人与门客詹光说知，托其作伐。詹光遂与贾政

说了；贾政与王夫人商量：“贾兰年纪已大，正应议亲。”访那姑娘，果有才貌，遂聘定了。

一日李纨、惜春、平儿、喜鸾都在王夫人那里，说起宝钗病来，王夫人愁着眉道：“你们瞧着到底怎么样？说是产后的缘故，已经调理了这些时，怎么总不得好？我瞧这两个月益发重了。这孩子向来心地明白，不大生病，又不是那种轻狂的人，怎么也病得这样？”李纨道：“我们瞧着也着急，想来这大夫不得力，还得请太太告诉外头，访个好大夫才好。”王夫人道：“大夫换了三个，难道没有一个好的！再叫他们赶紧访去。”向平儿道：“你告诉琏儿，叫他赶紧找个好名公来。治好了重重谢他。”平儿答应着出来。

“王夫人道：？我瞧他这光景，竟有些像从前林姑娘病中的样儿。”李纨道：“我们瞧着也觉得像，不但病症相仿，连得神情也很像。”王夫人叹口气道：“天下事真是估不透。一个林姑娘，从前一年病到头，后来竟病死了，那晓这回倒还是好好的。宝丫头向来，不病，忽然一病就到这个分儿，这从那里说起！”惜春笑道：“太太宽心，不必着急。这病痛是人人有的，不过年灾日晦，过了自然好了。太太瞧林姊姊这么病愈好好的，何况宝姊姊呢！”王夫人道：“难道又有仙人来救！你就是我们家的仙人。前儿老爷都服你，说你说的话有道理。你说不妨碍就好了，但不知几时能痊愈？”惜春道：“这个我也不晓得，大约今年未必能好哩。”王夫人道：“事情真难料，前儿去接林姑娘，你们都说未必肯来，老爷也说你们说的是。那晓得林姑娘竟肯来。这回子差不多好到了。”李纨道：“这实在估不着。听说坐船来，只怕还到不了呢。”王夫人向惜春道：“你说宝玉会回来，到底是怎样？林姑娘是快到了，，宝玉呢？”惜春道：“想在即有信了。”

正说着，外面传进来周瑞夫妇禀帖。李纨接过，看是九月十七日扬州发的，遂拆开念与王夫人听。禀中说：“宝二爷于十五日同柳二爷到扬州，身子甚好，现住林府中。即日要往苏[州]上林姑老爷的坟，。回来，奴才夫妇伺候赶紧进京回府，约十月中可到。先行驰禀，告慰老爷、太太，并叩大喜。至宝二爷一切情事，尚未谕知，随后禀闻。”王夫人一听“宝二爷”三字，已有喜色。读毕，李纨、惜春皆与王夫人道喜。王夫人自是喜欢，说道：？这东西作怪的很，怎么不先回来，倒跑到扬{州}去。也不知在哪里耽搁这些时，怎么又同了什么姓柳的？”李纨道：“这姓柳的就是那年骗着尤家三姐儿自尽了，跟着个道士走的。想来碰见了同回来的。如今太太大喜，快快开怀，不要记挂了。”王夫人叫人将禀帖送与老爷看。一时贾政同了贾赦都上来。薛姨妈、邢岫烟都来看。宝钗听见了都喜欢。过会子东府贾珍、尤氏等都来了，多与王夫人道喜，又打发人通知探春。

却说贾赦进来，见了王夫人，道：“我说的话如何？宝玉到底回来了。”贾政道：“大老爷高见。但不知这畜生如何晓得？”贾赦道：“你等他到了问他。但如今林姑娘是快到了，宝玉也快回来了，你们要赶紧把这亲事商量妥当了才好。不然弄得活的再死了，回来的再走了…那就依旧完了。”王夫人道：“大老爷说的是。还要请大老爷作个主儿。”贾政叹道：“宝玉这畜生，我久已置之度外，此番原是大老爷的高见，我竟料理不来。这事悉听大老爷主持罢。”贾赦道：“你这话就错了。我们弟兄都是一样，事情要大家商量，你恼什么气呢！你说宝玉不好，他也中了个举。你说他不该走了，他原到你船上叩辞的，你为什么 not 拉了他？你说他借胎历劫的，与我们无情，为什么他又回来？大凡事情诧异了，便要就着事势斟酌着做，不可执着那呆理。我前日不过偶然想起，”多了一句话，居然竟应验了。如今宝玉既自己回来，其中必定还有原故。你若只是恼气，我就不敢与闻你的事了。”贾政连忙站起道：“大老爷关切兄弟的事，兄弟怎么敢恼气呢。实在素性迂，让这些奇奇怪怪的事已经闹得糊涂了，真是没有主意。还求大老爷吩咐，兄弟依着办就是了。”

贾赦道：“依我说，古来二女同归的，也多得很。我们这人家，难道还多这一个媳妇？他们姊妹们自幼在一块，想来也没有什么争执的。林姑娘到了，横竖有他们姨娘，是个庶母，同他亲兄弟，都是应该做主的。我们求亲，估量着亲上做亲，亦没有什么不肯。其中细微曲折，应该怎么方才妥当，还得二太太再斟酌。再者，宝姑娘的意思怎么样，也得太太同他商量明白。”贾政道：“大老爷说的固然是，但宝丫头已经过门，年纪又长。林丫头不得不居其次，恐怕未必愿意，媒人亦难措词。若要反居其上，这又觉难说。”

贾赦沉吟了一回，忽然笑道：“你所虑极是。但我想这些事，不消我们费心，等他自己做去，谁愿意让谁，我们可以不必管。娥皇、女英便是成例。古人一娶九女、一娶五女，也有一家的，也有别家的。”贾赦尚未说完，贾政道：“外头看着似乎亦觉不定，这停妻再娶亦有干例禁的。”贾赦道：“这个益发不消虑了。我们对外人说，原要说是从前老太太本指定了林姑娘，因为住在家中，不曾行聘。后来因林姑娘病笔，才另娶了宝姑娘。这回林姑娘复生，仍是原定的人，不可抛弃，故仍行娶回。就是媒人向那边求亲，也要这么说。便是皇上垂问，也是这么回奏。干甚例禁呢！”贾政点头。

王夫人道：“大老爷指教得极是。但这求亲的媒人，请那一位呢？”贾赦道：“这倒要大家商量。要能见他家庶母的人方好。至于向琮玉说，我就可以说得。我也是亲舅舅，亲舅舅与外甥女做媒与自己的侄儿，有什么不可呢。”说着站起来，道：“你们再商量商量，横竖还有些时候哩。”又向贾政道

：“宝玉回来，你也不必过于责备他。要晓得子弟们总有偏处，我们节取其长。只要他能孝敬长辈，读书上进，此外有些脾气也不必苛求。从来说“不痴不聋，做不得家翁”，可以将就的将就些，省了多少事。”贾政只得答应个“是”，同了出来。王夫人到宝钗那里找薛姨妈等说话。

却说宝钗一病缠绵，总不得好。自己也知道产后伤感之故，强自排解，终不能开怀。闻得林黛玉并不推辞、欣然来京，心中诧异。想道：“这人竟难测度。他难道不晓得宝玉已走？他来京做什么呢？”后来晓得琬玉接家眷，想来黛玉怕兄弟中了，家眷总要来京，落得先答应厂；若是不中，又生出别的缘故来推托，必是这个道理。“这人真是深细到十分。”

一日，略觉清爽些，坐起来”靠在枕上。薛姨妈、，邢岫烟、李纨、平儿、惜春等都来看他。一进房，便说：“大喜了！宝哥儿回来了！”宝钗听得怔怔的。李纨把周瑞的禀帖一一告知，宝钗道：“他到扬州，一定是去找林妹妹的，不知见着了没有？”李纨道：“没有。林姑娘早已起身了。”宝钗道：“不知他怎么“知道到扬州的？”惜春道：“这容易明白。林姑娘是仙人救的，宝哥是跟了仙人走的，自然是仙人告诉他的了。”李纨道：“这话是的，他同行的这姓柳的，也是多年没有下落的人，怎么就会遇见呢。”岫烟问宝钗：“今儿可好些？”宝钗道：“略觉好些，总不想东西吃，也起不来。”平儿道：“太太喜欢得了不得。嫂子一喜欢，就该健旺了。”宝钗不答。说着，王夫人也来看宝钗。又问了些话，邀了薛姨妈、岫烟过那边奉。李纨，平儿、惜春都跟了去。少停，尤氏婆媳也来看宝钗，都与宝钗道喜，说了一回去了。宝钗似睡非睡的歪了一回。莺儿过来问道：“姑娘吃点什么？”宝钗点点头，吃了些粥，又朦朦胧胧的睡了。

忽听得莺儿唤他道：“姑娘！快醒醒！不好了！”宝钗惊道：“什么事？”莺儿道：“宝二爷回来了。”宝钗道：“回来了就是了，什么大惊小敝的！”莺儿道：“宝二爷同了林姑娘回来，来那里拜堂哩。太太叫人来说，叫姑娘去见礼。我想宝二爷不来看姑娘，怎么倒叫姑娘去呢！泵娘你要打个主意才好。”宝钗一听，心中气愤，说道：“我就去见见他，看他怎样！”即起身来，扶着莺儿走到正屋内。只见宝、黛二人并坐，两边站了些丫头，地下铺着红毡。宝玉开口道：“快过来见了二奶奶！”宝钗道：“你们玩些什么？”黛玉道：“那个同你玩！”宝玉道：“你不要装那奶奶体统。你从前千方百计偷天换日，做的事算不了什么。这回子我回来了，你好好的低头伏礼，伺候奶奶，我还不究前情，一样当你个人。你若不然，你不要后悔。二奶奶的脾气，你可知道的。”宝钗道：“你们莫非疯了？我不同你们说话！我见老爷、太太去。”一直走到王夫人那里。见贾政、王夫人都坐着。

宝钗上前哭诉。王夫人道：“这也难怪他们，说不得你委屈些罢！”宝钗一听，愈加气愤。便道：“既如此，太太放我回家去罢。”王夫人道：“你回那里去？你哥哥问了罪了，你母亲不在了，你二哥同了嫂子回南去了。你回哪里去？”宝钗听了，不禁痛哭。忽见两个人将他一把拉了飞跑，拉到宝、黛跟前，将他按倒跪下。宝钗正嚷骂那拉的人，只见黛玉说道：“你到老爷、太太那里去告状，告下来没有？你既不懂好歹，这么倔强，我怎能不念前情！我吃你苦也多了，今儿叫你略尝尝。”叫：“晴雯！紫鹃！把他衣服剥了！”

宝钗正要不依，一转眼身子精赤，伏在地下，不能转动。想道：“这颦儿竟如此狠毒可恨，宝玉竟不出言相劝。”因说道：“林妹妹！我不恨你，我只恨宝玉。我死了也不饶他的。”听得黛玉说道：“这东西还是胡说，与我结实打！”只觉得鞭子如雨点一般打来，浑身痛楚。黛玉道：“你服不服？”宝钗道：“我拚了这命交给你就是了，什么服不服！”听宝玉道：“他不懂好歹，妹妹不要饶他。”黛玉道：“你们不会打，我自己来。”说着，拿了鞭子打来。宝钗觉得更比前疼痛。咬着牙恨道：“我认得你这些时，那晓得你这样狠心刻薄的人，我还要这命做什么！让了你们就是了！”将头往地下尽力一碰，见血流满地，痛彻心魂，大叫一声，身子一跳。莺儿急唤道：“姑娘！姑娘！怎么了？魔住了！快醒醒！”

宝钗睁眼一看，定了定神，口中犹是呻吟。莺儿道：“姑娘的手搁在心口里了，所以魔住了。”取饼茶来，宝钗喝了一口。觉得浑身大汗，尚觉隐隐疼痛。歇了一回，叫莺儿扶着起来靠了。莺儿道：“姑娘还躺着罢。”宝钗道：“等回子再躺。那乱梦颠倒，怪怕人的。”坐了一回，细细想那梦境，清清楚楚。想道：“这事看来必然定有的了！妈妈已是这么大年纪，哥哥是靠不住的。太太相待虽好，偏爱儿子也是常情。照梦中光景，必非好兆。”因此，次日。病又重了。

宝钗做梦之时，正王夫人与薛姨妈相商黛玉的事情，将贾赦、贾政的话说了，看薛姨妈的意思。王夫人又道：“妹子！你晓得我不是纵着儿子胡闹的，老爷更不必说。这回子是大老爷的主意，叫去接林丫头，保不定宝玉就会回来。我那时将信将疑，不料果然宝玉就回来了，所以大老爷这话老爷亦不好驳回他。总总从前，原是老太太求着妹子救宝玉的命，以致委屈了宝丫头这些时。这回儿还是求妹子同宝丫头说明白了，再委屈他留宝玉这个人罢了。究竟林丫头愿意不愿意，还不可知。我要同妹妹说过了，才好请人去说的。”薛姨妈道：“林姑娘同宝丫头一样的都是表姊妹，他们自小一处亦相好的。宝丫头人还明白，断没有说什么没礼的话的。倒是宝丫头年纪大两岁，已经过了门，生了儿子，这回林姑娘做二房，恐怕下不来。若说不是二房，又怎么样呢？这还

得姊姊斟酌。”王夫人道：“这是大老爷说过的，等他们姊妹们自己商量去。横竖姊妹还是姊妹，难道还能分什么嫡庶么！请妹子且同宝丫头商量商量。”李纨、于儿等又撺掇了些话。薛姨妈过去，见宝钗病势又重，便叫岫烟回去，自己就在宝钗房中住下。

饼了两日，宝钗又觉好了些。薛姨妈才将王夫人的话，说了一遍。宝钗正触着梦境，遂哭着道：“妈妈！我这病，自己晓得不能好的了，不过挨些日子。随他们怎么闹去就是了。妈妈你也不要伤心，这是我的命该如此。”薛姨妈流泪道：“好孩子了！你千日是最明白的人，快不要烦心，好好的养着。等病惯了，宝哥儿待你本好，就是林姑娘来了，不过各人留点神儿罢了，也没有什么妨碍处。”宝钗道：“我不是怨恨那个，自己不要他好，是这病拖得久了，只怕难好。”薛姨妈道：“年纪轻轻，这点病算什么！”宝钗又将做的梦悄悄的告诉了。薛姨妈道：“这是你心上想着的原故，那里会有这等事！人说梦中相反，这是吉兆。”

次日王夫人来看宝钗，宝钗便勉强起来坐着，说道：“宝兄弟同林妹妹是同世的同缘。老爷、太太的主意极是的。我别的是不，知道，大老爷说的《左传》上的故事我还晓得。论亲戚。林妹妹是老爷手足上的亲，我是太太手足上的亲，也应该让他。论来京也是林妹妹先到，自然让他。况且我们姊妹本很相好，能够大家在一块一辈子，也是难得的事。太太只管赶着办，我好一点儿，就出来帮着太太料理。”宝钗一面说，王夫人道：“难得你这么贤淑。但这让的话不必说，总是一般姊妹，你年纪大，自然你是姊姊，他自然是妹妹。那大老爷说的书上的话，我也不懂，不要管他。你快些调养着，好起来，才好帮料理。不然，我一心记挂着你，我也没得精神。”正说着，人回：“大夫来了。”贾琏陪着进来，看了出去。薛姨妈又陪了宝钗几天，方才回去。

一日，琮玉进来说道：“算着姊姊也该到了，房子已经买妥，赶着在那里收拾。”王夫人道：“在什么胡同？”琮玉道：“就在这府的西边不远。要把中间这块空地及几十家小人家通买了，便通这园子通得过来。”王夫人道：“这很好，往来近便。”

过了些时，已是冬月。这日，惜春来看宝钗，说了一回。见宝钗恹恹[地]，尽自懒于语言，便道：“宝姊姊！你要快些好才好。”宝钗道：“我这病已睡了大半年，要紧起来，无如总不得好。”惜春道：“病痛原是人常有的，只是姊[姊]刚碰在这时候，倒不好尽着病。林姊姊从前多病，旁人多笑话他，这回子林姊姊快到了，这事叫大老爷、老爷一说，无人不知。姊姊这回儿病着，人家恐怕要笑话姊姊：“听见林妹妹要来，才病的呢。”宝钗想道：“惜春向无戏言，这话必有原故。”因说道：“人家爱嚼，只管由他嚼去。那个愿意

呢！”惜春道：“赶紧好了，就没有话说了。”宝钗道：“怎么就能赶紧好呢？”惜春道：“姊姊向来最通达的，我瞧近来也有沾滞。大凡天下的事，都有个前定。我们只要随遇而安，任凭他千奇百怪的来，总有一个自立的地步，这便省了多少心机。姊姊这病，我虽不懂，据大夫说也不是外感风邪，不过气血虚弱。心为气血之主，心神一定，气血自然日旺，这病就好了。”

宝钗近来本晓得惜春见解不凡，说的话往往合着机关。听了这话，好像知道他心事似的，便不敢以强词相对。因道：“妹妹！你是能知未来的事，你瞧我这病懊得了好不了？”惜春道：“这有什么好不了呢！若是好不了，我也不劝你了。你见我劝过林姊姊没有？譬如林姊姊，”分明已经死了，他还是好好的在那里。天下事那里料得定！凡人心里不能宁静，有许多妄念，便造作许多因果。恐怖颠倒，皆从心起。姊姊这病，依我说也是由心所造哩。”宝钗默然，若有所会。惜春又说些闲话，去了。自此宝钗略觉好此

一日，二门上回说：“林少爷进来见太太。”王夫人说：“请。”琼玉进至王夫人处，说道：“姊姊到了。外甥已打发人接去。外甥告辞，要搬回宅中料理料理。等姊姊到了，再跟着过来请安。”王夫人道：“到了那里？”琼玉道：“到了通州，明日可以到京。”王夫人道：“我也派人接去。”琼玉辞出。

只见来升媳妇进来，叩见王夫人，回说：“林姑娘接到了，一路平安。林姑娘同姨娘请太太的安，明日上岸，到京就过这里来。”王夫人叫请璉二奶奶，又问了来升家的许多话。来升家的道：“周瑞夫妇几时到的？”王夫人道：“还没有到。”来升家的道：“他们起早走的，怎么还不到？”王夫人将周瑞禀帖的话说了，来升家的忙与王夫人叩喜。平儿过来说道：“林姑娘到了，可要打发人接去？”王夫人道：“我就为这个找你。你派两个媳妇接去。”来升家的道：“还是我去。”王夫人道：“也罢，再派一人同你去罢。”平儿答应，出来派人。来升家的又到各处走了走，出来，同着派的媳妇迎接黛玉去了。

宝钗那日听了惜春一番话，心中警动，想：“四妹妹这人，竟比三妹妹还灵透。”心里觉得定好些。这日，听得黛玉将到。想黛玉必然就来，须挣扎起来方好。遂坐着吃了些粥，叫莺儿伺候起来，草草梳了头，坐在窗前…靠了一回，倒不觉疲乏。便道：“我太睡得久，人也睡软了。早该就勉强起来行动行动的。”莺儿笑道：“姑娘这几天比那些时好些，才能勉强起来。要像那些时，如何能够呢！泵娘不要又乏了，还是躺着歇歇好。”宝钗又坐了一回。方才躺下。次日也起来，叫莺儿梳了头。自己对镜，见形容消瘦，然觉神气尚好，想来不至就死。穿了衣服，正要坐下，王夫人已过来，说道：“听说你这两

天好些，怎么就起来了？”宝钗道：“觉得好些，怕睡久了也伤人，挣起来活动活动身子。听说林妹妹到了，躺着也不像样。”王夫人道：“我瞧你神气，也觉比那些时好。”

正说着，丫头来说：“林姑娘到了。”王夫人即回自己屋里，丫头已簇拥着黛玉进来。未知黛玉见了王夫人如何说话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回

卑说黛玉到了通州，琮玉遣人迎接，王夫人又打发媳妇同着来升家的往接，已将宝玉到扬州即日来京之说告知。黛玉心想：“宝玉将到。不如趁其未到，赶紧至贾府中一行为妙。”遂与舒姨娘道：“我打算先到贾府一走，再回本宅，以谢专人迎接之情。姨娘还是同去，还是过几天再去？”舒姨娘道：“贾府中人，我一个不认得。同着小姐去好些。”于是收拾登岸，迳往贾府。紫鹃、翠筴相随。

进了贾府，到王夫人处，王夫人已迎了出来。黛玉让舒姨娘在前，进至屋中，说：“这是太太。”舒姨娘行礼毕，王夫人还礼。然后黛玉拜见，说道：“甥女托舅母荫庇，死而复生。蒙舅母垂爱，又打发人去接，慈恩高厚，甥女今生恐难[报]答。”王夫人道：“姑娘大喜。这是天下少有的事。我从外甥来了，喜欢到如今。天天盘算你该到了。”舒姨娘道：“水路耽搁日子，累太太盼望。琮玉在太太这里，蒙太太疼爱，感激的了不得。”王夫人道：“琮哥儿这年纪便连捷词林，将来前程远大，可喜得很。”黛玉道：“听说二哥哥回来了。”王夫人道：“二哥哥还没到。他到扬州看你，你已起身了。”黛玉道：“我今日才晓得。”

正说间，贾政进来。黛玉出至外间见了，说道：“甥女蒙舅舅抚养，深思无可报答。又大远的专人去接，甥女感激涕零。”说着，呜咽道：“不想甥女死后，老太太就归西了。”贾政听见提起贾母，亦掩泪道：“老太太临终还伤心呢。甥女这回子身子是大好了？”黛玉道：“托舅舅福庇，从前所有的病都没有了，竟像换了广个人是的。”贾政摇头道：“真是奇事！”是时，李纨、平儿、惜春、喜鸾等都来了，探春亦得信回来。贾政出去，黛玉与众人相见，彼此携手挥泪。黛玉道：“宝姊姊可大好了？”李纨道：“这几天听见妹妹快到了，好了些，也起来了，还不能出外来。”黛玉道：“我到老太太像前磕过头，再去看他。”

王夫人命平儿陪了舒姨娘，自己带了黛玉到贾母屋里，黛玉伏地痛哭，王夫人等亦陪着哭了一回，仍过王夫人这边来。黛玉同李纨等去看宝钗，拉着手呜咽了一回，说道：“宝姊姊！我们是再世重逢了！从前承姊姊见爱，当我亲妹妹，如今更是两世的姊妹，以后姊姊要更加疼我才好。”宝钗道：“你这个

事，，真是千古奇闻。你原是个仙子，所以有仙子来救你。如今身上是太好了？”黛玉道：“好了。说起来，这事真奇怪。做梦似的到了扬州。过了一年，我总有的疑心。自己，到坟上去，开开一看，真是古怪，棺中只有一柄拂尘同些衣服，才相信这个身子竟是我的。”李纨等大家称奇，惜春道：“这是仙家常有的事，其实不足为奇。”黛玉道：“还有奇事呢！仙姑送我到扬州，起身时还留了一个侍女与我。这人现在同我一样，但不饮食，又不睡，不知寒暑。差不多事问他竟有些晓得。”

黛玉话犹未毕，惜春道：“这个人我倒要见见他。姊姊几时带他来？”宝钗道：“这真愈出愈奇。”黛玉道：“姊姊不舒服，差不多半年了？”宝钗道：“不止了。那些时竟起不来。这几天听见妹妹要到了，心上喜欢，挣得起来了。”黛玉道：“姊姊虽然消瘦，神态无碍，不久就痊愈了。久坐了，恐怕劳乏，姊姊只管躺着听我们说话。”宝钗道：“我不乏，这几天白日总不躺。妹妹，你还住潇湘馆，还住那里？潇湘馆已收拾了两三个月了。”黛玉道：“我一径到此，还没有到家哩。须得到家，帮着姨娘料理料理，过几日再来。横竖相离不远，天天可以来往的。我还要各处走走，再来同姊姊细谈。姊姊歇着罢！不要劳碌了。”说着，起身出来。宝钗道：“恕我不能陪出去。”黛玉道：“姊姊请歇着。”

黛玉到李纨、平儿处坐了一回，要到惜春处。惜春道：“我那里远得很，姊姊何必客气！”黛玉道：“这我遵命了。”王夫人那边摆饭，黛玉过去吃了饭，便说要到东府去，王夫人留看再坐一回。黛玉道：“甥女与姨娘一迳到此，还没有到家。容甥女料理几天，再来请安。”王夫人道：“既如此，我也不好强留。过几天再接你去。你的潇湘馆，我已经收拾好了。”黛玉又道谢，同姨娘出来。李纨等相送上了车。到东府见邢夫人、尤氏等，又见了贾赦。贾赦说了好些话，甚是亲热。回来又到薛姨妈处，见了薛姨妈、香菱、岫烟，说了一回，方才到了自己新宅。

琮玉接人，见一切什物铺设俱已齐备，房子甚是宽大齐整。黛玉道：“刚刚有这所合式的房子，倒也罢了。”琮玉道：“兄弟因这房子与贾府相近，故而定见买了，未免贵一点子。东边一从空地，可以盖个花园，我已请了一位先生在那里打稿子。要盖起来，同贾府的园子不差什么哩。”黛玉道：“这更好了。”母子、姊弟说了一天的话。

黛玉晚间与青棠商议送土仪的事，青棠道：“等姨娘送些就是了，小姐已经寄过，可以不必再送。”黛玉道：“从前尚且寄送，如今自己来，倒没有了！”青棠笑道：“小姐过一两日就晓得不消送的了。”黛玉稍然明白。次日，舒姨娘送了几分土仪。王夫人以次皆来贺喜，内外摆酒宴客，闹了几天。

一日，琮玉进来对舒姨娘说道：“今儿大舅舅自己来说，替姨娘请安，特来替姊姊做媒，说的就[是]二舅舅处的宝二哥。我说告知姨娘，商量了，再奉覆。舅舅说，这是[夙]世良缘，不可拘泥小节的。我听着不懂。宝二哥已经娶了亲，生了子，忽然的出了家，忽然又回来，这个人已经奇了。这回子人还没有到家，、家里又忙着说亲，这不更是奇事！姨娘同姊姊谈谈，怎么个回覆他？”舒姨娘笑道：“这是你不知道的，我有些晓得。从前你老爷本有这意思，那宝二爷亦敬慕姊姊。因为姊姊不在了，他才出了家。这回子自然晓得姊姊还在，所以又回来。你不晓得他一迳到扬州找姊姊么？”我们十二起身，他十五到的扬州，还住在我们家里几天，又到老爷坟上去祭奠。他们知道他的意思，所以赶紧来说这亲事。你不可冒冒的回覆他。”琮玉道：“哦，有这些原故。这宝二哥想来是个了不得的人。但他已娶了，怎么再娶呢？”舒姨娘道：“我们不要管这事，总听姊姊自己做主。我是本来不能作主的，你又是兄弟，只要姊姊愿意就是了。姊姊不愿意，就老实回覆他。”琮玉答应出去。

舒姨娘找了青棠，把方才这话告诉他，同他商量。青棠道：“姨娘只管照着少爷的话告诉小姐就是了。”舒姨娘点首，来至黛玉房中，将琮玉所述贾赦的话，婉转说了一遍。又道：“家中一切事，都是小姐作主。这回子老爷、太太不在，兄弟又小，这事得小姐自己定见的。”黛玉听了，默无一言。舒姨娘道：“小姐慢慢斟酌。”遂起身出来。

晚间青棠与黛玉谈了一回。次日青棠告诉舒[姨]娘道：“小姐说姨娘是庶母，老爷、太太不在，该姨娘作主。少爷虽是兄弟，然既无哥哥，也是一家之主，也该作主的。”舒姨娘道：“这却难了。我不是不肯作主，实因这事有些为难，所以不敢做主。神仙姊姊！我请教你指示指示，这事该怎么样？”青棠道：“小姐不是凡人，与那个是夙世因缘，这是姨娘早晓得的。什么居长居次，必不拘这个。但是世俗之见，若姨娘作主，将小姐与人家做二房，似乎下不去，其势必要争这个。那里又是一样的至亲，年纪又大，又娶在前，已经生子，也是为难。”舒姨娘道：“是呀！就是这个难处。”青棠道：“姨娘与少爷说，叫他回覆那边大老爷，说道，逸是姨娘不能作主的，总要小姐自己做主。姨娘望小姐说了，小姐并无一句话，想是不愿意。请那边拣一位向来同小姐最好的长辈太太，请来同小姐说一说，我们再帮着说，这就有个斟酌了。”舒姨娘便告诉了琮玉。又道：“你的亲事怎么样了？”琮玉道：“我早回报他们，等姨娘、姊姊来京商量。这回子他们忙这个，无暇及此。且把姐姐的事定见再说。”

琮玉亲到贾府，见了贾赦，把话说了。贾赦告诉贾政、王夫人。王夫人与李纨等大家商量，摹拟这人，再想不出。王夫人道：“同林姑娘好的人无非都

是家[里]的人，如何能去做媒呢？”又到宝钗房中，将此话告诉了。宝钗想了一回，道：“我晓得了，这必是我妈妈。从前林妹妹曾拜过我妈妈，认过女儿的。我妈也说过替他作媒玩话。”王夫人道：“这真是的！姨太太又是长辈，又不是我们家人，正好做媒。我们明日亲自求姨太太去。”宝钗道：“我打发人去接妈妈来，太太何必自己去呢。”即叫：“莺儿！你同个老婆子去接太太过来。”一回子薛姨妈过来，王夫人接着，道：“劳动妹子做个大媒。”将黛玉那边话说了。薛姨妈道：“这个媒我该做的。从前本有这句玩话，那晓得今儿竟应了。”薛姨妈来看宝钗，见宝钗渐渐好起来，心中甚慰。宝钗说道：“妈妈到林妹妹家去，竟说是我的意思，我请妈妈去做媒的。就依着大老爷说：“从前本说定了林姑娘，后来姑娘病重了，才另娶了。这回姑娘好了，我女儿应当让姑娘。姑娘是原聘，我女儿情愿居次，相好姊妹，大家自首同谐，想来姑娘也愿意的。”看他怎么说。若不答应，我们的[话]也说尽了，太太也不好再烦妈了。随他们去，我们也可不管了。”薛姨妈道：“这么说，还有甚么不妥！他竟直受不辞，公然居长，便怎么样呢？”宝钗道：“他若如此，我们已占了尽让的名。人家要议论他，不能议论我。我守着这孩子，各人过各人的日子便了。还有老爷、太太哩。”薛姨妈点头。

次日遂到林府。当着舒姨娘、黛玉，将宝钗所教的话，剀切说了一遍，又说道：“我承姑娘不弃，从前曾认过我，如今我要帮着你姨娘替你做个主。”舒姨娘道：“我们小姐既拜认膝下，就同女儿一般，太太就做个主。只是太太说让的话，我们小姐未必敢当。”薛姨妈道：“这是我女儿发于至诚，倒不是勉强的话。”于是款留薛姨妈，又到黛玉房中，与黛玉悄悄说了些话。黛玉道：“妈妈从前怎样的疼我！妈妈就是我的亲娘，宝姊姊就是我亲姊姊，还有什么说的。”至晚，薛姨妈回来，向王夫人道喜道：“大喜，大喜！看来成就的了。”遂将问答的话说了。

王夫人谢了薛姨妈，遂与贾政说知。择日请媒行聘，又盼宝玉：“为何尚不见到？”周瑞夫妇亦无信来，心中甚是疑惑。贾政与贾赦商量，请了甄宝玉同薛蟠两人作冰人，择了十二月十二日行聘。王夫人忙着料理。偏偏宝钗因久病之后，勉强起来了几日，恰值冬至大节，又受了些凉，重又发起寒热来，不能起床。李纨又因寡居，不与闻喜事。惜春又向不管这些事，只剩平儿一人。又因香菱近日生产极艰难，虽生一子，却十分危险，产后产母恹恹一息。邢[岫]烟、薛姨娘都忙着招呼产母，都不能过来帮忙。

王夫人又记挂宝钗，”叫贾琏再访好大夫。贾琏进来回道：“前日，访得一位高明的，却不是大夫，是个词林。姓柳，号叫次星。我托甄世兄、琮兄弟去请过他，他已答应了。但是这人有些脾气，说无人能治，他才肯来；若有

人能治，他就[说]不必来。又说帐子里看，他是不能的，看病全靠气色合着脉息。文要说明不许谢他，这才肯来。所以回回太太，还是请他不请？”王夫人道：“这人定有本领。他又不要谢，想来不是骗人的，快去请他”贾琏答应着，忙自己亲去请他。

次日请了来看过，回王夫人道：“这柳词林说这病耽误了，乃思虑内伤，怎么当作产后虚弱，一派呆补！幸喜中气还好，快将思虑屏除，赶紧调理，明春便可痊愈。他说不消天天看，若相信，每日将病形写了，打发人把方子送去，他便可以加减。等要看脉的时候，他自己就来，也不消去请。”王夫人道：“且试着看是怎样。”贾琏道：“薛大嫂子也请他看好的。多少大夫多回说不能治，独他说无碍，如今也见效了。”于是一连服了几服药，果然日见轻减，饮食也好些，又能勉强起坐。

却说黛玉自从薛姨妈去后，知道亲事必成，更服青棠先见。甄、薛二媒又登门说了一次，琬玉听姨娘之话允了，一面舒姨娘料理回聘的事。黛玉一日忽然想起喜鸾的事来，道：“怎么彼此俱不提了？”那日无事，遂命翠篴请琬玉进来；与他闲话。说起喜姑娘亲事，问琬玉：“到底怎样？”琬玉道：“这姑娘，：姊姊既认得，说好，自然是好的了。但兄弟另有个僻见，非姊姊跟前不敢说。非姊姊这种人；便是亲姊妹也不敢说。”黛玉道：“这倒要请教了。”琬玉道：“我想正配极有关系，古人说“一与之齐，终身不改”，又说“夫妇为人伦之首，万化之原”，似乎不可单取才貌，必得要以德行、学问为主。德行、学问之外，又有才貌，果然更好；即不然，还以德行、学问为重。若要才貌，何妨于姬妾中求之！”黛玉道：“你这话极正大，原是如此。这喜鸾姑娘，性情脾气都是好的，能事亲、宜家，便是德行了。至于学问，从古亦不多几人，你若定要拣曹大姑、宋若昭，恐怕世间未必有。”琬玉道：“事亲、宜家，原是德行中事。但兄弟的意思，总要识见高远，学问精深，做得门内师友，方于终身有益。不然，终是世俗所谓贤妇，其实都是姬妾所能。譬如兄弟此时，一切都有姊姊教导，不知道的，怀疑不决的，姊姊便能指示。姊姊倘不在家，我就觉得无可质疑商榷。心想得一个人，虽不能像姊姊这样，也要差不多的，识见性灵足为我的贤师，方才如愿。至于文词相貌，都可不论。其实识见、学问有了，这文辞已在其中，相貌亦必，另有出人之处。”黛玉道：“你这议论就已经高得很了，那里再寻个比你高的！照这么说，喜姑娘却非其人。倒是舅舅那边一番好意，如何决绝回覆呢？”说罢，又点头叹息道：“青棠真是先见。”琬玉问道：“青棠说什么？”黛玉道：“你信来时，我同姨娘正要写信，叫你前去求亲。青棠阻道：“且慢些。”我问他为什么，他说：“咱少爷未必愿意。””黛玉尚未说毕，琬玉跳起来道：“真个的糊涂了！眼前的神仙

不问到，倒去求签！”

说着，便找青棠。翠筩道：“青棠在姨娘那里。”琼玉忙找了青棠，同到黛玉房中。黛玉道：“你的话果然应了，只是如何回覆，还要问你。”青棠道：“不消回覆，少爷去求亲就是了。这事很费力呢！还得小姐过去了，才得成。此时还早呢！”黛玉道：“这话又自相矛盾了，我竟不懂。”青棠与琼玉相视而笑。

黛玉沉吟一回，道：“哦！想来你已有属意的人了；这个人是谁？我竟想不起。”青棠道：“小姐再一想就着了。”黛玉道：“你见过他没有？”琼玉道：“见过的。”黛玉道：“我不信他就肯见你。”琼玉道：“兄弟若不亲见，怎就知道这人呢！”黛玉道：“这必是四姑娘无疑了！你竟赏识这人，我倒看不出你。但是这四姑娘立志清修，连老爷太太都拗他不过。现在家中不住，住在栊翠庵。外人连女客都不肯见，就肯出来见你，这奇了！彬者你同他有缘，你且去试试看。依我说，竟不必央媒，自己去求两位舅舅向珍大哥说，这还要珍大哥作主呢！”琼玉道：“这些情形，兄弟多已晓得。连四姑娘的平日行为说话，都打听了。即如接姊姊来京，宝二哥回来，都是四姑娘说的。这人的识见如此，天下那里找这个师傅！”黛玉道：“原来你钦慕已久了。”琼玉道：“不瞒姊姊说，兄弟匆匆一见，不过说了几句话，四姑娘并未开口。若论貌相，那时四人同见，自然是四姑娘最差。”黛玉道：“那四人同见的？”琼玉道：“大嫂子，二嫂子，后来又来了三姊姊。若论这一种秀逸之气，除了姊姊之外，就没有见过了。那时兄弟觉得有此奇处。后来搬了进去，细细打听，实在钦慕。至今若是不成，情愿终身虚此正室，胡乱弄个婢妾为似续之计罢了。”黛玉道：“你这眼界真是不凡。我从来没有听见人家赞过四姑娘，只有嫌他的。你也算得他生平第一知己，或者能成也不可知。”青棠道：“别的都不相干，这是全仗小姐一人之力。这位姑娘，除却小姐，别人与他说话亦是听不进去的。”琼玉道：“姊姊最爱兄弟，这事兄弟竟交给姊姊的了。”

晚间，黛玉向青棠道：“我们这兄弟看来不是凡人。”青棠道：“我原说是天下第二人。”黛玉道：“只怕要算第一人呢。”青棠道：“不能，根基差多了。”

却说贾府料理行聘，一切停当。看看到了十二日，媒人已到，内外摆酒，正在开筵，门上报到：“宝二爷到了。”一时欢声雷动。宝玉进来，先去见了大老爷、老爷、太太。又到厅上，见了甄宝玉、薛蟠、贾璉诸人。贾环、贾兰过来请安问好。连忙进内，一见王夫人，跪下叫了一声。王夫人一把揽住，那眼泪止不住下来。探春忙道：“太太今儿重重大喜，快不要伤心。”宝玉已呜咽难言，见王夫人忍着，反不敢哭出来，扑在怀里只是哽咽。王夫人拭了

泪，拉他起来，宝玉才磕个头起来。又见了邢夫人、薛姨妈、平儿、尤氏、探春、惜春、喜鸾等。

薛姨妈拉他坐下。王夫人道：“今日替你聘林妹妹，这是聘礼，你瞧瞧好不好？”宝玉又忙跪下道：“老爷、太太格外的恩典。”探春等都笑了。宝玉起来道：“儿子还有件聘礼，一块儿拿去。”王夫人道：“你又带了什么聘来？想是仙人给的。”宝玉忙叫人把行李快拿进来。王夫人道：“你到底在那里耽搁这些时？”宝玉道：“这话长得很，恐怕太太这回子不耐烦听，回来儿子细细的回。”正说着，行李取进来。王夫人道：“你看看你媳妇去，病了一年多了。你儿子多生了，你还不知道。”宝玉答应着，来至宝钗房中。

宝钗早已得信，起来坐着。宝玉进来，叫声：“宝姊姊！”早哭倒在炕边，宝钗亦忍不住拉着哭了。莺儿、麝月、秋纹等忙来劝着。两人拉着哭，绝似梦中光景，一回儿才住了。又与秋纹等挥了一回泪。宝钗道：“你见了老爷、太太了？”宝玉道：“都见了。姊姊你几时不好的？怎么样？”宝钗道：“从去年产后；总不健旺，恹恹的直到如今。这几日也好起来了。今日是林妹妹行聘，你刚刚到家，替你道喜。”宝玉道：“多谢姊姊，姊姊同喜！”因问秋纹道：“我的行李呢？”秋纹道：“在这里。”宝玉道：“有个拜匣，替我拿出来。”秋纹取出，宝玉打开，取出十二颗大珠与宝钗看。宝钗道：“那里得这么大珠？从没有见过。”宝玉道：“这珠共二十四颗，柳二哥借去两颗定了嫂子，这十二颗送林妹妹去，这十颗姊姊先收了，回来柳二哥还来，也是十二颗，送姊姊的。”宝钗道：“这么大珠，那里使呢？”宝玉道：“放一颗在屋里，晚上不用点灯。要放在帐中，比月光还亮哩。”

说着，拿了十二颗到王夫人屋里。找平儿道：“姊姊！你替我找一个大匣子，把这个装起来。再找一个这么大的小匣子给我。”平儿也不及细看，回到家中，急忙找了个紫檀镂花、嵌着珠宝的装潢匣子来。中间本是放十二个碧霞犀小酒杯，取出酒杯，刚好放那珠子。即将珠子去了包袱，放入匣中，一时光芒射目，大家称赞不已。又找了一个玻璃匣，本是放一颗珠子的，取出珠子与宝玉道：“这个使得么？”宝玉道：“好，好！”即将通灵宝玉摘下来，放入匣中，叫告诉外头，礼单上添上这两样。王夫人道：“有这珠子就很是了，这玉你还带着，何必要他呢！”探春道：“不妨事，这是二哥哥的意思。我晓得天下物件都是公共的，只这珠、玉二件，才是别人没有的呢！”宝玉连连点头。外间酒席已完，即将聘礼送出，二媒押聘而去。林府亦摆酒待媒，回聘过来甚是丰盛。

宝玉到李纨处说了一回话，又到宝钗处看了一回芝哥儿。听说大老爷、老爷都进来，宝玉连忙出去，见邢、王夫人、尤氏婆媳、探春姊妹都在那里。李

纨因喜事已过，也出来了。贾赦叫宝玉在底下坐了，细问出外情形。未知宝玉如何说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一回

卑说贾赦、贾政细问宝玉出门情形，宝玉回道：“那天出场，同着兰儿走到龙门口，见那和尚一把拉着就走，也不知走了多少路，到了一只船上，叫我磕头，我磕了头起来。见是老爷，正要说话，又有一个道士，同那和尚拉了就走。听着老爷叫我，我不能站住。到了一个洞府中，叫我在那里打坐，和尚、道士便去了。我[出]来：一看，四面层峦叠嶂，都无路径，不敢下山，只得依他打坐。过了几天，一日，在山中闲走，听见石壁中有人说话。”把所听的话述了一遍。“回到洞中打坐，忽梦到家中，见了老爷、太太、许多人，哭了一回。又见死过的晴雯，说林姑娘不曾死，叫仙子救了，现在送到扬州家中。仙子已将前后事奏闻上帝，还要在世办什么事。我说：“林姑娘并没有家”，晴雯道：“林姑老爷有个姨娘，遗腹生子，如今已十岁了，在扬州住着。你快回去罢，不要乱找。”我说道：“你呢？”他说他要回来的。当时醒来，见那和尚、道士已在面前。说道：“你还要人世。但你虽有根柢，并无功夫，我授你明[心]觉性之法。”遂在洞中打了百十日的坐。那道人又带到一个地方，叫柳环福地。中间四面围着无数书籍。那道人道：“我授你含英咀华聚精会神之法，你再用百目功。”又在那里耽搁了百十天。那道人又带到一个山中，说道：“你如今可以出面应世矣。”又叮嘱了些话，说[完]道人不见了，就取路下山，便碰见了柳二哥。”

贾赦道：“怎么就碰得这么巧？”宝玉道：“柳二哥也是这道人度的。据柳二哥说？跟着这道人遍游天下，连海外都走过了。也叫在洞中打坐，坐了些时，说道：“你尘缘未尽，我助你建些功业罢。”又引他到山中，拜了一师父叫真元子。学了许多本事，才叫他下山。刚刚碰着，遂同了一路回来。”又将“打死妖怪，及打擂结亲，途中救了盗劫难妇，耽搁了些时”的话，一一说了。

贾政只是摇头，贾赦道：“这话不可不信，大率我们祖宗功德还要兴旺，此番仙人叫你下山，自然也要建功立业了。我们国公安知不[是]神仙下凡！。你如今胸中自然比前是大不同了？”宝玉道：“觉得清静些，精神亦着健旺些，胆气亦觉得壮些。”贾赦道：“正是，你自小娇生惯养，何尝经过风霜、奔走。你瞧！他在这外这些时，脸面倒胖了，人也高了。”贾政道：“你在山中吃什么的？”宝”玉道：“起初洞中米粮锅灶都有，饿了便自己煮些饭吃。一天吃一顿，便不饿了。后来，打了百十天的坐，不觉得饿，也就不去做饭。晚上也不磕睡。”贾政道：“这回子吃不吃？”宝玉道：“出了山，过了几日

，觉得饿了，便依旧吃了。一路来，有不便的地方就两三日不吃，世不觉得怎么样。”贾政道：“山中冷不冷？”宝玉道：“也没有觉冷，也没有觉热，也没有换衣服。总是这样的，，所以不知过了多少时候。到出了山，细细问人，算起来，才晓得在山中前后二百四十余日。”探春在旁道：“二哥哥自己做饭吃，这才是生平第一回哩。亏你如何晓得会做饭！”宝玉道：“不是第一回，在场里已经见过了。若不是进过场，真要吃生米哩。”大家都笑了。李纨道：“你方才说的绛珠是什么？”宝玉道：“我也不很清楚，想来是林妹妹。”惜春点头不语。

探春向惜春道：“这些话我们听得渺渺茫茫，大约就是你懂得。”惜春道：“都是有凭有据的实话：怎么说渺茫！二哥哥你这二百日的功夫，抵我们老爷一辈子都不止。可见这事总要根基，勉强不来的。”宝玉道：“四妹妹功夫益发长进了，”王夫人道：“这好了，”你们两姊妹是个知己了。你仙也罢，佛也罢，尽你闹去，总要守着我就是了。”宝玉道：“太太放心仙佛也离不了忠孝的。”王夫人道：“这才是了。但是四姑娘定要出家，我们看着总觉得不舒服。”宝玉道：“其实四妹妹这回子功夫也差不多了，何必要出家呢！”王夫人道：“你从前劝四姑娘出家，这回子怎又这么说？”宝玉道：“那时儿子并未有功夫：四妹妹也没有功夫，这回子都晓得不必一定出家的了。惜春道：“我何尝出了家！惫不是在家里！”贾政道：“我想起来了，宝玉！你还蒙圣恩降旨令地方官找寻，又封过文妙真人，这回须要报金吾衙门，请他代奏谢恩，缴了这真人封号才好。”贾赦道：“是的，明日快报去。二老爷自己去见见金吾大人，求他转奏才好。”贾政答应着，一同立起身来。

贾政道：“你同伴的柳二爷呢？”宝玉道：“他去看他姑母了。便是这柳二哥，现在无家，打算替他买所房子，等他好完姻。还要替他打算明年下场的事。今儿这大珠子就是他打死的妖怪脊骨中取出来的，他再三的送了儿子。这珠子{艮值几个钱的。刚刚有一项银子在这里，就是路上救的被盗的人，他有两车子银两货物，他丈夫、侄儿都被强盗杀了，家中无人，故把他带了回来。这货物通变了有二万三千多银子，他把三千多谢了周瑞们，这两万银子他情愿送给柳二哥，柳二哥又不肯要，儿子向他说：“柳二爷是不肯受你谢的。你这银子存在我这里，你要上那里去，交给你带去。”儿子想，横竖白放着，不如先把他与柳二哥使着，将来再还他。回回老爷。”贾政道：“这人怎样呢？”宝玉道：“他说是情愿在府里当个丫头报恩。且留他些时，他要上那里去，随他就是了。”贾政点头，道：“也罢了，这柳二爷几时到了京，我们倒要好好接待他。”说着，一同出去了。

王夫人道：“救的那个人呢？”宝玉道：“我叫他们带到大嫂子那里去了

，过天再带来见太太罢。这个小丫头倒奇怪，先叫他来。叫人去告诉，叫把我带回的这小丫头带来！”一回儿带了双钏来。宝玉道：“太太瞧瞧，像谁？”玉钏一见，”已自拭泪。王夫人道：“这不是金钏出现了么？”宝玉道：“真是金钏姐姐呢！”遂将前后细细说了，道：“为这个事，耽搁了半个月，很费力哩。”王夫人喜欢道：“这丫头我正想他，原来你又来了。”宝玉向双钏道：“这屋里有你前生的亲妹妹在这里，你去认来！”双钏过来，一把拉着玉钏，泪流满面。玉钏不禁哭了，大家又复称奇。惜春点头不已。宝玉道：“玉钏姊姊！我今赔还了你的姊姊了，你好生照看着他罢。”

王夫人便叫玉钏带了宝玉，回到宝钗处。见宝钗已睡着，便找秋纹、麝月、莺儿、五儿等叙了一回别况。宝玉再三安慰，大家方有喜色。忽然问起袭人，道：“袭人是几时去的？”秋纹大概说了几句。宝玉道：“这也罢了！有安顿日子过，我也放心了。”又问：“紫鹃呢？”麝月道：“太太打发接林姑娘去的，还在林姑娘那里。”宝玉道：“二奶奶怪我不怪我？”麝月道：“这个我们也不晓得，估量着也没有什么喜欢。二爷！你本来太不像了，怎么热辣辣的就这么走了，叫人怎么受呢！”宝玉叹口气道：“那个愿意这么着！镑人有各人的不得已，你们哪里晓得呢！”

说着，宝钗醒了。莺儿连[忙]进去，宝玉也跟了过来，道：“姊姊醒了？这回子好些不？。怎么样？”宝钗道：“也不怎么样；一夜总要醒四五回。”宝玉在床边坐了，道：“我坐着，姊姊只管睡。”宝钗道：“这天不早了，你也该睡了。路上辛苦这些时，还不好好的歇歇！”宝玉道：“姊姊放心，我如今不比从前，在山中整年的不睡，并不乏的。”宝钗道：“我要同你说说话，又没有气力；明儿再说罢。你到底要歇歇好。”宝玉道：“姊姊叫我歇着，我就歪着。”说着，就在宝钗床后歪下了。宝钗见宝玉温柔如故，神彩俊发，心中又[安]慰了些。

次日起来，吃了些粥，拥衾而坐。宝玉进来坐在旁边，两人促膝倾谈。宝玉先将别后的事说过，宝钗方将如何悲痛相忆的苦情，及如何请妈妈与黛玉做媒，情愿让他居长，自愿居次，黛玉方才允了，详细告知。宝玉千方慰解，说道：“我抛着姊姊去了，”我原知道对不住姊姊。无奈我有不得已的苦情，故而连太太都离了，姊姊想来能鉴谅我。姊姊为我受了多少委屈，吃了多少苦，我都知道。这回子回来，惟有同姊姊朝欢暮乐一辈子，能叫姊姊多乐一天，就算报答姊姊。不但是我，连林妹妹我也保得住。要是我们两个人不同姊姊一心一意的，仙人也不容我。至于让他的话，那是姊姊的大贤，林妹妹不是这种人，断不肯的。”宝钗道：“能够这么着，是我终身之幸，也不枉……”说着，一面拭泪。

宝玉道：“姊姊不消多虑，我们都是俗世因缘。如今魔劫已销，以后都是顺境了。”宝钗道：“你跟了神仙这些时，自然也有些仙气了，有些神仙的本事没有？”宝玉道：“本事师父并没教我，尽教之柳二哥。我就是打坐。只觉得天下的事理，胸中都有了，那里有什么仙气呢！”宝钗道：“你晓得，四妹妹真有本事，能够先知呢！，你回来，他早晓得的。”宝玉道：“四妹妹我同他略谈一谈，知道他功夫大长。这是将来我们家的一位佛爷。”宝钗道：“林妹妹那里，还养活着一个仙女在那里哩。”宝玉道：“我也听见说，姊姊见着没有？”宝钗道：“我总没有能出去，林妹妹那天来，没有带来。他们去的人，不知有谁见过没有。妈妈那天去，我忘记告诉他，也没有见。据周瑞家的说，比紫鹃好多着呢。我们闹了一班子仙人，这倒有趣哩。”宝玉道：“其实都是仙人，姊姊就是个仙人，林妹妹也是仙人。”指着莺儿、五儿道：“连他们都是仙人哩。”宝钗笑道：“这是你的仙人，不是天下的仙人。”宝玉道：“我说你们不信，回来等仙人来说。”宝钗道：“前儿大老爷、老爷问你，你怎公回的？”宝玉道：“就实回的。”宝钗道：“老爷不生气？”宝玉道：“老爷尽着摇头。大老爷说了些话，老爷也就信了。”宝钗道：“这神仙神通真不小，连老爷都信了。以后老爷只怕待你不是从前那样了。从前也不晓得叫人替你担了多少心。”宝玉道：“姊姊！今后再不要耽心了。”

饼了几日，宝玉出去拜了些客，各府及薛家都去过了。一日，贾政叫宝玉道：“你快到里头去，有旨意明日召见，你要小心！”宝玉答应，赶忙进内收拾行李，上车进内里去了。一家都耽着心。贾政、贾琏、贾兰都送宝玉进去，到了次日午后才回来。贾赦也进来了。贾政带着宝玉进来，笑容可掬的坐下。大家都静听着宝玉说话。

贾赦、贾政道：“你且把奏对的话，细细说来。”宝玉道：“皇上先问：‘元妃是你什么人？’我奏道：‘是胞姊。’皇上问道：‘有弟兄没有？’我奏道：‘长兄贾珠早年病笔，胞弟贾环。’皇上问道：‘贾兰是你什么人？’我奏道：‘是胞侄。’皇上谕道：‘想是贾珠的儿子了。’我”奏道：“是。”皇上又问：“你是上科中的？”我奏道：“蒙天恩中了第七名举人。”皇上问道：“为什么忽然跑了？”贾赦道：：这怎么奏呢？”宝玉道：“我奏说：出场时，见个和尚拉了就走，不由伺主。到了一座山中，又来了一个道士。说道：‘你虽有根器，毫无功夫，怎能报效国家呢！你且在这洞中静坐，把心性明了，方好出力办事。’皇上谕道：‘在洞中做些什么呢？’我奏道：‘打坐。’过了些时；那道士来了，又引到一处叫螂环福地，其中尽是书籍围着‘叫坐在中间打坐。又过了些时，道人又来，带到一山中，说：‘你可以出去了。’你下山去，有你的朋友同你回去。’那道人便不见了

，就寻路下山。皇上问道：“这山是什么山呢？”我奏道：“先前到的地方都不晓得是什么山，后来到的这山，下了山来问着土人，说是北岳恒山。…皇上问道：“后来怎样呢？”我奏道：“走到山下，正在问路便碰见了从前相识的一个人，叫柳湘莲，同了回来。”皇上问道：“这柳湘莲是个什么样的人？”我奏道：“也是功臣之后，前几年跟了这道人出家。”据柳湘莲说，跟这道人遍游天下，又到海外，又叫他拜了一个师傅，传他许多本事，然后叫他下山，说：“你好好的出力，报效朝廷，事毕之后，再来叫你。”下山来不多路，就碰见了。皇上问道：“这道人还是一个呢，是两个？”我奏道：“要依相貌光景说来都相仿，想来就是一个。”皇上道：“这到底是什么仙人呢？”我奏道：“都没敢问，不晓得。这柳湘莲拜的师傅，说是叫真元子。”皇上道：“这柳湘莲现有什么本事？”我奏道：“韬略武艺都明白。”皇上问道：“现在有无官职？”我奏道：他说打算由科目出身。”皇上又道：“你在螂环福地看见了些什么书没有？”我奏道：“那道人说，这书便读一百年也读不尽，叫在书中打坐，就可领略菁华。”皇上道：“你打坐觉得怎么样呢？”我奏道：“觉得向来不晓得的道理，”一时都晓得了；向来不知道的事物，都知道了。”自己从前读过的书，一一能背诵，没有读过的书也都说得出来。”皇上谕道：“这也就很好了。”便降旨道：“赏你个中书，你好好的在内阁当差。既然仙人说你出力报效，你要好生供职。”我当时叩头谢恩，奏道：“求皇上容臣由进士出身。”皇上笑着谕道：“你还忘不了这进士。中书也可以会试的，你只管会试就是了。”我又叩头谢恩，奏道：“求皇上赏假完娶。”皇[上]谕道：“你还未娶妻？，你今年多大了？”我奏道：“二十岁。”皇上道：“怎么还未娶妻？”我又叩头道：“这有个下情。小时祖母指定了表妹林氏，正要完婚，林氏病笔了，因娶了薛氏。后来林氏叫一个仙女救了，送回母家，林氏因有旧盟不肯他适，只得要娶回来。”皇上谕道：“怎么仙女救了？”；

贾政道：“你太胡闹了！这怎么奏呢？”宝玉道：“据实奏了。说道：“林氏是苏州人，自幼依居在家。病笔了，将棺木送回去，才晓得有仙女将林氏好好的送在家里。及至将棺木打开，中间只有一把拂子。”皇上谕道：“这事倒奇。”又问道：“林氏的祖、父曾否出仕？”我奏道：“是原任两淮运使林海的女儿，现任宏文院编修林琼玉的胞姊。”仰见天颜甚喜，说道：“你把这说的做个折帖，呈送礼部，还有恩旨。”我又叩头谢恩出来。”

贾赦道：“这些话不有整个时辰么？”贾政道：“整个时辰还不止。我在外头等的不耐烦，那知道说了这些话！从来没有一个无职小臣，召见这么大功夫的。真是莫大天恩。你要尽力报效才好哩。”宝玉站起来答应了；贾赦道

：“很亏他。这奏对很好，竟没有有一个字的毛病。”贾政道：“这林氏的话，究竟不该奏的。万一皇上不依，怎么好？到底冒失。”贾赦哈哈的笑道：“我前儿说，，就是皇上垂问，也是这么覆奏，可不是又应了我的话了。”

次日，宝玉又去谢恩。回来向各处行礼。大家道喜，摆酒请客。又将折帖至礼部递了。礼部转奏，有旨：“事出创闻，着礼部考古援例，妥议具奏。”宝玉此时不免有上衙门拜客许多应酬。

一日，见了北静王，道：“你前日召见，主上甚为夸奖，说你品貌不凡，应对简捷，又有这奇遇，将来必有些福气。主上的意思，竟要大用你哩。”宝玉[道]：“蒙王爷提拔。”北静王道：“我就将你衔玉而生的事又奏了，主上说：“倒忘记了，没有把他玉瞧瞧。”以后你若再蒙召见，务必带了玉上去。”宝玉答应道：“是。”北静王又道：“主上又说起那夫人的事来，已着礼部议奏，圣心甚是喜悦，看来还有恩旨呢。我又奏：“听说这林氏文才甚好。”主上道：“这人毕竟也有些来历；”我见主上喜欢，就奏道：“这总是熙朝洪福，所以仙佛效灵。这些仙人，安知不是上帝所使，为国家教育良臣的呢！”主上首肯至再。”宝玉跪下谢了王爷。回来将这些话告诉贾政、王夫人等，大家欢喜。

匆匆到了残年，探春回去了。正月中，[宝玉]又有些应酬忙碌，白天大约在夕、的时候居多，晚间到宝钗屋里陪伴闲谈。宝钗屡次劝他道：“袭人出去了，无人伺候你。麝月、秋纹也都伺候惯的，叫他们伏伺你，好好歇着些，不要尽避和衣歪着。天气正岭，我又没有精神招呼你，回来冻了倒是大事。我已叫他们替你把床铺好，你到外间歇着罢。”宝玉道：“姊姊你放心，我不会冻的。我陪着姊姊说说话儿，歪着很舒服。姊姊不放心，叫他们替我盖上一床被就是了。等姊姊好了再说；”宝钗只得随他。心中想道：“他这脾气又觉变了些。从前我怕他又同女孩儿打起交道来，那知他忽然的走了。这回子他回来，“估量他离不了旧脾气。那知他听见袭人去了，毫不在意。见了麝月他们，似乎又极有情意，而又不和他们在一块，真是叫人摸不着！”

于是宝玉天天总陪着宝钗，有时醒来便说些话；睡着了，他也睡了。醒来，他还是醒的。丫头们有时睡着了，他也不叫人递茶、添衣、拿什么，搀扶、捶按都是他。宝钗倒觉得意动神驰，似乎比从前在园中的时候更加殷勤熨贴，心中自是慰藉。这病日轻一日，，惟身子怯弱，畏风畏冷，饮食不多，尚不能出房行动，大致已是好了。”

一日，柳湘莲到了，宝玉连忙出来。贾政已陪坐书房内，“谢了途中照应”的话说了。湘莲道：“我打算要找一所同府上相近的屋才好。”宝玉道

：“我替你托琏二哥办去，你且在我这里暂住些时。”贾政命人扣“扫三间书房，请湘莲住下。宝玉找贾琏，将买宅的事托他。贾琏道：“要与我们这里相近，这倒难。那里又像琮兄弟这么凑巧呢！”宝玉道：“便远些亦不妨，横竖总在城里。一切事都请二哥替他料理妥当才好，要多少银子，说了我送来。”贾琏道：“银子，我晓得你有在那里。要用时，我望你说。柳二哥，我们本相好，不消你操心，交给我就是了。”宝玉道：“柳二哥不比从前，本事大着哩。二哥同他相好，将来也有益的。”说着，进来到李纨屋里来。

李纨道：“我正问你，你救的这个人不是妙师父么？怎么你也瞒着人，他也不肯认，这是什么道理！难道天下有这种相像的人！”宝玉道：“原是妙师父。因为他被强盗抢了去，又还了俗，嫁了人，恐怕人讥笑他。再者，怕老爷太太嫌他。他的意思是大不肯到别处去的了，将来怎样安顿呢！所以我替他改了个名字叫妙莲，叫他不要提前情，大嫂亦不必说破他。他还没有见过太太，嫂子几时带他去见了太太。看不出便罢了，若问得急了，叫他说是“有个姊姊叫妙玉，自幼出了家多年，不通音问”就是了。四妹、妹、邢姊姊他们想来也瞒不住，请大嫂子多致意他们。”李纨道：“这人如此清高，偏遭这些恶劫。遇着你，也算他不幸中之幸，自然不肯再往别处去的了。又笑道：“你如今学问竟大长了，居然就会撒谎。这谎撒得竟有些意思，只怕除掉四妹妹，都要谎过了哩。”宝玉道：“这也是无可如何的事。”

李纨道：“你晓得还有奇事么？”宝玉道：“什么奇事？”李纨道：“前儿老爷同太太说，这林家外甥又是个大怪的。先前替他说喜姑娘，他搁了半年没有回信。这回子也不提喜姑娘的事，倒自己求着大老爷、老爷，要求四姑娘。老爷同珍大爷说了。珍大爷说这要问四姑娘，就请太太问他。太太说，我不碰他的钉子；叫我望他说。我想了两天，想不出个说法来，你道这事奇不奇？”宝玉道：“这真是奇。这位兄弟，我还没有同他细谈。想来林妹妹的兄弟，必定与众不同。但四姑娘立志出家，林妹妹也该晓得，怎么不望他说呢？我明日倒要去细细问问，他是个什么意思，再来同嫂子说。这回子叫我去说，我也想不出个说法来。喜妹妹到长得越有福泽了，琮兄弟既不成，还得另外拣个好人家才好哩。”又道：“史大妹妹为什么还不来？”李纨道：“想来有事耽搁住，不然，他性子最急，早就来了。”正说着，丫头进来说道：“史姑奶奶来了，三姑娘也回来了。”

李纨、宝玉一同出来，见了湘云、探春。湘云道：“我听见二哥回来了，就要来，偏偏这孩子又病起来，耽搁了这些时，把人。都急坏了！”李纨道：“这回是好了？”湘云道：“好了。”宝玉道：“这侄儿是几时生的？”湘云道：“是前年十月生的，今年算三岁了。”平儿道：“比芝哥儿大

两个月。”湘云遂问宝玉出外情形，宝玉一一说了。又将召见的话也细述了。又道：“那天我到妹妹那里，太早了，我没有敢惊动。”湘云同探春又去看宝钗，望宝钗道喜，说笑了一回。外头传进来说：“老爷叫宝二爷。”宝玉连忙出来。不知是何事情？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二回

单说宝玉听说贾政叫他，连忙出来。见贾政手中拿着一张抄的东西，说道：“礼部已经议奏，降有特旨，要预备谢恩哩。”说着递了过来。宝玉接过看道：

礼部谨奏，为遵旨议奏事：案据某年月日内阁中书贾宝玉呈称，缘某幼时祖母指定室林氏胞姑母之女林黛玉为配，尚未完婚，林女病歿。祖为改娶适薛氏从母之女。林女之父，原任兰台寺大史、两淮巡盐御史林海，病笔于巡盐任内。林女年方八岁，来依汐H祖母居住。病歿后，将枢送归原籍，始知林女临终时见一女仙携之而行，倏忽到江南扬州地方，交与林海之妾舒氏依居无恙。当将棺木开视，中有拂尘一柄，及衣服钗环各件，并无他物。是时某从师人山学道未归，林女因有前盟，矢志不肯他适。今某归来，知林女守志，不忍轻弃，拟仍行娶回。薛氏并无争执，愿让林居长。但事出非常，恐于例未符，不敢率尔径行。昨蒙召见，当即沥情奏闻。”面奉谕旨，令赴大部投呈，合行遵旨据实呈请核示等因，据此经臣部春闻奉圣旨：“这事出非常，着礼部考古援例，妥议具奏。钦此。”钦遵在案。

臣等议得：内阁中书贾宝玉，经其祖母指定林氏为遍，林氏病歿后另娶薛氏。林氏为女仙所救，送至扬州氏家中。林氏因有前盟，不肯他适。贾宝玉不忍抛弃，薛氏并无争执，征议惟林氏为女仙救援一节，事涉怪异，例无明文。然据称林女现在，似非虚诞。考史书记载，死而复生者自古有之，神仙幻化之书亦有留传者。殆列仙故示神奇，以彰贾宝玉、林氏之贞义，而为熙朝之盛事也。

薛氏于林氏病歿之后，另行聘娶，于义为正。而林氏又指定在前。征查某年月日原任宏文院检讨文征呈请部示一案：缘文征幼聘同县杨氏女为妻，未及婚配，适

遭兵乱，各自逃散。及官检讨，因杨氏寻访无踪，另娶雨氏。后又访得杨氏，知杨氏年已三十，守盟未嫁，复又要回。因雨氏母家不从，致有争执。呈请部示。经臣部奏请，奉旨：“杨氏、雨氏准其并为正配，以年齿为次。歿后以杨氏为原配，以雨氏为续配，并加恩一体给与敕命。以旌贞义。钦此。”核其情节，与此案一一相符，是否即照文征之案办理之处，理合摘录案由，奏请圣裁。飭下遵，伏乞皇上训示。谨奏。

本日上谕：“林氏恪守前盟，贾宝玉不忍轻弃，俱有跋贞义之道。薛氏并无争执，亦属可嘉。着加恩准其并作正配，无分嫡庶，以年齿为次序。后日子孙仍以林氏为原配；薛氏为续配，并着礼部即各给与应得封典，以旌贞义。钦此。”

宝玉看毕，道：“天恩高厚，省了多少为难了。原来从前已有过这样事的。”贾政笑道：“你一时冒失，竟邀了如此格外的天恩，可谓徼幸。可快告诉你太太去。”宝玉答应了，进来读与王夫人等听了，大家又复道喜。宝玉又拿与宝钗看了，宝钗亦甚喜欢。道：“怪不得老爷说你冒失，你真有些冒失。怎么我们房中一句话，你也把他奏了？”宝玉道：“姊姊的大贤，我怎敢埋没着呢！不要管他冒失不冒失，横竖这回子省了多少为难，多少口舌。姊姊从今不必再与林妹妹推了。”宝钗道：“你为什么不把你林妹妹待你的好处也奏了？”宝玉道：“姊姊又取笑我了。”次日，赴宫门谢恩。后来，又去领了敕命。

一日，宝玉自琼玉处回来，到李纨处来。丫头们说：“大奶奶在太太屋里。”遂到王夫人处，见李纨与喜鸾陪坐。宝玉说了些闲话，见喜鸾在坐，不便说琼玉的事。喜鸾见宝玉情形，似乎像要回王夫人的话，因起身走了。

宝玉道：“我才在琼兄弟那里，细细问了他。那晓他的见解超凡绝俗，他竟是拜服四姑娘，钦慕多时，一定要求。万一不成，情愿终身不娶正室。我所以特来告诉大嫂子，这也算四妹妹一个知己，竟要把他这意[思]达到才好。”李纨道：“这实在的奇了！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”宝玉笑道：“他这话，若在我未入山之前，我也听不进去，这回子我却明白，竟佩服他，我竟不及他。”李纨道：“你也有佩服的人，这可就了不得了。”宝玉道：“我佩服的人很多，即如宝姊姊、林妹妹、二妹妹、三姊姊、四妹妹、大嫂子、二嫂子、史大妹妹、邢姊姊这班人，我都是佩服的。惟有男人中，我向来看都是俗物，只有秦鲸卿、柳二哥这几个人，我与他相好，也说不到佩服的话。从前老爷赞那

甄宝玉，我瞧也不过是世路中的俗人。却不想，天下竟还有这么一个人，所以我竟喜欢得了不得。深悔小时候识见小，只见着这几个人，就说天下无人。如今看起来，天下只怕比琮兄弟更好的人还有，也不可知的哩。”

李纨道：“你且说琮兄弟怎么说？”宝玉道：“他说：‘一个人总以识见、学问为主，男人不是晓得取宝名做官会做文章就算识见学问的，女人不是晓得中馈姁续就算识见学问的。识见根于性情，必定性情迥异寻常，才有超凡绝俗的识见。有了识见，就有了学问。一个人得一终身配偶，若不是识见学问足为师[表]，怎么叫做内助呢！才貌有无，都不足道。至于事亲持家等事，都是二等的姬妾可以做得到的，也不足为奇。’我驳他道：‘依你说，把古来的德言容工都批掉了。’他说道：‘识见学问便是德，有德便有言，有言便有工。容貌根于性情，性情绝俗，容貌必定另有一种[惊]人之处。何尝不是四者俱全呢！。不过不是世俗所解说的四样就是了。’我驳他道：‘嫫母、无盐皆贤女，难道容貌亦有[惊]人之处？’他说道：‘嫫母、无盐，我们并未亲见，依我看来，必定也有一种人所没有的好处。即于武侯的夫人，‘史书亦说是丑陋，而武侯一定要聘他，自是绝人的识见。所以武侯一生，无内顾之忧，得以鞠躬尽瘁，想来帷幄赞则也得益不少。若要美色，自当于姬妾中求之。究竟美色不过取乐一时，有何用处！’我道：‘你的意思自然是坚定不移的了。但不知我这舍妹，却不是凡人，久已心如止水，恐怕难以如愿呢。’他道：‘我已说过了，不成岂能相强，也只索委之缘慳。但天既生令妹‘又生我林琮玉，又令遇着，彼此相知，令妹却犹未字，恐非偶[然]L以此却有几分希冀之想。’大嫂子！你听他这话如何？”

李纨道：“真是闻所未闻。不但把古今美人一概抹倒，把古今贤妇贤女才媛也都抹倒了。依他这么说，恐怕四姑娘还不足当此任呢。”宝玉道：“四姑娘呢，原有高绝之处。我却佩服他怎便一见倾心如此。这种识见，我是实在没有的。”李纨道：“我就照他话述与四姑娘听，看他怎样说，再作商量。”宝玉道：“他还有奇说的。”李纨道：“还有什么？”宝玉道：“他送我出来时，说道：‘此事虽是我的妄想，原怕未必能成。然我想四姑娘这人，恐怕二哥哥及我们姊姊还未能深知，我却自问能窥见深交。四姑娘的识见高我几倍，我既能窥测他，他有什么不知我的。既能知我，必当慰我诚求。’以此看来，亦未尝不可成就。这事只好听之于天罢了。”王夫人道：“你瞧，四姑娘许他也罢了。四姑娘究竟意思怎样，我也决不定。”李纨道：“依我看，断不能行，太太既吩咐我，我去尽力一说。横竖林妹妹就过来的，等他来自去求去。”王夫人道：“你说的是。倒是喜姑娘的事，你要留神访一个好人要紧。”宝玉道：“眼前意中还无人，太太也告诉琮二哥哥，他在外头的时候，也多

叫他也留神。”说毕出来，李纨自去与惜春说话。宝玉到宝钗房中，邀湘云闲话。不提。

却说黛玉行聘之日，自与青棠在房闲话。紫鹃进来说：“宝二爷回来了。”青棠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紫鹃道：“送聘的媒人说的。”说着，将手中捧着两个匣子放在黛玉前，说：“姨娘说的，那些礼物多替小姐收下了。这两件要紧的”，请小姐自己收着。”青棠道：“是什么？”紫鹃将匣子打开，道：“是十二颗珠子。”黛玉看时，一色匀圆，光芒夺目。青棠道：“这珠子连大内里多没有的。”晚上照着人，更增娇艳。就是略有姿色的人，也要加二三分美丽的。”黛玉看过。道：“这小匣子一于是什么？”紫鹃道：“这就是那玉。”黛玉吃惊，忙取出一看，道：“这胡闹了，把这个送来做什么？这怎么安放呢？这一点儿的东西…回来又闹不见了，怎么好呢！紫鹃！我交你的，好好收着。”紫鹃道：“这珠子交给我就是了，这个，我却不敢收。”青棠道：“交给我。”黛玉道：“这更好了。”青棠取去，解开衣服，挂在脖子上。将依掩好。说道：“这总丢不了。”黛玉一笑。青棠道：“小姐！不要笑，我是替小姐挂着的哩。”

饼了几日，琬玉进来，告诉宝玉出外情形，及召见具呈礼部的话，一一说了。黛玉心中甚慰。琬玉又说：“四姑娘的话，已面求两位舅舅了。”

“

到了晚间，青棠伺候黛玉安寝，说道：“这珠、玉分离已久，也该，叫他会合会合。”说着，摘下玉来，替黛玉带上。黛玉不觉羞涩，推道：“妹妹也同我玩！”青棠道：“这不是玩，人家一行至诚，小姐不可辜负他的意思。小姐怎么还忘不了世俗儿女态呢！你们神仙伉俪，万劫奇逢，以后乐事正长；我劝小姐把世俗之态捐了才好。若徒然做对世俗夫妻，岂不有负一番辛苦。我知小姐必要拘泥，我才替小姐暂挂的。”黛玉道：“我现在在世上，自然忘不了“世俗，不比你已列仙班的。”青棠道：“与世人溷着，自然要一切随俗。与侍者相叙，何定拘世法呢！况你们将来这一班人，都是一块地方的旧姊妹，又何必过拘！”

黛玉点头，依他带上。因笑道：“我有句话，久要和你谈，又嫌唐突你。这回子，我先告个罪。我与妹妹竟一刻不能离开，我将过去，妹妹总要同我过去，但是太委屈你，不但我心上不安，大家也觉得不安，就是他也必不安。我竟屈妹妹做个绿萼华，不知你肯俯允否？”青棠道：“这是小姐大贤的事，青棠怎好拂小姐的盛意！说起来，”我原因此而来，因一时朱检，致有数十年尘世之谪。仙姑念我向无过失，不令投胎，故遣来伺候小姐的。”黛玉道：“如此说好极了，你可不许叫小姐了。”青棠道：“这还要叫奶奶哩。”黛玉道

：“这个饶了罢。”青棠道：“这是世法呢！”黛玉道：“我们今日说明，先约定了，人前用世法，闺中用仙法，何如？”青棠道：“这还使得，遵命就是了。”

一日，琼玉来与黛玉商量园子的事，说道：“这是虞先生打的稿子，姊姊看看，斟酌斟酌，该怎么样改，定了就好动手。”黛玉看刀口图稿。琼玉一面指着道：“这是山，这是池，这是亭子，这是轩，这是廊，这是树，这是桥，这是楼、这个园子，以楼为经，以亭台池馆为纬，共有十二座楼。”黛玉道：“大观园布置也好，就是楼子少。这园尽是楼，倒也有趣。这就很好，这先生胸中甚有丘壑。就是动手造起来，不知几时可完？”琼玉道：“赶紧些，今年年底草速成功。一切停当，只怕明年还要闹一年呢。”黛玉道：“你今年若得了差；这工程怎样呢？”琼玉道：“请姊姊督着，横竖交给这位先生，不过要银子时，写个提银子的条子，发给他，就是了。”

看看到了暮春，宝钗因天气暖了，勉强出房来，各处走了一起。王夫人等见他身子尚未复元，仍旧劝他养着，不要出来。宝玉又将黛玉墓上的诗刻取出，与大家看。又要大家和他。正值贾母大祥，忙着脱孝，亦未能即和。

饼了残春，即选择宝玉、贾兰迎娶日期。周家又选了巧姐出嫁吉期，遣媒送来。择了八月二十四日宝玉结亲。“贾兰迎娶在九月中。巧姐也是九月。于是大家又忙碌起来。平儿一人，恐来不及，回了王夫人，请岫烟、香菱过来相帮，并接李绮、李纹、宝琴。探春因家中有事，要到七月才能回来。门客詹光又与贾环说媒，说的就是从前替宝[玉]说过的张家的姑娘。王夫人遣人访了，又看过姑娘，也还合式，遂定了。宝玉道：“不如请他们先生们看看这日子，要是用得，不如就在这一日，也省了多少应酬，又热闹些。”王夫人道：“这倒也好。”遂将日子命外间看过，说甚是合式，就请媒人到张家去说，张家也允了。于是更加忙碌。

偏偏周姨娘又五月生了一女。王夫人见贾政无人伺候，即派“玉钏去伺候老爷。玉钏急得无法，又不敢驳回，只得来找彩云。彩云道：“这怎么样呢？这也是大喜的事，你何必一定不愿意呢。”玉钏道：“你为什么不去？”彩云道：“我是不去的。”玉钏道：“可又来！要去，我们回了太太，两个都去。”彩云道：“这何苦来呢！又不是我的主意，你拉扯我做什么！拉扯了我，于你何益呢！”玉钏道：“你不替人家想个主意，倒拿人开心，我怎么不拉扯你哩！”彩云道：“这叫我怎样呢！我们且去同琏二奶奶商量商量。”遂同玉钏来找平儿。平儿见他神色慌张，面有泪痕，不晓得有什么事，忙，道：“你们两位姊姊想是有事，坐下来谈。”彩云把玉钏的事说了一遍，说道：“二奶奶替他想个法儿，解了这个结罢。不然又要送一条性命了，那才是亲

姊妹一样的命哩。”平儿亦惻然，道：“你且莫慌。但是太太房中现在并无大丫头，除了你们两个，还有那个可以伺候老爷！难道叫老爷干着没得个人伺候么？这要先斟酌了才好说哩”彩云道：“还有新进来的彩文、翠钿两个，都十五六岁了，老太太屋里玻璃、琥珀，也大了，部可以的。”平儿道：“你晓得他们都愿意？”彩云道：“玻璃、琥珀不晓得；这两个必是愿意的。”平儿道：“我姑且替你们碰一下子去。”说着，即起身到王夫人那里。

王夫人正先要告诉他这事，平儿道：“老爷这回子没人伺候，自己又不肯说。太太！这事好得很，必不可缓的。这回子且不必说别的，等老爷收用了，再开脸就是了。”王夫人道：“原是怎么，要说明了，老爷必不肯。还要告诉他们，明日叫他们用心伺候，不要躲躲闪闪的才好。”平儿道：“这人还要请太太斟酌。这玉钏是伺候太太惯的人，这回子宝兄弟又把双钏交给他。叫他去伺候老爷，太太这里未免不便了。再者，双钏跟着也不方便。依我的意思，不如把彩文、翠钿两个叫去，等老爷喜欢那个，挑那个。”王夫人道：“你这话想来也有个意思，大约是玉钏不愿意。”平儿笑道：“太太的明鉴，真是神仙。”王夫人道：“我倒不晓得他不愿意。也罢，就这么着。不过他们两个年纪小些。”平儿道：“老太太屋里还有琥珀、玻璃两个，也还使得。”王夫人道：“从前大老爷要鸳鸯，鸳鸯不肯，这回子不知他们愿意不？也罢，就这么着，不过他要不愿意哩？如今的事，各人定了一个主意，谁都拗不过，我也只好由他们。再不，你去问问他。”

平儿答应着，来找琥珀、玻璃。见玻璃在屋里，问道：“琥珀姊姊呢？”玻璃道：“宝二爷屋里去：了，二奶奶找他做什么？”平儿道：“太太叫我问她一句话。”遂将这话告诉了玻璃。玻璃摇手道：“不必问他，他是第二个鸳鸯。”平儿道：“既如此，你去了罢。”玻璃道：“太太叫的是他？与我什么相干！”平儿道：“大喜，大喜！你快跟我来！”一把拉了玻璃“来至王夫人跟前道：“快谢了太太！”玻璃心中明白，只得磕了个头。王夫人道：“你是老太太的大，若把你打发出去，就疏远了。所以，我想要你伺候老爷。我把彩文给你带着去，好好的用心伺候，我断不薄待你的。这回子并没与老窖说明。因为周姨娘生产了，房里没人招呼，所以急要派人去。将来等老爷起复了，再替你们开脸。”又叫彩文，吩咐了几句，一同去了。玻璃姓明，彩文姓魏，后来便称明姨娘，魏姨娘。

此时天气正炎，宝玉陪着宝钗，总不肯向外间睡。宝钗嘱秋纹、麝月两人，百般引逗他。他也一样玩笑，却无沾染。此时宝钗虽未复原，却已大好，见宝玉温雅俊洁，偎傍已久，意中不能无动。又想若再一味矜持，必致为驱鱼之獭。因想宝玉温存体贴之际，亦复缱绻缠绵。那知宝玉虽极意温存，而并无一

毫戏狎。宝钗反猜摸不着。一夜，宝钗醒来，斜月横窗，天气尚热。见宝玉穿着白纱小衣、纱小衫，卧在身后，自己忙坐起来取扇扑凉。宝玉开口道：“姊姊醒了，要吃茶不要？”宝钗道：“倒不渴，就是热得慌。”宝玉道：“这天本太热了，姊姊何不把衣服宽了，这天是不怕着凉的。”宝钗低低的笑道：“你为甚么不宽？”宝玉道：“我见姊姊穿着，我若脱了，姊姊不怪我么？”宝钗又觉心动，凑到耳边，说道：“我们一块脱。”遂将小衫脱了。宝玉也早脱了，道：“姊姊，把小衣也脱了才凉快。”宝钗笑着摇摇头。宝玉道：“这怕什么！”遂替宝钗解带脱下。宝钗道：“也不见得很凉。”遂躺下了。宝玉亦躺下。

一回儿，听得宝钗梦中呻吟，忙问道：“姊姊为什么？”宝钗睁眼道：“忽然胃脘里隐隐的有些疼，想是今日。吃的晚饭没有消化。”宝玉道：“我替姊姊摸摸。”忙过来，坐在身旁，替宝钗细细的捶。宝钗道：“你不要乏了，你也躺着；到底好些。”宝玉即同宝钗并枕而卧，一面捶着，紧紧相偎。宝钗心中想道：“这人真变了，竟无。所动心。要是这么着，倒又是个闷葫芦。难道林黛玉是喜欢这么着的！”想起从前伺梦，虽然不多几回，也甚觉兴浓情逸，怎么这回半年之久，竟是这个光景。一面想着，胸中真觉闷痛起来，又复呻吟不止。宝玉道：“明儿只怕要打发人去改改药方了。”宝玉捶了一夜，宝钗亦终夜未能睡着。次日，心中，仍是纳闷，又复恹恹。自此半眠半起，又觉比前差了。

倏忽交秋，探春回来。吉期渐近，荣府甚是忙乱。看看到了八月，先吉期几日，将救命大装送了过去。新房在潇湘馆中。因新屋里宝钗在内，“不便叫他搬移，又不便叫黛玉竟居下首，因潇湘馆已经收拾过，又是黛玉所爱，遂将旨意供于省亲别墅正殿中，就在那里结亲，送人潇湘馆。此时荣府光景不比从前，一切拮据；这回喜事，王夫人因林家局面宽展，不得不稍饰外观。贾琏因闻琼玉有数百万之富，宝玉圣眷方隆，，即日可望飞腾，遂竭力打起精神，挪移着办理。平儿因从前都是凤姐经手办事，自己初遇这一件要紧的事，怎好不十分出力办理周到！偏偏这件喜事，因奉有谕旨，无人不知，凡向有来往的，自王公百官无不备礼致贺。八月望前，已陆续送礼；即向无往来的，也备了礼来，想来看个热闹。琼玉的同年、故旧、同官等，亦纷纷致送添妆，也到贾府致贺。

琼玉早与舒姨娘商量，替黛玉置备衣饰奁具。把京中二处当铺，两处银号，作为黛玉奁赠。原来黛玉起身后，到了年下，程忠查算那年盐务最旺，共得利银捌拾七万有零。遂提了五十万，分派四人，领着到京，将十万留供京中用度，其余开设典铺银号各二座。禀知琼玉、黛玉，盐务仍照旧办理，并具禀请

示，是否尚须扩充。黛玉即命相机择利办理。春间禀来，又扩充一倍，共资本三百余万。除将各铺余利及田租等凑入外，又添会银九十余万，俟明年提出利银，再添设淮安、山东、直隶、河南各典铺。琮玉又手谕程忠道：“所有产业，乃先老爷遗资，小姐调度，尔等四人出力，方能成此巨资。我无独享之理。着将盐务、田租及各铺等每年所得利息，提取二成，你等四人分用。其余我与小姐各，半。永著为例。”并不向黛玉说知。后来程忠四人联名禀辞的禀帖到了，黛玉方才晓得，再三辞让。琮玉执意不肯；只得依他，此是后话。

且说到了吉日将近，舒姨娘方将奁簿与黛玉过目，又将四铺册账折子图书等物交与。黛玉道：“这个断使不得。我一个女孩儿，姨娘、兄弟替我做些衣裳、首饰等物，我不敢辞。若说这铺子，从前原是我的主意：为着兄弟在京做官支银便当，省得南中往返。要是这么着，我不是自私自利了！况且兄弟怎么便当呢！”舒姨娘道：“这是你兄弟一点至诚，小姐还当领他的意思才好。况且自小姐回家，家中顿长十倍。这铺子原是小姐经营的。”黛玉道：“去请少爷来。”

一回儿，琮玉来至房中。姊弟二人又苦苦推让，至相对而泣。琮玉道：“姊姊；这一点子尚且如此，将来怎样呢！这产业本是姊姊手中起的，姊姊要肯分用，兄弟还可腴颜衣租食税。姊姊若是如此，兄弟宁可弃如敝屣，断不能独享的。”又道：“姊姊是绝世的人，何必也效世俗之态，想是看着兄弟还未能免俗尘。”青棠在傍道：“我倒有个调停。小姐为着少爷在京用度便当，故而叫开这铺子。这回子尽遍小姐，少爷仍旧不便。依我的意思，少爷留两个，将两个与小姐，如何？”琮玉道：“也罢！姐姐爱我的意思，我也体贴。但是姊姊以后断不可再作世俗之态了。”黛玉叹息道：“银钱原是小事，我岂拘拘为此！原为你这一行至性，教我感愧。也罢，我竟有这么一个兄弟，不枉人生一世。我就遂你的至性便了。”琮玉方才喜欢，说道：“兄弟托姊姊的事，不要忘了。”黛玉道：“你放心，尽我本领做去，必有佳音奉报。”

到了吉期，宝玉、贾环各自奠雁行亲迎礼回来。只见贺客盈门，将紧要如北静王等应酬了一回，余者都是贾珍、贾环、贾蓉、贾兰及族中的入，并亲戚如周姑爷、薛蟠、薛蝌；好友如柳湘莲等，分头迎送陪坐，都忙不过来。宝玉的吉时在前，喜舆到门，一切烦文热闹不必细表。迎人园中省亲别墅阶下舆，先行礼谢恩，然后结亲，皆按金陵规矩。两行红烛彩灯拥导，送入潇湘馆中。不多时，吉时又到，贾环在荣禧堂结亲，新房在王夫人正室内边。

宝玉看着贾环结亲后，见无甚要紧的客，便躲了进来，到宝钗屋里。见宝钗亦盛妆端坐。宝玉道：“那里这些客，把人都闹昏了。姊姊今儿大好，倒不

觉乏么？”宝钗道：“正是俗语说的‘人逢吉气精神爽’呢！”宝玉道：“姊姊吃药没有？”宝钗道：“我药也吃得太多了。这两天你们喜事，我叫他们不要弄这个，过了这几日再看。要是好了，就不吃了。”又道：“天快晚了，你这一天也该歇歇了。”宝玉道：“客还未散呢。”两人又说了一回话。内外的客都渐渐散了。

已自初更。贾政进来了，宝玉过去，王夫人叫他回房歇息。宝玉退了出来，又到宝钗屋里，道：“姊姊！今儿暂且失陪。”宝钗笑道：“快去罢！”宝玉一迳来至潇湘馆，秋纹、麝月送到了，依旧回宝钗处。一宝玉进了潇湘馆，即命掩了门，进入房中。不知宝、黛二人如何相会？且听下回细表。

第十三回

单说宝玉进至房中，见紫鹃站在傍边，黛玉盛妆端坐。忙上前作了一揖，道：“妹妹”刚说了两个字，已咽住了。黛玉立起回礼。见宝玉光景，忙笑道：“请坐！”宝玉坐下，正要开言。黛玉道：“我们数年之别，不啻千年一时，也无从叙起。现有二句要紧的话……”宝玉一见黛玉，满腔悲喜，正是茫无头绪，所以叫了一声“妹妹”几乎要放声一哭。又想：“今日似乎不可。”故勉强咽下，那神色已十分惨淡。

但见黛玉笑容可掬，也绝无羞涩之态。又见丰神艳逸，比从前更加了几分，不觉心中欣喜。又听黛玉说有要紧的话，连忙敛容道：“妹妹！请说。”黛玉道：“你晓得救我的是何人？”宝玉道：“我正不知道，听说是个女仙，想来就是警幻仙姑。”黛玉道：“正是仙姑留了一个侍女与我，我已与他约为姊妹。我意欲留他尘世多些时，又怕唐突了他。踌躇了两年，才敢与他说及。那知他与你早有因缘，也是为你谪降的。因仙姑体恤他，不令他转入轮回，致遭堕落。今日同我来的，你须要先见他一见。”宝玉道：“这时候怕不恭呢。黛玉道：“这，时候本好，明日见他便觉简褻了。”便叫：“紫鹃！你不见了二爷。”紫鹃道：“姑娘说要紧话，我怎敢打岔哩。说着，与宝玉行礼；宝玉连忙拉住，说道：“姊姊！，那眼泪又要下来，紫鹃连忙岔道：“二爷！你丰采比从前大不相同了，身子是大好了。”宝玉道：“多谢姊姊，好了。”黛玉道：“紫鹃！你把这蜡挪到门口去，把红毡铺上，快去拉了青黛来。”紫鹃一回儿携着青黛的手来至中间。

宝玉见[他]云裳月袂，飘飘然若欲[乘]风而去，色不艳而丽，态不浓而腴，一种秀逸之气，不可名状。惟有黛玉足与相敌，宝钗便觉不如。回顾紫鹃，竟觉粗蠢。心想：“这面貌好像见过的。”不觉呆了。黛玉忙携了青黛，叫紫鹃扶了宝玉，双双拜下。拜毕，起来对立。紫鹃又叫宝玉作揖，宝玉作

了一揖。青棠回礼，回身向黛玉叩头，黛玉连忙拉住。黛玉替宝玉道喜，紫鹃又与宝玉道喜，宝玉此时大有迷离之意。黛玉携了青棠，紫鹃招呼宝玉，向后边屋里来。黛玉悄悄向青棠道：“烦妹妹替我陪他一夜。”青棠道：“这个不能；小姐！这是世法，不可乱来的。”向宝玉道：“二爷！快请奶奶回房罢。”黛玉道：“好妹妹！今儿我实在有些乏了，明儿还要起早，让我歇歇。”青棠道：“这百岁良辰，世间最重的，如何使得呢。小姐！你向来听我的话的，快请回房。小姐乏了，二爷自然能体贴。”

黛玉见他执意不肯，只得同宝玉回房。向宝玉道：“怎么一言，不发！到像害羞似的。”宝玉道：“我这回子恍惚，竟不知怎么样才好。”黛玉笑道：“真个我乏了；我们歇着罢，有话再谈罢。”紫鹃与黛玉卸妆，宝玉亦宽去礼服，紫鹃退出。宝玉又与黛玉宽了外衣，只剩小衫，进入帏中，同人纱衾。黛玉将通灵宝玉摘下来，亲与宝玉带上。

只看帐中忽然明朗如月光一般，略带些红色。宝玉道：“这玉更比前亮了，竟把灯光多盖过了。”忽低头，见黛玉短衫衩里闪闪有光，说道：“妹妹带了什么？”忙将衣解开，见光在抹胸里。又把抹胸解下，只见当心一颗珠，如鸡头大小，闪出光来，微带绿色。原来黛玉心前天生有一颗红珠，非痣非疣，色如琥珀，佛家所谓智珠，与宝玉的通灵宝玉皆从夙世而来。一刚一柔，一动一静，所谓珠玉因缘者也。平时除父母之外，惟紫鹃侍浴得见，亦绝不敢语人，故而无知者。人但知”宝玉有玉，而不知黛玉有珠，故造作金锁为以金配玉之说，以动元妃、贾母、王夫人众人之听，结下幻缘，将珠玉因缘弄得生离死别，所谓情中生劫，劫中生魔也。此珠得宝玉光华一照，其光华更加焕发。

此时帐中毫发毕见，迎着光看黛玉，容颜更美丽。宝玉喜心洋洋，因说道：“怪不道仙姑总称绛珠，我正不解为什么要叫妹妹做绛珠，原来妹妹有此奇宝。”黛玉道：“仙姑几时叫我绛珠？”宝玉将山中听得石壁里的话，说了一遍。黛玉恍有所会，便道：“我们夙世因缘是明白的了，不知仙姑如此裁成我们，如何报答？”又道：“我这向前并不觉奇处，自从你把玉送来，青棠把他硬挂在我身上，晚间帐中便觉有光。我以为是你玉的原故，把玉除下来，细看，才晓得我的珠也放起光来。”宝玉道：“珠、玉也离久了，忽然相合，两气相感，光华自然顿发了。只怕将来这光还要大哩。”黛玉道：“为什么？”宝玉道：“我们神情已合，形体还未合呢。”黛玉一笑，道：“天不早了，睡了罢，实在乏了。”遂一同躺下。宝玉道：“妹妹！这香我也久违了。”黛玉不答。宝玉见黛玉倦了，不敢再与他说话，遂也合目睡了。天明起来，宝玉又将宝珠细细赏玩了一回。俟黛玉梳洗毕，同至王夫人那里请安。是时湘云、宝琴、李纹、李绮、岫烟、香菱及尤氏婆媳、佩凤、偕鸾、文花

、嫣红、李纨、平儿、宝钗、探春、惜春、喜鸾、巧姐及琥珀、彩明、”玉钏、彩屏、彩云、小办：秋纹、麝月、莺儿、五儿、碧痕等，也等不及三朝见礼，都到潇湘馆，拥着黛玉说笑。黛玉一一酬应，闹了一天。湘云道：“我们要做诗贺林姊姊，上回没有做成，这回定要做的了。今儿晚上大家做起来，明儿见礼时做个赞仪，好不好？”大家都说道：“好。”

次日黛玉到荣禧堂，先参天地，然后出来，同了贾环夫妇乘舆，鼓乐到了宗庙，行庙见礼。回至荣禧堂，又到贾母像前行礼，然后向贾赦、邢夫人、贾政、王夫人行礼。又有本家长辈，下至贾珍、尤氏、贾琏、平儿等，皆双双行礼。李纨、探春、惜春、喜鸾、贾环及本家妯娌贾探，平拜行礼。然后周姨娘及明、魏两姨娘行了礼，贾蓉、贾兰、”巧姐及贾蔷、贾芸、贾芹、贾”菖、贾藻、贾荇、贾花、贾芷、贾菱等一一拜了。请出宝钗，宝玉面西，宝钗面东，黛玉立宝钗之下，一三人交拜。众家人、媳妇、丫鬟分班叩见。

，王夫人与贾政商定；大家称呼宝钗，叫宝二奶奶，称呼黛玉叫玉二奶奶，众人答应了。以后还是叫新二奶奶的时候多。，贾环夫。妇亦照样行礼。众人看这张家姑娘，模样也还端正，惟与宝、黛相形，不啻东西施之别。这张家姑娘名叫倩娥，大家都称环三奶奶。足足闹了大半天才毕。于是内外开筵，唱戏欢饮。

席散后，内里重摆合欢宴，一在荣禧堂，一在潇湘馆。宝玉居中，宝钗居左，黛玉居右。宝钗再三不肯，说道：“这宴是为新人而设，我岂有僭客之礼！”湘云、探春等在傍带笑带玩的推宝钗坐了。姊妹们说笑了一回，湘云道：“你们的诗，这回子好出场了。”说着，大家将诗笺取出，送与黛玉。黛玉一一接了，道谢道：“容过天和了送去。”到二更多天；才散了。回到房中，黛玉觉得乏了，即便安寝。次日起来，到王夫人处请安毕，到宝钗房中说了一回，又到李纨、平儿、探春各处。回到园中，去看惜春，谈了许久。又将各人礼物，自邢、王二夫人起一一料理了，遣紫鹃送了去。晚间，宝玉进来道：“今儿我们早些歇罢。”

次日到王夫人处请安，王夫人道：“你那里。的神仙来了没有？”黛玉道：“那天跟了过来的。”王夫人道：“我们要见见他，老爷、大老爷都要见他的。你回来把他带来。”黛玉答应了，叫紫鹃去同来，又将他约为姊妹的话说了。，王夫人道：“他是仙人，一原该如此。怎好当他下人呢！”黛玉道，：“他是依旧守着规矩的。”一回子贾赦、贾政、贾珍、贾琏、贾蓉、贾环、贾兰等都进来，要想见见神仙，紫鹃同青棠飘然而至。

众人看时，并不十分美艳，而另有一种灵秀之气，令人不敢逼视。黛玉一一指点，青棠皆行婢子之礼；贾赦等连忙站起来，说道：“快扶着！这是当不

起。”都还了揖，贾珍以下都还了礼，然后见王夫人。王夫人一把拉着手说道：“神仙姊姊！你断不可行丰乙”青棠连忙跪下，黛玉帮着拉了起来。王夫人又让他坐，青棠不肯。王夫人道：“你如何这么客气！我们就不敢见你了。”黛玉见王夫人站了半天，必不肯坐，便推他到下边机上，道：“妹妹遵命坐了罢。”青棠谢了，然后坐下。

王夫人问了他一回仙姑的事，青棠一一答应。贾赦道：“这位仙女在家，倒要大家斟酌个称呼才好。”贾政道：“不如把他的芳名摘一字加以仙字，又似别号一般，上下皆可通称。不然那些世俗姑娘、小姐的称呼，不是敬他，倒是唐突他了。”贾赦道：“二老爷说的极是，就叫传知他们，以后大家叫“棠仙”就是了。”黛玉告诉他：“老爷送你的号叫“棠仙”。”青棠又出来谢了。大家都出去，纷纷传说不一。黛玉又同他至众姊妹处，一一见了。湘云一见，便与他们谈起来。末后到了惜春那里，两人一见如故，谈得忘形。

黛玉遂先回潇湘馆来。忽然想起众姊妹送的诗尚未酬谢，取出细细的看了一遍。各人都下了各人的款，押了图书，共十人十首。湘云诗曰：

不是仙人化鹤回，等闲飞去又飞来。
情天炼石开香界，洛水凌波恋逸才。
碧月当心同皎洁，名花人手转低徊。
乘鸾莫再轻游戏，稳住秦家引凤台。

岫烟诗曰：

云拥华堂丽日闲，和鸣好鸟语关关。
方欣壁自秦庭返，又见珠从合浦还。
縠雾皖迷帘底月，烟螺浓染镜牛山。
剥汤食性仙人识，一笑兰陔彩袖班。

宝琴诗曰：

灵踪艳事古来稀，喜见名花对紫薇。
巫峡飞云神女降，玉笙明月子乔归。
香盟共证三生石，仙骨应披一品衣。
此日茜窗窗外竹，斑斑泪点尚依稀。

李纹：

云扶露拥上瑶台，美满缘从夙世来。
辈识性名双壁合，喜看连理一枝开。
鸾回争睹金华丽，鹊驾犹烦玉管催。
我愧诗成如下里，拈花聊佐合欢杯。

李绮：

名园重到更欣然，住日刚开合卺筵。
徐淑诗篇推作者，刘纲伉俪本飞仙。
春生玉树风初倚，香人幽兰梦正圆。
想见鸣禽流水外，瑶琴一曲共调弦。

香菱：

天风吹动翠云翘，广乐琳琅下九霄。
千载何人见神女，几生修到嫁文箫。
有情仙佛联佳偶，隔世悲欢并此宵。
说与大罗诸伴侣，尘寰艳福镇难消。

李纨：

联袂芳园记十年，旧欢重续更缠绵。
辈知舞月姬娥去，难忘吹箫弄玉缘。
报绕云环佩动，香飞湘馆绮罗鲜。
从兹不羨琼楼梦，信有人间兜率天。

宝钗：

天合良缘夙世成，仙心历历证香盟。
九重明诏褒贞义，十美新诗写艳情。
秋丽星桥银浦静，春酣宝帐月珠明。
蒹葭倚玉吾何幸，一愿谱同声奏凤笙。

探春：

万劫难销意自深，黄尘碧落几沉吟。
直将三舍挥戈力，来慰口口抱柱心。
一寸精诚天可补，百年美满世难寻。
笙歌缥缈兰房烟，可似仙山法曲音。

惜春：

灵河岸畔认前身，消得花宫万种春。
情到尽时方是肃，心从快后不生因。
三三径在名园继，六六禽飞锦水新。
笑我沾泥不飞絮，无端也傍玉楼人。

黛玉看毕，宝玉走来，又同看了一回、宝玉道：“这诗无美不备，有趣极了。”黛玉道：“枕霞语杂诙谐，可恶！香菱的竟有艳羡之意，可为情不自禁了。宝姊姊的毕竟冠冕得体。三妹妹的沉着警[策]，与人不同。”宝玉道：“三妹妹的这首，竟说得出妹妹的心。”黛玉向他一笑，道：“四妹妹的含着机关，也不大可解。这末语大是奇怪，琼兄弟的事竟有可望呢！”宝玉也

道：“竟有些意。”

说着，黛玉拈毫，也做了两首，答谢众人，取诗笺写出。宝玉道：“须得一人一张才好。”黛玉道：“我懒得写。”宝玉道：“回来我替妹妹写完。”续那诗道：

倩女离魂黯欲消，飘飘仙佩忽招邀。
骖鸾路绝三千里，骑鹤人归念四桥。
身外衣钗青冢在，梦中姊妹碧云遥。
凭谁与说浮生话，回首烟云过眼销。

无端隔世复寻盟，双桨频频远道迎。
谁遣微忱通帝座，敢劳丹诏下瑶京。
几曾避面同邢尹，别样矜怜念舅甥。
陞我佳章惭藻饰，旧欢新感不胜情。

宝玉道：“妹妹这诗，亦缠绵亦感慨，又落落大方，比宝姊姊的更好了。我也来诌一首。”遂提笔想了一想，写道：

信誓原知小节非，三年清泪在征衣。
拔曾面壁空诸相，毕竟愁心絮落晖。
碧海仙娥原不死，潇湘妃子本同归。
疏顽合享庸中福，老向温柔锦绣围。

黛玉道：“妙而自然，诗也大长了，这是螭环福地的功夫哩。”宝玉将黛玉的诗一一代为写出，遣婢分送。各人看了，都说：“林潇湘的诗大长了；竟是名家气象。怡红公子诗也好，竟有些仙气的。”

是晚，黛玉向宝玉道：“今儿你该到后边歇去。”宝玉道：“我同妹妹正要细谈，怎么妹妹叫我到后边去！”黛玉道：“我们的话，十年也说不尽，要慢慢的谈，不争此一时。青棠为你淹留尘世，且又是仙姑亲近侍从之人。我们都受仙姑厚恩，我本不愿僭他，无奈他执意不肯，今儿你岂可再不去！你须要格外敬爱他方好。”宝玉道：“我原因仙姑面上，十分敬他，不敢轻动别念。”黛玉道：“敬而不爱，不是反疏远了！人家为你下凡，这慕恋深情，亦复不浅，你如何不生感动呢！”宝玉道：“他不是世间凡躯，我见他，心上有些凛凛的。”黛玉道：“你又忽然迂拘起来了。他那柔情婉态，比紫鹃、袭人，只怕强几倍哩。你快去叫紫鹃、翠篴来陪我。”宝玉犹自依依，黛玉起身推他道：“快去罢！”又向耳边低低说道：“以”后不要瞒我就是了。”宝玉道：“我怎肯瞒你，不要说是他，便别人我担不肯瞒你。既这么说，我失陪妹妹一夜。”

宝玉来至后边，紫鹃过来，同翠筴伺候黛玉安寝。，宝玉见青棠一人向窗前坐着，便道：“姊姊！今儿拜了一天的客。”青棠见宝玉进来，徐徐站起，道：“二爷还没有安歇？”宝玉道：“妹妹叫我来同姊姊谈谈。”青棠道：“小姐也太性急了。二爷同小姐才聚首，怎么就这么急急推让呢！”宝玉道：“姊姊是仙人，我不敢说谎，仙姑的大恩，姊姊的深情，我都感激不尽。因为我同妹妹死生离合；一时离不开，所以不能就到姊姊这里。又恐凡愚浊货，有辱姊姊仙灵。今儿是妹妹逼着我来的。”青棠道：“二爷的心，我有什么不知道的！况且良缘乍合，自然要多叙些时。”宝玉道：“妹妹的意思，姊姊亦不可不领他的。”青棠道：“今儿自然我也不便固执了。”

宝玉见他语言柔婉，真在紫鹃、袭人之上；意态风神，虽晴雯亦微有不及，心中的矜拣便去了几分。便道：“我蒙仙姑大恩；仙姑的位分功烈，我还不得知道；姊姊的仙踪，我更茫然，请姊姊细细指示。”青棠道：“仙姑总领欲界诸天，位在元女之下。居太虚幻境，上不在天，下不在人间“所属二十四司，每司正副各一人，掌案二人，皆列仙之上等者为之。宫内侍女二百四十人，亦分等次派司职事。一等十二人，贴身伺候。我即一等中之第三，名。我的来头，说起来令人惭悔。”宝玉道：“请慢慢的指示。”

青棠道：“我本是盘古时忉利天宫一株夜合花，仗着一点灵气，修证人果。忉利天王将我炼度，充作宫中侍婢。，因本性朝开夜合，性中含着一缕情根，时时感动，尘念渐生。天王知道，将我发入本虚幻境，令谪尘寰，转入轮回，备受风月之苦。转辗沉沦，方生悔恨。又蒙警幻仙姑收回幻境，派作侍女，积有勤劳，遂擢至一等。”宝玉道：“姊姊谪降时，不知是那朝那代？降生为何人？”青棠道：“轮回转辗，本性几迷，如梦如寐，也不能尽记。近时的事还略记得，大抵自风尘女子上至后妃，各种的苦趣，多经历过了。”宝玉道：“可略记单一二否？青棠道：“记得做过汉宫贵轮，名叫合德”触阶而死。又做过藩王之妃，恣情纵欲，不得其死。一时也说不尽。又曾转过男身，姬妾数十人，年未三十夭亡；又曾转为贫家女，后遇一贵公子，买为侍女，遭悍妻凌虐，愧恨而死。这才立心悔过，永不愿再生人间，仙姑方把我收回幻境的。”宝玉一面听，一面点头叹息。——

青棠道：“自从归到幻境，时候也不少了？总由夙性未能清静，故静极而动，又复生尘。”宝玉道：“正是妹妹说姊姊与我有缘，我性根昏浊，竟不解缘从何起？”青棠道：“这话说来益发可愧了！这是我一念之痴，你怎能知道呢：你可记得仙姑邀你饮酒听歌的事？”宝玉道：“这是我小时梦中所见，牢牢记着。”青棠道：“那时我站在仙姑身傍，你可曾见我？”宝玉凝思半日，忽笑道：“怪不得我见了姊姊，极觉面善，又想不起来。这回姊姊说了，我

才记得。”姊姊不是手中拿着拂尘，。替我斟酒的么？”

青棠道：“正是。歌毕之后，你朦胧欲睡，仙姑引你到密室与可卿相见，授你秘密。我在傍忽然想道：“我自入轮回，极尽人间风月，然总未见如此人才。仙姑与他饮宴，又待他如此，想必是大有根器的神仙。怎得与他一叙方好。”尘心一动，不可止遏。仙姑出来后，我频偷空窥视。见可卿百方引诱，意态欲飞，你反十分腼腆，不觉心生爱慕。仙姑已经知道，立刻唤去，责罚一番，便要发人薄命司，仍转轮回。我再四苦求，愿力加忏悔，仙姑乃罚我赴赤霞，宫守护绛珠仙草。我潜心涤虑，划削情根，无如微芒一念终难以消磨。那日见仙姑来看仙草，说起你们生死缠绵的情事，我又不禁触起前情，连忙收敛，已怦怦欲动。仙姑将我熟视多时，叹道：“你立心洗濯用功，不可为不勤。然这一点根苗终未捐释；念你往日之劳，姑施格外之恩，免你轮回，令汝遂其所欲罢。我此时往救绛珠，你可跟我前去，随绛珠住世。保护扶持。因满之后，同归幻境。你须小心在意。”所以仙姑救了绛珠，即留我在扬州的。”又道：“我与你并无一言相交，一事相接，然这千点痴情，真是海枯石烂不能磨灭。其中缠绵往复的苦处，我也不能。告诉你。虽不能比绛珠，大约与蘅芜君亦差不多。你如何能知道呢！”说着，将绡衣拭泪。

宝玉一面听，一面出神，听道此际，已心神恍惚。又见青棠。”拭泪，不觉感恻难禁一手拉着青棠道：“我不过是块顽石，乃蒙姊姊如此用情，我竟一些也不知道，我真是下愚了！姊姊！叫我如何报答姊姊这番美意！”说着，泪如雨下。青棠亦拉着手道：“你如何能知道呢！我与你……”说着咽住，又相携呜咽了一回，方道：“如今承仙姑格外之恩，能与你相聚，我已心下快然。你又何必伤心呢！”宝玉也收泪道：“我只恨姊姊深情，无可报答。姊姊！我们且尽人间之乐，再细细的谈罢。”青棠道：“既承小姐雅意，不可负此良宵。我伺候二爷宽衣。”宝玉道：“姊姊，这称呼不可如此。姊姊既承见爱，还求叫我兄弟才是。”青棠道：“我既居尘世，便当依着世法。我现为婢妾，如何不行婢子之礼呢！”宝玉道：“这断不敢当。”青棠道：“以始生而论，虽在你之前；以证道而论，却在你之后。小姐要与我约为姊妹，我也不敢，何况二爷！”宝玉道：“你与妹妹如何称呼？”青棠道：“我只是叫小姐，”后来小姐再三说了，方叫姊姊，人前仍是叫小姐的。此后还须叫奶奶哩。”宝玉道：“既这么着，我也，同妹妹一样便了。”青棠道：“小姐称呼哥哥，我反称呼兄弟，如何使得呢！”宝玉道：“我与妹妹原是世俗的称呼，姊姊是仙人，并非凡体，难道好叫你妹妹不成！”青棠道：“晴雯、袭人、紫鹃、麝月、秋纹叫你什么，我也便了。”

宝玉听了，不觉面红耳热，不敢再说。便道：“姊姊这衣服，真所谓雾縠

云绡，天衣无缝了。”青棠道：“这衣服是仙姑赏的，入水不濡，入火不燃，虽魔鬼妖邪所不能犯，无论人间兵燹。”宝玉道：“姊姊这衣服总不换的？”青棠道：“夏不知暑，冬不知寒。尘垢不生，永无弊败。何须更换！”宝玉道：“我想姊姊这衣似应什袭珍藏，平日还宜用世间罗绮为是。”青棠道：“你不知道，我穿着此衣，那些尘浊之气便不能侵；我离了此衣，觉得烟火之气熏人，十分难受。从前小姐曾做了几件衣服，令我更换。我勉强换了一日，觉得重压肌鼻，甚不舒服。与小姐说明原故，还了小姐的。”宝玉道：“不怕污秽触犯了么？”青棠笑道：“不怕的。”宝玉道：“我替姊姊宽衣。”青棠道：“二爷先请，我应伺候的。”宝玉道：“将大衫脱了。”青棠接过。宝玉与青棠脱下一件藕色冰绡衫来，内里尚有一件淡红短衫，非绮非罗，鲜艳夺目。宝玉不觉呆了。青棠带笑解下碧绡水纹裙，露出紫罗小衣，携了宝玉的手道：“二爷请安歇。”

于是同入纱帷，那灯也不消吹，自然灭了。宝玉解衣，将玉挂在帐中。与青棠解了短衫，见青棠身上，丰若有余，柔若无骨，肌理细润，拊不留手，洁如积雪；光若飞霞。觉黛玉丰艳过之，而轻柔细腻犹若不及。不觉失声道：“我今日才见所未见了！我何幸得亲姊姊仙躯，真是万劫难逢的事。”青棠道：“我如何及得绛珠！我并无血肉，不过这身子比人却轻些。倘置之怀抱，不致压着身体。”宝玉道：“真可擎之掌上，岂但怀中！”说着拥抱入怀。觉轻若婴孩，而肌肤所着，纨绮不足喻其柔，迎着玉光，见两肩秀色如过雨春山，双鬟横波如碧天新月，逸情洽艳，仪态飞翔，比宝钗、黛玉等别是一种温柔缱绻，不觉心中恍惚，目眩神摇。青棠推他道：“不要出神！我与你说话。”宝玉道：“姊姊请说。”不知青棠说什么话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四回

却说青棠推宝玉道：“你做什么出神？我问你这回子可乐？”宝玉道：“我这乐更是意外的奇乐，还有什么说的！”青棠道：“比昨日的乐何如？”宝玉道：“觉得别有一般滋味。”青棠含笑，向宝玉耳边说了许多话。宝玉一回点头，一回喜笑，一回失惊，一回又点头答应，两人欢洽异常。

次日起身，青棠送宝玉到潇湘馆中，黛玉才起来。青棠与黛玉叩头，道：“谢小姐格外的恩。”黛玉连忙拉起，道：“妹妹你又拘礼”了。从前说明白了，你又忘了。该罚你才是！”宝玉道：“妹妹，今儿没有什么事，我们细细的谈谈。”黛玉道：“你不出门拜客么？”宝玉道：“拜客还要过几天哩。”黛玉道：“姊妹们那里，你也该去走走。”宝玉道：“平姊姊、三妹妹、喜妹妹、宝姊姊他们都忙忙碌碌的，只有史大妹妹、四妹妹、大嫂子还闲些。我们找他们去。”黛玉梳洗毕，同到王夫人处请安。

宝玉到书房，请贾政的安。正值贾琏在里说话，见宝玉来了，便道：“我正要找你。柳二哥的事，一切都停当了。那房子虽略贵了些，居然竟在琏兄弟间壁，你已是看过的了。现在收拾完工，一切家伙什物都已全备，后日便要搬进去。柳二哥自去接他姑母去了，明日可以到来。我想柳二哥既住在我家，他的姑母自然也要留他暂住，况且不过山，日。我才回过老爷，正要去回太太，打扫梨香院，请他暂住，你道如何？”宝玉道：“甚好。柳二哥是那一天去的？”贾琏道：“就是你吉期的第二日。他说不要惊动你。”又道：“他房子一切总共用了四千几百两银子。我将五千两替他放在银号，每月支取利银以作食用。还剩几百两银子在此，预备他下场用度。那一万银子都存在我们库上，倘他日用不够，再提几千去放着凑用就是了。”宝玉点头，一同来至王夫人处回了话。王夫人说：“要好好款待他。”贾琏回自己屋里去。

宝玉到宝钗屋里，见宝钗靠窗坐着。宝玉道：“姊姊今儿大好，起得早些。”宝钗道：“好了。”宝玉道：“姊姊竟不吃药了？”宝钗道：“这几天总没有吃药，反觉好些。饮食也香甜，人也不觉得乏。我叫他们把药炉、药罐通检开了。这苦味儿也够了，再不去。吃他了。”宝玉道：“姊姊还吃冷香丸不吃？”宝钗道：“也多时不吃了。”宝玉道：“究竟久病之后，还得吃些丸药调理，复原也快些。姊姊既不喜吃别的药，何不把冷香丸吃些。”宝钗道：“也罢！明日叫他们找出来。不知还吃得吃不得，恐怕多时坏了。”宝玉道：“往后多配些才好。”

正说着，莺儿回道：“新二奶奶来了。”宝钗出采，携着黛玉的手，一同进屋中坐下。宝玉道：“柳二哥的姑母明日到京，我已回明太太，暂住梨香院，后日就搬进新屋中去。太太说要好好款待他。”宝钗道：“房子买定了，在那里？”宝玉道：“就在琏兄弟间壁，往来倒还便当。明儿到了，必要来拜太太，姊姊才好，不必出去，请大嫂子、二嫂子应酬他就是了。”宝钗道：“我已好了，免不得总要见面的，何必躲着呢。”宝玉道：“我去知会大嫂子去。”说毕起身。

黛玉道：“妈妈是前儿回去的，没有累着？”宝钗道：“妈妈因大嫂子、二嫂子都在这里，家中无人、不能不回去照料，左不过这几天就过来的。三件喜事凑在一块，先前我又病了，不能做什么，大嫂子又避忌，剩平嫂子一个人，如何料理得过来！幸亏三姑娘回来帮着，才觉得渐有头绪。算起来，没有半月功夫，又有新人进门了。”黛玉道：“傅家大姑娘久已闻名，是个才女。不知这位二姑娘才貌如何？”宝钗道：“听说就是这大姑娘教的，也能写字做诗，相貌也好。性情脾气比姊姊还更好些。”黛玉道：“将来我们诗社中又添一个诗人了。”宝钗道：“你那里这位棠仙自然是仙才了，也写字做诗么？”黛

玉道：“他博通今古，无所不知，想来诗文书画没有不能的。却总没有见他做过，也总没有同他谈到这里。”宝钗道：“我前儿匆匆一见，没有细谈，想要同他细细谈谈。还要学着妹妹，也与他结为姊妹，不知他肯与不肯？”黛玉道：“他谦下的很，撝说之再四，才答应了。在人前还是叫小姐，如今恐怕更要不肯哩。”宝钗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黛玉将他与宝玉有缘及已经结就的话，一一说了。又道：“此话还没有回老爷、太太，因恐彼此礼节不便，故没有回明。姊姊且不要说破。”宝钗道：“这真意想不到。他既是仙女，怎肯轻染俗情呢？这个理，我也就实有不解了。”黛玉道：“姊姊问他，就知道其中曲折。真是另有一个理，不是世间的道理呢。”宝钗道：“你不回老爷、太太甚好。此时老爷、太太甚是敬重他，若回明此事，恐怕要生起疑心来。但是此时虽不知，将来总要知道的。”黛玉道：“过些时原要回明的。”宝钗道：“我不信，做了神仙还忘不了这事。古来杜兰香、绿萼华、刘阮天台等事，难道竟是真的？”黛玉道：“想来未必全假。我起初想要留他多住些时，惟恐他不肯，踌躇再四，无可措词。若不是他自己说出，那个敢唐突他呢。”宝钗道：“他自然是得意极了；”黛玉道：“二哥哥么？他见了他肃然起敬，话也不敢说。姊姊没有看见，他结亲的时候，还是紫鹃扶着他拜，腼腆的很呢。”遂将那晚情事细细说了。

宝钗笑道：“真是新奇的故事，不通知我个信儿！叫我瞧瞧。”黛玉道：“昨儿劝他去，好容易费了许多口舌才去了，不知是怎么样的，姐姐回来问他就知道了。姊姊要瞧，今儿晚上何不同他去？恐怕姊姊未必肯呢。”宝钗道：“这怎么使得！不要叫他打出、来。”黛玉道：“必不打出来。”宝钗道：“你瞧过没有？”黛玉道：“我自不要瞧。若要瞧，就去了。”宝钗道：“我同你一块儿去瞧。”黛玉笑道：“真个的！姊姊到那时不要害起臊来。”宝钗笑道：“我是做过新人的了，难道拼不过你这崭新的新人！我害臊，你是不害臊的？”黛玉道：“姊姊说定了，不要到那时候逃了回来。”宝钗笑道：“你才几天的新媳妇，人家不取笑你罢了，你倒取笑起人家来，你真是换了一个人了，脸皮这么厚！我们且不要说玩话，你同我去看他去，且同他谈谈。”黛玉道：“我打发人叫他来就是了，何必劳动呢。”宝钗道：“我要专诚看他才是，岂可叫他！”遂携了黛玉的手同人园中，莺儿随着，到了潇湘馆。

黛玉叫紫鹃，问道：“青黛在屋里么？”紫鹃道：“在屋里；我叫他出来。”宝钗忙摇手道：“我们到后头去。”进至后厅，紫鹃先行说道：“黛仙！宝二奶奶来看你呢。”青黛出来说道：“怎敢劳二奶奶的大驾！二奶奶有什么吩咐，该叫青黛过去。”宝钗进入中间，见下首一间紫鹃住着，上首一间，一床、一榻、一几及椅杌之外，毫无别物。明彻洁净，纤尘不染。说道

：“这想是仙人所居了。我今日特来奉拜，有一事妄求，不知能怜我这个俗人否？”遂向青棠拂了两拂。”青棠忙请安，道：“二奶奶，这怎样敢当！”黛玉让宝钗坐，又拉青棠一同坐下。

黛玉道：“宝姊姊要同妹妹结为姊妹，我说恐‘咱不肯。’”青棠道：“婢子是何等人！耙肆行僭妄。这都是小姐忘分捐嫌惹出来的，还求小姐婉辞。”宝钗道：“我原知下浊凡人，不当妄攀仙子。但棠仙既度尘世，得以亲近，想来亦有前因。方才妹妹说起，又晓得与我们二爷有缘，所以特来道喜。想援妹妹的例，往后益发亲密些。棠仙若不肯俯从，我更自惭形秽了。”青棠忙站起来，笑。道：“二奶奶吩咐的话，教我不敢置对。既承二奶奶见爱，我亦不敢固辞。但既援小姐的命，”还求同小姐一样才好。”黛玉道：“姊姊你依他罢。”宝钗道：“同妹妹一样是怎么的？”黛玉道：“人前仍系主下。

宝钗先问警幻仙姑、太虚幻境一切情事，青棠略说大概。又问青棠与宝玉因缘，青棠一一告诉。宝钗道：“我见书上说神仙因果轮回的事，似乎可解，又似乎不可解。那驳斥神仙，因果轮回的，其说觉得正大，究竟不知是怎么样的。古来圣贤，如尧、舜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、孟子，却都没有说过。后来诸贤，亦都排斥。若说有的，圣贤不应置之不论，诸贤亦不该强词排斥；若说没有，古来史书所载及纪录流传，又似乎凿凿可凭。今见妹妹所说的，益发确实无疑了。但这道理我总不很明白。”青棠道：“这所以然的道理，除非请问仙姑，我也不能尽悉。，以我所晓得的，看来世间笃信者与排斥者都没有知道，不过入主出奴各事所闻，互相轩轻罢了。大抵圣贤仙佛，其至德要道，未尝不同，不过同归殊途，各有从入的路。圣贤之道，包含仙佛；仙佛之道，不外圣贤。后人不能会通，但执异同粗迹，遂生诽议，以致彼此相争。至于轮回因果之说”，圣贤并未驳斥，《六经》已引其端，如何说他没有！”宝钗道：“妹妹这话，真是和平超妙，迥非凡人所能窥见。但说轮回因果之说原于《六经》，我却茫然，不知在那里？”

青棠道：“仙佛精微真旨与圣贤相合者，《学》《庸》《论》《孟》所言皆是也。至于变他作用，操修功候，元机法象，莫详于大《易》入大《易》所言，具有道、释二藏精义。大《易》是浑言之，道、释二藏是析言之。但世传三藏之书，皆有流传错误，增改离乱之文，致多矛盾难通之处。至轮回因果之说，原是推本儒书，一畅言情状，并非释氏所创，如《书经》说的“天道福善祸淫”，又说“惠迪吉从逆凶惟影响”，又说“天作孽犹可为，自作孽不可追”。又说“惟上帝不常，作善，降之百祥；作不善，降之百殃”。《易经》说的“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；积不善之家，必有余殃”。“臣弑其君，子弑其父，非一朝一夕之故，其所由来者渐矣”。又说“善不积，不足以成名；恶不积

，不足以灭身”。皆是因果循环报应的道理。轮回者，其图如轮，而回环不断也。天地时载覆帔，阳阴升降倚伏，乾坤往来消息，四时错行代明，都是回环不息的。《易经》说“日往则月来，月往则日来，日月相推而明生焉。寒往则暑来，暑往则寒来，寒暑相推而岁生焉”。又说“仰以观于天文，俯以察于地理，是故知幽明之故。原始原终，故知死生之说。精气为物，游魂为变，是故知鬼神之情状”。明说出鬼神轮回的真象来。”宝钗道：“死生代命原是定理，但圣贤说到魂升魄降便止了，若六道轮回、地狱天堂之说，似乎未曾说到。”青棠道：“人受天地之气而生，。到死了其气复归还了天地。后人所秉受之气，即前人所归还之气，岂不是回环不穷！至于六道，是分拆言之，人与物都在天地中，总而计之，应有六道。地狱天堂，乃推本《洪范》福极之说，福之至者天堂，极之。至者地狱。不止天上有天堂，冥司有地狱也。以人世言，则福为天堂，六极为地狱。以幽冥言，。则生天多福善之人：入狱多淫凶之鬼。以太虚而言，则诸天岛洞为天堂，谪降轮回为地狱。即一时、一事、一家、一室亦有天堂、地狱之殊，数之不能穷也。”

正说间，宝玉走了进来，道：“你们躲在这里。”黛玉道：“你该替宝姊姊道喜。”宝玉道：“道什么喜？”黛玉将方才的事，告诉宝玉，宝玉忙与宝钗道喜。莺儿回道：“奶奶该吃饭了。”黛玉道：“正说得高兴，何不就在此吃饭！你去拿了奶奶的碗箸来罢。”宝钗道：“也罢，我亦懒得走动了。”宝玉道：“姊姊既懒得动，今儿就在这里歇，我们晚上作竟夕之谈。”宝钗道：“这如何使得！你们新婚燕尔，我来搅扰，岂不成了个恶客了！”青棠微笑道：“姊姊是断不肯的，若肯，倒是个佳客哩。”宝钗道：“妹妹，你同我到那边，歇，我们细细的谈谈，只怕你嫌我那里脏。”青棠道：“姊姊不嫌我，我就去。但这几天恐怕不便当。”宝钗道：“有什么不便当？”青棠道：“只要姊姊不嫌，今儿我就去。”黛玉微微一笑。宝玉笑道：“姊姊，说定了不要翻悔。”宝钗道：“这有什么翻悔的！”紫鹃道：“饭摆好了，请两位奶奶。”

宝钗携了青棠手出至潇湘馆。宝钗首座，黛玉坐在肩下，宝玉对坐，青棠在上面。黛玉叫莺儿、紫鹃都坐，在下面。一回吃毕，啜茗倾谈。宝钗道：“我今儿如读异书，开我茅塞，不是拜了姊妹，竟是拜了师傅了！。我过天要备一小酌，请大嫂子、三妹妹，大家听听。”黛玉道：“为什么单要请他们两个？”宝钗道：“他们两个与我脾气相似，也是不信的。若史大妹妹、四姑娘、我们二嫂子本是信的，便不必请他。”宝玉道：“这回子我就去替你邀来，何必另日呢。”说着，站起身，出门去了。

黛玉道：“今日妹妹登坛说法，恐怕天花乱坠，要下满了这院子哩。”青

棠道：“我说鼓儿词替奶奶们消遣。”宝钗道：“妹妹怎么又称呼奶奶，该罚什么？”青棠道：“回来奶奶、姑娘们来了，还要称奶奶呢。”宝钗道：“妹妹久历尘寰，可还一一记得？”青棠道：“就象梦里一般，也有记得一二的，也有全不记得的。大抵人世所有的境界、所有的事变、一切悲欢离合、贫贱富贵、吉凶祸福、疾病死生，无不备尝，才能厌弃归真，仍返幻境。”宝钗道：“约略有多少时候？”青棠道：“我在忉利室中不知岁月，及发至幻境，转入轮回，更是模糊。此时追想起来，汉朝：唐朝、宋朝的年号事迹尚依稀记得，一一想来也有几千年了。”宝钗道：“妹妹历练了几千年：又在仙姑座下苦行修持，如何尚生尘念，复惹情缘？”青棠道：“情之一字，贯彻天人，惟圣贤仙佛能得其正，此外，都不能无所偏倚。情之正者，即是性，大《易》所说，洗心退藏，寂然不动。惑而遂通天下之故。圣贤仙佛都是这般光景，性与情合，不啻无情，而实为情之至情”，下此则情彼其情变生因缘。自诸天、外宿以至岛洞群真，皆为所包。情动缘生，便难解脱。至于吾人，从色欲中来，情缘更为事惹，孟子说：“食色性也。”所以圣贤宽其礼以处之，严其法以防之。仙佛亦然。情天有万古不老之春，孽海有千劫沉沦之狱。我的招惹，原不由人道，只为本性牛含着一点情根，以致忽然妄动，磨折万端。究竟苦多乐少，故但能收敛，未得消融。幸而本性犹存，不至沉迷不返。若世人早已化为乌有了。”宝钗道：“妹妹几千年备历诸苦，便应心空性寂，何以反不能消融？”青棠道：“那苦的时候，原是心空性寂，一念不生；及至苦趣过了，不觉又触境生情，以此知其根株未断。”宝钗道：“妹妹，此处人世，比以前苦乐何如？”青棠道：“此处人世，有乐无苦，乃仙姑格外成就之恩，非从前可比。若能从此将久痼情根消融尽净，便可勉希大觉了。”宝钗道：“依妹妹说来，欲断情欲，反须从情欲中求之。这个道理，似乎圣贤仙佛都未说过。”青棠道：“姊姊天分极高，宿根未昧，这一驳就已悟到真处了。要晓得，情欲一事，世人忽之，圣贤仙佛反不敢忽，看作一件大事，再三设法，开导防闲，引人移情复性。无如世人昏里不解，昧却圣贤仙佛一行苦心，以致变幻多端，沉迷难返。”

正说着，只见李纨、探春、惜春、湘云都说笑而来。黛玉等起身让坐，湘云道：“听说棠仙在此开讲，我们特来恭听，不知讲的是何经典？”李纨道：“我们凡人恐怕听了不得懂呢！”青棠道：“这是二爷赚奶奶们的，我晓得什么呢！”众人坐下。湘云道：“讲到那里了？”宝钗道：“讲到你身上了。”黛玉不觉失笑。湘云正要不依，宝钗道：“宝玉呢？”听得背后说道：“在这里。”宝钗回头，见宝玉站在身后，笑道：“你几时进来？怎么不言语！躲在人背后做什么！”宝玉道：“我进来，你们都看不见。我只好在旁边躲着。

”宝钗道：“你把以前棠仙说的话给大家听了，然后等棠仙再说，方可贯串。”宝玉道：“以前说的什么话，我并没听见，还得请姊姊说。”宝钗道：“我真糊涂了。”黛玉道：“依我说，不必再述，听各人随问随答最好。”湘云道：“方才说了什么，宝姊姊竟往我身上拉扯！”宝钗道：“才说太虚幻境的事。”湘云道：“我竟不知太虚幻境是怎么样，姊姊快些说！”宝钗道：“我本来不请你的，你看他急得这个样儿！”湘云道：“你不说，我就去了。”黛玉道：“姊姊权作首座，敷衍一番罢。”宝钗将青棠所说大概述了一遍，湘云不住点头叹息。

宝钗又说到因果轮回，探春道：“我正要请教这道理。”宝钗道：“你自问来。”湘云不等探春开口，便问道：“因果之说，善恶都有前因，何以作善又要算功，作恶又要算孽？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互相报复，作何了结？譬如，这个人叫那个杀了，转世去自必那个人杀了这个。再转世，这个人又去杀那个人，岂不因一件事惹出多少事来！”青棠道：“天道好生，人性皆善。上帝及圣贤、仙佛的心，原要有生无杀、有善无恶、有福无孽的，无如阻阳倚佛，气机屈伸，上帝亦不能自主。于是圣贤、仙佛裁成辅相，不得不刑德兼施。明有礼乐兵刑，幽有天堂地狱。六道轮回，强由上帝施行，阎罗发放。然皆顺着天地自然造化，并非勉强作为。世人秉受天命而生，原是有善无恶。孟子性善之说，三教皆同。因后天气质杂而不浮，加以嗜欲习染，缠绵萦绕，遂将性真遮蔽。其中深浅不一，明昧相参，品类万殊，高下等情，类之不尽。性真消尽，便是下愚极恶之人，其所为必是穷凶极恶之事；稍好者千恶一善。至于善恶相半，善多恶少，即其善恶之数为赏罚之数：仍是自然。或台主之者亦无所容心。若气质清浮，而又不为习俗所染，便是上智之质，以功力可入圣贤仙佛，其次亦不失为善人。在天则享天上之福，在人则享人间之福，亦是自然之道。至果报即是赏罚，若依着制断，如分相偿，这事便完了，若有太过不及，便不能了结，须再转轮回：仙佛婆心，原恐冤冤相报，没有了期，故多方为之解脱。在人亦自有能解脱之法。”

湘云道：“然则世间事皆听人自为，并非注定的了。那定数之说：又是怎么讲呢？”青棠道：“数之大者，如国家兴替、朝代改革、年岁丰凶、风雷水火、兵燹疾疫一切诸劫，小者如贫富贵贱、寿夭生死、聚散离合，都是前定。而其中仍随时转移，譬如一国祚已衰，倘一念振兴，便可感召祥和，挽回气数；大灾、大疫、大兵，若有贤君相省饼责躬，力行善政，亦可消除诸劫，减省分数。古时九年之水，七年之旱，若非尧、汤挽回补救，岂不绝了人类么！又如，一人本应富，一人本应贫；这富者恣意造孽，便生灾召祸；贫者敦行为善，便弭祸消灾。当其贫富之初，原是前生因果，到后来是福是孽，虽上帝不能

预知而预定之。所以说，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。”

探春道：“当其定数时，应富应贫，凭何判断？自然是善者应富，恶者应贫了。既是善者何以又复造孽？既是恶者，何以又能造福？上帝既不能预定人的福孽，何以便能预定人的贫富呢？”青棠未及回答，黛玉道：“妹妹驳得尚未十分透辟，还有善者反贫，恶者反富，甚至祸善福淫，夭仁寿佞，不知是何因果？果然善者都是获福，恶者都是获祸，便无人能生异说了。”青棠道：“我已说过；[祸]福皆自己求，定数原是顺着自然之化。”当其定数的时候，这人有应富的因果，便定是富人；有应贫的因果，便定是贫人。所以应富应贫，仍是自成的因果，这是上帝能预定的。一经转轮，后天气质用事，习染熏陶，所作所为有与前因相反的。始则消却前因，继遂积为后果，其中事变不齐。即以贫富论，富者有保享终身又能延及后世的，有仅仅保得终身的，有始富而终贫的，有不旋踵而倾覆的，有因富而亡身毁家的，有祸延后嗣的。

贫者有终身不能发迹的，有流离冻饿不得其死的，有穷困终身而子孙发迹的，有始贫而终富的，有虽贫而安乐的，有因贫而反保全其身家，种种不同，皆就人事的福孽与前因不减乘除。其不减：乘除，亦化机自为推移。大小迟速，如分相偿，一分毫不爽。至于善者有时困穷，恶者有时富厚，君子有时获祸，小人有时安享；仁者不必皆寿，寿者不必皆仁，这是圣贤、仙佛屡屡说过，都是前因后果，自然乘除。要之，善者的困穷，君子的获祸，有时亦可谓之福；恶者的富厚，小人的安享，当时采尝不是祸。这是化机与大道相权并行而各足的。”

黛玉、探春等默然半晌，点头叹息道：“这才明白，理与数原是广件。大家多把理数认做两件，所以言理者辟数，言数者辟理。”青棠道：“理数本合而不能分。圣贤言理不言数者，不必再言也。大《易》所言皆理，而实为言数之祖。仙、佛二藏，不过推衍详尽，就事指点而已。”宝钗道：“照这么说，究竟有了圣贤的经书，便可不必再要仙佛的经典。既然说理就是说数，我们但守着理就是，也不必更管数不数了。”探春道：“照这么说，仙佛究竟不及圣贤，怪不得儒家要辟佛毁道，岂不是离了仙佛于天地无碍，离了圣贤天地便成不得么？”青棠道：“这是儒家的正论，却不是圣贤的通论。若如此说，连大《易》也属多事了。大《易》若离了象数，从何处说理？象数万变而不可穷，故理非一端所可尽。理之要者五伦，而五伦之变便不可胜穷。圣贤所说，亦恐未能详尽。故穷极其数之变，而斟酌乎理之中。仙佛亦然。圣贤之所已言者，畅发之；所未言者，尽言之。其精微宗旨，一一皆同。其所从人的道路，及教人一一即作用，则各自不同，使人就其性之所近而求之，所谓“殊途而同归，二致而百虑”也。三教圣人同处天上，不特未尝以异同相争，即其教下人亦

未尝一言抵牾，岂能稍分轩輊！二奶奶所说“但守着理，不管数不数”，这是儒家正宗。所谓各就性之所近的用力，到那成功之候，才晓得原无两样。譬如，一人从东走，一人从西走，走时岂不各别！及至从东的到了中间，从西的也到了中间了。若说但用圣贤经书，不要仙佛经典，则必有理穷势拙之时。三姑娘说“离了圣贤，天地便成不得”，这是不错的。要知离了仙佛，天地亦大有不便哩。辟佛毁道的，古来亦不止一种。有出于不得已的，有出于不尽知的。至于随人附和、别户分门的，更不足言。”

探春道：“棠仙说果报本由人自造，则圣贤所说福善祸淫已是该括，没有佛家所说似乎亦不妨。”青棠道：“圣贤所说，亦有次序。上者心性精微，其次公私义利、，其次人事得失。说到降祥降殃、吉凶祸福，已是末等。然中人以下，尚不能信从。还说为善未必有福，为恶未必有祸，所以佛祖畅言因果报应；天堂地狱，专是为中人以下说法；若是上等人，便告诉他为善必得祸，他也是为善，决不为恶的。世风日下，中人以下的人日多一日，所以说，离了仙佛经典，必有理穷势拙之时。”

探春尚在凝思，湘云起身道：“我明白了，三教所以有异同，还是人心有异同。”青棠也起身道：“史大姑娘天分绝高，既晓得人心有异同，便已经无异同了。”湘云大笑道：“今日棠仙算点化了我，改日当专诚拜师。我是要学仙的，不知肯收我不肯？”青棠道：“姑娘本是仙子，还要学什么仙！”李纨道：“我听得四通八达，都是道理，真是畅快。”惜春微笑不语。宝钗道：“四姑娘大约是笑我们愚人乱说，所以不发一语。”惜春道：“他们竟是舌战：那里插下嘴去！”正说间，只见素云来请吃晚饭。黛玉道：“就在这里一同吃饭罢。”李纨道：“人太多了，天也晚了，明儿有客来，还要到太太那里请示去。我们过天再谈。”同探春、湘云一齐一起身。宝钗道：“四妹妹在这里吃饭罢！”惜春道：“我晚上本来不吃什么，再坐‘会去。’”黛玉送李纨等出门。

其时，宝玉在紫鹃房中，与紫鹃谈了半天。见天色将晚，紫鹃道：“差不多要摆饭了，他们还谈得高兴，我们看看去。”同至前边，见李纨等已去，紫鹃道：“姑娘，可要摆饭了？”黛玉道：“我们也吃饭罢。”不多一会，点上灯。一面吃饭，一面说话。惜春道：“说了一天，没有说着要紧的。究竟这因果如何起，如何灭？”宝钗道：“便是妹妹你说自己的因缘，尚未说完，被他们打断了，我还未听得明白。”青棠道：“因果从心起，从心灭，其中有浅深、大小、厚薄之不同，故起灭有迟速难易之不同。大抵根于情者为最深。情之中，根于爱乐者为尤深。皆易起而难灭。至根于性者，则穷天地彻古今而不灭的。”惜春道：“欲灭之当用何法？”青棠道：“浅小者可划削之，厚大者须

逐渐节减之。薄者或克以猛力，或磨以精心。至于深者，则必消而融之。尤深者必顺而化之。”宝钗道：“这说的我就不懂。妹妹说我已悟到真处，什么是真处？”青棠道：“姊姊说欲断情根，怎么反从情欲中去求，一这就是了。”

宝钗道：“我就是这个不懂。圣贤仙佛无非教人节情欲，那里有反教人向情欲中去的道理。”青棠道：“姊姊所说的，与四姑娘的话看是两样，却都是勘到真处。四姑娘，你说如何？”惜春道：“这就是你才说的消而融之、顺而化之的道理么？宝姊姊一时自然未必会通哩。”宝钗向黛玉道：“妹妹！你明白不明白？”黛玉道：“我也不懂。”

说时？已吃毕饭，各人散坐，吃茶。紫鹃、莺儿等各自闲话。宝钗道：“妹妹到底教我明白了才好，怎么又秘而不宣呢？青棠笑道：“不是秘而不宣，如四姑娘已明白了，姊姊这一回儿自然不得明白。我说个比方罢，譬如一点水，一点火顷刻可灭，大了就难了，若江河之水，要拿土去克他，不但不能，反激成他溃决的势力；燔山之火，要拿水去制他，不但不能，反助了他猛烈的光焰。况水火尚非至灵之物，情之变幻更非水火可比。古人说金石可烂，日月可薄，是何等力量！所以古人治情有顺有逆，无非因势利导，使潜移默化而一归于正。不然，以圣贤、仙佛的力量，何妨把天下人物的情根都去尽了，岂不干净！为什么叫天下人物都有了情，又要变尽方法去去掉他！”要晓得，情根于性，无性便无天地、无人物，有性便有情，有情便有性，种种变幻。圣贤、仙佛不过要情归于性，不是要去掉这情。”宝钗道：“既不要去掉这个情，则圣贤所说的治情复性的道理，难道还不详尽？”青棠道：“何尝不详尽！然圣贤说了，能依着他性情合一的究有几人！即仙佛所说何尝不详尽！然仙佛中如我之不能解脱。屡历尘世的，亦指不胜屈，难道不是经历千辛万苦、积功累行数千百年的！就是姊姊，你于圣贤所说治情的道理，已是晓得的了，你如今的情是如何光景！”宝钗道：“我又不曾用过功夫，不过记得几句书，晓得有这个道理，不敢纵情就是了。岂比妹妹几千年功夫还说，情根未化，所以心中不解。”青棠道：“姊姊的前因是不记得的了，也有几千年的功夫哩。姊姊若是化了情根，也不在尘世了！姊姊说不敢纵情，恐怕其弊还甚于纵情。”宝钗失惊道：“这怎么，说？我更不懂了！”青棠道：“这就是方才说的以土克江河之水、以水克燔山之火了。”宝钗默然。青棠道：“姊姊你慢慢的事体验，自然就明白了。”

宝玉坐在黛玉下首，听他们谈得高兴，悄悄的向黛玉道：“宝姊姊的道学只怕要说散了。”黛玉含笑道：“这说的你都懂得么？”宝玉道：“都还懂得。”黛玉道：“我还不大懂。”宝玉道：“你回来再问他，这才说了十分中没有一分哩。”宝钗道：“天石早了，我们去了罢，不要打搅他们的良宵。”惜

春道：“也该散了。”惜春告别先行。宝玉道：“宝姊姊不是要邀棠仙过去么？”宝钗道：“且过些时再来邀，此时太觉不情。”宝玉道：“我说要翻悔的。”黛玉、青棠皆含笑目视宝玉，宝玉道：“我送姊姊回去。”宝钗道：“这断不敢当。”说着，已至门口，与黛玉、青棠等告别。黛玉向宝玉耳语，宝玉悄悄跟在后面，到了宝钗屋里。

宝钗坐下，抬头见了宝玉，笑道：“怎么你又来了？还不歇着？”宝玉道：“林妹妹撵我来的。”宝钗道：“梗不得，林妹妹新人才几天，如何撇了他！满了月再说。莺儿快送二爷过去！”宝玉道：“林妹妹要同青棠说话，我出来时已经关了门。这回子去，必不开的。姊姊容我这里歇了罢。”宝钗不信。宝玉道：“你不信，打发人看去。”莺儿道：“真个的，我们出来了不多一回，就听见关门的。”宝钗只得罢了。不知晚景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五回

单说宝玉来至宝钗房中，莺儿等伺候洗漱、添香、倒茶、卸妆。宝钗道：“你如今竟不比从前了，也会周旋应酬。”宝玉道：“我几时会周旋应酬？”宝钗道：“你自从去年回来，陪了我大半年。现在林妹妹来了才几天，你们生死缠绵，想来话也还没有说完，怎么就急急的到我这里来，这不是恐怕我有什么意思，特地的来周旋一回么？”宝玉道：“不瞒姊姊说，这几日忙忙碌碌，实在的话也没有好生的说。昨日妹妹催我到青棠那去的，今日又催我到姊姊这里来。我原晓得姊姊必不以为然，无奈妹妹不依，后来青棠又劝着，说他要同妹妹说话，‘你且去几天回来，我再去与姊姊细谈。’我才来了，并不是我周旋应酬。”宝钗道：“不是你周旋，就是林妹妹周旋了。”宝玉道：“这也不是周旋。姊姊同林妹妹本来相好，林妹妹觉得撇了姊姊，心上不安似的，这也是出于至诚。”宝钗道：“青棠同妹妹天天在一块，有什么话一定要今儿说，你可晓得？”宝玉道：“略晓得点大谱儿，回来细细告诉姊姊。”两人宽衣睡下。莺儿放了帷幔，掩门而去。

天明，宝玉见宝钗尚未睡醒，悄悄起来，取床夹被替他盖好，穿衣下床，轻轻开门，走到麝月们房里。见麝月、莺儿都未起来，又到秋纹、五儿房里，见五儿将醒未醒，正在翻身。宝玉坐在炕沿上，五儿一翻身，见了宝玉，失惊道：“怎么二爷一早跑到这里？”宝玉道：“奶奶还未睡醒，我不爱睡，所以悄悄的起来。天还早，一你再睡一回儿。”五儿道：“我也睡醒了，二爷请出去，让我起来伺候。”宝玉道：“我坐一回子，你也躺躺。”五儿道：“二爷在这里，我也睡不稳，我要起来，”宝玉道：“我替你披衣。”五儿连忙道：“二爷使不得，我不起来。”说着，叫道：“秋纹姊姊！惫不醒！二爷都起来了。”宝玉道：“他还没‘有醒，何苦吵醒他！”秋纹刚刚醒，看见宝玉

，说道：“二爷几时来的，这么早！”五儿道：“你瞧瞧太阳多高了！”说着，坐起来。宝玉替他披上夹袄，下炕来。秋纹也跟着起来。五儿出来，叫了脸水。宝玉道：“就在这里罢，到那里去恐怕惊醒了奶奶。昨儿晚上奶奶不大舒服，今儿让他多睡一回儿，到底病绑还没大复原。”五儿道：“可不是！这几天劳碌着了。本来病了这么一大场，又好些时没有吃药，只怕还要吃些调补的药才好。”

宝玉盥漱毕，走到宝钗房里来。莺儿、麝月都已起来。到床上看时，宝钗尚自酣卧，遂坐在床头。一回儿，宝钗醒了，道：“你起来了。”宝玉道：“我起来好“回儿，姊姊身上觉得怎么样？”宝钗道：“觉得懒得很。”宝玉道：“姊姊今儿不要出去了，我替姊姊回一声，你养几天。我叫人把从前吃的药单子送去改改，再吃几、剂药。”宝钗道：“药是不去再吃他了。我依你，歇一天不出去就是了。”说着起来。宝玉挂起幔子，莺儿上来伺候。

宝玉吃了点心，到王夫人处请安。却值贾政起来，尚未出去。黛玉、、李纨、平儿都已到那里。宝玉请过安，回说：“宝姊姊身上不大舒服，不能出来替老爷、太太请安。”王夫人道：“想是这几天又累着了，叫外头请大夫去。”宝玉道：“宝姊姊说r不过累着点子，不必请大夫吃药，过”天就好了。”王夫人道：“既如此，且等他歇一天。要是明儿还不好，再请大夫去。”宝玉答应着。王夫人道：“从来说新房不可空，你怎么就跑出来了？”宝玉道：“妹妹再三的叫过来的。”王夫人道：“你们姊妹原相好，但这新月子里，你。也不必太拘。”黛玉忙站起来道：“因为宝姊姊身上还没大复原，陪着说说话儿，到底好些。”贾政道：“今儿是柳二哥的姑娘要到不是？一切都料理妥当没有？”王夫人道：“都料理了。回来我带着珠儿媳妇同林丫头接待他在梨香院暂住，等他搬了新宅子，我再去拜他。”贾政点头，站起身，出外去了。

黛玉等退了出来，同到宝钗处。见宝钗倚枕靠在床上，徐徐起身。黛玉坐下，道：“姊姊身上不舒服，想是累着了。本来晚儿谈了一整天，我也觉得累了。”宝钗道：“妹妹如今身子竟比我好多了。我这一场大病，把人竟病钡了。我想青棠是个仙人，要请他使点仙法，替我治一治才好。”黛玉道：“我回来叫他来。是他一天的话，把姊姊听累了，罚他来治好了，不然不依他。”大家都笑了。宝玉道：“我去找他来。”走到潇湘馆，见紫鹃在堂屋里。宝玉道：“青棠呢？”紫鹃道：“我们两人一块儿陪着奶奶的。宝玉笑道：“说些什么？紫鹃一笑，晕红满颊，道：“你问他去。”宝玉笑道：“你难道没有听见？”紫鹃怔了一回，道：“我睡着了，我没有听见。”宝玉道：“姊姊不肯说罢了，何必哄我！”紫鹃道：“听是听见了，也不懂，也学不上来。”宝玉道：“姊姊聪明人，怎么说不懂？”紫鹃道：“老实告诉你罢！昨儿说了一夜

，通没有睡，今儿人都困的很。他那些话忽然天上，忽然地下，怎么能懂！你们想来说过了的，尽着问我做什么呢！”宝玉道：“姊姊歇歇去罢，妹妹浑竖有人伺候，今儿有客来，要忙半天哩。”紫鹃道：“也不怎么困，姑娘真是大好了，竟一点不困倦。听说你晚上不睡觉的，你们两个真是天生一对儿。”说着，微微一笑。

宝玉携着手来至后边。见青棠独坐室中，起来让坐。宝玉挨肩坐下，道：“昨儿姐姐同妹妹竟夕之谈，我问紫鹃姊姊，一句多不肯说。”青棠笑道：“紫鹃姊姊昨儿累了，我是省得一遍一遍的说，所以拉着他一块儿。小姐天分绝人，透彻了悟，紫鹃姊姊还似信不信的哩。”紫鹃道：“我是愚蠢凡人，怎能比姑娘！你不要嫌烦，我还要细细的问你，要好好的教我，我或者可以明白些。”青棠道：“不妨，我们早晚得空再谈。”向宝玉道：“昨儿是得意的。”宝玉道：“真不出姊姊所料。宝姊姊今儿身上不舒服，”妹妹说是姊姊昨儿一天的话说景了，要请你去治好了才罢。”青棠笑道：“这真该罚我，倒不是说多了话，倒是少说了一句话。不妨，我就去看一看。”紫鹃道：“我也同去。”青棠道：“屋里没有人，你也歇歇，我替你说请安就是了。”二人同着到宝钗处。刚要坐下，莺儿来回道：“外头说柳二爷到了，请二爷呢。”

宝玉即更衣出来，到贾政书房中。见贾琏、贾兰、贾环陪着湘莲说话，。宝玉与湘莲拉手问了好；宝玉道：“二哥来得甚快。”湘莲道：“我搬的日子已看定了，明儿恐怕错过，所以匆匆先将家姑母、舍表妹接来，再去料理一切。”宝玉道：“还要料理什么事？”湘莲道：“家姑丈在日，薄有田产，自己没有儿子，过继了个侄儿，娶了媳妇。这媳妇与家姑母不大合得来，所以家姑母不愿意与他同居。姑母亲生有个妹子，今年十六岁了一家姑母的意思，将田产房屋全交与嗣子执掌，但留住的卧房，预备姑母回去祭扫居住。此外，除随身衣服之外，一概不带，所有田产，酌量提出一分，为将来妹子出嫁之用。嗣子倒一一遵依，那媳妇竟不能依，费了许多口舌还未明白。我劝家姑母不消要他，将来妹子应怎样出嫁，都是我的。家姑母又不依，说“这女儿是我亲生的，怎么这家私我就一毫无分！”依那媳妇的意思，不但田产不肯提，连姑母妹妹的随身衣服行李都不许带才好，莲我也无从劝说。还是嗣子说“到亲戚人家去怎么连衣服铺盖都没有，成个什么样子！”族中又有几个长辈也说“这断使不得”，这才罢了。”贾琏道：“这东西如此可恶，何不告他？”宝玉道：“依我看来，二哥你的主意是的，还是劝姑母不要那点田产罢了。这媳妇想是十分不孝，嗣子不能正抬，”也不是个好人。将来不要理他就完了，何必累赘呢！”湘莲道：“原是如此。还要等家姑母气平了再劝他。”

贾琏道：“听说提学初三开考，老弟，你乔迁之后作连科哩！场期近了

，我们要紧吃喜酒哩。不要紧的事，且撂开。”湘莲道：“这么快，连客都不能请了！”贾琏道：“这是向从来没有这么迟的。因着学台病笔了，补放新学台接着考？这才压到这时候。你等高中了一块请客，岂不又省事又热闹！”正说得高兴，湘莲的人来说道：“姑太太到了，行李都来了。”贾琏派人招呼，请入梨香院。

宝玉同了湘莲等到梨香院门口，迎接进去，复又上去拜见。湘莲行着[礼]说道：“这是贾府的琏二爷、宝二爷、环三爷、兰哥儿，与侄儿骨肉至好。”宝玉跟着贾环一齐行礼。见一位四十多岁的太太，相貌与湘莲相像，甚是娴雅，还了礼，说道：“舍侄承各位老爷提携，我正要道谢，就过去给老太太、太太们请安。”宝玉说：“家母已恭候多时；请姑母歇息一回，再请过去。”大家退了出来。”宝玉见湘莲忙忙碌碌的，不便久坐，便说道：“回来我们再谈。环兄弟，你帮着二哥料理。”贾环答应着。

宝玉回到宝钗处，换了衣服。见宝钗与青黛在炕上促膝倾谈，便道：“姊姊吃什么没有？身上觉怎么样？”宝钗道：“吃了。我本不怎么，躲一天懒，省得陪客。这回儿也快要吃饭了，你吃饭没有？”宝玉道：“我就在这里吃罢。你们只管谈，我不打你们的岔。”宝钗[道]：“你来了，我们不谈了。”青黛微笑。宝钗道：“其实你还有什么不晓得的。”青黛道：“方才说的是二爷不晓得的。”宝玉道：“什么？”宝钗笑着向青黛道：“不要告诉他。”青黛含笑点头。宝玉道：“你们既不谈，倒不如吃饭罢。等我去了，你们谈一晚上。”宝钗道：“真个的，妹妹！你不嫌脏，今儿在这里歇。”青黛道：“我是不拘那里都好。二爷呢？”宝钗道：“二爷找新人去，今儿再不容他在这里了。”青黛笑道：“我就陪姊姊，姊姊你把莺儿姑娘也叫来，一块儿说话热闹些。”宝钗道：“也好。”

宝钗叫莺儿拿饭，两人同在炕上吃了。宝钗又奉了青黛三杯酒。宝玉道：“我去了，你们尽着畅谈罢。”走到五儿房里，五儿不在房中。刚欲出来，”见秋纹进房来，说道：“二爷你见那柳家的姑太太没有？好个大家模样儿；不像个屯里人。那位姑娘长得也好。”宝玉道：“我见了姑太太，没有见姑娘。来了几时了？”秋纹道：“来了好一会儿。太太、三姑娘陪着吃饭，二奶奶们都在那里伺候。”只怕还要到这里来哩。”宝玉道：“太太只怕还留吃晚饭罢？”秋纹道：“这回子多早晚才坐下；吃完怕不就晚了，还吃什晚饭呢！”

说着，五儿也来了，说道：“你们说知己话儿，我不该闯了进来。”宝玉一笑。秋纹道：“你又来嚼舌了！你听见了什么体己话？”五儿道：“听见了还好……”秋纹道：“早上你们在被窝里说了这半天，才是知己话哩。”五儿

着急道：“你这是说的什么话！你才在被窝里说知己话哩。”秋纹道：“我是你叫醒的。醒了就起来了，怎么倒说我呢！”宝玉连忙劝道：“玩笑不要认真。总是我来了，不是这个多心，那个多心。”五儿道：“你听秋丫头的話，说的这么好听。叫人家听见了，不知成了什么了！”宝玉道：“其实没有什么，他原是恁你玩。就依他那么说，也没有什么。我昨儿倒同奶奶在被窝里说了一夜的知己话，你们怎样不说呢！”两人都红了脸，笑道：“二爷这说得更好了。”宝玉道：“我告诉你，奶奶今儿邀了棠仙晚上说话，这才是体己话呢！你们何不去听听？”秋纹道：“棠仙同奶奶谈的什么仙人，什么圣贤，我们不懂，谁要听他！”宝玉道：“今儿不是那些话了，好听得很多哩。”五儿道：“二爷怎么晓得？”宝玉道：“我听过的才晓得。我听奶奶说，叫莺儿去陪着，你们何不也去听所。”五儿道：“奶奶不叫我们，我们怎么去！”秋纹道：“我们等莺儿进去了，悄悄的在幔子外听，就怕听不明白。”宝玉道：“我同奶奶说，叫你们都去听就是了。麝月姊姊呢，你回来也悄悄的告诉他。”五儿道：“二爷今儿也在这里歇？”宝玉道：“奶奶要同棠仙谈说，所以不要我在这里。我回园子里去。”秋纹道：“潇湘馆地方虽好，到底不宽敞，不如这边好。”宝玉道：“那时候原因为奶奶没有全好，新奶奶又爱这屋子，所以暂时挤着。大约满了月就要搬过”来的。”说了一回，宝玉换了衣服，出去请柳湘莲，陪着吃饭。

席散进来，到王夫人处。贾政也进来，说了几句话，到姨娘房中去了。王夫人说：“柳姑太太为人甚好，那女儿长得也齐整。到底是大家出身，虽住在屯里，没有一点子屯里的气。”又说：“讲起他那儿子、”媳妇来，真可恨，竟有些像那蟠儿的媳妇。天下那里生这种人！”黛玉道：“柳姑太太说着很生气。其实，在这种人，不过贪这点子田产。随他去，不要他，就完了。”宝玉道：“可不是！我同柳二哥都是这么说。回来请太太劝劝，省得再闹些口舌。柳二哥场事忙得很，也没有功夫再闹这些。”

王夫人点头。又道：“宝丫头怎么样？”宝玉道：“好了，不怎么样。吃了饭同棠仙说着闲话，明儿就好出来的。太太明儿过梨香、院去不去？”王夫人道：“我打算等他搬过去了，再去拜他。明儿你们去送送，道个喜。后儿我带着媳妇们去。”李纨道：“后儿是林妹妹回九。”王夫人道：“林妹妹新媳妇，本可以不去。过了回九，提另走一趟就是了。平儿，回九的事都料理了？”平儿道：“都料理了。不知林妹妹还是当天回来呢，”还是要住几天？”王夫人道：“新月子自然要当天回来的。”又道：“我也乏了，你们各自歇去罢。”大家退了出来。

宝玉同了黛玉到宝钗处走了一走，又向青黛耳边说了几句话，青黛笑着点

头。回到潇湘馆，紫鹃伺候黛玉卸妆更衣，各自散去，二人就枕。宝玉道：“妹妹谈了一夜，又忙碌了一天，倒不困倦么？”黛玉道：“这回子也觉有些倦了，我们睡罢。”宝玉道：“宝姊姊的身子竟不如妹妹多哩了。”黛玉螭咙答应。宝玉便不再说话。看着黛玉的睡态，想起古人咏美人的诗来，竟无一句可以形容这态度。想自己做一首诗，也觉总难描写。合目凝神想了一”会，又细细赏鉴了一回，心中觉有万分得意。天明起来：宝玉到湘莲那边，送他搬入新宅。吃了酒，谈了一天。”

黛玉请安后，同宝钗到屋里谈了一回，说道：“我要找大嫂子说话去；”宝钗道：“说什么话？”黛玉道：“就是我兄弟要求亲的话。姊姊想来晓得的。”宝钗道：“恍惚听见说的是喜姑娘，这晌大家都不提了。喜姑娘近来也三天两天的不好，我正摸不着原故。”黛玉道：“原来姊姊还不晓得。喜姑娘有几天没见他，我们看他去。回来再找大嫂子。”说着同到王夫人对房，见喜鸾躺着，头也不梳，勉强起来让坐。黛玉道：“妹妹怎么不舒服？”喜鸾道：“想是凉着了。乍寒乍热，好几天不能吃什么，人也撑不住。”宝钗道：“吃药，没有？”喜鸾道：“太太说且养几天。”宝钗道：“前回瞧我的那大夫就很好，该请他来瞧瞧。今年天不冷，怕是时气。”喜鸾默然。黛玉见喜鸾懒待说话，便道：“妹妹躺着不要动，再来看你。”起身出来。向宝钗道：“这事我正要请教姊姊哩。”

二人同至李纨处，见李纨带着素云、碧月几个丫，头在那里翻箱子，宝钗道：“大嫂子忙得很，我这两天又没有能来帮忙。”李纨连忙让坐，说道：“也没有什么忙，总是些琐琐碎碎的事。”黛玉道：“本来吉期近了，我们不但帮忙，还来打你的岔。新房想来收拾好了，我们瞧瞧。”李纨道：“就在那边。”三人过去看时，尚未铺设全备，复至李纨房中。

黛玉道：“我为我兄弟的事来求大嫂子，不知说过了没有？”宝钗道：“我还不晓得，大嫂子你先告诉我。”李纨道：“我这一向忙得忘前失后，总没有空同你谈。真是梦想不到的奇闻……”遂将宝玉所述黛玉的话，细细说了，道：“我要与四姑娘说。见于他，我就觉得难说，，所以还没有说。”宝钗道：“这真意想不到。这位兄弟的奇处，大约不在我们那个之下了。”李纨道：“宝玉就说‘服了他’，他再没有这种心思。想来林妹妹的令弟，原应该迥不同人的。”黛玉道：“我的意思，就要请大嫂子同四姑娘说一说。我明日去，我兄弟必要缠我有个回信，也好叫他息了妄念。”李纨道：“妹妹！急是你同他说得来些。”黛玉道：“是我自己兄弟，怎好自己说！‘况且太太告诉过大嫂子，也要回太太的话的。’”宝钗笑道：“大嫂子！我们同去说，去碰个钉子亦没有什么。天下事料不定，既有这意想不到的，恐怕还有意想

不到的，也未可知。”李纨道：“我们把三姑娘，平丫头找了同去。”宝钗道：“也好。”李纨叫素云：“去请琏二奶奶同三姑娘，到四姑娘那里说话。我们都在那里。”说毕，同人园中，到栊翠庵来。

惜春迎着让坐，李纨道：“到这里竟是别一世界。”宝钗道：“今儿我们来替四妹妹道喜的。”惜春道：“宝姊姊说到那里去了！我有什么喜！”宝钗道：“你有合家梦想不到的大喜。”惜春道：“宝姊姊今凡那里这么高兴！”宝钗道：“你这大媒怎么不开口吓？”李纨道：“这倒不是玩话，我是奉太太的命，又是林妹妹的托，故而大家同来。”遂将“琬玉向老爷求亲，老爷同太太商量，太太叫问问你的意思”，以及宝玉所述的话，一气说了一遍，又道：“我是愚人，有一句说一句，并没有添一个字改半个字，也没有我半句在里头。姑娘意思怎么样，告诉我，我照样的回复太太去。”宝钗不等说完，笑道：“这不像做媒，倒像叙口供似的。”黛玉道：“这原是我兄弟的妄想，但念他却发于敬慕的至诚，并无一毫别念。四妹妹的高尚绝俗，我们大家都久已知道，所以大嫂子方才说话，原晓得四妹妹必不以为然。我因为你晓得我兄弟并无别念，却也是个绝俗的人，所以不得不把他的意思替他达到。”惜春默然不语。宝钗道：“四妹妹，你同林妹妹是最好的，他的话断不肯赚你的。若是别人，我断不敢恭赞一词，林妹妹说他兄弟既然如此诚求敬慕，岂是寻常世俗人才，似乎不必固执。”

正说着，入画报道：“三姑娘、琏二奶奶来了。”大家站起来让坐。平儿道：“我有点零碎事，耽搁了一回。那晓得走到这里，三姑娘还在我后头。”宝钗道：“今日媒人聚会，有这些人，想来不怕打断腿的了。”探春道：“你们说得怎样了？”宝钗道：“才做了个起讲哩。”平儿道：“我们多知道四姑娘立志要成佛的人，这红尘中的话，所以不敢来说。前儿太太吩咐了，我也没来。但这事不比别家，求得虔诚的很，不晓得四姑娘可肯通融？”探春道：“二哥哥要想成佛，还是回来了。四妹妹也说他是的，二哥哥也说四妹妹不，必出家。，依我看来，。这佛不成他也罢。”惜春仍是默然。

黛玉见他心上沉吟，面无愠色，便道：“我也同兄弟说过，四妹妹不比别人，他的意向我是深知，不是浮慕清静的人，不如还是喜姑娘罢。他说四妹妹是仙佛中人，他要奉为师贤。或者能鉴他这番诚意，若竟不能，原是无可勉强，惟有终身虚此正室，谓之命薄缘慳罢了。妹妹，你意下如何？大家都是相好姐妹，不妨说了，省得再来搅你。况你既是仙佛中人，更不必拘世俗儿女态了。”

惜春停了一回，徐徐的说道：“我是自知命薄，生在这繁华富贵之中，又没有享受繁华富贵的福分。大凡人家所能的事，我没有一样能的。世间所争所

好的事，我没有一样好的。我这个人真是无可安放，无可归束，所以只得乞怜仙佛，归人空门。若说成佛成仙，我何敢作此妄想。方才这些话，想来姊姊们不是同我玩，但我还不解琮兄弟何取于我；而忽作此想？”黛玉道：“我兄弟敬慕的意思，方才都已说了，难道妹妹还不信？别人不敢说，我这兄弟年纪虽小，却十分诚实。讲到他才分呢，不及宝哥哥。若讲情性至诚，比宝哥哥还要强些。至于识见议论、胸襟气度，却又与宝哥哥不同，别是一路。”宝钗道：“即如妹妹出阁。我听见说，琮兄弟苦苦的将田产分了一半，姐弟两个你推我让，哭了一天。这就不是寻常性情了。”黛玉道：“这是真的，我看他哭得可怜，只得依了他。”“难为我那姨娘，也帮着苦苦的让。”李纨、平儿、探春齐道：“林姑娘的话，再不错的；他可以力保，四姑娘还有什么信不过！就这么定了罢。我们回太太去。”惜春道：“嫂子们想还没有吃饭？”李纨道：“真要吃饭了，你又不留客。”平儿道：“大嫂子才做媒人，倒想诈酒吃了。”黛玉道：“都到我那里吃饭去。”说着，携了惜春道：“我帮你送客。”叫：“入画姑娘！你拿你们姑娘的碗箸去！”一同出来，到了潇湘馆。各人随意行坐，黛玉一转眼不见惜春，问翠筴道：“四姑娘呢？”翠筴道：“后面去了。”黛玉笑向宝钗道：“姊姊说的不错，这事真有几份呢。”李纨只是摇头。黛玉道：“四[姑]娘找青棠去了，我们都不要去听，让他们说话。”叫翠筴到后面，把紫鹃们都悄悄叫出来，不要惊动四姑娘。翠筴答应进去，紫鹃、翠筴几个人都陆续出来，黛玉叫传饭，问紫鹃道：“四姑娘同青棠说话不是？”紫鹃道：“四姑娘一进去，就找了棠仙，关上房门说话，一些儿声气没有。”黛玉点头。

李纨、探春、平儿都笑道：“我们都糊涂了，早该请棠仙说去，岂不省事！”黛玉笑道：“他如何能说！”这回子却用着他。我们说来说去，总说的是世上的话。他说几句虚无缥缈的话，只怕四姑娘倒爱听呢。”宝钗点头道：“是的。”一回儿，摆了饭，还不见出来。黛玉道：“我们忍着饿，等他一等。”大家又说一回喜事的话。

青棠同惜春出来，李纨道：“你们好谈，把我们都饿坏了。”于是大家吃了饭，散坐吃茶。惜春道：“嫂嫂、姊姊们才说的话，依着道理，原没有问我的理。因为我执意出家，所以老爷、太太也问起我来。我这回子爽利要说句越理的话，嫂子、姊姊们不要笑我，怪我。并不是不信嫂嫂、姊姊们的，因着这关系自己，也关系人家，恐怕差之毫厘，谬以千里。”向黛玉道：“竟要请你们琮兄弟来，我同他当面说几句话，等他同姨娘、太太也商量商量。不要年轻冒失，一时高兴，将来彼此无量…”李纨听了，摇着头，不开口。黛玉道：“这个容易，妹妹肯同他面谈，他正要求教。况且是个小兄弟，又见过的

，又怎么妨碍！。我明儿回去，就带他来。但不知妹妹要说什么，可好先说我听。”惜春道：“明儿总是大家听见的，何必先说呢！”宝钗道：“我们来揣摩揣摩，约莫着是什么。”青棠尽着笑。惜春道：“请嫂嫂们就回老爷、太太，就请琮兄弟在太太那里，我过去就是了。”

宝钗想了一回，道：“这竟无从揣摩。林妹妹绝世聪明，必能猜着。”黛玉道：“这个如何猜得着！连这话我也没有料得着，那里还能猜到那个话！”惜春道：“没有别的。依林姊姊说，琮兄弟的意思，竟是明知我是个废物，一定要；他果然如此，必是有一定的缘法。琮兄弟必定有些根基。所以我问棠仙，棠仙虽说极有根基，但这根基的深浅，同那这辈子能够成就这根基不能够，”恐怕林姊姊也不能晓得。所以必要当面一谈，也顾不得叫人家笑话。那些俗人，他就笑话我，也于我无干。”宝钗道：“人家这么敬慕你那个还笑话你呢！要之，你们这两位，也是天生一对的奇人，有一无二的。我虽猜不着你要说什么，我倒能拿稳此事必成哩。”黛玉道：“这根基的话，连我也真不懂得。”惜春站起，告辞回去。大家又称奇道怪了一回，各自散了。

惟宝钗拉了青棠进黛玉房中，三人促膝谈心，丫头们倒了茶，到外间伺候。黛玉问青棠道：“四姑娘同你说说了些什么？”青棠道：“四姑娘告诉我少爷求亲的事。四姑娘也诧异说：“天下那里有这种人！”我说：“天下人像少爷这样，原是没有的。稍差一点的，怎说没有！”我将少爷的情形细细说了，四姑娘说：“竟是真的？”我说：“我怎敢说谎！”四姑娘还是踌躇，我道：“四姑娘，因缘固不能逃。况且彼此功力根基合则两全，离则两散，你倒不要坚持太过了。”四姑娘才说：“根基到底如何？”我说：“四姑娘要不信，何不自己问问、瞧瞧！”四姑娘说“我是最信服你的，然这事关系、大了，我竟要问问。况且传述的怕有遮掩。”我们少爷还有甚说，同四姑娘一谈，这事就完了。”宝钗道：“这话我就不大很了了。”青棠道：“四姑娘的功力已很好了，将来要大成就的呢！”黛玉道：“这也是琮玉的造化。”向宝钗道：“姊姊昨儿谈到什么时候？”宝钗道：“三更天我便倦得狠了，棠仙同莺儿又谈了一回，妹妹是透彻的了。”黛玉道：“也没有细谈。”宝钗道：“我还没有头绪哩，今儿还要请他去。”青棠道：“过一天再去罢，今儿三爷恐怕要去呢。”宝钗道：“正是，妹妹我同你说，我们相好姊妹，把那些世俗周旋的故态要一概去掉才好。你这回子新月子才几天，怎么把他推出来！今儿我们说明白了，你且满了月再说。今儿我一定要请棠仙去，等我们把话说完了，才放他哩。”黛玉道：“姊姊向来待我亲妹妹似的，我有什么世故周旋呢！不过彼此轮着说说话儿。今儿姊姊身上想来还没大好，等青棠陪姊姊就是了。至于新月子的话，真是世俗的习气，姊姊也拘这些！”宝钗道：“棠仙！我们去罢

。妹妹，你还出去不出去？”黛玉道：“我们同去。”同到王夫人上房。

王夫人道：“方才珠儿媳妇说的四姑娘的话，真是谁都估不到。你明儿回去告诉琮哥儿，等请他会亲，顺便进采就是了。”黛玉道：“正要请太太示下。”王夫人道：“老爷说是他哥哥既不管，我们只好依他。横竖至亲来往的，内里说话，也传不到外头去。回来我同老爷、同你几个人在这里看他们说话，家人，媳妇通叫开，省得传说。”黛玉答应着。宝钗道：“我倒要听听。”王夫人道：“你们要听的，悄悄在屏后听就是了。你们早些歇歇罢，他们多叫回去了。”黛玉退出，与宝钗各自回房。

到已晚时，宝玉方进来说道：“今儿一日不见。”黛玉道：“今儿在柳二爷那里哩。”宝玉道：“整整吃了一天。他那里房屋倒很好，客人不多，倒不好就散；老爷都坐了半天。”黛玉道：“我们是说了一天。”宝玉道：“说什么？同那个说？”黛玉将日间的话一一告诉，宝玉道：“这连我也不懂。这好了，有些意思，大约可以望成了。几时来呢？”黛玉又告诉王夫人的话。宝玉点头，叹息一回，道：“棠仙在屋里么？”黛玉道：“你没有到宝姊姊那里去？”宝玉道：“没有。”黛玉道：“棠仙在那里哩。”宝玉道：“想是宝姊姊拉去的。”黛玉点头。宝玉道：“妹妹明儿回九，早些吃饭歇着罢。我是不吃饭了。”黛玉道：“今儿午饭吃迟…这回子还不觉饿，吃点稀饭算了罢。”叫紫鹃拿稀饭去。

紫鹃答应，将稀饭取来。黛玉又把宝钗的说话告诉，因说，道：“宝姊姊那里倒不可大意；譬如我们一天不见，我是惦着，宝姊姊也是惦着。你到宝姊姊那里去了，我断不怪你。你到我这里来，没有到那里走走，他心上惦着你，你反不拘着他，恐怕他说是你冷落他，也显得你心上分了厚薄。要晓得，宝姊姊待你的心与我一样，只怕还要切些。此时宝姊姊见你我因缘成就，他也欣然，既不妒我，又不怨你，这是宝姊姊的好处。然我估量着，那心上必有一种不熨贴、不悔洽、说不出的情形，你不可不体贴。为什么呢？他存了个我们的情意比他深的意思，他要防我把你的，心都笼络住了。你既心向于我，必不能再向着他。将来徒有夫妻之名，究无恩爱之实。他要争又不好，不争又过不去。近又不好，远又不好。这是大难为情的。从前宝姊姊病了，焉知不是为此！这回子身子总不大好，究竟还是心上这些缘故。你若能体贴着他，”他更心上安了，不至再生出别的猜虑来，身子也就好了。至于我与你，还有什么说的！不但心心相印，你便偏向着宝姊妹，我也只有喜欢，断没有别的意思的。想来你也知道，我们两个心久已并成了一个心。宝姊姊现在还是独是一个心，必要把他的心拉过来在咱们一块儿，化作一个心，这才是长久的道理。你往后务必在宝姊姊身上留点神，我这里倒不必留神。我不比从前的小性儿。你若是在

我身上留神，倒反生分了。古人朋友相好，尚且彼此忘形，岂有我们连“忘形”两字多够不上么？”宝玉道：“妹妹这话，真是一番苦心。宝姊姊待我原是好的，他若是疑咱们有异心，那就是他糊涂了。”黛玉道：“这原是我估量着，就果然疑咱们，也怨不得他。我们平心而论，你到底是待我好，还是待宝姊姊好？”宝玉默然。

黛玉道：“你既知道宝姊姊待你好，你也应该如分而偿。古人说的；得意一人是为永毕，失意一人是为永讫”，他也[好]容易才归了你，你若不一心向他，叫他[向]谁呢？你将来把我的心也要细细告诉他，”估量他也未必再疑我。能够三人一心，扶助着你，岂不是全美的事。就是将来姬妾丫头们，也就要拿实心对他，不然叫人家[怎]把真心向你？毋论十人百人，总要归并一个心才好。”宝玉叹息道：“妹妹这话，想来后妃的德行也不过如此。我先拜服了，依着妹妹留神就是。”

第十六回

次日起来，宝玉同黛玉回门，到晚方回。见过贾政、王夫人，回到潇湘馆，不见青棠。回道：“宝二奶奶邀过去了。”黛玉更衣，喝着茶，紫鹃道：“少爷今儿得意得很，恨不得就赶着过来。这大约也是天缘，不知究竟能成就不？”黛玉道：“不是我哄他，他还没有这么得意呢！这事大约是成的了。难道当面说一番，又罢了不成！”紫鹃道：“从来没有听见这新奇的事，真是这四姑娘叫人摸不着脾气儿！”黛玉道：“今儿二爷大约在那的了，我们收拾睡罢。妹妹你陪我。”紫鹃道：“棠仙在那里呢，只怕二爷未必在那里。我看二二爷心上，一刻多离不了姑娘。”黛玉笑道：“你呢？”紫鹃道：“姑娘怎么同我就说玩话！我算什么呢！”说着，飞红了脸。黛玉道：“不要管他，我们且收拾睡。”紫鹃出去叫人关了门，嘱咐守夜的老婆子道：“恐怕二爷要回来，听着些。”老婆子道：“姑娘请安置，我们等一回子再关门就是了。”紫鹃伏伺黛玉安歇，自己也宽衣陪着。

黛玉拉紫鹃并枕道：“妹妹！你记得从前我病中，你劝我打主意，你关切我什么似的，我是当你亲妹妹，我难道不要劝你打个主意！”紫鹃道：“姑娘的恩典，我还有什么不知道！总靠着姑娘，我还打什么主意呢！”黛玉道：“青棠前儿说的，你都明白了？”紫鹃道：“有些不明白的，我又问了他，差不多都明白了。只是还没有依他用功夫，还要慢慢的找他指点哩。”黛玉道：“你晓得青棠拉你谈是为什么？”紫鹃道：“不过陪着姑娘。”黛玉道：“你难道不记得从前在扬州的话？”紫鹃道：“那不过说着玩罢了。”黛玉道：“你同二爷从前的情分本就好，近来你瞧二爷比从前如何？”紫鹃道：“觉得比从前更好了些。”黛玉道：“你怎么说是玩话呢！你难道还有别的

主意，还是信不过我？”

紫鹃听了，不禁呜咽道：“姑娘疼我到什么分儿！我还有什么别的念头！不过自己想着到底是个丫头，姑娘是格外的相待，二爷是一天几十遍的姊妹，这个福分已经就到极处了，还想什么呢！”黛玉也拭泪道：“妹妹你这话叫我伤心。你不比别人，我们是患难生死的姊妹，挣到这一日不是容易的。那天我原想你同青棠一块儿结了亲，又想，恐怕妹妹未必肯，人家知道似乎没有回过上头，我自己专主似的，所以就担搁下来。这回子又是一时不得便回，我是没一刻不惦着妹妹的事。不但妹妹，还有五儿、莺儿、麝月、秋纹这一辈人，都是旧时姊妹，我也惦着他。妹妹你肯照青棠的样子，便安了我的心，也慰了二爷的心。你不晓得，二爷这回子心上也急得很，他是不很露出来，我是晓得的。”紫鹃呜咽道：“姑娘这么操心，叫我那一世报答！”说着又哭了。

黛玉道：“好妹妹！不要伤心。”紫鹃道：“姑娘的话原该遵依，但是青棠是仙人他不拘忌，我怎么敢同青棠比着呢！泵娘的恩典，自然要依着道理来，虽是个丫头，也不好叫人家笑话。姑娘只管放心，我也不敢瞒姑娘，跟姑娘一辈子，就是跟二爷一辈子。也不争这一时半刻。倒是这些旧姊妹中，只怕有心的还不止姑娘所说的几个，他们也有耽心的，也有着急的：，都说不出来，也没有人理会。姑娘将来或者提拔几个，就是新姊妹里头，只怕也有人呢。”黛玉道：“这将来总要相个机会想法的，惟有妹妹是我最急切的。你虽安心，到底总有些避忌。假如二爷在屋里，你就不能不离开我，总觉掉下什么似的，所以同你商量。妹妹说是也是的，自然一生的大事要明公正气的好。”

正说着，听得门上轻轻的扣着，紫鹃忙穿衣起来，一面问道：“是谁？”听得宝玉声音应道：“是我。”紫鹃道：“二爷怎么这回子回来？奶奶睡了。”宝玉轻轻的道：“不要惊动。”紫鹃开了门，道：“还没有睡着。”黛玉在床上道：“可不是！才说的，就来了。”宝玉进入幔中，揭起帐子，问道：“妹妹说什么？”黛玉道：“我同紫鹃说着活，说二爷来了你就要去了，正说，你刚来了。”宝玉道：“紫鹃姊妹！你歇着罢，不要动。”紫鹃道：“二爷歇下罢。”黛玉道：“轮你留住了他，我就服你。”宝玉道：“紫鹃姊妹！你陪着妹妹。我本是不睡的，我在外头坐着就是了。”紫鹃道：“原是二爷不回来，我才陪着姑娘的。这回子回来，自然同姑娘说着话，过天我再陪姑娘。”黛玉道：“你没有这本事留他的，我留他都留不住，我同你说……”

紫鹃也不等宝玉宽衣，掩上门去了。黛玉将方才的话说了一遍。宝玉叹息道：“这入可惜了。”黛玉道：“可惜什么？”宝玉道：“可惜是个丫头。”黛玉道：“我同你都没有当他丫头，难道你还当他丫头？”宝玉道：“妹妹的心，真是仙佛的心肠了。我惟有怎么说怎么听就是了。”黛玉道：“你为什

么不在那边歇？”宝玉道：“宝姊姊留青棠在那里，不肯留我。青棠劝着宝姊姊，宝姊姊说：“你既劝，你也住下，不许回去。”青棠说：“我同莺儿那边去。”宝姊姊又不肯。后来青棠肯了，说：“我就在这里。”宝姊姊又不肯了。说笑了一问，还是我回来了。”

次日，黛玉、宝玉皆出门拜客，回来同到宝钗处。见宝钗丰神腴润。黛玉道：“姊姊这两天大好了。”宝钗道：“觉得好了。妹妹今儿一天怕累着了？”黛玉道：“倒也不觉得。”又道：“青棠在这里谈得高兴，不想回去了？”宝钗道：“今儿他再不肯在这里了，早就回去了。”黛玉道：“我也还要同他谈谈，过几天我再叫他来陪姊姊。”说着起身回房。宝玉同到潇湘馆。黛玉道：“你怎么不在那边？”宝玉道：“我换换衣服。”黛玉道：“明儿你还是要拜客的，在那边换不便当些？”宝玉道：“也好。”遂出园来，到宝钗房中。

见宝钗已卸了妆，宽了大衣，穿着月白绣花夹小衫，银红绣花夹裤，不施脂粉，形艳丰腴。喝了口茶，道：“青棠在这里歇的？”宝钗道：“他本不睡，同他谈得倦了，我躺着，他同莺儿谈。莺儿倦了，他就坐着。有时他也躺着说话。这几天说得高兴，也没有好生睡。”宝玉道：“姊姊倒不乏？”宝钗道：“倒不觉得。他教了我个坐功，我学着觉得好。”

次日，又出去拜了一天客，回到宝钗房中。宝钗道：“你怎么不去看你妹妹？”宝玉道：“先到姊姊这里再去。前儿因为没有到姊姊这里，妹妹说我不该。”遂将黛玉之言告诉宝钗。宝钗道：“这林妹妹用心太过，这有什么！我们从前好姊妹，巴不得聚在一处。后来偏偏我过来了，林妹妹不在了，这回子意外的奇逢，三个人竟娶在一处，真是千古难遇的事。我这场大病，也是死而复生一般。这几天又同棠仙细谈，明白前因后果，我心上还有什么别的！不但林妹妹断不必存心，你也断不可存心。你同林妹妹夙世情深，我难道还不晓得！就是待我的情意，也同亲姊妹一般。从前本拜过我妈妈的，我也实在的爱他，他也应该晓得。要是你到林妹妹那里，不到我这里，我便怪你，那不成了这些争妍妒忌的下流人！我又何必请我妈妈去做媒哩！林妹妹说的“三个人共一个心”，这话很是。既要三个人共一个心，大家都不要存什么”心才好。你把我的心迹，也得细细的告诉你妹妹。我见面还要当面说明，往后要脱略形迹，扫除拘忌，大家得意忘言；若是尽着存心，便反生出猜嫌来了。”宝玉道：“姊姊的大贤，我也无词可赞。姊姊的话，我也定必告诉林妹妹。但林妹妹原不是存心，也不是恐怕姊姊存心，不过觉得我在那边，姊姊这边冷落了，心上惦记着似的。”宝钗道：“往后我们都不要拘。譬如我要与你说话，我就可以找你；林妹妹要同你说话，林妹妹就可找你。或者你爱在那边你就

在那边，大家坦衷直肠，这就好了。若是拘着，定要先到我这里，再到林妹妹那里，将来你再有了十个八个人，不是一夜跑到亮，还来不及哩。况且各人房里也有个便当，或是病了，或是小阿子搅着，或是心里有事不耐烦，都是常有的。要拘着了，某日在那里，某日在那里，彼此倒不方便了。譬如昨儿林妹妹说，要同着青棠说话，我就留你在这里了。”宝玉道：“姊姊这话是极，林妹妹必以为然的。”宝钗道：“好在有个棠仙是个仙人，我的心是真的是假的，他总该知道，问他就便了。”宝玉道：“姊姊这么说，我也不去看林妹妹了，我就在这里。”宝钗道：“为什么？”宝玉道：“我懒得动了，还有话同姊姊说。”

说着，吃了晚饭，又谈起黛玉来。宝钗道：“林妹妹这人，真是个仙子。从前还觉得有些太高傲处，这回子比从前更是不同，不但天下找不出第二个来，便古[往]今来也没有此一个人同他比得哩！青棠说他根底非凡，仙姑同他是姊妹。从前是昧了前因、惹了魔障，所以觉得性情与别人不同。这时因果已明，良缘已就，故而性情和洽。他说将来有大事业，这话我就深信不疑。所以我实在真心爱他，并无虚假。”宝玉道：“姊姊的前因，他自然也说了？”宝钗道：“他虽说我，还不是恍恍惚惚的，我倒不大信。”宝玉道：“姊姊何尝不是仙子！我原说过的，姊姊只是不信。”

宝钗道：“这棠仙真了不得！他这么本事，还只做仙姑一个婢女。这仙姑的本事，可想而知。”宝玉道：“他这前因也怪诞的很。”宝钗道：“我这几天，竟胜读十载奇书，闻所未闻，心上长了许多见识。才晓得我们平日所知所见，都是井蛙。就是圣贤所说的，解得一句半句，还是呆面子。林妹妹近来同从前绝然两样，未必不是得棠仙之力。这人真可做个闺房师友。你的福分也实在不浅哩。”宝玉道：“我初见他，不敢开口乱说话。后来看他一样玩笑，绝不矜持，才敢同他亲近的。这个人，若眼[前]没有姊姊同妹妹，就是第一流了。”宝钗道：“林妹妹或者可以比他，我怎么能比他呢！就论相貌，难道不是绝色么！”宝玉道：“论相貌呢，怎及得姊姊！不过他有一种气韵，却也是独绝的。”宝钗笑道：“近来大家都说‘林妹妹变了一个人，绝不是从前的林姑娘。只怕这林姑娘是仙人变来的，从前的林姑娘到底还是过去了。’你道这话可笑不可笑！”宝玉道：“这必定是那丫头、老妈子们说的。”

宝钗笑着点头，又道：“我将来只怕人家也要说变了一个人呢。”宝玉道：“姊姊本没有脾气，这回还变什么？”宝钗道：“我从前也未免有太矜持胶执处，如今想来，也觉不能自然。”宝玉道：“我竟不大觉得。”宝钗道：“你不听得人家说我道学么？”宝玉道：“道学是好话，林妹妹何尝不道学呢！”宝钗道：“林妹妹纯是仙气，与我不同。”宝玉道：“从前自然不同

，如今也差不多了。”宝钗道：“如今我自然赶不上他。”宝玉道：“姊姊过谦了。”宝钗道：“同棠仙一谈，才晓得道学只讲得圣贤一半的道理呢。定了这一半，反把那一半抛荒晦昧了。但凡平常的事理，拿道学去讲，原觉极有把握了。我将古来的事约略一按，这话竟是得很。所以这道学也要用的得当的。”宝玉道：“姊姊这话精当极了，依着道学，我是一个大罪人，没有一些是处。”宝钗道：“不但你，连老爷、太太没有一个是的。圣贤凡事总要求其心之所安，假如老爷、太太执着，不容你娶林妹妹，林妹妹必定终身不嫁。自己一个嫡亲的外甥女，又是老太太钟爱的，使他终老空闺，心上似乎不安。再者，太太最疼的是你，你去了，太太几乎过不去。老爷若执着不肯，你再去了，叫太太想着，心上也不安。所以老爷平日讲道学，到这时候也只得通融了。”宝玉道：“这总亏着姊姊，要是姊姊不依，老爷、太太也无法。”宝钗道：“我是依着道学也该如此，不如此，我心上也不安。”宝玉道：“我这不是总是我无可解说，惟有将来再图补报的了。”宝钗道：“你这事本用不得道学，若依着道学，不但出家不是，连同林妹妹相爱相慕也是不是的。所以说要用之得当。”宝玉道：“这是姊姊替我解嘲了！”宝钗道：“古来如这种也多，那尾生抱柱同那华山畿不必说，即如关雎之诗，朱夫子注的窈窕淑女指后妃，君子指文王。文王于后妃未至之先，寤寐求之，求之不得，至于藉寐思服、辗转反侧之忧；后妃来了，便琴瑟钟鼓之乐了！想这情形也就同后来的相思差不多，怎么圣人少年时也该如此呢！所以有人说这《诗》还是毛传郑笺讲得好，后妃求淑女如此恳切，这才是后妃的贤处。”宝玉道：“姊姊这说的益发精了。”

次日，拜客回来，到了潇湘馆，把昨日宝钗的话一一的告诉黛玉。黛玉尚未开言，紫鹃回道：“宝二奶奶来了。”黛玉起身迎出来，携了手进入房中。青棠也来，一同坐下。宝钗向宝玉道：“我同你说的话，你说了没有？”宝玉道：“刚刚说完，姊姊就来了。”黛玉道：“姊姊从前怎么样疼我，本同亲姊妹一样。人家亲姊妹还有不和好的。我本来没有亲姊妹，就是姊姊疼我。姊姊这回子格外伪谦，我实在心里不安，并不是敢于存心。”宝钗道：“我们从此说明了，妹妹要真同我好，以后断不要拘形迹，一切事情大家开心见诚的商量。我们三个人先能一心一意，[不]但长辈亦看着喜欢，傍人不至笑话，便是后来的人，也可跟上。”青棠接口道：“姊姊说得是。我们姊姊也是如此的。不但三个心要成了一个心，三个人竟要似一个人才好哩。”黛玉道：“姊姊怎么说，我怎么听，我总跟着姊姊一辈子。但是有什么不到处，姊姊也要从直的教导。”宝钗道：“我这活难道还不从直？你这回子还有什么不到处？果然有了。自然我也要当面说的。”又笑道：“妹妹我实在爱你得很，虽不能比宝兄弟

，也差不多呢。”黛玉道：“姊姊真爱我，我们底下一处歇，同床抵足，合影同枝，恐怕姊姊未必肯呢。”宝钗道：“这有什么！棠仙既说三个人要似一个人，难道一个人还有什么拘忌！”黛玉道：“这么着，今儿就请姊姊在这里歇。”宝钗道：“今儿是不好，等你满了月再说。”青棠笑道：“宝姊姊这话是真的。”宝钗向宝玉道：“你怎么一言不发？”

宝玉正在出神，忽然听见宝钗这一问，连忙笑道：“你们说得高兴，我插不下话来。”宝钗道：“正是，我恍惚听见说你带了两个人回来，那双钏我见过了，还有一个呢，怎么总不见？藏在那里了？”宝玉道：“我回来就把他交给大嫂子。请大嫂子得空带他见见太太，不知大嫂子带他见过没有。这一向忙忙碌碌，也没问大嫂子。太太也总没提起，到大嫂子那里也总没见他，连我也不知在那里。”宝钗道：“也不叫他来见见妹妹？”宝玉道：“我还没有同妹妹说过。”宝钗道：“这该罚了，怎么妹妹还不晓得！”黛玉道：“什么人？我竟不晓得。”宝玉道：“这些时那里有好好儿说话的工夫！没有说的话还多着呢，也不止这一件。”宝钗道：“你本来叫‘无事忙’，这回子自然更该忙了。”

宝玉笑着，将双钏、妙玉之事说了一遍。黛玉笑着道：“这都是意想不到的，我明儿看他去。”宝钗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不如告诉大嫂子回声太太，把他派到这里来，省得在那边人多的地方，未免要大传说。”又道：“你这主意很好。”宝玉道：“明儿我问大嫂子去。我还托过大嫂子，请他告诉姊妹们，大约大嫂子也忘了。”宝钗道：“大嫂子这向忙得还了得！自然是顾不到这些了。你本该托二嫂子的。”宝玉道：“我原怕二嫂子那里人多，那时姊姊又身上不好，不然就托了姊姊了。”宝钗问黛玉道：“双钏是见过妹妹的了？”黛玉道：“在太太那里见过。我也觉得同金钏相像，都不晓有这原故。这回说起来，竟比前生更俊了。”宝钗道：“宝兄弟！我们今儿谈谈心。你心爱的丫头们，到底现在还有几个？”宝玉道：“左不过曾经伺候过的这几个人，这回子也有出去的，也有死了的。”宝钗道：“要老实说，不许拘着。我们三人才定了盟誓，你先拘着，那就同你合不来了。”黛玉道：“我们先捡晓得的说，我这里有一个。”宝钗道：“我那里也有一个。”黛玉道：“麝月、秋纹、五儿，这是不消说的了。”宝钗道：“还该有呢。宝兄弟还有那个？”

宝玉笑着，宝钗道：“你这个人不像实在诚实的。你不说，还有仙人在这里呢。棠仙！你总晓得。”棠仙笑道：“人是还有几个，叫什么名，这个连我也说不出来。到了跟前，同二爷有缘无缘，我是晓得的。”宝玉道：“老太太那里的琥珀，太太那里的玉钏，还有一个四儿。”宝钗向黛玉道：“这我们实在不知道了。”黛玉道：“正要请教姊姊，我们要设个法子，把这些人成就了

才好。”宝钗道：“原是要如此。妹妹你有什么主意？”黛玉道：“便是想不出个主意来。”宝钗道：“这事要找个机会，不是一下子可以做得的。我们大家留神相机行事，第一要留神，先把这几个人留下了，那怕慢点子都使得，不要冷不防又弄出别的原故来；再者，各人本人也要问问，他愿意的叫他安心，不愿意者省得我们瞎操心；再也要告诉大嫂子、二嫂子，大家帮着留神才好。妹妹你道怎么样？”黛玉道：“姊姊这说的极周到。姊姊的大才，我是断赶不上的。”宝钗道：“妹妹又客气了。”说着起身，拉着青黛道：“我们说几句话儿。”青黛笑着跟了出来。

宝玉同黛玉附耳低低的说了一回话，黛玉笑着点头，也跟着出来。宝钗道：“妹妹不要送。”出了院门，一路说着，回到房中。宝钗叫麝月、秋纹、五儿、四儿，叫他告诉玉钏、琥珀，说新二奶奶说的：“叫你有话说。不拘几时，陆续过去。不要一块去，一个一个的去。”麝月等答应了，摸不着头脑。宝钗又道：“你们各自睡去，不要伺候。”莺儿等会意，各自掩门睡了。宝玉道：“姊姊叫他们问问，岂不近便些！又叫他到那里去做什么？”宝钗笑道：“我问他，万一他有不愿意的，你信？”宝玉道：“有什么不信！”宝钗笑道：“我不问他。”

却说妙莲，自从同了宝玉，一路陪着闲谈，见宝玉还是从前那种温柔俊雅，心中不禁感动。又见宝玉虽一样宛转缠绵，却无一毫戏谑。自想“从前何等清高，何等睨傲，不拘何人；都不在眼里。惟有宝玉，人中仙品，我颇有意于他，他也似乎十分爱敬。奈他眷着宝、黛二人，不能专心于我，我又不能轻假词色。空存着这一缕情丝斩不断。记得那年打坐入魔，也是为日间他一语触动。可恨平空遭了恶劫，为盗所屏，自分了此残生。偏又流落天涯，不能即死。微幸嫁了周家，原想溷过这一世，不料又遭盗劫，偏偏竟遇着他。他此番出家回来，自然有一番乐境，但我同他回去，作何究竟！他虽设法瞒着众人，将来日久，恐怕总有人知道。就是无人说破，也是个再醮的妇人，断不能像从前的尊贵。”想到此，不觉心慌意乱起来。又转念道：“此时若不同他去，更无别路可走，或者他能念旧，待我还好，也不可知。记得宝钗情性和平，却于我不甚接洽。黛玉于我亲密，然性情又不和平。将来他便待我好，依我目前的光景，不过做一个婢妾，这两个奶奶也难伺候。”想到此又心慌意乱起来。又转念道：“且到其时，实在过不去，我还有两万银子存在这里，便自己建一个庵堂，仍旧出家恋修，也还来得及。总比在强盗手中好些。且是缘度去了，须也心安意定了。”

及至京进入贾府，将他送到李纨处。李纨略问数语，叫素云、碧安安顿他厢房住着，也不带他见人，也不叫他当差。每日眠食之外，毫无一事。一时听

见宝钗病了，宝玉召见了，做了官了，宝钗病懊了，黛玉来了，奉旨娶黛玉了，黛玉进了门了，心上更加忙乱：“也不见宝玉，也不见双钏及周瑞家的，这些人不知把我于何安放。”真是闷到万分。

这日正打算等李纨回房，要去求派差使，心中预备了些话。听得李纨回来，过去见了，还未开口，李纨道：“我这一晌接接连连的喜事，把人都忙得糊涂了。太太这晌也忙，所以把你竟忘了。来了这些时，还没有见过太太，今日新二奶奶问起你来，我才记起。明儿你跟我去见太太，再去见过各位奶奶、姑娘们。你是外来的客人，也不用行大礼，请个安就是了。”妙莲道：“我蒙二爷救命的大恩，见了太太，岂有不磕头叩谢的！就是奶奶、姑娘们，也要叩头的。”李纨道：“你的委曲，我们都知道了，大家没有不可怜你的。只是你这回子在这里，恐怕不惯呢。”妙莲道：“我九死一生，又蒙二爷带到府上，大奶奶又这么恩典，我还有什么委曲呢！不过一天到晚闲着，实在不过意。求奶奶不拘什么差使派一个，也好报效。”李纨道：“明儿见过太太，看太太怎么吩咐。我们再商量。”妙莲答应着出来。不知后来如何？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七回

单说这日李纨带了妙莲到王夫人那里。请安毕，说了几句话，便乘空回道：“宝兄弟去年带来的这个人，一向因太太这里事多，没有带来见，今儿带在这里。”王夫人道：“什么人？我也忘了。”李纨道：“就是路上遇了强盗，宝兄弟救下来的。”王夫人笑道：“我的记性竟不中用了，宝玉回过的。叫他来瞧瞧！”李纨叫妙莲过来磕了头去，起来一旁站着。王夫人问他乡贯姓氏，又问他怎样被盗，妙莲一一回答。王夫人向李纨道：“好个人儿！不像乡村人家的人。可怜遭了劫了！如今怎么样呢？打算上哪里去？我这里好派人送你。”妙莲道：“家里都没有人，娘家也没有人，离得又远。既蒙二爷救了性命，所以求的二爷带到府中，情愿做个丫头，服役终身，报效恩典。还求太太准这下情的。”[王夫人道]：“要想个长久过日子法儿才好。不是我这里不肯留你，恐怕耽误了你。”李纨道：“据他说，却也没有地方可以去的。求太太暂且派个差使，将来再说。”

正说着，平儿、黛玉、宝钗都来请安。王夫人道：“你们都见过这个人没有？”大家答应，都说：“没有见过。”王夫人道：“这个人好像面熟得很，一时想不起来。”黛玉道：“倒有些像妙师父。”王夫人笑道：“不错的，竟像得很。”李纨道：“他名字就叫妙莲。”王夫人道：“这也奇了！”便问道：“你家原籍那里？”妙莲道：“苏州。”王夫人道：“你有姊妹没有？”妙莲道：“有个姊姊叫妙玉，出家多年了。”王夫人道：“原来你就是妙玉的妹子，怪不得面貌相像。你姊姊他在我这府里好几年，可怜后来叫强盗拐

了去了，我们至今还想他。你知道不知道？”妙莲道：“姊姊出家后，多年不通音问，这事还是二爷告诉才晓得的。”王夫人道：“既是妙师父的妹子，又是宝玉救了他，他既不愿上那里去，我们该留他。”向宝钗、黛玉道：“你们那个带他屋里去使唤着罢。”黛玉道：“媳妇带他去。”王夫人道：“你就在新二奶奶那里罢。”妙莲又磕头谢了，又向众人一一磕头毕，伺候着跟了黛玉回房。

又向黛玉磕头，起来含着泪道：“奶奶还认得妙莲么？”黛玉拉起来，拉着他手含泪说道：“你的事，我都晓得，真是受了大苦了！如今幸喜我们又遇着，可以长远在一块儿。只是你委屈些。这回子我们说过，从前的称呼倒不便了，我叫你姊姊罢。”妙莲拭泪道：“奶奶这格外的恩典，我如何敢当依呢！我是真心伺候奶奶一辈子的。”黛玉道：“我这里的几个人都还好。一个紫鹃，你是晓得的；还有一个青棠，也是你的前生旧识。你回来同他谈谈，就晓得了。我都同他认为姊妹，不过在人前不能不敷衍，这规矩在屋里便不要拘了。况且你是旧交，你断不要过谦。”妙莲道：“这个实在不敢。”黛玉道：“我这里房子不宽，你且同紫鹃一块儿住着罢。”叫紫鹃同他去，要好住的地方，“得空我们还要细细的谈心哩。”妙莲自此安心伺候黛玉。不提。

午后宝玉回来，知道妙莲派入潇湘馆，心中甚喜。同黛玉谈了一回，又到后面与妙莲说了一回话。到青棠处坐下，青棠道：“给二爷道喜！”宝玉道：“我又有何喜？姊姊可是因妙莲取笑我么？”青棠道：“妙莲也是喜，然而还有时候。我说的另有个大喜。”宝玉道：“好姊姊！版诉我是什么事？”青棠笑道：“奶奶昨夜得了熊罴之梦了。”宝玉道：“姊姊怎么晓得？”青棠道：“我连这点事多不晓得！我告诉你，琏二奶奶也怀着喜哩。”宝玉道：“姊姊自然能前知，想来不错的，但不知是男是女？”青棠道：“非男即女。”宝玉笑道：“这话又含糊两歧了，谁不知道非男即女哩。”青棠道：“那倒难说，还有又男又女、非男非女的哩。”宝玉道：“这我就一发不懂了。”青棠道：“佛书、医书上都载得明白，二爷没有看到？”宝玉道：“我这腹中实在空疏，虽经师父带我到螂环福地，用了些功，究竟是个空空的，以后竟要多读才好。”青棠道：“多读书也不难。”又说道：“以后你在那边歇罢。这胎教不可不讲，好叫小姐替你生下个好男女，也了却他一件事。”宝玉道：“这怕什么！我不惹他就是了。”青棠道：“也使不得，等他静静儿的养着好。”宝玉道：“这倒是苦事儿。”青棠道：“有蘅芜君陪着你，还不好？”宝玉道：“不知怎么，我一天不见林妹妹，心上就过不去。这一年多，怎么样，不成了牵牛织女了！”又道：“琏二哥他能？”青棠道：“琏二奶奶很好，已经叫彩明伺候了琏二爷了。”宝玉道：“我们这二嫂子比风姊姊是强远

了。若老太太在，必也喜欢的。”青棠道：“从前的琏二奶奶性灵全昧，所以造下恶孽，将来不晓得几时才能归到太虚哩！”宝玉也叹息不已。

按来到黛玉房中，见黛玉一人独坐，说道：“你在那里？”宝玉道：“在青棠那里谈了一回。”黛玉道：“青棠同你说了没有？”宝玉笑道：“恭喜妹妹了。”黛玉道：“你陪陪宝姊姊，我们暂别些时。”宝玉只得答应。又说了一回话，到宝钗处来。

次日，请舒姨娘、琬玉会亲，内外大排筵席。席散后已是下午。王夫人向黛玉道：“你去同四妹妹来先见见你姨娘。”黛玉答应，打发青棠去请惜春。原来惜春向来应酬都不与闻，所以今日会亲也没有他。此时同了青棠来至上房，见了舒姨娘，略说几句寒暄话。舒姨娘见惜春短小身材，面貌清雅，虽无桃李之艳，却有冰雪之姿，令人不敢玩视。想道：“怪不得琬儿一定要他，果然在这班人中另有一个光景。”王夫人道：“我们就请琬哥儿进来罢。”家人媳妇们答应，传话出去，大家多退出院中。探春、李纨等均避人房内。惟舒姨娘、王夫人、惜春三人坐着，宝、黛二人站着伺候。

一回子，宝玉同了琬玉进来，先拜见王夫人，道了谢，又见了宝钗，平拜了，然后回身见了惜春，作了揖。王夫人让坐，琬玉让了一回，在东边椅子上坐了，宝玉挨着作陪。王夫人叫宝、黛二人挨着惜春坐下。王夫人说道：“承姨太太、外甥不弃，要我这侄女。奈我这侄女一向奉佛清修，坚定得很，我也拗他不过。外甥的美意我已告诉他了，他说他有几[句]话要当面说。仗着旧亲，所以请外甥进来，趁着姨太太在这里，大家谈谈。”琬玉道：“这原是外甥斗胆妄想；不过是敬慕姊姊的学问，想终身奉为明师，不知姊姊能垂鉴愚忱否？”

探春等在房中窃窃私议道：“我们看他怎么样说，这教人真摸不着呢！”只见惜春徐徐的说道：“我为着自己知道命薄无能，所以出家奉佛。不知兄弟何所取于我？我是世间一个废物。兄弟说学问，我的学问在那里？”琬玉道：“兄弟小时想，那人生配偶，最关紧要。说家有贤妇，谓之内助。论古人中后妃的求贤审官，邑姜的列于十乱，这才称得“内助”两字。以后如武侯夫人、韩蕲王夫人，还可算得。其余不过寻常循分的人，都当不得这两字。心里妄想，要得个识见学问高我几倍可以为师的人，又怕天下没有这种人。后来我们姊姊回来，兄弟敬服得了不得。想天既生了我姊姊这个人，那里还能再生一个。这妄念益发息了。及至到京，见了姊姊，又晓得姊姊平日的识见学问，知道姊姊是个超凡绝俗、明心见性的人，不禁起了敬慕之想。及至我姊姊到京后，又将姊姊高情清德细细告诉，决然无疑，所以才敢向两位舅舅告求的。”惜春道：“兄弟持论甚高，但我非其人。况且我于世事一毫不解，兄弟还须另行

寻访。”琼玉道：“姊姊不肯俯从，兄弟岂敢多渎，但须鉴我这番诚意，容我做个私淑弟子，也不枉……”

琼玉还未说毕，惜春接口道：“兄弟这意思原不是世人所能解，却也不在世情中。但既同在上，不能不做世上的事，不能不依世上的规模。我于世上事，实在都不能，所以自惭无用，不敢草草，并非不解兄弟的意思。”琼玉道：“这个姐姐不必过虑。我求姊姊，原要奉为师贤。至于一切世事。我自另行着人料理，断不来烦扰你一毫。姊姊只管依旧恋修，我不过随时请教。我自我姊姊回家后，自觉受益无穷，我姊姊出了阁，便觉不便。姊姊若肯俯从，我便可毕生受教了。我这求亲，原不过是个话头，诚如姊姊所说，同在上，还须做世上的事，虽是旧亲，难道无端把姊姊请过那边去，舅舅这里必不肯依。姊姊恐也不肯。即便肯了，也不是个长久的道理，世俗人倒反生出议论来，所以只得前来求亲。若是兄弟有世俗之见，真要求姊姊作配，与寻常求亲一般，兄弟又何必舍易求难呢！况且兄弟何人，敢仰渎姊姊？”惜春道：“既然如此说，想来不是诳我。我是奉佛的，佛家最要至诚，两位太太就是现在的佛。我们当着太太前说明了，我就过去。”琼玉道：“姊姊请吩咐，兄弟无有不遵。”

惜春道：“兄弟，你先聘了我们喜鸾妹妹，所有一切中馈操持的事都交与他。把事亲、教子两件事交给我。除此两件之外，我是一概不能的。”舒姨娘道：“我们琼儿敬慕小姐的学问，只要小姐肯过去，连这两件事也不敢奉烦的。小姐只管放心。”琼玉道：“姊姊吩咐，兄弟断无不依。但喜姑娘这层，恐怕不可委屈。”惜春道：“从前说的是喜姑娘，兄弟才说求亲是个话头，我不过借着世俗的[识]见，同兄弟做个闺房之友罢了！喜妹妹是兄弟正配，有什么委屈呢！”琼玉道：“姊姊还没有求准，我怎敢又求一个呢。既说世俗，便有个次序，这到底为难，还求姊姊斟酌。”惜春道：“眼前林姊姊就是样子，宝姊姊能让林妹妹，难道我这借名儿的倒不能让了？我言尽于此，请自裁夺。”说着，站起身来，向舒姨娘、王夫人告辞，飘然回栊翠庵去了。

舒姨娘向琼玉道：“四小姐既然如此说，你就面求太太罢。”琼玉起身向王夫人道：“外甥另日过来叩求，今日恐怕不恭。”王夫人道：“从前我原想仰攀，后来知道哥儿的意思就罢了，这回子倒要商量商量。”琼玉道：“舅母这么说，外甥负罪已深。外甥先谢了罪。”说罢，向王夫人跪下磕了四个头。王夫人连忙拉着，一面说道：“快扶起外甥来。”黛玉过来将琼玉扶起，舒姨娘道：“求太太怜他小人儿，俯允了罢。”王夫人道：“你做我的女婿，我还有什么不喜欢！但是这事又是个新样儿，这次须要斟酌斟酌。我同老爷商量了，再去奉复罢。”琼玉又请安谢了，退了出来。舒姨娘也起身道谢告辞。王夫人道：“往后我们亲上加亲，更亲密了。”大家送了出来。

必到上房，都说这两个人一样的古怪。王夫人道：“这琮哥儿真了不得。这么点小人儿，那说话又婉转、又切实、又爽快，真叫人估不着，说不出来。我们这四丫头也绝无一点女孩子的样子，又是凤姐儿那种的口才，这也真看他不出。”黛玉道：“四姑娘真有点学问，怪不得我那兄弟尽着苦求。”

正说着话，贾政进来，王夫人一一告诉了。贾政道：“这就很好，等他们择日行聘就是了。”王夫人道：“喜丫头怎么样呢？”贾政道：“这种女婿一时也难找，估量着也没有什么不好。惜丫头既愿意，喜丫头想来也愿意了。”王夫人道：“这次序怎么样定呢？论年纪呢，是喜丫头大；依琮哥儿的意思，要惜丫头居长。”贾政想了一回，道：“回来告诉他家，一同娶了过去，随他们自己定去，我们不要管他。”于是定了。黛玉差人告诉琮玉。请了两位相好的同年，过来求亲，择日行聘。赶着选了十一月的吉期，送了过来。这里刚刚把贾兰、巧姐喜事过了，又忙起这两件事来。

却说贾兰娶的傅氏素芳，相亲比张氏好些，为人甚是贤淑。贾兰夫妇相得，李纨甚是喜欢。贾政、王夫人都也说好。这素芳跟着姊姊秋芳读书，也能做诗，也能画画，也能写字，又解词曲音律，与宝钗、黛玉这班人都甚相投。论相貌，跟不上宝、黛、探、湘；论文才德性，却跟得上。这也算李纨的佳儿佳妇了。后了。及至嫁了过去，正夫人虽无他说，牛继宗竟不是个风雅爱才的人，不过因姬妾中并无一个识字的，想弄个才女，图个虚名的。自己既无文理，并不知好歹。初还觉得新奇可喜，渐渐的数见不鲜，仍是与些姬妾们取闹，竟至见面为难，所以秋芳大不得意。闻妹妹嫁了贾府，又晓得贾家一切事情，急欲往来，以破烦闷。牛继宗本与贾府世交，任他来往，却并不禁止。此是后话。

却说贾璉因宝玉回来，见家门有兴旺之象，因竭力撑持。接连这几件喜事，已弄得力尽筋疲，幸亏与宝玉商量，将妙莲之款项挪用，方才敷衍。如今又出了两件喜事，心上着忙，与平儿商议道：“我们这事管不下去了。现在挪了宝兄弟一万银，说是就归出来替他生息的，如今还想不出归款的法儿，平空又生出这两件喜事，又挤在一块。若嫁到别人家，也还可以将就些，偏又嫁到他家；若将就了，叫他家看着不好看。若要好好的办，总得要好大一注银子。况且年近了，我们过年约莫着总还得几千银添补。老爷、太太是只管吩咐下来，宝玉弟是向来不管的，叫我们怎样呢？”平儿道：“三件喜事都办了，这两件难道就歇了不成？”贾璉道：“我的奶奶，你叫我拿什么办吓！从前办的，还空着整万银子在这里；这回子年又近了，那里去张罗？”平儿道：“三件事都办了，这回子说难办，人家定要說我们势利，因为不是我家的人，所[以]难了，这不把以前的辛苦通无了。依我说，还是苦我们不着，想法办了再说。

”

贾琏道：“这要请教奶奶了。”平儿道：“这要你们外头想法，我有什么在这里呢！”贾琏道：“原是外头没有法想，才这么着急呢。”平儿道：“这我先不信，你既挪了宝玉的银子，你不还，人家怎么使了呢？”贾琏道：“原是还人家了，所以没有了。”平儿道：“既还了人家，就不好再问人家借？”贾琏道：“这回子什么时候，也要人家肯呢。便借了来，到年下拿[什]么还人呢？”平儿笑道：“你且把事情办过去了，再想那年下的法儿。这回子就急急盘算着过年做什么！依你说，该怎样呢？”贾琏道：“我想林妹妹的妆奁不少，他难道竟不拿出来帮补帮补！”平儿大笑道：“你也算会盘算的了。人家月子还没有满，你倒已经想他的妆奁了。你想，你问他要去，我是不会。”贾琏道：“我怎么能问他要去，原要大家商量。我们且把这现在艰难的情形先回回老爷、太太，看怎么样再说。”

平儿摇头道：“说不得。说了，四姑娘、喜姑娘先怪了，老爷、太太也未必喜欢。不如等两天满月，我抽个空回回太太，就说：从前二爷管着家务，为有奶奶在里头帮着。这回子我不中用，这事情都料理不过来。一向因宝姊姊身上不好，林妹妹又没有过来，所以只得敷衍着。这[会]子宝姊姊也大好了，林妹妹满了月了，又添了环三婶子、兰哥儿媳妇，都是能干的。求太太不拘派那个管着，省得把事情误了。看太太怎样吩咐，我相机行事。”

贾琏道：“太太不依呢？”平儿道：“太太不依，我们也叫大家听听，不是我们两个要占着这家事。老爷、太太虽待我们好，到底是那边人。现放着薛、林两个这么能干的亲媳妇，为什么不叫他管！我们自己不先说，知道人家怎么样说呢！”贾琏道：“太太依了呢？”平儿道：“依了很好，我们乐得消闲自在。从前奶奶为着这个家，把人都磨死了，还落了一大堆的褒贬。这回子，那一个说一句好话呢。我为什么再往里钻！”贾琏道：“他们不肯呢？”平儿道：“那有太太，与他们不相干。”贾琏道：“你这说的是。你竟比你奶奶还利害，我竟服了你。就这么着，你回太太，我回老爷。”两人商量定了。不知如何回法，王夫人、贾政意下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八回

单说黛玉满月后，取了奁簿及典铺、银号各簿籍、图章、折子等件，命紫鹃拿了，到王夫人这边来。见李纨、平儿都在那里，黛玉请了安，回道：“这是姨娘同兄弟给媳妇的些东西，请太太过目。这是两个铺子的簿子，这是支提的折子，这是支提用的图章。请太太收着，或是交给那位嫂子收着，以备提用。”王夫人笑道：“你真是个仙人！罢才琏儿媳妇回我，叫我派你同宝丫头管家，你就来了。”黛玉道：“媳妇年轻软弱，又没有才情，一些事也不懂。大

嫂子、二嫂子都是大才，况且管惯了的，还是请两位嫂子管。媳妇并不是贪懒，实在是不谙练。有什么事，但凡能做的，帮着料理就是。”李纨道：“我是最无用的人，太太也原谅我，我只能勉强的帮着。这回子娶了媳妇，又添出许多零碎的事情，我实在招呼不来。二嫂子，你这几年办得很好，你又何苦谦让呢！”王夫人道：“你说是年轻没有才情，这也是你谦让的话。我听说你帮你姨娘料理这么个事业，你的才情就很可以。从前身子单弱，不奈烦做这些事。这会子你身子也好了，精神比凤丫头，宝丫头还强。你不过因琏儿夫妇向来管家，你才来，好像夺了他的事管，你所以不肯，这也是的。”向平儿道：“你也不必推，还是你管着。有什么事，大家商量着就是了。”

说着，翻那簿子，看了一回，说道：“你姨娘真是费事了！你兄弟也实在的好。一个自小没见面的姊姊，陪这些妆奁，也难得的很了。倒是我们这两个过去，没有一些妆奁，叫那边亲家笑话怎么好呢！这个我看了，你还收着，要用再向你说。”黛玉接了奁簿，说：“这铺子的簿子存在太太这里，早晚支提便当些。”王夫人道：“也还是[你]收着。”平儿道：“侄媳妇的下情，都回过太太了。实在料理不过来，往后恐怕误事。”王夫人道：“你的意思，我也晓得。也是的，我竟不能制断，你们自己去议，我是总是一样。琏儿夫妇呢，向来多年管惯的；他们呢，是我亲媳妇。你们去议定了来，那个愿管，就是那个。还有宝丫头，还没有来呢。”正说着，宝钗同着张氏、素芳都进来。

王夫人把话又大概说了。宝钗道：“我老实回太太罢！这如今不比从前，太太也知道的，事情本也艰难了的，二嫂子的意思，一来为着自己倒底是侄儿媳妇，虽然老爷、太太待的同儿子、媳妇一样，旁人难保没有一句半句的话。以前风嫂子一行心机，到于今也有人说好，也有人说不好，安知将来又是怎样儿呢！二来，如今事情日渐的多了，前手不应后手，万一有个小小的失误，便只有说不好，没有说好的了。林妹妹意思，太太说的一些不错。估量这回子叫林妹妹把这家事接过去，林妹妹也是必不肯的。至于我，更无用，更不必说了。”王夫人笑道：“你说了半天，还是这也是、那也是的，这不同我一样！你到底商量个定规。”宝钗道：“太太叫他们自己商量。依我看来，便商量一年，还是各人说各人的。倒不如太太定了个主意，分派了，那个不遵，就不依那个。”李纨、黛玉齐道：“我们公举姊姊，请太太派了罢。”宝钗道：“太太知道我无才，断不派我。”黛玉道：“姊姊从前同三妹妹也曾经理过来，怎么这回倒又过谦起来？”宝钗道：“那不过帮着照料，譬如署事的官一样。现在这实缺的尚且求卸事，还说得到署事的。”大家多笑了。

王夫人道：“你到底有个主意没有？依你，该怎么样？你说给我听。”宝

钗道：“依我的主意，二嫂子也不肯管，林妹妹也不肯管，大嫂子同我也不能管，他们两人更不必说，这不是添了两三个人，倒弄得没人管事了！不如大家都管。请太太派林妹妹处支销，所有一切应办的事情仍旧二嫂子管着，有事回过太太请了示，依着办。其余的事，该二嫂子办理，二嫂子作主；该林妹妹办的，林妹妹作主。办了，再各人回太太。二嫂子或是忙了，或是做月子，或是身上偶然不舒服，派人帮着代理。二嫂子若嫌事多，或者再派我们这些人帮着。这么着，林妹妹也不至太繁，二嫂子也不太担大沉重。太太看是使得使不得？”

王夫人想了一回，笑道：“你这说的竟周到妥当，我想着很好。不晓得你们还有什么话说没有？我就这么定了，大家不必再推。”黛玉道：“这总账该怎么样，媳妇也摸不着，还是求太太派媳妇同宝姊妹帮着二嫂子就是。”宝钗道：“你这不爽快了！我这主意，八面都想到了的，你回去细细想便晓得了。这总账有什么难管，不过某事要若干银子，发个支提的条子，用了照数销算就是了。我把这句话说穿了，你不再答应就错了。”黛玉道：“我同姊妹一块管。”宝钗笑道：“这又何必呢！我帮二嫂子呢，不来帮你。”王夫人道：“就这么定了。”黛玉道：“太太再三吩咐，也不敢不遵。但一切事还是二嫂子办，媳妇单管银钱的收发销算便了。”王夫人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宝钗道：“林妹妹是个户部尚书，二嫂子是个侍郎，我们都是些司官，悉听调度就是了。”大家又说笑了“回，各自散了。”

平儿将历年账目以及对牌等物捡齐了，送到潇湘馆。黛玉收下，大略看了一遍。留下几本总簿及各花名簿册，其余依旧带了，亲送到平儿处交还。说道：“现在公中一切艰难，我所以将两个铺子交到太太处，以便添补，太太又不肯留下。我晓得嫂子的意思，你不肯提用我的钱。所以太太派我，我就遵太太的命。以后嫂子这里要用多少银子，告诉我。”又取出一方小玉图章道：“我们早晚有不能即刻见面的时候，嫂子这里写一条子，把这图书用上，我照数写了提银的条子，用上图书，嫂子派人去取。我留着这条子，也好记着写账；铺子里留着条子，好同折子比对，免得错误，似乎比那对牌好些。对牌仍旧用在自己库上。我才瞧着：现在我们库上也没有什么现银子了。进的不敷出的，那里还有存余呢！”平儿道：“可不是！外头还有亏空哩。”黛玉道：“有多少亏空，请二哥哥把账清出来，我们想法弥补了才好。恐怕将来愈拖愈深。”平儿道：“这更好了。”黛玉道：“现在四姑娘同喜姑娘的事，嫂子回过太太没有？打算怎样办？珍大爷那边是怎么个意思？”平儿道：“还没有回过，不知怎么个意思。我们明儿一块回回太太。”

黛玉又道：“大老爷那边光景怎么样？”平儿道：“也甚艰难。一切用度

省而又省，还是浇裹不过来。到底少了这个世俸，差多了！”黛玉道：“珍大爷那边呢？”平儿道：“珍大爷还可以敷衍，不过他们用度大，不免糜费。珍大爷的脾气如今虽好多了，然而总不能十分安分。”黛玉道：“姨妈那里听说也很难。我问宝姊姊，宝姊姊又不肯细说。还是莺儿说了几句，也说不齐全。不知到底是怎样了？”平儿道：“我听见二爷说，家事全坏了，铺子全没有了，田产也完了，就剩了房子同些衣服物件罢了。现在也不知怎么的过日子。说是蝌二爷管家，回来问问那姑娘就知道了。”两人说了半天，黛玉回房。

宝玉进来，黛玉告诉他这些事。宝玉道：“太太派你管总你就管了就是了，只是要操些心。”黛玉道：“我只管银钱，心倒不要操。但太太不肯留下，一定要叫我自己管，这大约是二嫂子的主意。”宝玉道：“太太自然存这个心：怎样新媳妇才进门，就把他的妆奁全收用了，岂不叫琮兄弟那边笑话！所以派你总管，仍旧是你手里使。但不知妹妹这妆奁够赔几时？”黛玉道：“这倒不怕的，我还有呢。”又将琮玉让产的话说了。宝玉道：“这就不消多虑了。”黛玉道：“我打[算]回太太，搬到宝姊姊那边一块住，近便些。”宝玉道：“也好。我在哪里呢？”黛玉道：“你仍旧住这里，留青棠陪着。场期也近了，也好读读书，这里比那里清净些。你几时销假？往后又要上衙门办事，一天不过有半天在家罢了。”宝玉道：“不过一二日就要销假。我打算再告个假，等会试过了再说。”黛玉道：“这更好，可以静静的用些功夫。”宝玉道：“我本打算同妹妹读书，偏太太又派下事来了。”黛玉道：“不妨，我也想读哩。”说了一回，宝玉到青棠处来。

次日，黛玉约了干儿、宝钗，来回王夫人惜春、喜鸾出嫁的事。王夫人道：“喜丫头的事，既算我的女儿，该仿照探丫头的样子。但是现在光景不比从前，恐怕不能照着办，不得不从省俭些。但太省了，又着[实]不好看。四丫头的事既在这边，自然也照迎丫头的样子。至于那边怎么样，听他们去。”平儿道：“这回林‘妹妹’的事，那边亲家太太这么费心，我们自然也不好草草，总要比二姑娘、三姑娘从丰些才好。”黛玉道：“从前怎样的办的，二嫂子是熟悉的。至于这项费用该多少，太太不必费心，也不必动公中的，媳妇预备着就是了。”王夫人道：“也不要十分过费。公中不够，你自然要添补些子。”

黛玉道：“大老爷那边，听说用度艰难的很，媳妇想稍为贴补点子。回回太太，不知使得使不得？”王夫人道：“我也晓得那边光景不好，只是这边也艰难，所以不能兼顾。你能贴补些，极好的了。”黛玉道：“媳妇打算每月送贰百银子过去，请大老爷、太太随便添补些。”王夫人道：“这很好的了，恐怕大老爷未必肯收。”黛玉道：“所以要求太太打发人送去，或者请太太当面说二句。竟说是太太的意思，不必说是媳妇的主意。”王夫人道：“使得，我

打发人说去。但你这个意思，也不好没了你的。”黛玉道：“姨妈那边听说也很苦，媳妇打算也照着大老爷那边样子送过去，也求太太说一声。”王夫人道：“这我同宝丫头说就是了。”

黛玉道：“还有大嫂子、二嫂子，手头都不宽裕，公中月钱也不够用，往后各人房里又添出些用度来，怕一时有料理不到的地方，打算每月送一百银子，添补些零用。”王夫人道：“这也很好。但是你那里有这些银子！”黛玉道：“这不过几千银子，不算什么，不过稍为尽一点心。”平儿道：“我那里怎么要妹妹贴补！这是我断不敢领的。”王夫人道：“这也是他一点意思，你倒不要辜负他。你们这两年本也苦了。”黛玉回道：“四姑娘既已结亲，还住在栊翠庵似乎不便当。请太太吩咐搬过这边来，将来喜事一切便当些。”王夫人道：“就搬到我这里，同喜丫头一块罢了，左不过一个多月。”黛玉道：“这便妥当了。”王夫人向平儿道：“你回来打发人料理去。”平儿答应。

黛玉又回道：“四姑娘搬了出来，栊翠庵便空着。有神佛在里头，要照管香火。若派个老妈子，恐怕不妥当。请太太的示下，该怎么样？”王夫人道：“老妈子们不干不净，却不好。这怎么样呢？且由他空着罢。”黛玉道：“那边地方僻静，空着也不谨慎。媳妇想，不如把常在府里来往的这几处尼僧，叫他保举一个清修安静的人，愿意进来主持的，照从前妙师父的例，给他月米香金，叫他奉着香火，也不致把这庵荒废了。”王夫人道：“这也好。”向平儿道：“你把向来来往里那几处尼僧叫来，你问问他。有这个人，再带来见我。”

黛玉又回道：“媳妇打算搬过宝姊姊这边来一块住。那边房子小，太挤，”一点没有收放东西的地方。有些东西都堆着，不方便。”王夫人道：“这边本是从前老爷指与宝玉的屋子。那时候因接你来京，知道你爱那潇湘馆的房子，所以把他收拾了。到今年宝丫头病愈没有好，又不好叫他搬，又不好叫你在下首。为着潇湘馆已经收拾了，就把他做了新房。原是暂时住着，房子本小，长久自然不便的。这回子，天也渐渐冷了，你搬出来住败是。明年春暖了，你爱这屋子，再搬去住就是了。”

黛玉答应了，又道：“媳妇打算把大件的東西搬过这边来，零星东西仍旧留在那里。目今会试期近了，宝哥哥也要用功了。园子里到底比外头静些，让宝哥哥仍旧那里住着读书，留几个人在那里照料着。到明年场绑，或是搬出来，或是媳妇再搬去，那时再回太太。”王夫人道：“正是，宝玉也该叫他用功了。但你们少年新婚，就离开了……”又道：“你劝他用功，这是很好的。你派那个在那里照料他呢？必得要个妥当可靠的人才好。”黛玉道：“青棠他也恶喧喜静，打算留他在那里，带着翠簪、秀筠，同小丫头蓁儿伺候，紫鹃、

青鸾、妙莲、文霞、小丫头飞霞、艳雪、五儿在这边。”王夫人道：“棠仙在那边招呼着，我更放心了。翠簪、秀筠这两个是你带来的，恐怕他伺候不到，宝玉没有惯，再把麝月派过去罢。这孩子还老实。”黛玉答应着，于是赶忙收拾了，搬过新屋里来。宝钗要让黛玉在上首，黛玉道：“姊姊又拘形迹了。”宝钗一笨，遂听黛玉在下首居住。紫鹃同住在里间，青鸾住在外间，文霞带了小丫头同几个老妈子住在厢房。麝月也忙收拾，要搬到潇湘馆去。

原来黛玉自从那日与宝钗商议之后，这几人陆续都到黛玉处来。黛玉一一同他们说了，也有笑的，也有哭的，也有当时给黛玉磕头的，也有含羞不语的，各人心中都说说不出的喜欢，说不出的感激。这日麝月来回道：“还是就搬过去，还是等二爷叫再去？”黛玉笑道：“傻丫头！这是太太派的，就该过去，还等什么呢！”又道：“原因为你是旧人，才叫你去。你照着从前的样子伺候，不要拘着躲着。这几个你也教导他，也要学习着帮你。”又道：“况且如今只要招呼白日里。棠仙他是不睡觉的，晚上的事，只管交给他一个人就是了。”

麝月答应着，来到潇湘馆。见青黛指点翠簪等在那里收拾书籍、文房陈设等件。麝月道：“我这个蠢人，太太偏派我来，要叫棠仙笑话了。还求仙人教导教导。”青黛笑道：“麝月姊姊！你是二爷的旧人，我们要叨你的教哩，你反这么说！你住在那里？自然就在这间住，早晚便当些。”麝月道：“二奶奶吩咐的，说我只管白天，晚上的事都要烦你。你自然在这里住。”青黛道：“我是不睡的，不拘那里都可以坐得。”麝月道：“我住在后边。”说着到后边，将床帐等安置起来。青黛到后边看时，笑着道：“你倒据了我的屋子了！”麝月道：“你同二爷在一块。”青黛道：“我偏要同你在一块。便关了门，我也会来的。”

这日，宝玉上衙门回来，到王夫人那里。”正值贾政同王夫人说着话，请了安，站在一旁。贾政道：“宝玉从前作精作怪，这回子看来或者有些造化，不然那里能得这两个好媳妇。方才你说的都很是，不但气度宽厚，才情也好。只要宝玉再能图个上进，便更好了。”向宝玉道：“你在衙门也要学着办事。”宝玉道：“是。”贾政道：“你也荒疏久了，你媳妇叫你在园里用功，要赶紧才好。这离场期不过百十日功夫，也要做些文章。”宝玉答应着，又站了一回。贾政道：“你去罢，以后倒不要拘这请安的礼节。”

宝玉退出，到新屋里，将老爷吩咐的话说了。宝钗道：“你到园里去罢！老爷尚且免了请安，怕耽误你的功夫，你再在这里说闲话，老爷晓得了，岂不怪我们不懂事！”宝玉道：“我就去。”黛玉道：“以后我们到那里看你，如何？”宝玉才出来。到了潇湘馆，看时，几榻、文房、书籍等都一一收拾

整齐。问道：“这是那位姊姊收拾的？一定是麝月姊姊，别人也摸不着。”麝月道：“这我不敢居功，是棠仙收拾的。”宝玉道：“你住在那间屋里？我去瞧瞧。”走到后边，先走进紫鹃住的屋子，见翠簪、秀筠、文霞、蓁儿都在内。说道：“这太挤了。”翠簪道：“文霞、蓁儿跟着老妈妈在厢房里，这是我们两个住的。”宝玉道：“麝月姊姊呢？”翠簪道：“在那边。”宝玉过来说道：“你同棠仙住败好。”麝月道：“我是独住的，棠仙陪二爷在前头。”宝玉道：“也罢！我浑竖也是不睡的，晚上陪我看书也好。”麝月道：“二爷要是晚上看书，我们自然多要伺候的。”宝玉笑道：“不敢劳动，你们是要磕睡的。等我几时倦了，要睡的时候，再找你。”于是每日早起上衙门，午后回来，便到潇湘馆读书，打发丫头替老爷、太太请安。宝钗、黛玉无事时，亦以读书消遣，有时也到潇湘馆与宝玉、青黛等闲说。

一日，宝钗、黛玉来到园中，一路说着话，慢慢的行来。黛玉道：“这园子也荒落得很了。要照这么着，再过几年便看不得了。”宝钗道：“这一边还是收拾过的，那边更荒深了。我住的蘅芜院，不知是个什么样子？我也多时不去了。”黛玉道：“从前造这园时，也费了许多心力，就这么荒废了，也觉可惜。我想回回太太，赶着没有十分败坏，收拾起来，好好的派人管着，把逐年的出息拿来，做逐年的修理，总还有余的。”宝钗道：“这原好。因这一晌说不上这些事情，也没有这项银子。”黛玉道：“不知要多少银子？”宝钗道：“这我也估不出来，大约总要一大注银子，才修理的好呢。这回子也没有机会可以回这话。”黛玉道：“姊姊留着神，我们想个机会回准了，把他弄起来，我们仍旧大家都住园子。那边屋子派人看着，一切都不要动，有正事或年节下，在那边住。这边放些书籍、陈设等物，春秋佳日带些随身行李，住到园子里来，算个行馆别业，岂不有趣！”宝钗道：“这个有趣得很，只是这回子人少些。”黛玉道：“人也不少。三妹妹是常要回来的，云妹妹也可接他来，四妹妹回来更容易。虽不能整年的住，一年总要聚几回，也是人生乐事。”宝钗道：“我们大家想个法子。”说着已到潇湘馆。

宝玉尚未回来，与青黛等说了一回，宝玉回来了，一同坐下。黛玉道：“你看满桌子都是八股文章，你也成了个禄蠹了！”宝玉笑道：“我怕忘了样子，所以翻出来看看，谁会弄他！不过既要进场去，不得不依着他描画罢了。我读的书并不是他。”宝钗道：“你做文章没有？”宝玉道：“还没有。且到了场里再做，这回子不犯着去做他。”宝钗道：“这该做几篇，到底熟些。”黛玉道：“究竟这中不中，到底有命，不问这个好歹。我上年看那江南的闾墨，也有好的，也有不好的。也有不好的中在头里，好的中在后面的。即如我兄弟的文章，中了也罢了，一定就该是第一，也不见得。依我看，那第二、第

三的，就比他好。”宝钗道：“依这么说，也可以不必用功了，又劝他读书做什么呢！”黛玉道：“我劝他读书，却不为这个。”宝钗道：“一个读书的人除了这个还有什么！不是古人讲究的读书了。”宝玉道：“可不是！我从前读书，见了就害怕发烦，可不是就是弄这个。后来师父带到福地，过了些时，才晓得读书的乐处。我从前早是这么读，我也不以为苦了。”

青棠道：“宝姊姊劝你做文章，也有个意思。你竟要做几篇。”宝玉道：“姊姊也劝我，我真不懂了。”青棠道：“姊姊该晓得。”黛玉沉吟一回，道：“也是的。”宝玉道：“我究竟不懂。”青棠道：“你再想想。”宝玉道：“除了这个意思，还有什么意思？姊姊你说给我，我就依你，即刻做起来。”不知青棠说出什么来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九回

单说青棠劝宝玉作文，宝玉不解，再三的问。青棠道：“二爷这回子的学问，老爷还没有晓得。老爷期望二爷发达，又恐怕久荒了，做不出好文章来，心上记挂得很。二爷做几篇文章，送给老爷看看，老爷便放心了，也喜欢，以后也不来苛求责备你了。”宝玉站起笑道：“幸亏两位姊姊提醒了我，我竟想不到，终是粗心。我就做起来。但是没有题目，宝姊姊你出个题给我。”宝钗道：“你请你妹妹替你出，我是不懂的。”黛玉道：“我几时懂得！惫是姊姊出。”宝钗道：“你才说闺墨都看熟了，还做不得先生！”黛玉道：“我不过偶然看了一遍，几时说看熟了的！姊姊大才，真是做得先生哩。”宝钗向宝玉道：“你原是听的棠仙的话，你请他替你出。”青棠道：“姊姊们尽着推让，这有什么的，我就替二爷拟个题。”说着，走至书案，取笔写了三个四书题、一个诗题、五个经题、五个策题，挥洒如飞，顷刻写完，递与宝钗、黛玉。

黛玉接过，与宝钗同石毕，说道：“这真是个先生哩！”宝钗道：“你行这字写得飘飘欲仙，怎的这么好了青棠笑道：“我从前也做过才女来，这时候世上不知还有未销的踪迹没有？”黛玉道：“那个才‘女是你？”青棠道：“上官婉儿。”黛玉道：“怎么没有！”宝钗道：怪不得！不但做过先生，并且做过主考的。”

宝玉也走来凑着看，又赞叹了一回字，说道：“这题却还不甚难，这策似乎也晓得，但是记不得出在那里。”黛玉道：“这容易，现有书在这里，翻翻就是了。若是在里头不记得，只好做空的了。”宝钗道：“这要做几天才做得完？”宝玉道：“要做一天也做得完了，要翻书考订，就费了功夫。”宝钗道：“何必忙！慢慢的做。老爷又没有限你的期。”宝玉道：“既然老爷记挂着，就该赶紧的做。但不知做起来好不好？要是不好，老爷反要生气的。我做

了，还要姊姊们替我改改。”宝钗道：“有这老主考在这里，还怕什么！”黛玉道：“上官婉儿艳才丽质，际遇也好，就是结果差些，不免为后人轻薄。”青棠道：“我所历的魔劫总是如此。这还不算十分享用，也不算十分狼狈哩。”黛玉道：“我们去罢，让他做文章。”宝钗道：“正是。”一同回去了。

宝玉遂将八文、一诗、五策做起来，与青棠看。青棠又替他改了些，写出清本，送与宝钗、黛玉看，都说甚好。呈与贾政，：贾政看了，也说：“这一出家，我以为你必荒极了，那晓得倒能长进。这文章很去得。照这么做，明年竟有可望哩。”王夫人知道了，也甚喜欢，又从旁夸奖了一番。从此，贾政的心便不在宝玉身上，盘算都移到贾环身上来。见面往往呵斥，时时的督责。张氏看见丈夫每每为翁姑责备，面上也觉无光，自己又跟不上宝钗、黛玉，心中十分纳闷，只得千方百计的劝贾环学好上进。以此贾环也渐渐的好了，贾政也不十分的恨了，宝玉等又从旁替他遮盖，此是后话，不提。

一日，琮玉打发人接黛玉回去。黛玉回过王夫人，回家同舒姨娘谈了一回喜事的事。琮玉道：“今儿请姊姊来到，不为着喜事商量。因这园子已快要完工，请姊姊过来先看看，把匾额等题定了，好叫他们做去。打算在这喜事前草草完了工，明年春间再慢慢的润色。”黛玉道：“这工程也算快，我们去瞧瞧。”琮玉道：“我引道。”

舒姨娘携了黛玉手，走正屋回廊，由厢房内进入一门。见迎面嶙峋石壁，倚壁一带竹林。林中一条石径，顺着小游廊向北行约数十步，折而东，廊尽，见一院落，院中搀岩高下，树木幽深。进入中间，由屏后上了扶梯，来到楼上。见四围皆是极大的桂树。黛玉道：“这楼是朝那方的？”琮玉道：“朝西的。”黛玉道：“这秋天桂花开了，倒有趣的。”琮玉道：“请姊姊取蚌楼名。”黛玉道：“且等看了个大概再斟酌。”说着，来至后面看了。

琮玉引着，走过一小门，穿过几间厢楼，到了一处，五间大楼，倚着楼廊的栏干一望，见迎面土冈，冈上一行青松，苍翠可爱，环左右也是各种的松，松间间着绿萼梅。后面高山突起，山中各种的翠柏，林中隐见着嶙峋奇石。树间石上，都缠着藤萝，结着丹黄紫赤各种的小丙子。一道清泉由石隙中汨汨南流。黛玉道：“这里想是正楼。这光景甚好，布置极有意思。”琮玉道：“此楼已算完工，装修陈设也都全了。打算就把这里做新房。姨娘说太冷静，还是正屋里好，我想园子里有趣些。况且这人不同，原不喜繁华热闹。姊姊你看如何？”黛玉道：“你这意思原好，但是吉期是冬天，这里未免冷一点子。”琮玉道：“这里廊深室邃，其实也不冷。姊姊你瞧这间房！”

黛玉走进上首一间，见中间一层冰纹细槁，两扇小圆门。进去，里面安着床。琮玉走至床后，将一小壁橱房门拉开，进入里间，说道：“这里可以静坐

。”又出来到下首二间，说道：“这里可做读书作画之所。”黛玉道：“这都是与四姑娘相称，他必定合式的。就这里，定了罢。此地的楼名，我倒有了，这极现成的。”琼玉道：“该叫什么？”黛玉道：“这就叫岁寒楼。”琼玉道：“好得很，真是恰切。”黛玉道：“却与你的用意不背，都该括了。”琼玉道：“不但该括，而且还映着这时的时景。”黛玉道：“喜姑娘的新房在那里呢？”琼玉道：“请姊姊替我拣一处。”

于是走厢楼又到一处，见雕梁绣柱，比正楼华丽多了。楼前山坡边参差树木，楼后茅屋稻畦，坡坨陇陌，掩映疏林。黛玉道：“前面种的是什么树？”琼玉道：“都是杏花。后面也有杨柳，也有桑槐，也有些桃花。”黛玉道：“这地方与喜姑娘就配，不如就在此楼也便当。”舒姨娘道：“这倒罢了，省得离远了不便招呼。”黛玉道：“不如就题作倚云楼，如何？”琼玉道：“甚好。”黛玉道：“这对面的山，想就是桂树的地方了。”琼玉道：“中间还隔着一山哩。”黛玉道：“这该往那里走？”琼玉道：“这里来！我们把后面看完了，再到前面去。”

引着黛玉，由北首楼廊到了一楼，见松林中黄梅数十树；右边一带，都是红梅。遂从右边厢楼走过，三面都是红梅围着，高者窥窗，低者接槛。黛玉道：“这里好！若是全开，映着雪，才有趣哩。”又见四面皆是玻璃大窗，说道：“这是看梅赏雪之所。”琼玉道：“这原是宜冬之地。”黛玉道：“这楼有名没有？”琼玉道：“拟了一个‘红罗’两字。”黛玉道：“不如叫他绛雪楼罢。”琼玉拍手道：“这果然好。”黛玉道：“这楼只有三间。”琼玉道：“十二楼中惟四处五间，其余都是三间。大小就着地势，也不一样。”

又从左手下了楼，向黛玉道：“姊姊！上山去罢。”黛玉道：“我们且将十二楼逛了，再看别的。”遂顺着游廊到楼下。见庭中山石玲珑，有几株极大的天竺，石间绕着高低屈涧，涧里许多水仙。轩中也是四面风窗，都糊了一色素绸绢。黛玉道：“这倒别致，为什么要这么着呢？”琼玉道：“这屋子朝西南，太阳照着屋里暖和，又不烫人；若用玻璃，就烫人了。”黛玉道：“这楼没有名？”琼玉道：“想不出来。”黛玉道：“这布的景都是严冬的物色，又近着岁寒楼，便可取名首春楼了。”琼玉道：“好极，好极！这些楼名，姊姊通给我定了罢。”

于是过了倚云楼下，转过回廊，到了一处。见面前紫石壁立，两傍树木。”进入屋内，尽是小房，穿来走去，不知有多少间。上了楼，也是套房。到中间，见紫石峰接闼参差，林木掩映。左边是池，右边接着倚云；后面也是冈峦起伏。跨着冈，又有一带厢楼。黛玉道：“这些树是什么树？”琼玉道：“桃花最多，各样都有。”黛玉道：“花开了，这楼正在红云中了；我拟‘艳阳

”两字如何？”琼玉道：“艳阳楼，好极了；”又从后面楼廊走过一带高低弯。曲的飞楼，见那冈峦迤逦向此环抱，树林中隐现着青粉墙，高低起伏。黛玉指着道：“这想是围墙了？”琼玉道：“那边还有一半哩。”黛玉道：“这是平地楼台，造这许多山，工程却也不小。”琼玉道：“西山的皮骨叫我剥了好些。”

说着，到了一楼。琼玉道：“这底下高高低低，有数百牡丹。后面溪边一行都是芍药。这树都是梨花。”黛玉道：“这也有趣，怪不得此处装饰又觉富丽些，恰也相称。”坐了一回，喝了茶，说道：“这个楼名竟难想。切了，又怕俗了；不切，又觉不好。”琼玉道：“兄弟也拟了两个，总觉得不好。一个切牡丹的，用“天香”两字，一个总着的用“钱春”两字。”黛[玉]道：“钱春”比“天香”两字好些，但这字面还不甚丽，与这情形不能相称。不如将楼下题为“钱春馆”，这楼叫他“春雨楼”，切着梨花罢。凡花都宜晴朗，只有梨花恰宜烟雨。到春暮时，晴日便在楼下看牡丹，阴雨便到楼上看梨花，似乎倒合式。”琼玉道：“到底是姊姊想得妙。”又道：“这又要下楼了。”舒姨娘道：“我们吃了饭再逛罢，不要把姊姊走乏了。”黛玉道：“不怕。”说着，顺着楼廊走下楼来。丫头们摆下饭、三人吃了，又吃了茶。

琼玉道：“我们过桥去。”过了桥，只见一带大石栏干，一行青石的钓台，并无树木。黛玉道：“这地方平旷有趣。”倚着石栏望这大池，前面峰峦高下，树林中亭角掩映，这水环抱三面。绕出春雨楼之后，走进轩中，一带纱窗。后轩外是柳堤，堤外又一大池，池外峰峦突兀，那水斜从西首坡侧绕出。琼玉道：“这里环四面，夏天开着荷花，颇可纳凉。”黛玉道：“只是太敞些，况怕日气侵人的。”琼玉道：“东西两面都是大卷棚，又有些高槐大柳。若再不凉，随时还可添盖凉棚的。”黛玉道：“这上头也是楼？”琼玉道：“这也算正楼，比岁寒楼还大些。”黛玉上了楼，见五间楼，隔作十间，四面都有楼廊，甚是深回。说道：“夏间避暑真妙。”琼玉道：“就叫他避暑楼罢。”黛玉道：“觉太直了些。这既算正楼，又与岁寒南北相对，似乎这名字也该相顾才好。”又道：“这里豁大轩敞，与岁寒楼环抱严密也是相对，我拟“登明”两字如何？”琼玉道：“登明楼有意思得很。”

又下了楼，走出左手回廊，过一小桥，从树林曲径走过，沿着疏篱，到一院落。四围都是竹树，庭中山石小池，进入三间小轩，后面也临着水。琼玉道：“此处树更多，夏天也可避暑。”黛玉道：“院子里再种些芭蕉，便可上一碧。这应叫环碧山房。”琼玉叫：“好。”黛玉道：“这楼题作绿天楼如何？”琼玉道：“更好。”

遂不上楼，从游廊向北走到一处。左边是山，右边是水，院中高梧修竹

，池边曲篱映带。后面也是茂林。黛玉道：“这竟是听秋轩。”琬玉道：“切当得很。”黛玉上楼，走了一回，说道：“这楼宜于秋初。当眉月初生，新凉乍透，必有一番佳景，可名新月楼。”琬玉道：“隽永之至。底下便是多桂树的地方，桂盛于八月，这刚是七月所宜。”黛玉道：“那边便叫招隐楼。”琬玉道：“好，底下便叫小山书屋，如何？”黛玉道：“使得。”又道：“这该逛完了。”琬玉道：“还有两处。”遂又下楼，走回廊，过了小山书屋，曲曲折折到了一处。

、黛玉道：“这是枫树，红的绝艳，真是‘霜叶红于二月花’了。”又见院内许多芙蓉篱笆，菊花尚未尽萎败，那芙蓉大者高出檐牙，花如盘盂。黛玉道：“这是现在的风景。我有名了，似乎近而不熟。”琬玉道：“姊姊必有佳名。”黛玉道：“丽霜楼；好不好？”琬玉道：“这真天然该括。秋色皆经露逾丽，‘这光景从两字中书出来，足为此楼生色。这些匾额，还求姊姊大笔为我一挥。下了款，他日必可流传永久。’”黛玉道：“我的字不好，小字还写过，大字不能。还是请个名人写了的好。”琬玉道：“现在这些有名的书家，我看都俗得很，无非写几笔赵体的字，最高的也不过写颜、柳，用在这些地方都不雅。这必得卫夫人美女簪花格，方才相称呢。”黛玉道：“我昨儿看见青棠的，写得甚好。你去求他，或者肯给你写。到底不食烟火的人，气味各别些。”琬玉笑道：“得仙笔据题这更好了。好好，今儿还该歇歇了，明儿我去约了宝哥哥，同了青棠来，我们再逛。”黛玉道：“也好。”说着，又至一处、”

琬玉道：“就这一楼，完了。”黛玉道：“此楼无他景物，都是借着两边的景，这该题个什么呢？”琬玉道：“我们且上楼。”黛玉登楼望了一回，道：“此处地势稍高，又倚左边的山，恰在西北方。古诗‘西北有高楼，上与浮云齐’。就用这个，名为齐云楼可使得？”琬玉道：“这也古雅。”说罢下楼。由曲廊回到上房。舒姨娘道：“小姐乏了，躺躺罢。”黛玉道：“也不觉得乏。”叫青鸾传话出去：“今日不回去。”叫家人们散了，“明日来接。”又与琬玉等谈了一回。

次日，琬玉到宝玉处，约了宝玉，邀了仙人，同着黛玉进园。舒姨娘道：“我今日失陪小姐了，觉得有些腿酸。”琬玉道：“坐椅轿就是了，已预备下了。那边比这边更宽，姊姊也要乏了。”舒姨娘道：“我在家的，天天可逛得的。我还有些零碎事情料理料理。今儿姑娘同棠仙来了，也热闹了。”琬玉等遂一同来到园中。

宝玉、青棠先在十二楼逛去。黛玉坐了椅轿到首春，由楼后走过小廊，上一山坡，见湖石高下夹成石径，渐走渐深。进入洞中，见中间也似门窗房栊的

样子，设着石桌、石床、：石凳等类。转了两个弯，有两扇石门关着，琼玉拉开。出了石门，穿林走了数步，豁然开朗。循着石径到一院落，坐北朝南，院中高下花台。台西一座双层八角亭，台前一带花墙。出了花墙，有数十间曲折套房，绕成几处院子。中间一座小轩，琼玉道：“这种的海棠最多。”黛玉道：“这仿佛那边怡红院的光景，更曲折些。”由东首游廊走过，又是一小小院落。前三间，后边两旁各一间。中间一个小院子，前后都种茶花。走入轩中，陈设甚为精美。

琼玉引至里间，将靠壁一个紫红书架一拉，现出小门。进去看时，一带廊房，三面围广大池。黛玉道：“这廊竟造在水内的。”琼玉道：“底下就是水。”循着廊望东走，迎面一个美人站着。走到跟前，见那美人靠着不动，仔细一看，是个堆绢的美人，眼珠也会微微转动。琼玉将这美人手上的镯子一拉，美人走过，露出门来。出门一望，见亭台楼阁，花木池塘，壮丽宽阔。黛玉道：“这光景甚好。”走过廊前，见五个厅簇在一处，中间是个长卷棚形如蝶肚。前面左右两个五间大厅，后面左右两个三间大厅，形如蝶翅，盖在水中。厅前两边两道长桥，形如蝶须。黛玉道：“大观园却无此局面，这地方比那边大多了。”琼玉道：“姊姊坐轿罢，那桥长的很。”黛玉复坐椅轿过了桥，到对面水厅中坐了一回。黛玉道：“后主《洞仙歌词》‘水殿风来暗香满’，这里竟题‘水香吟榭’可好？”琼玉道：“别有风韵，好得很。”黛玉指着东边道：“这边还有多少地方？”琼玉道：“沿着这芙蓉堤还有几处。”

正要起身，只见宝玉、青黛已过桥来。两人迎着，进入水厅，坐下。”宝玉说道：“这十二楼有趣得很，琼兄弟手笔比我们那园强远了。”琼玉道：“我如何有这手笔！这是外头拟了，姊姊斟酌的。”宝玉道：“我竟要搬来住着才好。”琼玉道：“这妙得很！拔不就搬来？”宝玉笑道：“果然搬来，真是鹊巢鸠居了！这边地方究其宽阔，妙在把他隔成两下。在那边不晓得有这边，在这边不晓得有那边。”琼玉道：“我的意思，因着有了园子，朋友们知道了一定要来逛，不教他逛又不好；尽他们逛，自己又不便住人，所以把他分个内外。人家要逛，尽他们在这里逛；那边把石门封了，便归入上房。所以园门安在上房厢房里，这边另有一个园门。”黛玉道：“你想得甚好。我们那边，这园外人便进不去。”琼玉道：“我们那边逛去。姊姊请坐轿。”黛玉道：“我且走，走乏了再坐。”

四人沿着堤徐徐行来，堤形弯环；堤边多种芙蓉，堤内一带临水轩馆，或三或五，掩映在柳阴中。望着他中有一小山，山傍林木疏秀，林中一亭。黛玉道：“这真是康乐的孤屿了。那里上去？”琼玉道：“这要用船的。”黛玉道：“这亭上题过没有？”琼玉道：“没有。”宝玉道：“这亭竟用康乐诗‘空

水共澄鲜”，题为空水亭。”琼玉道：“也好。”黛玉道：“我们到里头看看。”进入一处，见是三间水榭。倚栏看那水中，日色晃漾。黛玉道：“这里看落照甚好。”对着那孤屿，琼玉道：“就题作夕阳榭如何？”黛玉道：“甚好。”

坐了一回，沿堤又行数十步，见对面亭台出没，问道：“那边地势宽得很？”琼玉道：“没有了，那边就是后墙。不过有零星小房子。外面看着似乎深远，到跟前便一览无余了。南边还有些地方。”说着，走到芙蓉堤。将尽处，见迎面山峦树石丛杂，那堤向南转，转过堤，便见高峰突兀，傍山石径曲折行来，越过一小霸，见一院落。四面皆山石围着，院中也列着英石奇峰。黛玉入门便道：“这石峰有趣的很，亭亭孤立，妙在不加阴衬。这石题为‘螭云’如何？”琼玉道：“妙！”青棠也道：“这真妙不可言。”进入轩中，是两重套着。坐了一回。

出门来，见四围无路，从右手往后绕出山嘴，曲折下了几重山坡，地势平旷。见倚山倚林一所院落。进入门来，屈折游廊围着两重屋宇。院中古木乔柯，众鸟皆飞鸣林内。黛玉道：“此处静坐听禽，胜于丝竹。”宝玉道：“此处题个什么名？”黛玉道：“就取这‘听禽’的意思好。”宝玉道：“就取名‘听禽’，或‘听鹂’也罢了。”黛玉道：“这太实了，况‘听鹂’也不该括。我想一个，大家商量，不如叫‘晓春山馆’。”

往西南行过一山坡，润水淙淙，自山根流出，泻入涧中。过了一座小石桥，见南向高山拔地。山半一堂，拾级而上，入至堂中。对面山石突兀，林中微露亭台。黛玉道：“这堂想与水榭相背了？”琼玉道：“山后便是水榭。”黛玉道：“此堂乃外园正厅，便得个正大的名才称得住。”大家想了一回，琼玉道：“我志在养亲，题个‘爱月堂’如何？”黛玉道：“也好。只是略熟些。”琼玉道：“‘白华堂’如何？”黛玉等都说：“好。”琼玉道：“这园的总名就叫‘絜园’可使得？”黛玉道：“这很好。那内园呢？”琼玉道：“鲁侯燕喜，令妻寿母，名‘燕喜园’如何？”黛玉笑道：“好是好，只是犯了喜姑娘的名字。”琼玉道：“便叫‘燕园’也使得。”黛玉道：“我是说玩话，这就很好，显见此园为他而设，他不但不怪，还更喜欢哩。”

大家下堂来又望南行，上了山。见前面又有冈峦遮着，黛玉道：“园门在那里？”琼玉道：“冈后便是外墙了，园门在东首里。”下山往西门，到一处小院落。琼玉道：“此处都是芭蕉，又有些秋海棠、玉簪、夜来香、珠兰、一茉莉等。这房子是勺字式的。”黛玉道：“小巧有致”琼玉道：“我拟题‘碧韵轩’，又重了那边‘环碧山房’。请姊姊题一个。”黛玉道：“把‘碧’字。换了，名‘秋韵轩’如何？与那边‘秋爽斋’各有取义。”琼玉道

：“好。”

又到了一处院落，便望见西边一带飞楼。黛玉道：“这大约是西边尽处了？”琼玉道：“正是。”宝玉道：“此处围有泉流，是那里来的？”琼玉道：“从内园来的。”宝玉道：“此泉要题个名儿。”琼玉道：“这里种了些翠梅，色如翠羽，这边拟嵌块石碣。”黛玉道：“此处抚琴倒好。”宝玉道：“我题‘冷香泉’如何？”黛玉道：“西湖有冷泉，这不重了？既就翠梅，取意叫‘翠羽泉’好些。”又道：“一翠玉泉”也好。”琼玉道：“不如爽利名‘翡翠泉’如何？”黛玉道：“这好了，这屋子就叫‘翡翠巢’。”琼玉笑道：“妙极了。”黛玉道：“我们那里回去？”琼玉道：“姊姊坐上轿罢。”黛玉出门坐了轿，琼玉引着，从这屋傍一条小径绕到蝶厅外廊。下了轿，回到内园，又看了几处小坐落，”同出园来。

到上房坐下，舒姨娘道：“小姐逛了两天，怕乏了？”黛玉道：“逛得高兴，觉得不乏。这园子好得很，亏琼兄弟布置的。”舒姨娘道：“他这晌一回来就到园里，差不多闹了一年了。”黛玉道：“这园子要细细的逛，只怕要逛十几天才逛完哩。”琼玉道：“要一花一草都逛，倒只怕一个月，还瞧不完哩。明年春天，请姊姊过来，拣一处住着，慢慢的再逛。”大家又说一回话，才回来。

黛玉见了王夫人，回了几句话，来看惜春、喜鸾。把园子光景大概说了，又道：“这正楼专为妹妹造的。这内园专为喜妹妹造的，”所以取名“燕喜园。”惜春道：“这姊姊说来朴素无华，我却合式。这楼名也好。”喜鸾含羞不语，心中自是得意。黛玉回房，又同宝钗谈了一回。宝钗道：“可惜隔着，不能相通。要能通了，更便当哩。”黛玉道：“中间再造一园，便通连了。”

饼了几日，青棠把些匾额写了，送了过去。琼玉又打发人接青棠、宝玉逛了一天。把那未题的几处，一一题了。开了一单，请宝玉、黛玉，宝钗、青棠等替他做些对子。黛玉、宝钗都道：“内园我们做，外园等他们做去。”于是得闲时陆续做起来，互相商定了，送与琼玉。后文细表。

第二十回

单说宝玉在潇湘馆，青棠陪着读书，又有宝钗、黛玉等时来讲说。读书一览如夙习，不止十行并下。略有所疑，便与宝钗、黛玉、青棠等相质问，真是六通四辟，贯串错综，心中大乐。麝月本不识字，这时也跟着青棠认字读书。翠簪、秀筠本是黛玉教过的，也都高兴读书写字。紫鹃、莺儿等见宝黛读书，也跟着学习。这所谓上行下效了。

一日，麝月替宝玉到王夫人那里请安，王夫人细问宝玉近日情形，麝月一

一回。王夫人笑道：“这孩子这回晓得用功了，他-自小至今从没有这么认真过。不要太辛苦了，弄出病来，你们劝着他晚上到底要睡睡。这天往后更冷了，岂不要受凉呢！”麝月道：“我们都劝过。二爷说，他自从在山中打坐以后，便不磕睡。我们劝说，到底闭眼也养养神，所以晚上也有睡的时候，也有打坐的时候，总是棠[仙]陪着的。”王夫人道：“这棠仙也不吃也不睡，果然的？”麝月道：“不但这个，这回子大家穿着皮衣，他还穿着纱衣，手还是滚热的。二爷看书，不知道的问他，他都知道。他还出题目，教给二爷做文章哩。”王夫人道：“这真是个仙人。”麝月道：“我们老爷、太太同二爷、奶奶想来都是仙人，所以才能使唤着仙人哩！”

王夫人道：“我因为你老实妥当，所以特地派你去。你晓得，从前二爷专靠袭人，这回子二爷回来，偏他倒先出去了。现在就是你年纪大些，人也妥当，所以我把宝玉交给你，你好好的招呼。我想袭人这人虽好，究竟没有福气，你瞧着还有点福气。你安心伺候着，少不得有好处到你。”麝月回道：“太太吩咐，紧记着，格外留神。奶奶也吩咐过了，叫我单管伺候白日的事，晚上事交给棠仙。至于二爷现在，伺以前小时候大两样了，那些脾气全没有了，太太可以请放心。”王夫人道：“这回子娶了媳妇，这些事我其实也可以不必管了，不过见你想起，一半也为着你。”麝月答应：“是。”

王夫人道：“这袭人从前却是我再三劝他出去的。这回子你二爷回来，他知道了保不定心上懊悔。你二爷这些时也总没有提起他来，想来也恨他先去了。我想起，那时候倒不该劝他。”麝月道：“这也是各人自己的主意，他这回也未必就懊悔，懊悔也迟了。至于太太、奶奶们也曾吩咐过奴才，奴才们自己不愿出去，太太也没有不依。袭人出去，究竟还是他自己要出去的，太太倒不必介意。”王夫人笑道：“你竟比他还强，所以我说你可靠。”说罢，把炕桌一个小玻璃匣子拿过来，道：“今儿我检些东西给喜姑娘，剩下这付环子给你罢。”麝月接在手中，磕头谢了赏，又站一回，退了出来。

到宝、黛屋里，将这些话回了，又把赏的东西送与宝、黛看过。黛玉笑道：“恭喜，恭喜！这省得我们想法了。前儿我就同你说过的，叫你不要拘。”麝月道：“这都是两位奶奶的恩典提拔的。”宝钗将他一把拉至炕前，附耳说道：“你几时陪二爷的？”麝月道：“青棠在那里陪着的。”宝钗道：“二爷不叫你？”麝月道：“没有叫我。”宝钗道：“这回子二爷不比从前了，你倒不必拘。况且太太也吩咐过了。”麝月面红不语。黛玉道：“我们那两个同你还合得来么？”麝月道：“做事言谈都比我好，只是同二爷到底生些。”黛玉道：“你同青棠好不好？”麝月道：“棠仙是仙人，连二爷都敬重他，一口一声叫姊姊。我们都当他主子，那个敢轻慢他呢！”黛玉道：“不是这

么说，你们相好不相好？”麝月道：“他待我们最和气的，最喜欢同人玩笑。”黛玉笑道：“你既敬服他，你凡事都问他，听他就是了。我们紫鹃就同他最好的。”麝月道：“我还要看看紫鹃去。”走到紫鹃处，谈了一回。

必到潇湘馆，又回了宝玉。宝玉尚未开言，青棠笑道：“这是过了明路了，大喜，大喜！今儿也可以陪陪二爷了，逐躲着做什么！”麝月笑啐道：“我不该当着你说，你又拿人开心！这也不像个仙人的体统。”宝玉不禁失笑。青棠笑道：“你不当着我说，我难道就不知道？我倒替你道喜，你倒给我钉子碰。我看你今儿陪二爷不陪？”麝月道：“不同你说了。”走至后边。青棠道：“二爷今儿躺躺罢。”宝玉道：“也好。”于是吃了饭，谈了一回。青棠道：“二爷先躺下，叫他们关门去。”

宝玉宽衣就枕，瞑目调息，定了一回，觉得身畔有人，以为青棠来了。停了一回，不见动静，又觉耳畔鼻息比青棠重些。睁眼看时，原来是麝月。见他业已沉睡，不去惊着。他想道：“这是他说了青棠，青棠使的法儿了。且等他自己醒来，看他怎么样？”轻轻的抱着，依旧合目调息，多时总不见醒。又想道：“这帐中亮的，他一醒了必要大惊小敝，叫老婆子们听了倒不好。”遂轻轻坐起来，把玉摘下，将帕子包了，塞在枕下，一时帐中昏暗。约莫四五更时，听得麝月翻身醒了。觉被中尚有一人，转身看时，又看不清楚。但觉肌肤细腻，香气微微，想道这一定是棠仙来同我玩。便道：“棠仙姊姊，你来同我玩，我竟要亲近亲近你这仙人，请教请教你的仙体哩。”一面说，一面以手抚摩，宝玉总不做声。

一回儿，忽然跳起来道：“你是那个？睡在我床上来！”宝玉也猛然惊醒，说道：“是那个？”麝月定了神，道：“是二爷么？”宝玉道：“你是麝月姊姊吓？”麝月道：“二爷怎么睡到人家床上来，也不告诉一声，把人都吓死了。”一面说，一面找衣服，满床摸到，再找不着。宝玉道：“我记得睡了一回了，几时到你床上？你是几时来的？我还不知道。你倒怪起我来！”麝月道：“这到底是哪里？我记得明明白白的睡在自己床上的。”宝玉道：“不要着急，你且睡了。大不过在这里，不是你的床上，就是我的床上。你瞧，冻着了。”麝月道：“我起来瞧瞧！”又道：“我的衣服呢？这怎么了？”说着笑起来。

宝玉道：“姊姊快不要嚷，叫人家听见了，倒要做笑话说的。我们从前在怡红院也怪好的，你也陪着我，也一块儿玩笑-这回回家来，姊姊们都拘拘束束的，所以我也不敢十分亲近。今儿姊姊既来了，就睡着何妨。”麝月道：“你说我来，我到底几时来的？”宝玉道：“我要问姊姊，姊姊倒问我？我何尝知道你几时来的呢！我要知道，我早叫醒你丁。”麝月不做声。宝玉拉他道

：“冷天冻着不是玩的；”麝月只是呜咽。宝玉道：“姊姊，我知道了，你一定说了青棠，青棠同你玩的。”

一语提醒麝月，道：“一点不错，我才梦里好像同着棠仙上哪里去似的，一定是他作弄我。”宝玉道：“姊姊！我们好好的睡着，你又着什么急！姊姊要不和我好，我也不敢勉强。好姊姊！你不要着急。”麝月道：“我们原是自小在一块惯的，不过这回子大了，不得不避些。我难道不懂太太的恩典？太太既当我个人，我也要存个规矩，怎么说我不同你好呢！”宝玉道：“既同我好，为什么这么着急？”麝月道：“叫人家晓得了，岂不笑话！”宝玉道：“这回子没人知道。你一吵嚷，人家倒要知道了，那才说不明白哩。”麝月点头。又道：“这回子大约不早了，天也快亮了，我们起来罢。”宝玉道：“姊姊找衣服找着了么？”麝月道：“呸！我也昏了！懊二爷你给找找。”宝玉起来，床上各处一找，并无衣服，说道：“这也奇了！我的衣服也没有，我起来拿灯照照。”

宝玉起来，出至幔外，把个手照点上了，到床一照，并无衣服。麝月见灯来照，把被窝紧紧裹着。宝玉出幔去，放了灯，复上床来。悄悄说道：“我的衣服也不知那里去了，明儿怎么起来！懊姊姊！我身子冻得冰凉的了，让我焐一焐。”麝月恐他冻了，只得把被窝松了。宝玉进入被窝，麝月道：“好冷！真是冻了。”不禁将身偎贴。宝玉道：“棠仙的意思，也不是真同你玩。因着他晓得我们本好，太太又吩咐过了，所以他替你撮合。姊姊既说同我好，为什么又这么固执呢！”麝月道：“太太既吩咐了，我们乐得明公正气的，何必一定要鬼鬼祟祟酌，叫人笑话呢！”宝玉道：“姊姊说的原是，所以我也并无妄念。依我说，青棠也没有不晓得的事。你以后凡事倒请教他，听他的话，他也不是捉弄人、笑话人的。”麝月道：“我本来敬服他，昨儿是说急了，我把话说重了些。明儿我磕他的头，陪他的话。二爷要是可怜我，二爷回太太收了我，我还怕什么呢！要是这么着，我总不愿意。”说着又哽咽道：“要是愿意，为什么不做袭人呢！二爷同袭人的事，不但我晓得，大家都晓得。这回子袭人在哪里？，可见一个人也要有的主意的。”宝玉道：“姊姊说得是。只是””””

一语未毕，听见背后说道：“真有主意，好得很！”两人皆吓了一跳。举目看时，见棠仙睡在宝玉后背。宝玉笑道：“姊姊今儿玩得人出神入化。”麝月道：“棠仙姊姊！我得罪了你，你骂我、教训我都使得，怎么这么玩！把人吓也吓死了。好棠仙！你饶了我罢！我回来替你磕头陪罪。你恕我愚人不知轻重，“一时乱说。”一面说着一面流泪。

青棠笑道：“好姊姊！你不要生气。你真是个好样儿的，我也敬服你。你

瞧，二爷也不是那种强人的人，你好好的躺一躺，我送你回去。”麝月道：“你倒说怎么把我弄来的？”青棠道：“我携着姊姊的手，姊姊还同我说着话，同你到这里，怎么你不记得了？”麝月道：“不错的，这是梦里吓。”青棠道：“这难道不是梦里？”麝月道：“这是大家醒着，怎说是梦里呢！这真把人弄糊涂了！不管怎样，你把我的衣服给我，我好起来。”青棠道：“你的衣服在你床上。你在这床上找，自然没有。你要我去替你拿来，但是开门出去到你房中拿衣服，恐怕大家要知道了，又有人拿你开心，“你却不要怪我。”麝月道：“这怎么好！”说着，又要哭了。

宝玉道：“好姊姊！我替他[陪]个罪，你送他回房去。我看着怪难过的。”青棠道：“姊姊不要着急，我送你去。”说着翻进里床，一把把着说道：“紫鹃姊姊，我也同他好。你到底同我好不同我好？”麝月道：“我敬服姊姊什么似的，怎敢轻慢你！我是个粗人，昨儿说话说冒失了，是我该死。”青棠道：“不是昨儿的话，你要真同我好，不要拘拘束束的。我同你细细的谈心，你少不得将来还要感激的。今儿原是我试试你的，怕你嚷得人家知道，我所以也在这里。”麝月道：“这么，我们说的话你都听见的了？”青棠道：“我便不听见，也晓得你同二爷从前怎样的玩笑。你要我说一遍不要？”麝月道：“好姊姊！我知道你是神仙，你可不要说！”青棠道：“你既知道我晓得，你又装什么腔呢！”麝月道：“也不是在你跟前装腔，从前小时候大家都不知道世事，这会子自然要拘束一点。好姊姊！你要不许，我往后依你就是了。”青棠道：“真的？”麝月道：“这有什么假的！”

青棠将麝月遍身抚摸，急得麝月只叫：“好姊姊！饶我罢！”宝玉也帮着劝。青棠道：“罢了！我看着也怪可怜的。姊姊你闭了眼。”麝月闭了眼。青棠推他道：“你翻个身！”麝月翻身向里。青棠拉过夹被将他盖了。回身向宝玉道：“今儿玩得他也够了。这个人却是个好人，我也爱他。”宝玉道：“姊姊慢慢的教导他，他比紫鹃、莺儿人略粗些、却也诚实。”宝玉见麝月半日不言语，说道：“睡着了。”棠仙一把把被拉过，说道：“正睡得沉哩，明儿早上还不醒哩。”宝玉看时，麝月已不见了。笑道：“姊姊这法真妙！真是仙法。”青棠道：“这算什么仙法呢！玩儿罢了。”两入睡了一回起来。

青棠开门出去叫人。翠筴等都起来了，见麝月还未起来，宝玉吃了点心出去了，才起来，怏怏没有意兴，大家也不理会。下午悄悄拉着棠仙说道：“棠仙姊姊！我昨儿一时急了不留神，说话冒犯了你，不要怪我。替你磕个头。”说毕就要跪下。青棠一把拉着道：“姊姊这做什么！你几时得罪我。——我们这么好，你还是客气！”麝月道：“我有句话求教你。我昨夜得一个梦，奇怪得很，好像同真的一样。及至醒来，还睡在床上，不知主何吉凶？”遂细细的

告诉一遍。青棠道：“这也没有什么奇怪，这是个好梦。你梦中说的要明公正气的收你，这一定应的。姊姊，你的为人，同紫鹃姊姊一样，是千好人。我们都是会中人。我老实告诉你罢！我是小姐叫我陪二爷的，已经这些时了，你可晓得？”麝月道：“不晓得。你是仙人，你陪二爷原无碍，不比我们。”青棠笑道：“我们一块陪二爷如何？”麝月道：“使得。”青棠道：“姊姊，”到那时又不要笑起来。”又道：“照你昨儿梦中的样，陪陪二爷，人家又不知道，这使得使不得呢？”麝月笑道：“只怕昨儿的梦是姊姊叫我做的，姊姊何苦作弄我！”青棠道：“我明明告诉你，你自己说是梦，本来何尝不是梦呢！若说我要捉弄你，你睡着了，我不但把你送到二爷处，便把你送到人家去也容易。比如昨儿，要不是二爷，你还逃的了？姊姊！你的喜事也近了。你到闲着，同紫鹃姊姊、莺儿姊姊谈谈，将来就晓得我是好意。”麝月道：“我总跟着姊姊，姊姊叫我怎样我总依，姊姊收我做个徒弟罢！”自此，麝月与青棠分外亲热，见了宝玉，也不似从前那样拘束了。

看看过了十月，惜春、喜鸾吉期已近，两边甚是忙碌。这边到底人多，还不得，那边外头有些朋友家人帮着也还勉强。内里只有舒姨娘一人，同二三个丫头，一天娶两个媳妇，又局面宽大，事事要体面，以致头绪烦多，把舒姨娘忙得饮食俱废。琮玉看着心中着急；仔细一想，并无别人可以请来帮忙，只得找柳湘莲，要想请他姑母过来帮着料理。偏值湘莲报了举人，家中也是忙忙的，宝玉、贾琏反过去替他张罗。因又打发仆妇去与黛玉商量。

黛玉回了王夫人，王夫人道：“你这会子都算这边的人，该在家料理，但亲家那边只有一个人，自然累了。我们这里到底还多几个人，你姑且从权，”就过去罢了。”黛玉遂把管的事交与宝钗，宝钗答应了，又道：“我们妈妈不算女家人，可以去帮个忙。”黛玉道：“这好得很了？我自己请去。”遂带了紫鹃、青鸾先到薛姨妈处，请定了，又约了岫烟，然后回来，帮着料理。

到了吉期，这日贺客盈门，内里岫烟、薛姨妈帮着照应，外间薛蝌、甄宝玉等相助。一切繁华热闹，不必细言。黛玉道：“请琮玉进来。”与舒姨娘商量道：“新人一同进门，还是一起拜堂呢？还是两起拜堂？”琮玉道：“一同过来，自然一同拜堂了。”黛玉道：“便一起拜堂，也有个次序。这话大家都没有议定，到底怎样呢？”琮玉道：“自然四姑娘在前。”黛玉道：“喜姑娘是姊姊，四姑娘是妹妹，我们太太都算女儿的，难道姊姊倒居妹妹之后？似乎不大妥当。”琮玉道：“依姊姊怎样呢？”黛玉道：“你的意思，自然要尊敬四姑娘，殊不知四姑娘绝不在这上头讲究。依我说，拜堂结亲次序，自然要让喜姑娘。你把四姑娘住了正楼，喜姑娘住了东楼，你原是以四姑娘为主。将来

这称呼怎样，也要斟酌定了，好吩咐下人。”琼玉道：“姊姊说得是。下人的称呼，这却没有想到。”

黛玉道：“你这回子现已居官，又是一家之主，那少爷的称呼可以免于，应该都称老爷。姨娘已受太安人封典，应该称老太太。新人过来，便应称太太。但两位太太怎样分别，这要斟酌。”舒姨娘道：“琼玉又没有兄弟，大太太、二太太也还使得”黛玉道：“也只得如此。但称那个作大太太呢？”琼玉道：“自然四姑娘。”黛玉道：“四姑娘必不肯，又是大家推让，不如姨娘定了的好。”舒姨娘道：“依着次序，自然年纪大的称大太太。”黛玉道：“还有一说。喜姑娘在前，四姑娘必不介意；若四姑娘在前，喜姑娘居次，喜姑娘心里未必泰然。况且喜姑娘是那边先说的，你反耽搁许久，倒去求四姑娘；及至四姑娘叫你求喜姑娘，你才开口。这回子再把人居次，叫喜姑娘心上怎么过得去呢！旁人怕也要议论“姊居妹下”的。”舒姨娘道：“小姐说的是。四姑娘那日原说让他的、，就这么定了。你心里怎样的敬服四姑娘，你提另行去，我们不管。”琼玉只得依了。

一回儿，新人进门。结亲已毕，送人洞房。”琼玉只得先至东楼合卺，再至正楼。两边新房陈设，一是华丽，一是闲雅，观者无不艳羡。也有询访的，也有议论的，也有知道底细的，也有不知道的，纷纷不一。到客散之后，琼玉来至舒姨娘处，黛玉也在那里。琼玉道：“姊姊这几天累得很了。”黛玉道：“累倒不觉得，事头却零碎得很。这回好了。我爽利明儿给你道喜的了。”琼玉道：“我要请教姊姊。”坐近黛玉身旁，低低的说道：“我今儿到岁寒楼去不去？”黛玉道：“这怎么说？我不懂。”琼玉道：“从前四姑娘当面说的话，他的意思不过挂个虚名，一切世事是不能的，这事姊姊也听见来，今儿恐怕未必要我去。我若去，又怕四姑娘恼；若竟不去，又怕冷落了他，况且也不像个样儿。倒没了主意了，所以请教姊姊。”

舒姨娘听着笑，黛玉也笑道：“你也是个聪明人，怎么这点事就没主意的！照这么着，将来这两位太太恐怕你招呼不过来呢。四姑娘原说借个名儿，今日拜堂结亲，都是这名儿之内，你这回子又什么去不得呢！难道不在名儿之内？至于四姑娘意思怎么样，你见机而行，不要拗他就是了。”又笑道：“你想来也不敢拗他的，毋须我嘱咐。”又向舒姨娘笑道：“我们这兄弟真是至诚到了家！不是他，却也求不动四姑娘的。真是佛都下了凡了！”舒姨娘道：“我们家里，小姐是个仙人，这回又来了一位佛，琼儿的造化也不小。亏他还有这点诚实。他自从姊姊去了，不拘什么事就说忘了问姊姊，一回子又说要问姊姊去，天天的念诵着“不惯得很”哩，这回子姊姊回来了，自然的尽着问了。”黛玉道：“往后好问四姑娘了。”又道：“你还不去！我也要歇了。”

琼玉笑着出来，带了两个丫头到园中。上了岁寒楼，至中间坐下。叫丫头：“进房去把太太带来贴身伺候的姊姊找一位出来，说我有话说；”一会儿，入画出来，见了，磕下头去。琼玉站起来拉住，问了名字、年纪，知比惜春还大两岁，想是自幼伺候的了。因说道：“姊姊是自幼伏伺姑娘的？”入画答应道：“是。”琼玉道：“我与姑娘结亲的原委，你都晓得的？”入画道：“那天姑娘在那边，我也在那里。”琼玉道：“我倒没有留神。”又道：“我承姑娘面允，今日果然下降。姑娘是仙佛中人，我原不配忝为夫妇，但世俗结亲也须要应个名儿。又不知姑娘意思如何，未敢造次。特地请姊姊出来，烦你代达姑娘，我在这里候信。”入画听着，含笑道：“姑爷请坐：我去回姑娘。”进入房去不多一回儿，出来说道：“请姑爷到东楼结亲，姑娘这回子正打坐哩。到四更天，姑爷到这里来就是了。”琼玉听了，喜出望外，遂转至东楼与喜鸾成亲。

却说喜鸾人才与宝钗相仿，在迎、探、惜、纹、绮之上，只因出身寒薄，父母早亡，所以无人问名。从前在荣、宁两府往来，独蒙贾母、王夫人之爱，又与宝玉最为友爱，心中常自忖度：“可惜宝玉这个人才生在自己家里。将来我若嫁得这么个人，方可称意。”后来知道甄宝玉与宝玉一般的面貌便又移到甄宝玉身上来。又闻甄宝玉已与李纹缔姻，自伤命薄，无人作主，失此人才，十分抑郁。忽闻王夫人要把他养做女儿，许与林琼玉，心中自是喜欢。到了荣府，听丫头们说，”这琼玉的好处，也不在宝玉之下，惟嫌年纪尚小，即使成了，也还要耐守数年。忽然闻得琼玉”要求惜春，心中诧异。因想惜春必不能成，也还不十分着急。忽然又听见惜春肯了，不但肯了，而且请琼玉过来面议。初时还不相信，后来玉钏细细告诉了，才知竟有此事，不觉索然意尽，闷懣几日；遂生起病来。

其时黛玉初来家中，上下都忙忙碌碌，也无人理会，也无人劝慰，心中辗转思想，不恨惜春，反恨琼玉。及至琼玉、惜春面订时，惜春说出定要先聘喜鸾，琼玉当时面求，贾政、王夫人商允，玉钏又、一告诉，方渐渐的病懊起来。心想：“惜春是琼玉注意的人，必是惜春居长，自己必然居次。”又想自己的容貌比惜春强了许多，琼玉反拜服惜春，于自己略不措意，“这种人必是性情古怪，断不能像宝玉这样多情。”如此一想，不但有恨琼玉的心，一并且有厌琼玉的心。所以临行时抱着王夫人大哭，王夫人等以为感恩依恋，不知其满腔愤郁无所发泄也。

孰知一进门来，先请自己的轿子。拜堂时，惜春立他肩下。合卺时，又先到东楼，后到那边。新房中陈设又十分华丽。家人仆妇丫头满口都称大太太，心中反诧异起来。想道：“难道把我居长，把惜春反居次？又何必苦苦的求

惜春！”又想到：“大约是琼玉初求惜春的时候，未见惜春的相貌。及至见了，不大体面，所以把他居次，也未可知。”又想到“我的相貌他也未见，一定是丫头仆妇们告诉他的。”又想：“惜春比我年纪小，以齿相序，也未可知。且看他待我的情意如何。”以此心中恨琼玉、厌琼玉的心已去了一大半。及至人静后，听得丫头说道：“姑爷进来了。”一路靴声进入房来。丫头们都散去，自己掩了房门，将一边幔子挂起，移灯入幔，宽衣上床。

喜鸾于帐隙偷窥，见琼玉长身玉立，英秀之气十分可爱，心中忖道：“这那里像十二三岁的人！原来长得这么大。这神情不像个无情的。”顷刻间把心上那一半也消归乌有，反生出喜爱的心来。琼玉又温柔缓款的叙了一番的话，”并说“我是慕四姑娘道行，特地求来为讲论的师友。一切家中的事，全仗姊姊主持，所以母亲，姊姊定了，将姊姊作为正室。四姑娘同姊姊本是姊妹，还叙姊妹就是了。”喜鸾初时含羞不语，说到这里不能不答，只得说道：“我是因着四妹妹不耐烦琐屑的事，所以勉强来帮他的。我如何敢僭妄呢。还要求老太太斟酌才好。”琼玉道：“姊姊不必过谦，这是已经定了的，我所以先到姊姊这里。”喜鸾心中更加喜悦。一觉醒来，琼玉起身道：“我失陪姊姊，去看看四姑娘。”喜鸾道：“你本该先到那里的。”

琼玉笑着出来，看钟上已交丑初，忙开门出来，”叫丫头们进来陪伴。转到正楼，入画站在房门口，同人房中。见惜春淡妆端坐，琼玉上前作揖，惜春起来回礼，坐下。琼玉道：“兄弟竟得姊姊降临，喜如梦寐，又承允从俗礼，更是望外深情。姊姊请宽衣，以应百年之好。”惜春道：“我从前本说过，但能借伉俪之名，与你晤聚。方才入画来说，也要从俗应个名儿。既已结婚，原无不可。兄弟至诚人，想来不是哄我的。我却薄有几年功夫，自分也将成就。不要说今儿，便常在这里歇，也没有什么。不晓兄弟你是如何，恐怕倒反不便，你要自己斟酌。”琼玉忙道：“兄弟敬姊姊如明师益友，此来原不过遵母亲的意思，依世俗的规模，岂敢竟以世俗之事相渎！姊姊倘承俯允，兄弟也略尽一点亲爱的心，此外并无妄念。姊姊若不以为然，兄弟陪坐请教，也可消此良宵。”惜春笑道：“这也不必，请宽衣便了。”又指入画道：“这丫头是我自幼用的，不能离开。他年纪也大了，兄弟不嫌粗蠢，收了他，我也安心过几天。我自回老太太便了。”向入画道：“你以后伺候姑爷，就与伺候我一样，不可拘束避忌。你也算终身得所了。”入画只得磕头谢了惜春，又替琼玉磕头，琼玉连[忙]拉起，还了一揖，道：“姊姊所说，无有不遵。但这事须回过母亲，再行为定。”惜春点头。叫：“入画掩门，你们都散了罢。”

原来大家都要看这新人如何举动，所以多少丫头、媳妇都聚了来，也有在外房的，也有在廊下的，及至吩咐关门，才纷纷的散了。入画侍候惜春、琼玉

宽衣，惜春道：“你依旧在这里陪我。”人画低头悄悄的道：“明儿陪姑娘罢。”惜春道：“才说不妻避忌，你又忘了。”入画不敢开言，只得伏伺二人睡下，自己在脚后里床和衣睡了。

琼玉与惜春并枕，肌肤相着，觉细腻不下喜鸾。心上想：“惜春如此闲雅大方，不免要着力矜持，恐为所笑。”因携着惜春的手笑道：“兄弟居然与姊姊得谐伉俪，竟又得近肌肤，真是梦想不到。不知前生有何因果，乃能美满如此！”惜春道：“我们的因果种在今生，并非前世。我是久断情缘，为兄弟一行诚心所感，遂成此果。兄弟你的根基我虽不能十分了了，却也晓得大概，果然是难得的，所以我破戒相从。须要努力修持，方不负我们这番遇合。”琼玉道：“我原奉姊姊为师，姊姊往后教导我，我接着用功便了。”惜春道：“你若早几年来京，这事我是断不能依的。我因近年来觉得有些把握，所以竟白前来。一定要拉着喜姑娘，并不是单为喜姑娘下不去，因我赤龙斩断已久，此路业已绝了，既不能持中馈，又不能续烟祀，却占着主妇之位，鬼神必有怨望，所以要聘了喜姑娘作为正室，我才能来。我们喜姑娘虽性情器识不及颦卿姊姊，然在闺阁中也算上品，于你的意思自然尚有不足，也便要好好的待他。今儿这拜堂结亲，你便能深知我的心了。”

琼玉听了，不敢答应，心中深服黛玉。便道：“姊姊的功夫想是快要成了，不知几时飞升？”惜春笑道：“那里就说飞升！我不过反了本原，刚要结丹的时候，功夫还早得很哩。”琼玉道：“佛家也要成丹么？”惜春道：“仙佛本是一家，并无两样。不过随从之路与修持之法两样罢了。”琼玉道：“怎么分别呢？”惜春道：“以眼前的人而论，我是从佛家修持，所以要断绝人事；青棠是从道家人的，便不消断人事。”琼玉道：“青棠道行如何？”惜春道：“他是久已成了的，因着情缘牵惹，游戏人间。我如何能同他比！我已从他为师，将来你也好随时请教他的。”琼玉道：“我们姊姊同宝二哥哥他二人根基想不小？”惜春道：“他们也算游戏人间，只是情缘深重，不能即了。”又道：“这情缘比一切魔劫都利害，仙佛两家都是最怕的。”琼玉道：“何以情缘便这样利害？”惜春道：“这也非言能达。即如你我两人，你并非慕我之色，虽是正大之情，然却缠绵不已，一发莫御。我比你又有了几年功夫，并非慕你之才，却也不能放下，皆是因缘牵惹。何况他们的情更比我们不同呢！”

琼玉道：“如何便能了却？”惜春道：“随缘而不使蔓延，就因此渐使消灭，便是了法。”琼玉道：“这话我还不甚解。”惜春道：“兄弟你此中没有用功，”“自然一时不能解，慢慢的便解了。”琼玉道：“姊姊说浅近些，我就能解了。”惜春笑道：“譬如你这回子，你心中何尝没有别念，你却能制着他，就可不至放荡。往后惯了，渐渐不要制他，也是如此。这道理就在随缘就

因之内。”琼玉道：“姊姊这“说我懂得了。姊姊这回子心上呢？”惜春道：“我若要用制，我还敢与你同衾么？”又附耳低低的说了几句。琼玉以手抚摩，不觉赞叹。惜春道：“可是与喜姊姊不同？”琼玉点头道：“这真是如来净体了。我这身子，将来益发要留神，不敢乱近庸脂俗粉的了。”惜春道：“你在那边睡一回没有？”琼玉道：“略睡了一刻儿。”惜春道：“天已不早了，我们谈的日子正长，你且睡睡。明儿还要应酬客人哩，不要倦了。我陪着你，你好好的睡罢。”琼玉答应，睡了。

到天明，琼玉醒来，见惜春还偎着他，心中万分喜悦，道：“姊姊睡着没有？”惜春道：“我向来本是打坐，不要睡的了，我们起来罢。”说着披衣起来。人画早已先起，在床前伺候。惜春一面穿衣，一面附耳说道：“兄弟！你真是个上等的根器。就在儒家，也奉可以希贤人圣的姿质。我这不是浮赞你，你切不可把这根器糟塌了。”琼玉唯唯答应。

出至上房，黛玉与他道喜，问道：“四姑娘恼没有？”琼玉道：“姊姊真是仙人。”遂把惜春夜里的话告诉黛玉。又道：“四姑娘说我知道他的心，我实内愧。我只得含糊答应了。”黛玉道：“好好，这真是非你不能做，”也非四姑娘不能如此，天下人都测摸不着的。你们真是天生佳偶。大喜，大喜！快拿喜酒来请我罢。”舒姨娘听了也是喜欢。是夜琼玉仍到喜鸾处，到半夜又起来到惜春处来。那知惜春包关了楼门，琼玉只得回去。

次日庙见，大排筵宴。席散后，琼玉径到岁寒楼，同惜春谈了一回。惜春道：“你昨儿何必半夜里来？兄弟！我与你说定了，你逢斋戒禁忌，以及心中不快，身上不舒服，或喜姊姊心中不快、身上不舒服的时候，你到这里来，我同你谈谈。或者你也打打坐，你要睡便睡了。其余的日子，你总在那边，不必来，我也不能等你。满了月，我是要到老太太那里去，陪老太太的。你到那些日子也到老太太那里来。我们一同陪着，我们又好说话，老太太看着也喜欢。”琼玉道：“姊姊说得是斋戒日子呢，除了家忌以及坛庙大祭，其余也都不去。至于禁忌日子，不知道是哪些？”惜春道：“经书上也有，道书上、鉴书上也有，就是近人刻的善书上也有，兄弟你都没有见过么？”琼玉道：“没有。”惜春道：“我这里有本阴隆文，后边附刻些劝世文，也有这日期单子在内。你去写一张出来，再添上家忌、斋期以及生日等，开一总单，贴在房中，就记得了。至于寒暑忧劳等类，那是没有定期，要随时留意的。”

琼玉答应。又道：“姊姊说经书上也有，在那里？”惜春道：“《月令》上说“雷乃发声，有不禁期客心者，生子不备，必有凶灾”。又说：“日短至，阴阳争，死生分。君子斋戒，处必掩身，止声色，无或进。”这话是夏至时候。又说：“旧长至，禁声色”，这说的是冬至时候。诗经上说的“五日为期

”，这都是的。”琼玉笑道：“这些书都叫我囫囵吞过了。”惜春道：“兄弟。你虽功名已就，然既志向不凡，自须要做一番事业。必要有一番本事，方可弘济巨艰。要知本事岂是天生，全仗学问作为根柢。你既读书不多，趁此做词臣闲暇的时候还[多]些，多读些书，充其学问，培其根柢，方好作终身施用；若荒忽过去，到了事权到手，变故猝来，那时茫无把握，悔之无及。”琼玉道：“我小时读书，只晓得读文章应考。及至姊姊回来，才晓得读书不是单做这个用的。姊姊这话，就同我姊姊所说的一样。兄弟正要发奋读书，姊姊能指教我、我就更加高兴了。”惜春道：“我读的书也甚少，你若读书，我

自此以后，琼玉依着惜春的日子，到岁寒楼来，或清谈，或读书，或学着打坐。也有不是那日子，有话要说，有书要问，也一在这边歇的。大约一月中倒有大半月在正楼。惜春又回了老太太，择日将入画收了。喜鸾听见，也回了老太太，把自己一个大丫头名叫茜霞的，送与琼玉收了。琼玉此时却非所好，既已回过母亲，且亦不好却，因与惜春谈及。惜春道：“这很好。兄弟，老太太只生得你一个，况门户不盛，人丁稀少，将来多生几个孙，也好叫老太太喜欢。文王则百斯男，妃嫔数十人，所以称为后妃之德。你知道清[心]寡欲，更可无虑了。”

到了满月之后，惜春便回老太太，要搬过来陪侍，老太太再三不肯。惜春道：“媳妇晚上向来本是不睡的，伺候老太太便当些，不比喜姊姊。况且面允琼兄弟“事亲、教子”两事，若老太太不许伺候，媳妇如何能安坐呢！况且琼兄弟也在一块，又不离开。”遂将与琼玉说的一一告诉了。老太太道：“你实在想得周到，肚子里也实在的待我“这琼玉，自你来了，已觉好得多了，我喜欢得什么似的。从今后琼玉是不要我管的了，我消闲自在的享福。你一定还要来陪着我，我实不安。并不是不要你来。”惜春道：“媳妇此来，原为伺候老太太而来，老太太怎说不安的话！”

从此惜春便行坐不离，老太太只得依他。叫入画在正楼照应，自己带着彩屏在老太太房中。天气冷了，便在老太太里床陪着，或有时同衾并枕的偎着。若琼玉来了，便睡在外床，夫妻母子闲话一回。天气热了，便在旁边榻上或打坐，或倚枕，琼玉也有时一同打坐。也有时要睡，便至里间睡了。真是融融泄泄，共乐天真。

老太太将家务一切尽交与喜鸾。喜鸾十分能干，井井有条，每日问安后，便去料理家务，有大事才回老太太。惜春一切不问，终日惟伺候老太太一人起居饮食，事事躬亲，不需婢仆。丫头们都闲着无事，有跟着惜春读书的，有跟着喜鸾学女工的。惜春带着书，无事时便静坐看书，有事便放下书做事。有时同老太太说经说古，也谈到仙佛上。老太太也高兴修行，惜春便劝老太太供

佛诵经，也学着打坐。此时老太太未满三十，心境既佳，性复闲静，儿媳二人逐日清修，所以终身无病，克享高寿，此是后话，表过不提。

黛玉过了三朝，便回荣府，将一切情形回了王夫人。王夫人也甚欣慰，说道：“老爷原说的，等他们自己定去，果然妥当。尸黛玉又同宝钗谈了一回，大家都又称奇道怪。到了回九，又热闹了一天。林府又请会亲，又热闹几天。不觉残年将届，一日，黛玉来寻宝钗，宝钗到平儿那里去了，遂也到平儿这边来。听得两人谈笑甚浓，一面进去，一面说道：“你们好乐。”宝钗道：“才说你，你倒来了。”不知宝钗说出什么来？下回分解。